# 儒藏

史部 第七十七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 儒林年譜



第二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 目録

# 安道公年譜

清・陳溥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間刻本

《安道公年譜》二卷，清陳溥編撰。清光緒間太倉繆氏刻《東倉書庫叢刻初編》本。

陳瑚（一六一三—一六七五），字言夏，號確庵，自稱七十二潭漁父，江蘇太倉人。明崇禎十六年舉人。貫通五經，務爲實學。當明季天下多故，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書，旁及奇門六壬之術；又善横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值婁江埂塞，江南大饑，上《救荒書》。明亡，絶意仕進，奉父居崑山之蔚村。康熙八年，詔舉隱逸，知州以其名上，瑚力辭乃已。遊其門者，多英俊之士。卒，鄉人立祠祀之，私謚安道先生。所著有《求道録》、《淮雲問答》、《築圍記》、《治病説》、《救荒定議》等書，匯編爲五十八卷，行於世。

是譜爲陳瑚之孫溥所撰，其父陳輿，字以載，號一齋，爲瑚之第四子。此譜底本原爲繆朝荃所藏，譜前有吴鏡沆序，述此譜刊印過程。又有繆朝荃所作《陳安道先生世系》，乃據《江南通志》、《太倉州志》、《常熟縣志》、《明史・陳洽傳》等補其十二世以下之世系，遂使此譜更爲完備。溥作《安道公年譜》，於陳瑚行蹟、交遊、學術思想皆詳盡敘述，其著述亦多有繫年，間或撮引其文，簡淨該洽，最得體要。惜其所述多未註明材料來源，是爲不足。按王鳴盛有《陳言夏傳》，錢儀吉《碑傳集》亦收王鎏《陳瑚傳》，《清史》亦爲之作傳，然詳考諸書，遠不及此譜所述陳瑚行蹟及學術詳贍。

年譜之作雖昉於宋人、其實論語爲政篇所載聖人志學一章、即後世自作年譜所起例。鄉黨通篇備記聖人一生事實、亦即弟子編纂師長、子孫追述祖父年譜之權輿。然必詳而盡、質直而不誣、迺可傳世久遠、俾讀者開卷瞭然、其人如覿、所以驗前哲之修爲、資後學之觀感、有益於世道人心、匪淺尠矣。陳先生確菴氏、婁東名儒、負經世大略、不獲見用於時。所居鄉人化之、有後漢管幼安、王彥方風。與同里陸桴亭、盛寒溪、江藥園諸先生以道義相切劘、世所稱四先生者是也。鏡沆幼慕先生爲人、長讀其書、愈殷景仰。戊子冬、來知縣事、時同歲

生繆蘅甫中翰出先生年譜稿，謀付剞劂，且補纂世系於簡端，抱遺訂墜，具徵苦心。其年譜則先生孫溥所述，簡淨該洽，最得體要。披閱數過，益恍然古大儒隨時勵學，敦行不怠，月異而歲不同，雖遭時變遷，而造次顛沛不輟如故，深有合於先聖與年俱進之旨。爰助刊資，用廣流傳。惟願都人士案置一編，以端祈嚮，將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闇修實踐，日進無疆，由是而希賢希聖，詎非守土者所厚望也哉。光緒十有九年癸巳夏四月，知鎮洋縣事光州後學吳鏡沆謹序。




# 陳安道先生世系

同里後學繆朝荃補纂

先生姓陳氏，諱瑚，字言夏，號確菴，江南蘇州府太倉州人。明崇禎壬午舉人，私謚安道先生，祀鄉賢祠。配周氏。

江南通志陳瑚傳：陳瑚字言夏，崇禎壬午舉人。少通五經，求實學。鼎革後，與其門弟子磨礲名行，礦礪經術，粹然爲居敬窮理工夫。著有聖學入門書、四書講義、求道錄、切已錄等書。

太倉州志陳瑚傳：陳瑚字言夏，朝典子。少承家學，

通五經、凡天官、河渠、兵農、禮樂以及壬奇諸書、無不貫串。與陸世儀、江士韶、盛敬相劘切、世所稱四先生者也。崇禎十五年、領鄉薦。明年、江南大饑、上當事救荒四政、支吾三策、搤腕時政、著私議十條、續議五條、皆切要、或勸上之、曰、此非借箸時也。鼎革後、奉父避地崑山之蔚村、躬耕以養。村田沮洳、瑚導鄉人築岸禦水、歲獲豐穰。又與陳説孝弟之義、及爲善三約、遠近向風、遊其門者多俊偉之士。冬月、常衣單袷、客有重裘者欲解以贈、竟席不敢言。退而語人曰、吾乃知當世有陳無已也。國朝

詔舉隱逸、知州白登明將以其名上督撫、瑚力辭乃已。卒年六十三、門人私謚曰安道先生。巡撫湯斌即其故居爲立安道書院、又入祀鄉賢祠。

南豐湯來賀陳言夏夫婦合葬墓志、言夏姓陳氏、諱瑚、號確菴、太倉州人、莊介先生子也。幼奇敏孝讓、十歲善屬文、坐中著姓爭以幣聘爲其子弟師友。長而任道統、闢異端、博通經史、兼精律歷、兵農之學。食餼廩、試輒冠軍。壬午、舉於鄉、賀分校南闈所得士也。甲申寇變、言夏方剛、痛哭、焚衣冠、棄田宅、隱崑山之蔚村、力耕自給、不入城府、化其鄉

之人無悖德。治水賑饑、法簡而利溥。卒之日、人莫不悲號、奉之廟食。以萬歷癸丑年生、康熙乙卯年卒、祀州鄉賢、私謚安道先生。巡撫湯公斌爲建安道書院、配周氏、賢而多能、有內助力。以萬歷戊午年生、康熙辛酉年卒。子男五、遜、遨、邁、一後於吳名隆、一後於陸名輿。女三、孫男女二十四人。歲癸亥、合葬於先塋之昭。遨及其子大文豐羽來請銘。

十二世祖山、字可山。以曾孫治貴、贈兵部尚書。

太倉州志陳治傳、其先浙之樂清人、有可山者、值元季亂、避地平江、樂雙鳳土風、因家焉。

程穆衡婁東耆舊傳、陳山字可山、其源出陳宣帝第六子、曰叔明、封宜都王、居江州。越七傳至褒、十世同爨、唐僖宗旌爲義門。又越八傳至兢、子孫數千、宋太宗詔每歲賜粟二千石。又越七傳至山、始居溫州之樂清。元至正中、因弟秀民知常熟州事、挈家之任。値兵亂、卽隱其鄉雙鳳里。後割建太倉、遂爲太倉州人。

十一世祖益初字愼齋。以孫洽貴、贈兵部尚書。配沈氏、贈夫人。

十世祖貞、字子固。以子洽貴、贈兵部尚書。

常熟縣志陳貞傳、陳貞字子固。洪武初、母沈患心痛、

垂革、貞刲股雜羹中以進、母食而甦。越三日、痛復作、貞欲剔心再進、母覺之、謂貞曰、汝誠若爾、我心益痛。止之。是夜、夢土神周孝子授以紫蘇、飲服之、愈、人以爲孝感。

九世祖洽、字叔達。以薦舉授兵科給事中、歷官文選司郎中、大理寺卿、吏、禮二部侍郎、進兵部尚書、以討交阯戰殁、贈少保、謚節愍。

明史陳洽傳：陳洽、字叔達①。好古力學、與兄濟、弟浚並有名。洪武中、以善書薦授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之、有再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

父戊五開殁、洽奔喪。會蠻叛道梗、冒險間行、負父骨以歸。建文中、以薦起文選郎中。永樂初、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寺卿。安南兵起、命洽赴廣西贊軍務、主饋餉。安南平、轉吏部左侍郎。是時黃福掌布、按二司事、專務寬大。洽甄拔才能、振以風紀、聚將士功罪、建置土官、經理兵食、剖決如流。還朝、命兼署禮部、工部事。七年、復參張輔軍、討簡定、平之。還、從帝北征、練兵塞外。九年、復與輔往交阯討陳季擴、居五年、進兵部尚書、留贊李彬軍事。仁宗召黃福還、以洽掌布、按二司、仍參軍務。中官馬騏貪暴、反者四起、而榮昌伯陳智、

都督方政不相能、寇勢日張。洽上疏言之、宣宗降敕切責智等、命成山侯王通往討、洽仍贊其軍。宣德元年九月、至交阯。十一月進師應平、次甯橋、洽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洽躍馬入賊陣、創甚墜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事聞、帝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八世祖機、字靜菴、諸生、授沛縣教諭、未赴。私謚明惠先

生。以子灼貴、贈江西廣信府經歷。

雙鳳里志陳洽傳、次子樸、舉永樂十五年秀才、授沛縣教諭。感父陣亡、隱居不出。築鳳村竹舍。殁後、私謚明惠先生。

七世祖勲、字元勲。

六世祖瓊、字玉成。

五世祖鏞、字澄遠。配張氏。

高祖珏、字寶之、諸生。配顧氏。

南豐湯來賀陳莊介先生墓志、其先張姓、自代州遷太倉、家世耕讀。有諱昇者、兄弟十三人、豪於里。昇少

子諱玨，兒時戲殺其姑之子，遂爲姑之夫後，始姓陳。

爲州庠生先生曾大父也。

曾祖復張，字覲谿，配周氏。

祖允臣，字守覲，配曾氏。

父朝典，字徵五，號温如，舉鄉飲大賓，私謚莊介先生，配孫氏、許氏。

太倉州志陳朝典傳：陳朝典，字徵五，以經學重鄉里，學者稱温如先生。遭鼎革，同子瑚僑寓蔚村。瑚操一小舟，販樵鬻布，往來湖村，得錢，市酒進父。朝典作一二小詩，好談古來高人獨行，鄰里化之，輒遣子弟就

學。其有小小勃谿誶語，摇手面赤，曰，恐使陳先生父子知也。年至七十餘②卒。

南豐湯來賀陳莊介先生墓志，先生諱朝典，字徽五，學者以其有温公家法，號爲温如先生，謚之曰莊介。生於萬歷辛巳年，卒於康熙壬寅年。爲人端方正大，酷類先民。少遭閔凶，礪志續學，通經術，多著書。篤生名賢，自爲之師，受業弟子數百人，無前後大小，教授約束，莫不盡其誠。舉鄉飲大賓，載郡邑志。配孫氏，繼許氏。子二，長郎孝廉瑚，次文學璉。孫男七人。曾孫男十五人。壬寅十一月，葬二十九都六啚使字圩新阡。

詳錢謙益文集。

校記

①字叔達：中華書局標點本《明史》卷一五四《陳洽傳》作「字叔遠」。

②七十餘：《年譜》正文萬曆四十一年條作「八十二」。

# 安道公年譜卷上

孫 溥 敬 述

同里後學鄒以敬參校非書謙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公生、一歲。

公諱瑚、字言夏、號確菴、江南蘇州府太倉州人。先世姓張氏、宋文定公之後。從高宗南渡、散居東吳。六世祖玨、字寶之、號西溪、爲姑夫陳後、遂姓陳。入泮爲名諸生、自是代有隱德、以詩禮傳家。先曾祖朝典、字徵五、號温如、尤邃經學、端方正直、教家有法、人每比程氏之伯温、朱氏之韋齋。年八十二卒、

私謚莊介。載郡志。是年十一月朔子時、曾祖母孫氏舉公。

四十二年甲寅、公二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三歲。

曾祖母授以字書、輒能記誦、自是即受學於家庭。

四十四年丙辰、公四歲。

四十五年丁巳、公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公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公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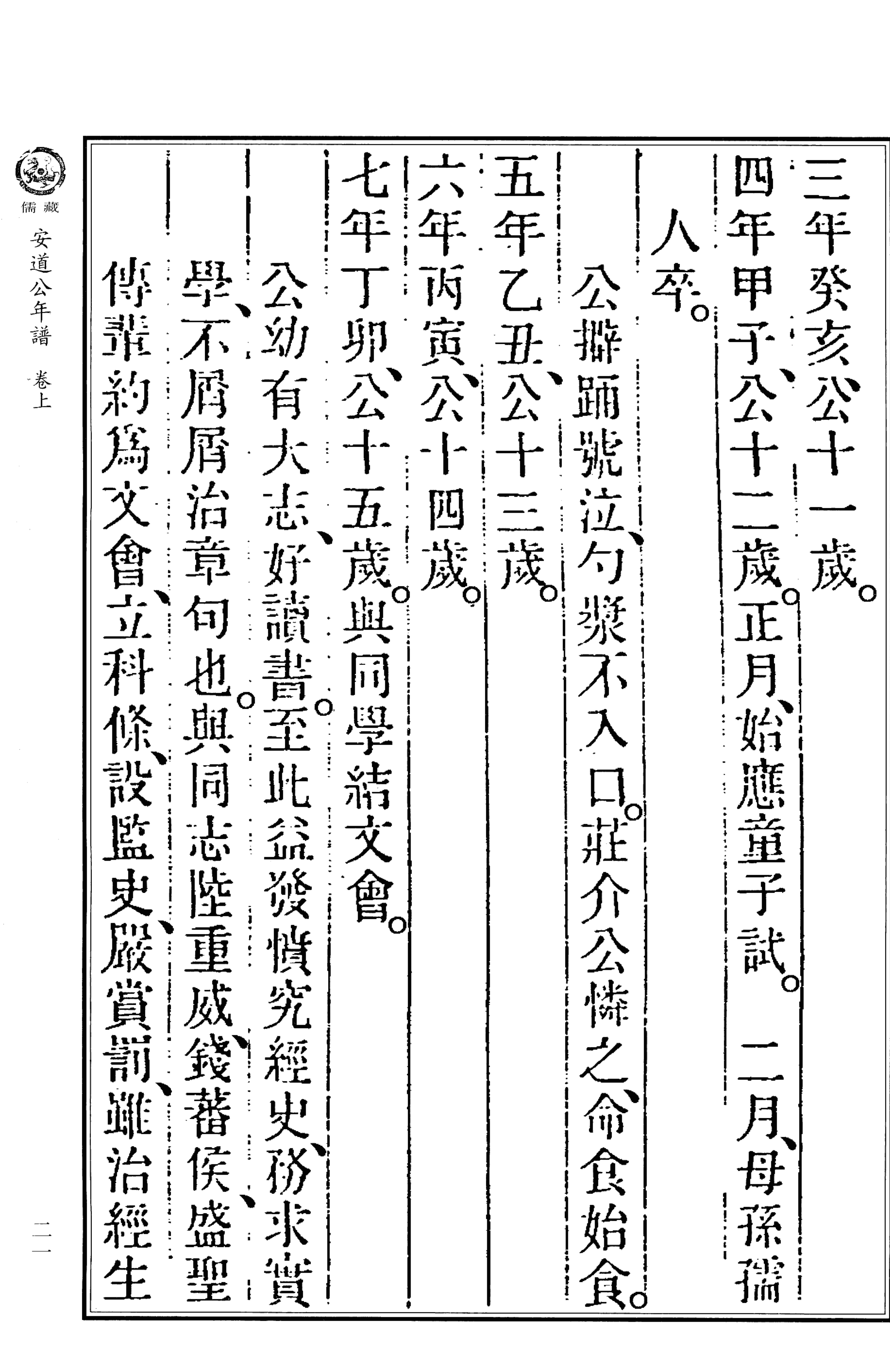
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庚申、公八歲。弟言殷公生。

天啟元年辛酉公九歲。江氏聘與其子同學。

公至此四書五經俱通、莊介公教以小學、仍習制義。元旦城行邑人江公鼎寶見公端重有成人度、趨問名居學業、公告之且言已成文矣。江駭不信、即命題索破、公應如響。再索再應、江大服曰、明日子毋他往、吾將謁尊嚴及子。已而訪莊介公、且聘公爲其三子同學。中名士韶、字虞九、號藥園者、則陳陸、江盛、四君子之一也。陸名世儀、字垂威、號桴亭。盛名敬、字聖傳、號寒溪。

二年壬戌公十歲。



三年癸亥，公十一歲。

四年甲子、公十二歲。正月、始應童子試。二月、母孫孺人卒。

公擗踊號泣、勺漿不入口。莊介公憐之、命食始食。

五年乙丑、公十三歲。

六年丙寅、公十四歲。

七年丁卯、公十五歲。與同學結文會。

公幼有大志、好讀書。至此益發憤究經史、務求實學、不屑屑治章句也。與同志陸重威、錢蕃侯、盛聖傳、輩約爲文會、立科條、設監史、嚴賞罰、雖治經生

家言，而實切琢以仁義道德，藍田吴日講學之基云。

崇禎元年戊辰，公十六歲。受經於逍樽匏先生之門。

樽匏先生名自新，字我完，後舉崇禎乙卯鄉薦。深於經學，有易論、左傳𧷢論一書。公素禀家學，至是又與江俊求、陸亟威、王端士、吴公並從樽匏先生受經焉。

二年己巳，公十七歲。

三年庚午，公十八歲。社局招之，謝弗往。

州中社局方張，三君八俊之倫鱗集麕至，其一二

登壇坫執牛耳者、力能軒輊人。聞公名籍甚、招之、公謝弗往。或以危言動、弗顧也。

四年辛未公十九歲。

五年壬申、公二十歲。莊介公爲公擇配、聘於周氏。先是莊介公聘曾祖母孫氏、以列女傳女小學爲儀、至是亦然。

六年癸酉、公二十一歲。科試補蘇州府博士弟子員、館於梓亭先生家、又館王氏。

公與梓亭同受知於文宗甘公學闇、梓亭延公於家以教其養母弟。時天下多故、兩人知不久將亂、

於是講求經濟、凡天文、地理、兵、農、禮、樂、旁及奇門六壬之書、無不精究。又時時橫槊舞劍、彎弓弄刀、以習爲有用之具。同邑王公熞容慕公學業、延公下帷其家、爲其諸子師友。杼亭蹴之往、乃就焉。

七年甲戌、公二十二歲。娶周孺人。

八年乙亥、公二十三歲。

九年丙子、公二十四歲。八月、子遜生。

溥之大伯父也。字子謙。先是、公居婁城之北郊、屋廬褊狹、而是時同學受業者甚衆、門不能容。十月、廬舍災、稍遷而西。




與江升士書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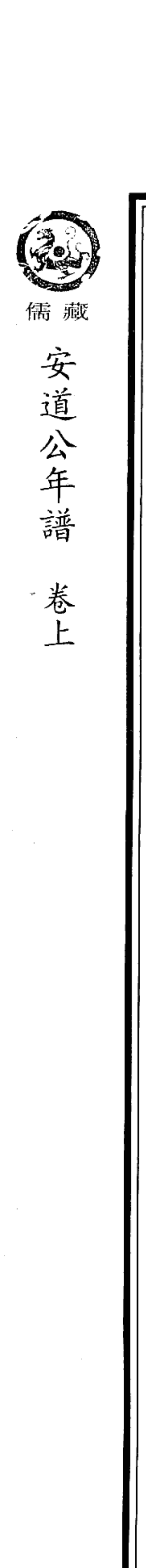
公雖多同學而厲志聖賢者尙少。見升士先生倜儻不羈、且潛心經術、書中力致規勸之意。其略曰、昔楊子興嗟於歧路、墨翟垂涕於素絲、誠痛本末之異同、而感元黃之遷易也。足下高材美器、若益之摩礪、後何可量。然世人大患、恒坐悠忽、今日不學、委諸明日。然則學業何爲而不荒、功效何由而得見乎。又曰、足下當上思父兄責望之厚、下念朋友切偲之勞、屏絕儕萌、振興勤志、苟爲不然、後悔何及。嗟乎、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越石所以勉

盧詎也、古人豈欺我哉。願足下置之座側以當古人夜誦之音。

始與陸桴亭、江藥園、盛寒溪約爲聖賢之學。初公與桴亭同行袁了凡功過格、至是方知與程、朱之道尚隔一層。冬夜與桴亭宿藥園家、三人弔古論今、感歎久之、乃別商進德修業之法、期以明年丁丑爲始。寒溪聞之、欣然相從其學焉、里中遂有陳、陸、江、盛四君子之稱。

十年丁丑、公二十五歲。始作日記。

公讀書窮理、有所得即書之。是歲至己卯、有日記




一卷、原名經義録。

十一年戊寅、公二十六歲。科試補增廣生。　講學全規成。

規分八則、一曰考德、二曰課業、三曰講論、四曰記誦、五曰經義、六曰治事、七曰問答、八曰游詠。會分四事、一旬會禮、二季會禮、三時會禮、四歲會禮。約分十章、一齋戒必誠、二赴會必力、三考課必嚴、四登記必恪、五思辨必勤、六記誦必熟、七約書必踐、八講論必專、九執事必敬、十完罰必速。他如紀事有例、齋戒有約。有告朱子誓文有德業二録、皆具

內聖外王之規模，而條理細密，先儒之所未及也。公又言：此書簡則易行，嚴則寡犯。今與諸同志約，務期遵守弗怠。司其責者必嚴憚以從事，于其律者必畏敬以奉承，使從前一切苟且因循之習，周旋顧忌之私，痛懲而悉去之，則庶乎其無愧乎切磋有成之義矣。蓋公自治嚴而責善切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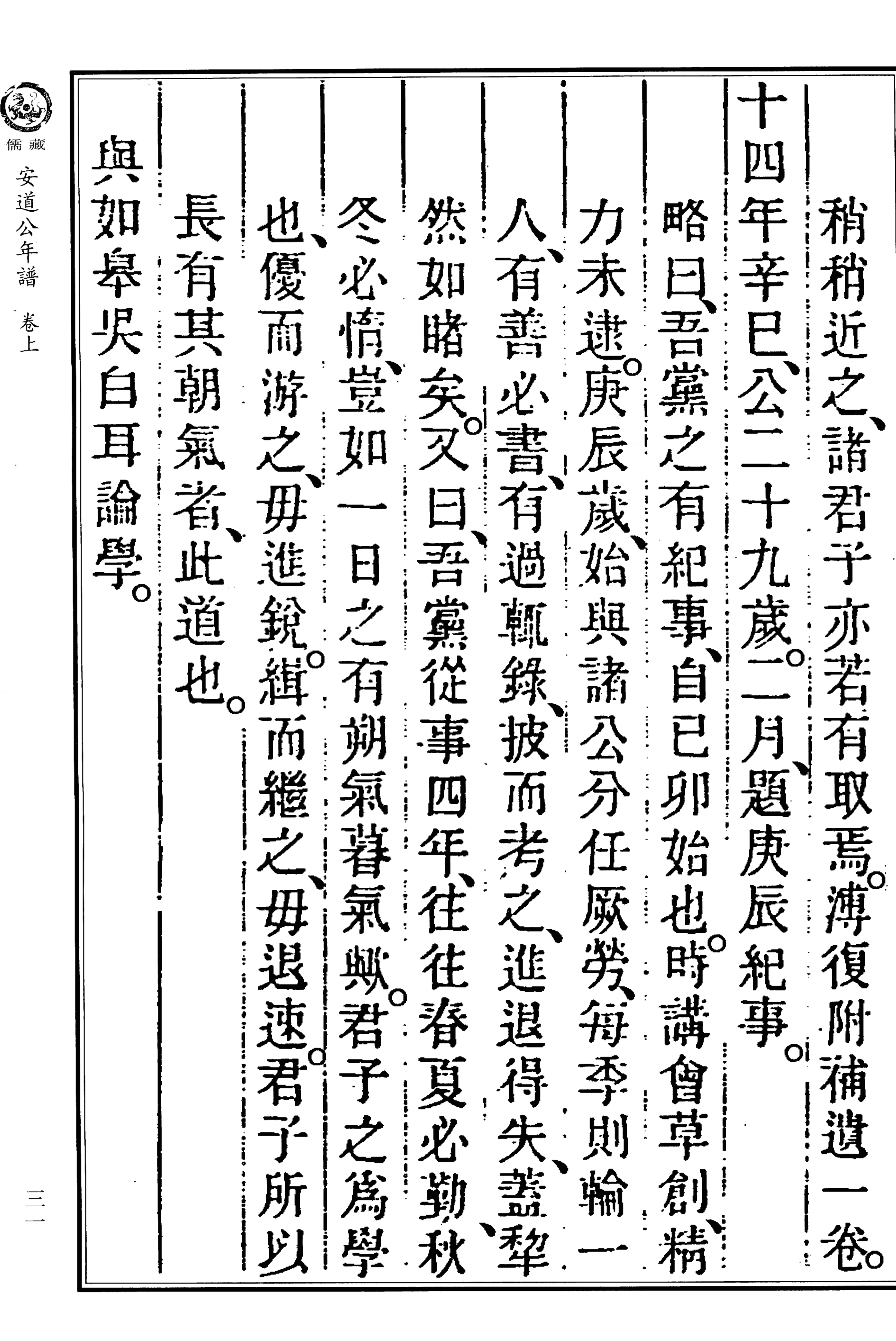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巡撫張清恪公以此書同社學事宜及古文集並刊。

次子邀生。

溥之二伯父也，字子莊。

十二年己卯公二十七歲。初講學淮雲寺。
公與陸桴亭、盛寒溪、江棐園、錢蕃侯、夏玉汝、江升士、王登善、曹尊素諸先生本講學全規，會於北郊之淮雲禪寺。　是歲，有日記一卷，原名治事錄。
十三年庚辰公二十八歲。再講學淮雲寺。　淮雲問答成。
有正續兩編，公序正編，略曰：諸君子雖互有得失，而中道者殆什之七八。蕃侯信道最篤，心懷浩浩，每涉筆即劃然中解。如尊聞行知之對，巧力聖智之論，非中有實得，不能直截若是。聖傳深思靜氣，

學力日進、雖論事或有未當、而嚴儒釋之分、辨敬怠之學、精矣審矣。王汝所對、徵存閒隔、至其詳論未發、謂此事既去、彼物將來、洞見精切、直可補先儒之所未逮。重威躬行力以、大義貫通、其於邑之議、桃應之問、發忠孝之旨、扶正人倫、春秋綱目輔翼之功、一人而已。虞九天資雅重、致知差未及、而論朱子之配享、獨謂不必、亦足見吾黨爲學無雷同附會之習。登善虛懷好善、究心經術、雖未詣深遠、而格物致知之說、發明之功亦大。子識見昧陋、學問淺劣、卑之無甚高論。至於中和之答、自謂



稍稍近之、諸君子亦若有取焉。溥復附補遺一卷。

十四年辛巳、公二十九歲。二月、題庚辰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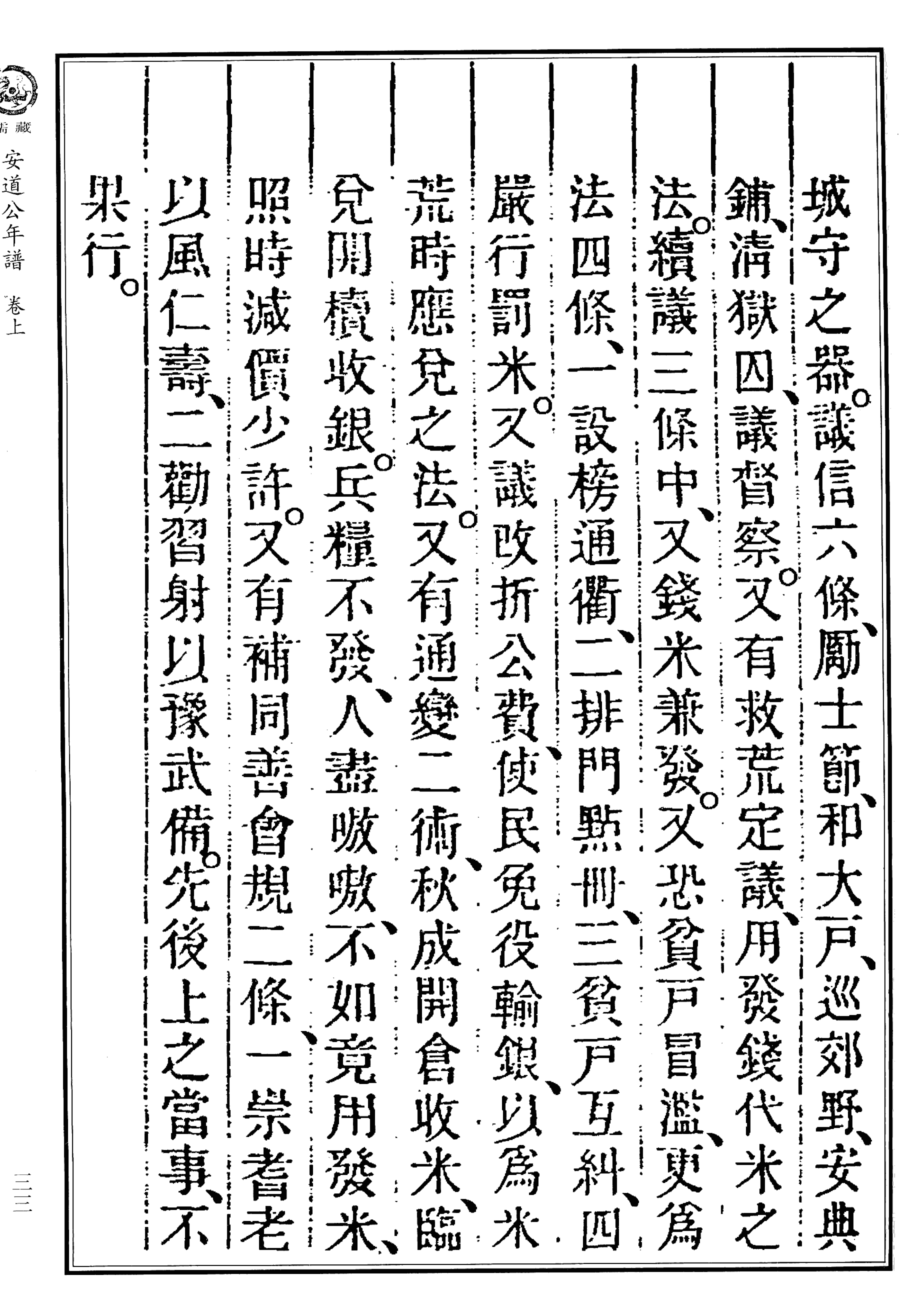
略曰、吾黨之有紀事、自己卯始也。時講會草創、精力未逮。庚辰歲、始與諸公分任厥勞、每季則輪一人、有善必書、有過輒錄、披而考之、進退得失、蓋犂然如睹矣。又曰、吾黨從事四年、往往春夏必勤、秋冬必惰、豈如一日之有朔氣暮氣歟。君子之爲學也、優而游之、毋進銳。緝而繼之、毋退速。君子所以長有其朝氣者、此道也。

與如皋吳白耳論學。

白耳先生名素貴、來書欲與公嚴憚切磋。又言文札往來、廣通聲氣。公以爲聖賢躬行實務、不以言求、天下且未免。如世俗聯社文會之習、其弊必至挑達浮僞、雷同附會、反爲風俗人心之大害、或與晉人清談禍世同。蓋恐白耳先生志大而識疏、故諄諄以反躬實踐正之云。

夏、以條議上當事。

諸議皆切於當日民命者、議食五條、勸義助、勸轉輸、勸興販、招商米、優米鋪。議兵八條、嚴保甲、練鄉兵、設偵探、勸習射、練腳夫、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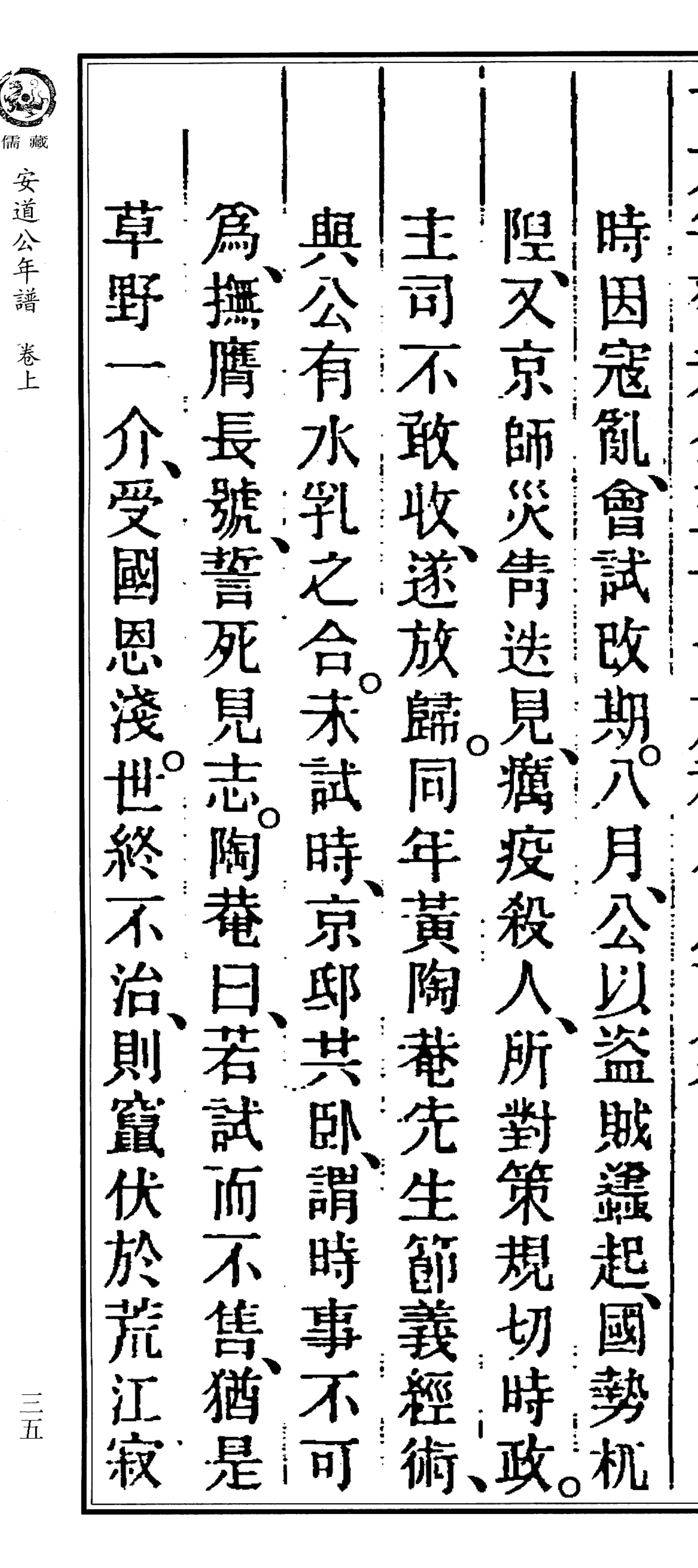
城守之器。議信六條、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鋪、淸獄囚、議督察。又有救荒定議、用發錢代米之法。續議三條中、又錢米兼發。又恐貧戶冒濫、吏爲法四條、一設榜通衢、二排門點冊、三貧戶互糾、四嚴行罰米。又議改折公費使民免役、輸銀以爲米荒時應兌之法。又有通變二術、秋成開倉收米、臨兌開糶收銀。兵糧不發、人盡嗷嗷、不如竟用發米、照時減價少許。又有補同善會規二條、一崇耆老以風仁壽、二勸習射以豫武備。先後上之當事、不果行。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歲。食餼廩、舉鄉薦。

科試冠軍、補廩膳生。秋、鄉試獲雋。主考侍讀何公瑞徵、朱公統鉩。房考則揚州府推官湯公來賀、江西南豐人、亦儒者、仕至少司馬。鼎革後、隱居深山、不赴徵召。後公卒。時見公即驚喜曰、予不世出之士也、吾幸得子、當爲性命交、勿以師弟俗態拘可也。

以荒政全書上當事。

預備之政三、修水利、廣樹藝、便積儲。防患之政四、慎災眚、蚤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通商、



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困。　是歲至丙戌有日記一卷、原名求道錄。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一歲。秋八月、下第。

時因寇亂、會試改期八月、公以盜賊蠭起、國勢杌隉、又京師災青迭見、癘疫殺人、所對策規切時政。主司不敢收、遂放歸。同年黄陶菴先生節義經術、與公有水乳之合。未試時、京邸共卧、謂時事不可爲、撫膺長號、誓死見志。陶菴曰、若試而不售、猶是草野一介、受國恩淺、世終不治、則竄伏於荒江寂

寘之濱、著書傳道、以畢其餘生、亦中道也。比榜發、陶菴告捷後、以氣節終、而公亦不負其志云。

與何元長書、爲保障計。

元長字金城、鎮江府丹徒縣人。郡守委以積穀守城之事。時公往泰州、與之書曰、京口爲江南雄鎮、京口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三吳舉安。但茲事體重大、非旦夕可了。既當雷厲風行、又必宜於人情土俗、庶無難與慮始之弊、而謗怨不生。四五日後、當來面晤也。

十月、莊介公舉鄉飲大賓。

大清順治元年即崇禎十七年甲申、公三十二歲。春三月、作逐僧徒檄。

其略云、佛之盛至吾婁而極、佛之害亦至吾婁而極、游手我四民、其害一。瀆亂我名分、其害二。敗壞我風俗、其害三。侵削我國課、其害四。妨奪我正務、其害五。殄滅我人倫、其害六。又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在上者之責也。告諸先聖、請諸上臺、鳴鼓而攻聲其罪而討之、闢邪說、正人心、此則吾黨之責也。公附記曰、入春、佛教甚行、通國如狂、予頗憤憤、因作此檄。已而思若輩不

可以語言省、乃秘不示人。偶爲好事者竊去、黏諸菴牆、登座說法之僧見之歎服、遂爲撤壇。此亦天理民彝之不容沒沒也。反邪歸正、孰非聖賢中人。悲夫。

開江書成、上當事。

時秦楚東越紛紛告警、而江南吳地數郡尚晏然。公以爲吳中大患有急於寇而甚於寇者、三江湮塞、當夏秋之間、山水暴發、各邑生靈不免魚鼈。民死則田荒、田荒則賦絕而盜生、必有魚爛土崩之患。是外寇未至而內寇先作也。乃著開江書五篇、




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五富國。書成，上之巡撫王公某，不能用也。

京師陷，焚衣冠。

三月十九日，京師陷，懷宗殉國。報至，公以親在，義毋死，痛哭，焚衣冠。

爲避地計。

公知亂必及吴，相地於蘇州之陽城村、太倉之任陽鄉，爲奉親避難計。莊介公不樂居卑陋，遂不果遷。

五月，約同袍會哭於公所。

公身雖草莽一介、而心與君國同休戚。懷宗崩後、至是率同人會哭文曰、逆賊陷闕、聖主鞠凶、國變異常、人倫道盡。此普天之所共憤、尤吾黨之所痛心。某等未膺王爵、已被國恩、縱無討賊之權、各有捐軀之義。敬約發喪之日、各備衰絰聚哭詔下、仰天泣血、且當博浪之椎。擗地拊心、聊作常山之舌。振一世之人心、助興朝之光復。

復作條議。

公聞福王監國南京、建策謂、必立綱陳紀、疏節闊目、赫然有振興氣象、然後可光復舊物、不則亦可

保守江南。苟徒江南是圖、恐並無江南矣。因私議十條、一曰定大勢、謂封鎮將以恢復地方也。二曰擇督撫、謂去羣制以扶禦內外也。三曰重守令、謂崇事權以收錄効用也。四曰愼詔令、謂陳仁義以鼓動士民也。五曰淸賦役、謂去積弊以紓民財力也。六曰安漕卒、謂散糧艘以弭亂壯軍也。七曰輯禁旅、謂選精壯以分營操陳也。八曰厚官俸、謂損無益之費、增有名之祿也。九曰應邊帥、謂褒將之忠義、防賊之鉤引也。十曰復喪禮、謂倣春秋之法、賊不討則服不除、行三年喪制、朝野內外皆墨衰

卽戎也。

六月、作續條議。

時南都定位登極詔至、又著續議五條、一曰備巡幸、欲鳳泗承天兩建帝都也。二曰除內憂、諸將有不臣者誅之、以厲衆也。三曰防後戸、劉河、福山、南都後戸、宜設重鎭也。四曰正國法、從逆諸臣逃歸、急宜誅討也。五曰急報復、李賊弒逆、不共戴天、急宜勦滅也。議成、或勸公上之、公曰、此非借箸時也。

遂不果。

繼母許孺人卒。

公執喪哀毁如喪孫氏母時。

與曾載馨書、邀避亂。

載馨、揚州人、未詳其名。揚爲兵火衝要、公遭新喪、又家中病死多人、不能往迎、乃與書載馨、邀攜家南避。大略謂、江南少安、或可暫避鋒鏑。且弟素多良友、即有事、亦可商保障之法。否亦可爲入浙入閩、漸漸南徙之計。且曰、堂上兩大人皆福履康吉乎。賢昆玉暨合宅與居安好如故乎。廬舍田園皆無恙乎。幸一一詳示。公待友吉凶同患、此亦患難不忘之一也。

二年乙酉公三十三歲。春二月、第三子隆生。

溥之三伯父也、字用棟。以避亂寄於吳氏。

郤南都諸公之聘。

南都諸公有知公裕經世才者、具幣來聘。是時國

危主闇、用非其人、無可爲之道、遂郤之。

夏六月、奉莊介公避亂。

聞軍渡江、公棄故居、奉莊介公行遯吳中諸野。初

至雙鳳、旋入蔚村、又次瀾漕、遂達陽城。七月七日、

崑城破、則走任陽。十三日、虞城破、則又走直塘之

曾家灣、又走何市之王秀橋。七月晦、兵至穿山、又

走紅廟。明日、走白茆。又明日、走沙溪。將東行、以大風阻。夜盜竊舟去、既而依沙溪之曹氏以居。公流離遷徙而於學不輟、有相覯錄、今亡。

三年丙戌公三十四歲。春、復移居任陽。

任陽爲婁邑水鄉、公避地至此矮屋四椽、不蔽風雨、自號無悶道人。然孝養曲至、莊介公亦怡然安之。公自以國恤家憂、不事吟詠、而卽事觸心、聊賦無悶謡一章曰、我有敝廬、不蔽風雨。容膝易安甯懷故宇。我有破衲、敗絮其中。級鍼補綴、可以禦冬。我有小瓢、空空自守。且以酌水、且以飲酒。我有短

牀、足不能直。雞鳴而起、嚮晦而息。嗚呼、何乾何坤、何旦何暮。何醉何醒、何寐何寤。吾目其瞽、吾耳其聾。生乎吾始、死乎吾終。

秋、復移居蔚洲村。

公自序蔚村八勝詩曰、蔚村在崑城東北三十里、地遠而僻、水道紆折、無鄉導則不得入焉。相傳爲唐尉遲敬德躬耕處、陳頑潭即其宅址。潭之陽有鄂公祠、土人奉以爲社。村田修廣千畝、窪而頗腴、有潭七十二、悉種荷花、而陳頑潭爲之長。楊氏宅即予所避迹處也。嘉靖中、倭寇海上、鳳里周公錫

避兵居此宅。周故名賢士人謂此宅前後居停多隱者。

四年丁亥，公三十五歲。躬耕潭上。

有田數畝，公躬自荷鍤，出作入息之中，工夫愈進，學業愈深，蓋不徒高隱而已。後莊介公攜一童一婢，於二三里或十數里內，課村童三四人，并授童婢書，賦詩飲酒，與公異居。蓋所樂在是，不可強也。公以順親爲主，而定省無虛日焉。

請同學諸子入村講學。

頻年喪亂，諸子皆播遷無定，講會之廢有年矣。至

是、復舉講會。有書一首、約王石隱、錢蕃侯、陸鴻逸、陸桴亭、曹尊素、江藥園諸人集村中講學。

報丁警非論學。

書略謂人心日下、有言仁義道德禮樂者、不獨子弟充耳、卽父兄亦且心非、是以甯守括囊无咎、不出戸庭之訓。若來教所謂昌明大道、興起絶學、是欲鳴鳳凰於鴟鴞之羣、遊麒麟於檮杌之內、恐世必有怪而撓之者、不但無益於人、亦且有累於己、是以逡巡而不敢爲也。蓋公不幸而處此時、不惟以身隱、亦且以道隱矣。

是歲、有日記二卷。

約村人爲改過遷善之學。

公學問深造，與同志爲天人性命之學。又與村中諸友指陳切近工夫，用呂氏鄉約、朱子白鹿洞規、温公眞率會遺意，著蓮社約法五章。會約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會戒有四：不談非禮，不發人隱私，不謀利欲事，不作無益。會人有二：同屬之親，同志之友。會期有四：論道之舉，景物之舉，燕享之舉，過從之舉。會品有三：便設，特設，非常設。又有蔚村講規，曰端心術，曰廣氣類，曰崇儉素，曰均勞逸。又有蔚村三約，曰孝

弟、曰力田、曰爲善。又有五柳書堂學規、曰德行、曰經學、曰治事、曰文藝。又有小學規條、曰習禮、曰受書、曰作課、曰講書、曰歌詩。公知道終不行、而隨處爲世道人心之計、故設教不厭周詳云。

典禮會通成。

以周禮與明會典參酌而成、爲書十卷、天子一、內閣二、宗人府三、勳戚府四、六部五、各省布政司六、各道巡撫七、各府太守八、各州縣有司九、蠻夷長官司十、今亡二卷至十卷。序略：以爲本朝文勝斯弊、故祖述周官、憲章會典、損文就質、蓋有微意存

乎其間、非敢不知而作也。

治綱成。

爲書二卷。公負王佐之才、策天下全局而作此書。倣周禮文體而自爲疏義於其下。起於建都、封同異姓、設郡縣諸侯、極於限田制祿、設官度地、巡狩祭祀、學校兵刑、蓋駸駸乎有三代之遺法焉。

五年戊子公三十六歲。王石隱陸桴亭、盛寒溪來訪。

公款留信宿、賦詩贈別。指蔚村蓮潭古井八勝爲題、每題各賦五言一絕、頃刻而成、遲者浮白江藥園、顧中菴他日各補詩八首。

六年已丑公三十七歲。春元夕、講學於尉遲廟。

公講乾坤二卦及遷善改過之說、有蔚村講義一章。公謂此會倡之者予、應之者合甫、其同心同德任勞任費、更有幼玉、且了諸君。又値上元勝日、鼎新尉遲神祠、合一村鄰里皆與斯會。大家讀書行善、孝弟力田。當斯時而有斯會、亦可謂絶盛之舉矣。諸湛菴先生士儀記後曰、確菴居蔚村三年、容冬、謀將東徙瀾溪、從遊者慰留弗克、夕關乃賦詩四章、予作序數十言、以尼其行。確菴從之、故有是會。遠近畢至、紀其地則樀李、瞟水、婁上、玉峯、紀其

人則徐樹崖、陸默菴、侯紀原、華天御、王石隱、盛聖傳、王登善、徐文若、李三有、顧麐士、陸鴻逸、黄幼玉、江虞九、陸重威、陸子就、許舜光、李丹山、李湛明、錢梅仙、紀我宗，人則俊甫、且了、嵩叟、庸夫、孟雲、三錫、孟膚、夕闕，里民環而聽者無算。

夏，村人饑，擬周急法、私社倉法。

公見村人借貸富家，有輕出重入、餘費重息諸弊，往往十去七八，而人之欲濟一時之急者，不得不受其累，因擬爲周急法。有事目八條，大約春末發、秋冬收，數不過五斗，而簡易周至，人皆賴之。公自

序謂、此法較之社倉爲尤易。蓋社倉有積聚則生覬覦、而此則無積聚之患。社倉有出入則有耗損、而此則無出入之煩。社倉難在擇人、而此則無怨無德、則任事易矣。社倉難在鮮終、而此則可作可輟、則興舉易矣。本人所借即本人自領、則不憂中飽。本家所出仍本家自收、則不慮那移。歛本錙息、便可施仁、則惠而不費。斗粟斛米即可見德、則廣而不窮。蓋一舉而數善備焉。因以告諸同社諸君子、皆欣然樂爲之、遂姑試之於一村。公又擬私社倉法、有例十四則、略如周急法。序謂、目擊村人借

債之苦、減數口之養、存米幾石、立私社倉法。大略春夏米貴、秋冬米賤、今不論時價、借米償米。又止收三分之耗、甯虧本、不取利、雖涓滴之惠、亦足稍稍周急也。五月中、有年友葉嵋初遺粟郎公之村人、有絕句一首紀其事。後館隱湖、所得館穀分饋親朋并門弟子家、於村則按貧户給發。蓋公自奉甚薄、故菽水之外、復得波及云。

葉白泉遺魯國圖。

白泉名德榮、字國華、崑山人。聞公講經村社、乃遺是圖并詩。序云、昔謝皋羽浪迹海上、摹魯國圖於

定海學、括發簡隱遯之士講經山中、遺以是圖、與夫子像對、朔望肅謁。國華嘗讀其詩而歎之。前者司諭此邑、即詢此碑、鮮知者。後得老人年八十餘矣、言幼時曾見此碑半埋土礫中、指其處掘得之、已深數尺。爲立堂廡間、復還舊觀、摹其本藏笥中久矣。確菴陳子、今之古人也、講學瀾溪之上、從遊者衆。乃倣臯羽意、以是圖歸之。詩曰、舊傳蹟不朽、寤歎覲彌新。席煖成梓里、桴安即海濱。龍蛇潛大道、鳥獸閱斯人。異代同懷日、規趨古逸民。公答詩序謂朔望敬懸草堂、瞻拜興俯、一如方、吳諸公、以

仰成先生與人爲善之意。因依韻和之曰：寶物幸相其燭，天光氣新。恍疑龍馬象，重出大河濱。被髮思先隱，依牆見聖人。周行眞好我，慚愧是天民。

與顧伊人書勵學。

公謂天地間道理本極尋常，譬如穿衣吃飯，只完得做人兩字，非有迂怪可駭之舉也。吾弟當此妙齡，物感未深，正宜及時策勵，爲天下第一等人物。讀書不可無課程，不宜怠忽，亦不必貪多，妙在優游無間，須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爲善詩歌唱詠，是游藝工夫，誦讀之間，借此收檢放心，亦是一法要。

之窮理考道、進德居業、尚有種種要務、以此爲餘力所及可也。

頑潭詩話成。

上下兩卷、皆同人憂時傷世、陶情寫性之作。每詩必係以人事、紀以歲月。公序謂、自甲申以迄今茲、其間有一人爲一類者、所南心史之續也。有一事爲一類者、月泉吟社之續也。有一時爲一類者、谷音之續也。溥更附補遺一卷於末。

辭玉峯、瀾溪諸子援留。

公居蔚村三年、與諸氏莊甫、惠甫諸子及李嶟青、

陶茂先、黄幼玉輩道義往來。至是聞公欲之隱湖、諸子款留、爲講道之地。公與書、略謂家大人年已傳家、僻處東土、爲人子者、定省溫凊之禮缺焉無聞、使垂白之人形單影隻、餬口硯田、早夜以思、有大痛於厥心者。故欲移家奉養、冀少盡人子之職。又言、諸君子有爲善之資、第當察識而擴充之、因其所長、攻其所短、沉潛者剛克、高明者柔克、豈非歸而求之有餘師者。又曰、滇南文介石先生、當今後學之表帥也、僕將爲諸君子延之尉遲廟中、兼一村之教鐸。而東斐有數君子、則又僕數年來相

與問道考德者也。倘得文先生講論於前、東萋數君子嚴憚切磋於後、僕亦雍容揖讓、奔走周旋於其側、僕之願也。

秋館隱湖毛氏。

虞山毛子晉聘爲子弟師、遂移居隱湖。時莊介公居沙溪、公以不能朝夕侍養、乃奉居焉。自此館於毛氏者六年。

自丙戌至是歲八月、有頤潭詩集。

七年庚寅公三十八歲。春正月、自隱湖歸、築村堤。

自此公數遷、而以蔚村爲鄉井。村窪下多水、又連年傷潦、村人饑餓且死、或逃徙他境、或鬻身及家。

公慘不忍見，知因歷年無岸，諸堰頹廢之故，村人又以周圍十五里之廣，中藏十八字圩之煩，費大工勞，難以興築。公先行勘實，酌成條例，至是照法施行，五日告竣，人皆服公之材略。有築堤書一卷，序略謂：低田之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而人情每惜小費而誤大計。愚嘗約略其費，爲田一畝，當出粟三升，爲田十畝，當出粟三斗。百畝之産，出粟三石，歲當入租百石，是以三石而易百石也。千畝之産，出粟三十石，歲當入租千石，是以三十石而易千石也。較之歷年賠糧之費，有出無入，相去

不萬萬乎。後果不費惠而功竣，至今百年有餘利焉。又公陰用軍法部署於派工撥夫之中，周圍十五里，高廣堅厚，屹然如城，工省而效速。上官聞而豔之，以公法行諸一省，其利益溥矣。於是蔚村大熟，稱頁田，而民用安集，煙火漸盛，村人歸功於公。公有功不伐，築圍紀事中謂非黃幼玉、諸且了、庸夫不成也。

夏四月，講學隱湖。

時虞山學者奉公爲道德師，奉行日程，至是請公主講。爲講大學聖經大旨，門人錄講義一章，其略

謂諸子中有年當入小學者、有年當入大學者。小學工夫、其大綱盡於入孝出弟數語、其節目詳於文公所集小學中。大學工夫、只此聖經便是。先儒謂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蓋大學有間架節次、使人逐件塡實他、而今且把來反覆詳究、融會貫通、依他做去。又曰、八條目恐人看得平常了、故予又分出幾件作爲日程、定一個改過遷善的法則。蓋自己能遷善改過、便是明德。能勸人遷善改過便是新民。自己遷善改過與勸人遷善改過、必要事事循天理、無毫釐未當、便是止至善。又曰、其間徹

上徹下，成始成終，只是一敬字。

復王周臣、端士卻社事。

先是，有人將公姓名入社，至是周臣、端士移書請公，公復書謂：「吾輩自喪亂以來，正當側身厲行，若徒溷溷濁濁、餔糟啜醨，暮楚朝秦，東奔西走，日復一日，虛度此生，反不如禁足掩關、坐禪入定，猶不失賢智之過也。兩仁兄天資高妙，又當盛年，暇日宜究心於聖賢體用之學，處則守先待後，出則濟世安民，省無用之費，以爲有用之費，節無益之勞，以爲有益之勞，豈非眞實受用？若徒熱鬧場中屢

盟數會，廢時失事，毫無補益，竊爲仁兄所不取也。

冬，以漕兑議上督兑吳公。

議言：今江南漕事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而官收官兑、五兩五石之説，紛紛議論，不能成功。民命呼吸，刻難再緩。必欲救此羣黎，計惟具詳各憲，大加整頓，申飭有司，凡從前積弊，力行掃除，使百姓省一粒則沾一粒之惠，省一錢則沾一錢之惠。此目前清漕救民之急者也。因列革弊議十二條：一革各衙門公費，二革領兑差役，三革旗軍需索贈耗，四革旗軍擁擠倉場、勒捐畫票，五革派兑不均，六

革糧斛不准七革糧米折銀八革倉役妄索雜費、九革倉場積蠹包收包兌、十革糧戶虛報米數、十一革糧長排年包剝細戶、扳兌詐害、十二革總書洒派。公又言若官兌之法得行、則尚有簡便之法、容另陳云。

八年辛卯，公三十九歲。秋、嘉禾屠闇伯、俞右吉、張白方、潘美含、陸冰修來訪、講學淮雲寺。

口占贈別絕句一首云、弄月吟風興不孤、平分吾道與鴛湖。一宵蕭寺明燈話、得似天泉擊鼓無。

九年壬辰，公四十歲。春三月、訪同年黃陶菴殉節所。

陶菴先生以節義終、公至是訪其死所、見壁間血痕縷縷、向空拜而哭之。詩曰、天心人事總難回、氣作山河亦壯哉。碧血九京懸劍恨、素車雙淚束芻來。流風倘有傳書在、末俗誰將大道裁。還憶方舟江上語、可憐絲鬢漸相催。

與同年徐昭法書、索其尊嚴勿齋先生遺書、入續正氣集。

勿齋先生名汧、字九一、長洲人。明少詹事、以殉節死。其子昭法名枋、號俟齋、隱於上沙。公與昭法書曰、海內之士能先幾引義從容含笑從汨羅止水

之遺、如我老年伯者，曾有幾人。弟思哀輯殉節諸公行略并其詩歌，續昔人之正氣集。此亦後起者之責也。老年伯必有家傳及遺書，乞年翁傾笥惠教。

冬十月，公第四子生。

不肖溥之父也，諱輿，字以載，號一齋，寄於陸先生鴻逸諱羲賓、溥之嗣祖也。隱於西郊，精奇壬、曉兵法，與公論道賦詩，有夙契焉。公避世無定所，故效昔人寄子之事，而成公之志者，則嗣祖與吳君東溟也。

聖學入門書成。

一大學日程，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大目。二小學日程，以孝弟謹信、愛親學文爲大目。三內訓日程，以德言容功爲大目。各分註善過細目於其下，又塡敬怠分數於其上，逐日分記，半月總結，皆所以引人於下手工夫也。公序大學日程曰，大學者，初學入德之門，而此日程者，又入大學之門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大學之條目也。條之中又有條，目之中又有目，則此日程所載者是也。學者於此能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至於聖

賢不難矣。序小學日程曰、古者小學教人以洒埽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取友之道、詩書六藝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數言、足以盡之矣。今約其大凡、定爲日程、較之大學條例則簡而明。簡則可守、明則易從、所以便幼學也。使爲師者以此教、而爲弟子者以此學焉、亦可以養正而爲作聖之基矣。序內訓日程云、夫婦人倫之本也、君子之道造端乎此、故特列內訓條目、以爲正家之要焉。是時學者遵之比中州。湯文正公撫吳、曾以頒示學者。吾婁沈敬亭先生按察中州時、亦曾重刊以教書

院士子。

安道公年譜卷上終

# 安道公年譜卷下

孫　溥　敬　述

同里後學鄒以敬參校并書諱

順治十年癸巳，四十一歲。州守三韓白公欲見，辭之。

白公名林九，字登明。剛方勤敏，有賢聲。甫下車，即乘小艇候於雙鳳里累日，復至村，欲見公。公不之見，但以書報之，且送書三部而已。白公益歎服焉。厥後慕公不已，致書於公，有如不我鄙，長跽請教之語。公終不往，時人兩賢之。

復三宋論學。

長洲宋實穎字既庭、德宜字右之、德宏字疇三。留心理學、請業於公。公復書謂諸先生以師傅卿相友教士大夫爲己任、如程、朱之有姚、許。且謂標榜不必太高、聲氣不必太盛、門戶不必太分、闇脩實踐、日進無疆可也。

往鹿城、講同善會。

會語謂、是會掫於錢啟新、盛於高忠憲、丁清惠、往歲錢希聲、萬懷侯兩父母踵其法而行之。大約勸人節其贏餘以濟鰥寡貧而善者始沾其惠。至於孝子節婦、則特給獎額以表揚之。蓋於周急之中

寓勸善之義、義兼教養、至良法也。又曰、今日爲此較難、而諸君翕然樂舉、始知爲善非難、人自不肯爲耳。又曰、就善會言之、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人有惻隱之心、人人有同善會的念頭。但要今日倡始已後只管接續將去。又曰、又有進者、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今舉行善會只做得仁中一事、須從此擴而充之、將義禮智信一齊用功始得。又曰、今不要但說同善、反要說獨善。今日會中說話行事、人人共見共聞、斷無有不善的。明日閒居獨處、身心念慮閒、也要察其是非善惡、從此

着力方是。

明長洲使君李如石訪公於毛子晉葑溪草堂。小學三字經、養蒙故事成。

公以坊刻三字經日記故事駁雜不純，有乖養正之義，乃以朱子小學內篇集三言韻語，以外篇集養蒙故事。後王登善觀學楚中，刊頒學校，今亡。

留文介石先生滇南之歸。

介石名祖堯，字心傳，雲南呈貢人。以貢士授名山訓導，尋遷太倉學正。廉靜和易，學有體用。頒諸生儒學日程，書善過，月朔集明倫堂考其進退，諂諂

以古先聖賢之道相勸勉，一時翕然以爲孫胡復出。國變後，棄官居蕭寺，自號日月外史，婁人皆謂介石先生爲今之聖人。以滇南兵沮，不歸者且十年矣。郡人黄孝子端木以尋父自滇歸，述貢城屠戮，獨先生闔門無恙，西軍封而識之曰：此文秀才家也。其盛德之感如此。端木又言，滇南有路可達，介石先生遂有歸志。公謂文先生爲吾黨師表，去則此邦之人於誰問道？乃賦詩六首以尼其行，末一章云：尚有將軍出漢關，小朝廷是舊江山。文犀輸貢哀牢國，狂象前驅板楯蠻。鉅鹿馬嘶秦楚際，

王官人在亂離間。歸心且付東流水、待到蒲輪始放還。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二歲。元夕、集同人於尉遲廟、請文介石先生講蔚村三約。

介石先生來訪、公集同人於尉遲廟、請先生講孝弟力田爲善三約、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公有詩曰、老屋荒江寄此身、鷺黃溪上柳初匀。鄭公鄉俗慙君子、漢代衣冠見昔人。社散樵漁禽語亂、酒催絃管月華新。武陵倘有桃花路、湆樸山川一夕春。

輓瞿稼軒先生。

明大學士稼軒先生名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與門人少司馬張同敞別山同日就義於桂林。至是稼軒先生之喪至、公拜而輓之以詩。序謂稼軒先生一君死復立一君、則世傑之忠。留守重地以一人當敵、則宗澤之志。絕命之詞、纍纍數千言、則文山之歌。牙將家人慷慨就義、則江萬里之義。公之死、眞可謂重於泰山矣。詩四首、今錄首章曰、殘山剩水强指持、回首中原竟屬誰。鎖鑰無人諸將去、衣冠有主二陵知。書生義盡平原日、丞相名成柴市時。予自殉親臣殉國、一門忠孝足吾師。三章曰、五

載經營志未平、溶江半壁老空城。曾無將相甘薪膽、但有門庭起鬩爭。千古人倫存主僕、一時吾道見师生。呂蒙後死無多日、枉與人間罵姓名。

夏四月、講學印溪。

時公過沙溪、顧雅儔先生請至館舍、爲其及門學者講學於印溪書舍。有印溪講義一章、指陳論語後生可畏章、大意謂後生果能乘時奮勵、不敢怠荒、安見前輩地位不可驀地跨越。爲聖爲賢、可大可久、有誰限量。又謂子弟聰俊的是高明一路、其病常在縱肆。樸實的是沉潛一路、其病常在惰廢。

縱肆，卽孔子羣居終日云云、孟子所謂自暴。惰廢，卽孔子飽食終日云云、孟子所謂自棄。二者皆不可入道。今諸君質性馴美、自暴之惡斷然不犯，若因循之失、蹈者常多。務期勇猛精進，勿使一念懈怠、一刻虚廢，方爲自愛。又謂存誠二字，乃爲學大綱領、其工夫節目、則不出致知力行二條。又謂禮樂二物、尤致知力行之切務。禮只是敬、樂只是和、卽今瞻拜講論、嚴肅有節、就是禮之所在。心恬氣靜、出言有章、就是樂之所在。禮樂之實、豈在身外。人自不思耳。自己丑九月至是歲詩有隱湖集。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三歲。春、館明廷尉李映碧家。

映碧名清、字心水。是時以二子結昏江南、因僑居崑山、聘公訓其長子楨。又儒者葛雲芝葺其園林、治書閣、請公往來其間、爲其子弟矜式、而崑之賢俊多及於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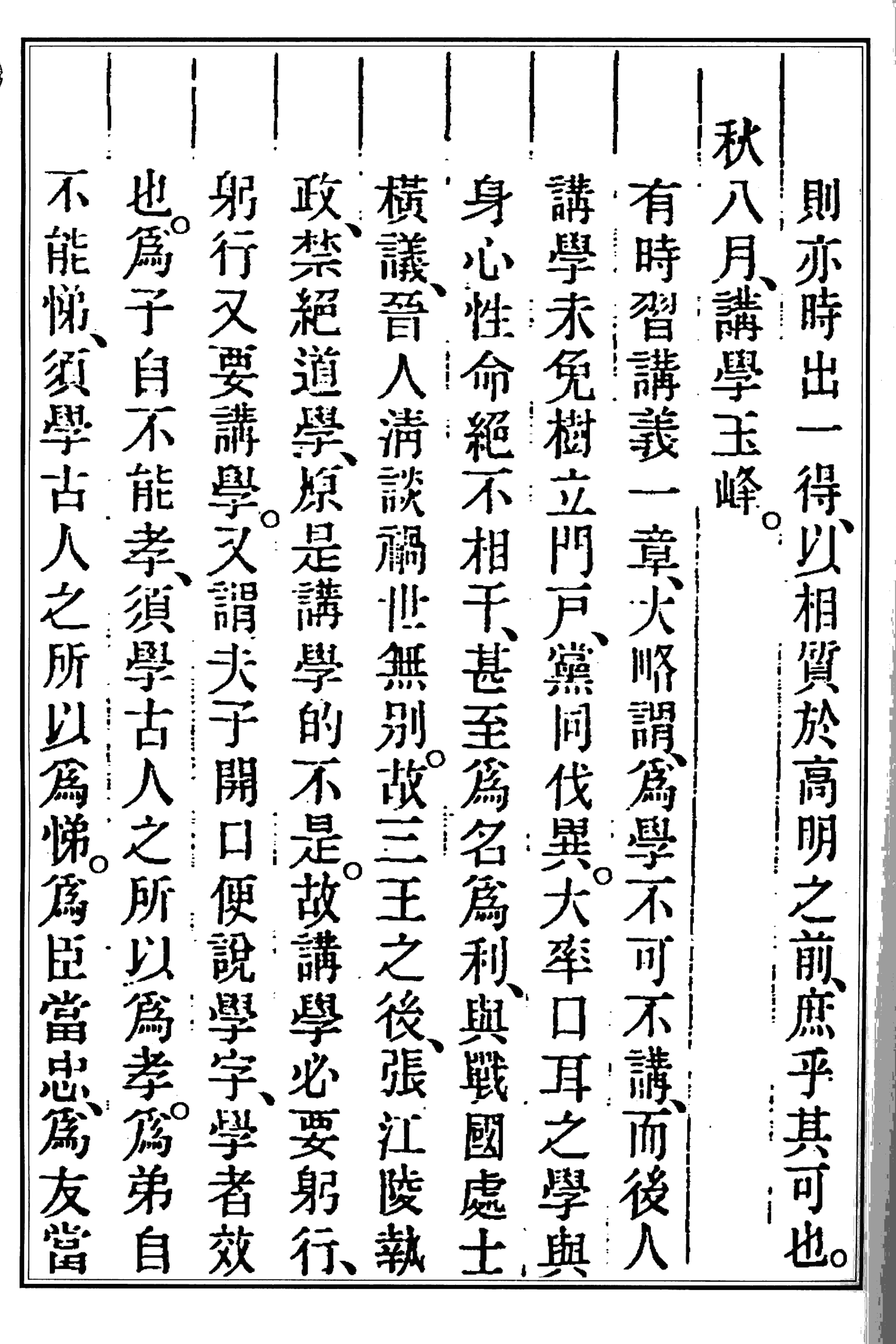
贈熊魚山先生詩。

卽嘉魚熊開元先生。贈詩題序曰、靈巖蘗菴和尚、故黄門魚山先生也。崇禎末、直聲震天下、今逃於禪、杖錫至玉峯、予拜而見之、贈詩四首。今錄首章曰、已無姓氏挂人寰、尚有聲名重泰山。萬里一身

餘涕淚十年雙屩老閶闔。龍壓怪雨江城黑，鴉背殘陽木葉斑。爲問天涯幾知己，可能留得舊殷頑。

復晉錫公辭主講會。

錫公名恤功，崑山人。時公館城中李氏，錫公請公主講席，公復書謂：我生不幸，義當如袁閎土室閉關，息交穴一竇以通飲食，斯其分耳。若乃登壇高座，聚圜橋之衆，開廣大之門，恐近日風氣隨聲附和者多，而真實爲己者少，此非遯世者之所宜爲。又謂：仁兄毅然任道，昌明而光大之，竊意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弟當間一與會，以觀盛舉。或不棄我，



則亦時出一得、以相質於高明之前、庶乎其可也。

秋八月、講學玉峰。

有時習講義一章、大略謂、爲學不可不講、而後人講學未免樹立門戶、黨同伐異。大率口耳之學與身心性命絕不相干、甚至爲名爲利、與戰國處士橫議、晉人清談、禍世無別。故三王之後、張江陵執政、禁絕道學、原是講學的不是。故講學必要躬行、躬行又要講學。又謂夫子開口便說學字、學者效也。爲子自不能孝、須學古人之所以爲孝。爲弟自不能悌、須學古人之所以爲悌。爲臣當忠、爲友當

信亦然。又謂堯、舜、周、孔相傳以來，都是這一個學字。到後來學又不同了，有莊、老之學，有楊、墨之學，有管、商、申、韓、蘇、張之學，與吾儒相去懸絶。就是吾儒之學，亦有不同，如馬、鄭之學止於訓詁，韓、柳之學止於詞章，都與身心無關。這學都不是了，畢竟如何是學。只是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這纔是學。又言，近日博弈與時習相反，結社與朋來相反，科舉與不知不愠相反。又言，不能時習，怎得朋來不愠。所以必要時習，時習只是致知力行門入錢椒記曰，玉峯講會倡於客秋，主之者晉恤功道長

也。恤功向有司鐘、司磬、上香、焚帛諸儀節。先生約繁就簡，拜跪以序，肅如也。在坐三十有五人，先生開示切實，聞者無不悚動。講已，恤功復舉中庸首章相質，先生復發明動靜合一、存理遏欲之指，最爲詳盡，惜一時不能盡述云。

辭白林九使君薦舉。

時朝廷詔徵山林隱逸，白公首舉公名應辟。會公同年友立朝用事，亦以公名特薦。檄下趨就，公辭以疾，堅卻之。不得已，致書白公，略謂家君年將八旬，經年高枕，即就館虞山，亦移家奉養，朝夕不

離左右。所謂盡忠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卽現在仕途、亦應陳乞終養、豈有違親遠遊之義。如不念垂白、强顏應命、尚可以爲人、尚可以爲子乎。又謂、台臺必不肯收回成命、則某當作一變計、卽貪生畏死、不能從漢兩龔於地下、而削髮入山、遊方之外、自分力能爲之。況所欲有甚於生、又少而習聞其說、萬一急不擇音、得毋爲台臺仁政之累乎。白公知志不可奪、事遂寢。　又案公日記有云、白公以某名達之撫軍、撫軍達之省督、友人聞之於予。予駭甚、欲往面辭。內子曰、昔欲見而不得、今不召

而自至、毋乃輕身乎。予曰、不然、是當審輕重之義。今所重在薦與不薦、不在見與不見。若守不見之義而聽其行文坐成遂事、則爲累無窮。不如先事消弭、則一見亦未爲失身也。意者先致書而後面辭耶。此爲與白公往來之始。

報李廷尉書、論明哲之義。

來書自述嘗事薦舉、公復書謂、閣下非慮回面易行而喪其所守、但恐制行太高、立身太潔、觸要人之忌、成周章之局耳。似宜相機觀變、稍示委蛇。當事因請、不妨一見謝之、不必踰垣閉門、爲已甚之

行。此在閤下、未爲屈節也。天下事大約中庸不可能。蘇卿持節十九年、未嘗不娶胡婦。管幼安不肯仕魏承詔、未嘗不歸中國。陶元亮不折五斗腰、未嘗不爲飢驅。文文山之正氣、未嘗無黄冠故鄉之請。謝疊山之卻聘、未嘗不上感恩之書也。故聖人繫易之詞、於遯則曰、不惡而嚴。於解則曰、見惡人无咎。所謂挫廉逃名、儉德避難、皆古人知柔知剛、與時偕行之妙用。與其矯激而纏綿不解、何如權變而得遂初心。願閤下三復斯言也。　是歲、有日記一卷、至丙申詩有玉山集。

十三年丙申、公四十四歲。春二月、講學於諸庸夫草堂、有不違仁講義一章、門人李王煃記。略謂、顏子工夫只是克己復禮、克復只是一個改過遷善。除了改過遷善、更別無法。卽如頃間諸君子對聖像書過、須如嚴師在前、有一種痛自刻責的意思。又如犯罪過懲治一般、有一種惕厲自新的意思、不要今次如此、後次亦如此、看做虛文套子。果能眞實爲已、不患不到顏子地位。

再講學於靜觀樓。

有白鹿洞規講義一章、門人錢謙記。後曰、梓亭先

生以書延先生講學於郁存齋先生之靜觀樓、婁嘐崑三邑與會者長幼百有二十人、文介石先生南面、先生桴亭北面。介石講畢、桴亭以推先生先生開導如此、而畧記之。略謂、朱子白鹿洞規幾條、無非四書五經的話、平平常常、無甚奇怪。朱子揭之於壁以教學者、只爲道理原是平常、没有奇怪、若行得這幾句、便是爲聖爲賢。若行不得這幾句、便是下愚不肖。然世人多不能行者、只爲不能立志。又曰、諸君必先要立志、又須知今日之舉、不要看做社局、不是角立門戸、也不是標榜朋黨、只要

曉得爲己兩字。纔說爲己、則凡一切妬忌好勝、夸大勢利之心、都用不着、只是閉戶闇修、眞眞實實做去。

李映碧先生遺地圖、詩以詠之。詩云、圖畫山川感慨多、邊陲風景近如何。入關無復蕭丞相、聚米空思馬伏波。兩戒一江横似線、九州五岳小於螺。錯疑留守魂歸夜、風雨聲聲喚渡河。

夏、同毛潛在、錢梅仙弔明戚舍人宅。乙酉之變、澄江拒守者三月。城陷、舍人闔門自焚、

死者二十一人，手書於門曰，明一門殉難文華殿中書舍人戚勳號羽明之家。復書壁云，非能殉節爲死忠之臣，實欲完髮以作大明鬼耳。時公同虞山毛子晉、門人錢嘏過澄江，爲訪其故宅，墨蹟加新。堂中兩棺，其一則舍人暨從死者十四人，其一則繼妻侯氏、妾程氏、葉氏、梁氏、女三姐、八姐、九姐，皆燼中餘骨也。公偕二子拜而哭之，以詩曰，白骨埋青草，全家烈焰餘。夜來牆上月，光照數行書。

五月，第五子邁生。

溥之叔父也，字子行。是歲至己亥，有日記一卷。

十四年丁酉公四十五歲。

是歲至戊戌、有婁江集詩二卷。

十五年戊戌公四十六歲。　秋、司李吳錦雯任吾郡、見訪、不答。

寄詩六首、多規諷之意。一章諷其治事、有曰、已有才名推國士、豈無經術爲蒼生。二章諷其恤民、有曰、胥爲催科多害馬、農因剜肉誤春蠶。三章諷其知人、有曰、行同孺子方眞士、文類相如未是才。四章諷其稱職、有曰、夷簡宏才終作相、建封直節早知名。五章諷其省刑、有曰、但使有文懲黠鼠、何妨

疏網漏窮魚。六章以病辭謝，有曰，聞道獨留青眼在，不將苛禮責陳登。

同年史曉瞻觀察浙西，以書招，辭。

有詩二首，見婁江集。

離憂集成。

公以國變後，諸賢懷奇負異，而肥遯不得志者，紀之以傳，綴之以詩，列爲一集，取太史公離騷者離憂也之意以爲名，時與從遊集並刊行世。厥後有以板質他姓者，先君子一齋公償其值而歸之於家，其朽脫不全者不下數十板。溥爲之搜羅補輯，

復得若干、已不見當時之全璧矣、吁。

十六年己亥、公四十七歲。築墓蟻橋涇。

價買直水田五十餘畝、將爲新阡、卽開河積土、公手自封植、不惜勞瘁。

從遊集成。

公輯門人小傳詩歌、爲書二卷。自丙申至此有日記二卷。

十七年庚子、公四十八歲。春正月、訪徐昭法於鄧尉。

昭法先生與公飲酒山中、公卽席賦詩曰、一夜寒香萬樹開、相逢花下且銜杯。窮途兄弟難成醉、故

國風煙易入哀。雪滿山中蘇武窖、雲橫江上謝翱臺。寸心不盡斜陽晚、淫偏青衫首重回。

門人李秋孫忍飢肥遯、擬招同人買山助之。

秋孫名王㷂、更名聖芝、一字黿觀、太倉籍嘉定人、長蘅先生之孫。嘗傷父死非命、孝有奇行、長於詩古文。公稱其不事生産、篤於氣誼、因作詩以贈之曰、碧天斜插翠芙蓉、卜築甘爲石戸農。室有萊妻能共隱、身無呂桶可相容。采薇只可從孤竹、辟穀非關慕赤松。願得同心敦舊好、借錢三萬買青峰。

五雲洞弔顧筍洲先生。

先生名天敘、字禮初、崑山人。明萬歷戊子舉人、知江西鉛山、嘉魚等縣。棄官後、結廬鄧尉山之五雲洞。公詩引云、甲申歲卜隱鄧尉、謀於筍洲先生。先生贈以五雲洞下茆亭古屋。後以亂故、不得達。今日重遊此地、先生已不食周粟而死。石欹水涸、亭樹蕭條、不勝感悼、情見乎詞曰、十五年前相宅來、白雲深處草亭開。水流花謝先生死、洞口無人滿翠苔。

珍珠塢弔楊維斗先生。

先生名廷樞、長洲人。明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

一、以殉難死。公詩曰、關西夫子是人豪、和淚題詩血漬袍。此夜空山聞鬼哭、長松千尺向風號。

拜高忠憲公祠。

忠憲名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明左都御史、死於璫禍。公詩曰、巍巍先哲祠、瞻拜動歔欷。正學晉儒少、孤忠異代思。淡雲依檻靜、松月下檐遲。能使山靈重、游人或未知。

入維揚、弔史忠靖公、哭鄭天玉、懷曾載聲。

忠靖名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籍祥符人。明閣邢、殉難維揚。天玉名爲虬、江都人。明御史、殉難浦

城。戢馨見前。公有揚州雜感詩、其二章弔史忠靖也、三章哭鄭天玉也、五章懷曾戢馨也。見淮南集。

至昭陽訪李映碧先生、并訪高士陸元圃、宗子發、李謙吉草堂讌集。

公詩序曰、余訪李映碧先生於昭陽之食邑。明日、乃求高士陸元圃、宗子發、李謙吉之廬而一一徧訪之。已而諸君子置酒招予、至則開一草亭、匡坐其下。在坐者、李艾山、元又、九畹及從遊瞿有仲八人而已。酒半、予乃酹諸君子而告之曰、嗟乎、天下事尙忍言哉。夫子係乾之初爻而曰、龍德而隱者

也。士生今日、不具變化之才、霖雨之用、惡在其爲隱哉。三代以下、有其德者惟南陽之卧龍、然其言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信斯言也、三顧無先主、則亦躬耕老耳。此其所以能屈能伸、而與伊、呂相伯仲也。揚雄草創太元、寂寞淸淨、然其卒也、劇秦美新、貽羞千古。文中子之學、醕乎醕者也、太平二十策所獻非其時、君子惜之。然則儒者之立身持己、進退言動之際、其可不愼乎哉。願諸君子相與勗之、將以此亭爲息壤也。諸君子皆逡巡避席而興曰、敢不早夜以思、無忘今日之會。

乃各賦五言一章云。公詩曰、茅亭天地在、吾黨尚能容。草色青袍暗、林光綠酒濃。江淳愁正則、湖海老元龍。吳楚傷心處、浮雲蔽幾重。

夏五月、講學於水繪園。

公過如皋、訪冒辟疆、吳白耳、石夏宗、宗彦先、裔承陸謐之、余公祐諸先生、館於水繪園中、朝夕論學。公將歸、諸先生請公一言贈别、乃爲之略陳中庸大意、有水繪園講義一章、門人瞿有仲記。大約始於危微精一之義、極之誠身盡性、而切指工夫於致曲。謂讀中庸一部書、細細玩味、實實體驗、便見

堯、舜、孔、孟、程、朱相傳道理，點點不差，只要從致曲做去。前所著聖學入門書，原是摭拾諸儒緒餘，要人做致曲工夫。今日講論一番，也是摭拾諸儒緒餘，要人明白這致曲工夫，是千聖相傳心法。

冬，之楚中，學使王長源幕。

長源先生名登善，字發祥，夙與公講學者。至是，視學湖廣，禮公爲賓。公爲長源論文書示多士，謂諸生之病，一曰認題不明，二曰油腔惡套，三曰勦襲雷同，四曰割裂生湊，五曰訛寫別字。是皆平日不肯讀書爲善，或以聲色貨利亂其心，或以賭博徤

訟督其志故遏試則苟且如此。又謂文行原非二物、聽其言可以知其心、觀其文可以卜其行。不佞蒞任以來刋布大小學日程、社學規條、小學三字經、儒門五戒等書、無非欲誘進諸生、相與有成。今之惓惓爲諸生告者、豈徒爲區區入股起見、亦豈徒爲一日之考試起見耶。社學事宜凡四條、一廣社學、一重社師、一詳教法、一勤勸戒。社學禁六章、教子弟以興禮義、重喪葬以厚人倫、闢異端以崇正道、敦樸儉以保家業、息爭訟以免刑罪、化愚頑以息盜賊。儒門五戒、一曰逆、二曰淫、三曰貪、四曰

僞、五日薦。大學日程、小學三字經見前。　自正月至三月詩有劉尉集。四月至九月、詩有淮南集。是歲至辛丑、有日記二卷。

十八年辛丑、公四十九歲。秋、歸自楚。病、至明歲痊。

庚子十月至是歲八月詩有楚江集、日記一卷。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歲。秋七月、父莊介公卒。　冬十一月、葬莊介公。

自此公廬墓時多。

二年癸卯、公五十一歲。述莊介公行實。　記貞道先生祠。

記謂先生以崇禎癸未任太倉州學正、越三年乙酉、棄官僑居僧舍。又十有七年辛丑、先生歎曰吾老矣、黃冠歸故鄉、其繼先祖志乎。遂南還。道病、没於桃源縣。門人顧士璉聞之、率諸生爲位而哭於僧舍之西偏、鄉大夫皆弔。癸卯秋、三年心喪畢、士璉哭而告於衆曰、先生百世之師也、昌明儒學、以日程訓士、士習不變。樂天知命、身愈潛而道愈光。其介然有守、貞也。德充於躬而物化之、道也。宜私謚貞道先生。乃榜其室爲思賢廬、而歲行春秋二祭。先生姓文、諱祖堯、字心傳、别號介石、雲南呈貢

縣人。記之者、州人陳某也。

三年甲辰、公五十二歲。弟琫亡。　夏、如虞邑、避暑破山寺。

壬寅至是歲四月詩有蟻橋集、五月至閏六月詩有破山集。

四年乙巳、公五十三歲。遊若溪、次子遡、門人吴歷從。

是歲詩有若溪集。

五年丙午、公五十四歲。移居虞城。　州守陳鹿屏屢訪、不報、簡以詩。

詩云、海邦爲政素艱難、況復輸將令未寬。煙火蕭

條勞夢寐、繭絲訓劑竭心肝。疏排力繼前官績、暮夜羞承大吏歡。六載琴堂欠三拜、想他疏懶是方干。蓋皆規諷之意。　是歲詩有山樓集。

六年丁未公五十五歲春、徙居婁之西郊。　衢州葉靜遠先生來訪。

靜遠先生名敦艮、字道賓。客春書來、未報、至是又訪公於郡存齋先生之靜觀樓、相得甚歡。公寄詩二首曰、三衢煙水隔重重、一夕相思命駕從。鳴待朝陽知隱鳳、氣噓春雨識潛龍。垂名似欲同諸葛、抗節曾聞效兩龔。自接魚書勞夢寐、敢辭風雪袖

龍鍾。紫陽人去道無傳、絲竹消沈五百年。盡墮虚空成鬼國、誰開雲霧見青天。身更喪亂才逾健、目擊顛危志益堅。獨抱遺經來論學、笑看邊讓腹便便。

鴻逸先生延公於太微道院課子。院在西關外，公嘗有自歎詩云、禪房道院寄閒身、二十年存一角巾。夢入槐根曾作將、文陳天宿强稱臣。耽詩易得傷時句、愛酒元非用世人。颯颯凉飈無四壁、臨卬司馬未全貧。

七年戊申，公五十六歲。始出周易傳義合闡示學者。

自丁未至此詩名西郊集。

八年己酉公五十七歲。 耕墓田、病痁幾殆。 夏座主南豐湯公惕菴來訪。

公時臥病廬墓、惕菴至論道數日。 是歲詩有後蟻橋集、一名墓田集。

九年庚戌公五十八歲館郾城。

是歲至壬子詩有東野集。

十年辛亥、公五十九歲、夏、移家海濱朱氏。 爲婁東十老之會。

公與鴻逸先生爲此會、略仿香山洛社遺意、吳門

高士張永暉繪圖誌盛、而延陵吳譽施亦倣西園故事、敘而記之曰、裹道人兜、披居士服者爲陳確菴。方外裝、與確菴濃談而行行且止者爲宋菊齋。名龍、字子猶、年六十四。幅巾頳顔、執經而辨論者爲陸桴亭。名字見前、年六十一。正容端坐、指揮如意者爲郁存齋。名法、字儀臣、年六十五。高冠而髯、抱膝南向而如有所商榷者爲顧樊村。名士璉、字殷重、年六十四。坐樊村之右聞言而解頤者爲盛寒溪。名字見前、年六十二。倚雲根對白水而哦者爲王隨菴。名撰、字異公、年五十。戴笠投綸者爲陸鴻逸。名字見前、年七十一。露頂扶杖而危坐者爲王莊溪。名育、字石隱、年八十。若將問

奇於莊溪而徐步近側者爲江悬巷。名字見前、年六十。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歲。春正月、哭陸桴亭先生於其家。公與桴亭先生爲道義交者四十年、志趣學術無不相同。桴亭死、公痛哭而告之以文。是歲有日記一卷。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一歲。元日、嘉定邑侯趙雪嵊來訪。元夕、招飲書院。

邑侯以脩志訪公、謝以二詩。見紫陽集。

敘桴亭先生行實。如新安館曹氏。

是歲詩有紫陽集。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二歲。春，歸自新安。夏，故人爲蘇郡守，延公問政，不往。

是歲至乙卯，詩有雙鳳集。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三歲。十月，卒於蔚洲村。

先是，公中暑，生頭瘍，至是又感寒疾，於十月二十日卒。四方賢士大夫弔哭不絕，村之人如喪父師，兒童婦女無不哀恫。蓋公之積誠至行，素所感應也。執友門人既會哭之三日，皆曰：古之鄉先生殁而祭於社，先生有功名教，其俎豆膠庠必矣，此則當道有司之事也。惟是先生安貧樂道，白首一節，

宜按古門人私謚之義以易其名。於是相與謚先生曰安道先生。 公自莊介公没後、雖遷徙、或客遊、而歲時常廬於墓。病前十日、猶在丙舍。甲辰歲、有追和予邀哭大父詩六首、其一章曰、壯心俯仰漸蹉跎、兀兀窮年守薜蘿。子職未供今已矣、親恩永負恨如何。忍看圖畫存遺像、欲遣生徒廢蓼莪。既不成忠又非孝、藁苫中夜淚痕多。四章曰、高曾邱壟傍江城、每感修防涕淚横。力翦蓬蒿三尺淨、手栽榆柳十圍成。義田欲倣希文志、豐碣求書有道銘。痛殺髫齡先失恃、終天遺恨幾時平。可以知

公之終身慕矣。　公所著書，除前所列外，尚有西湖約言、菊窗隨筆、九諦訓解、天文書辨疑、七古文稿、時文稿。存浙水陸公景宣名圻序公之文曰：先生之至性孝友，則曾參、閔子之流也。先生之勁節高風，則向長、陶潛之流也。先生之經術湛深，則望諸君、武鄉侯之流也。先生之閎覽博物，則劉中壘、張司空之流也。先生之詞章鉅麗，則司馬子長、韓退之之流也。先生之詩歌典則，則曹子建、杜少陵之流也。識者咸以爲知言。　十五年，葬公於太倉州界雙鳳鄉二十九都六啚使字圩先塋之昭。

州中人士具呈蘇府高公、州尊李公、學正李公，詳報制臺阿公、撫臺慕公、學臺邵公核定，崇祀鄉賢。

十六年，崑山士民又呈請各憲，於蔚村立祠祭祀，公置祭田，大學士立齋徐公撰文勒碑示後。十月初三日，官紳士民齊集，迎公神位入祀本州鄉賢祠。初六日，又迎祀於蔚村祠堂。奉憲，太、崑兩州縣各置祭田百畝。公故居太倉小北門外，其後或竊據爲五聖淫祠。康熙二十四年，時湯文正公撫吳，太、崑常嘉士民呈請斥淫祠，以改書院。湯公批：陳安道正學清修，不愧先儒，仰改安道書院爲

後學講道會文之所。二十五年、湯公給扁安道書院四字。乾隆十六年辛未夏四月十五日、瀞立石於墓。

# 顧亭林先生年譜

清·張穆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顧亭林先生年譜》，清張穆編撰。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初名絳，更名繼紳，字忠清，後更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初參加復社，與閹宦鬥爭，清軍南下，又參加抗清鬥爭。失敗後，遍遊華北，載書自隨。所至墾田度地，訪問風俗，搜集材料，尤致力於邊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炎武學問廣博，對經史子集、音韻訓詁、典章制度、兵農經濟、郡邑掌故，皆有深入研究。晚年拒絶清廷徵辟，專志於經學之研究。著述宏富且極深邃，主要有《日知録》、《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等數十種。炎武亦爲明末清初最負盛名的學者，其爲人風範、獨立的人格精神及學術思想，對後世産生了極爲深遠的影響。

張穆原名瀛暹，字蓬仙，後名穆，字誦風，又字石州、石艾，山西平定州人。博通小學、文學、史學、經學、地理、算術諸學，所著除《顧亭林先生年譜》外，尚有《閻潛邱年譜》、《課士語録》、《説文屬》、《靖陽亭劄記》等。按張氏以前，顧衍生、吴映奎、車守謙、胡虔、周中孚、徐松諸人皆撰顧譜，而據譜前張穆案語云，穆作此譜前，惟見徐譜及車譜，徐松所作乃「鈎稽各書，依年排纂，已寫有定本」，車守謙所輯譜則本之「崑山吴廣文映奎（號銀帆）」，而吴氏又本之（顧亭林）先生撫子衍生」，故車本差詳。穆遂據車譜與徐譜「比而敘之，綜兩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而成。文中小字注云「元譜」者即車守謙之譜也，云「徐譜」者即徐松之譜也。按車守謙號秋舲，上元人；徐松字星伯，直隸大興人，研究經術，尤精史事，著有《唐登科記考》三十卷、《宋三司條例考》若干卷、《西域水道記》五卷等。二人之譜，亦因張譜之行世而愈爲人所知矣。縱觀此譜，詳稽故實，於炎武行蹟、交遊、學術思想等記載皆極詳贍，實爲研究顧炎武及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社會演變之最佳典籍。雖撰作時間較晚，然吸收前人精華，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者。至具體繫事，雖小有失誤（見一九四八年刊《學原》第一卷第十二期趙儷生《張穆亭林年譜訂補》），然瑕不掩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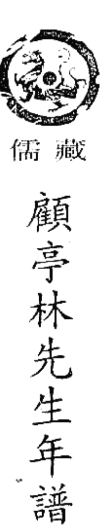
此譜底本不分卷，實含正譜、附録以及天頭地脚張穆朱墨手訂數十條。今於書眉略加區別，並將批校文字於校記中加以標點。





光緒己丑秋七月望于藩持贈未醞志


亭林先生中年以前小像
第七世姪孫淳德家藏本道州後學何慶涵敬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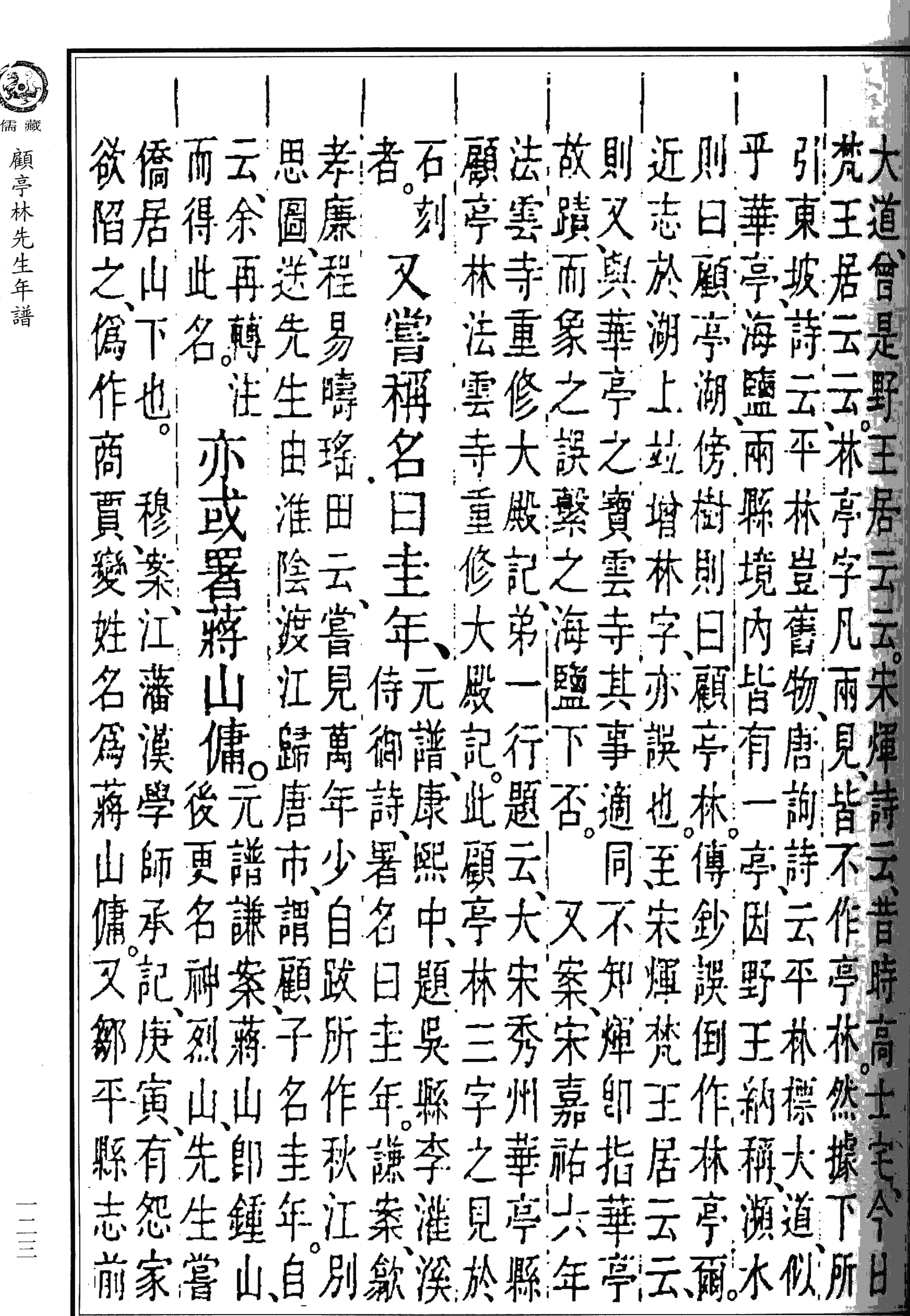

# 顧亭林先生年譜

謹案　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牖啓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學識賅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聞桐城胡雒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丈松鈎稽各書、依年排纂、已寫有定本。會何太史紹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號秋舲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蓋車氏本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號銀帆而吳氏又本之先生撫子衍生也。徐文欲更事釐訂、以出守榆林未遑。穆乃不自揆度、比而敘之、綜兩

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尚其有攷於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朔日、平定後學張穆記。

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元譜。穆案、復社姓氏、崑山弟六人、顧絳字忠清。乙酉後更名炎武、徐譜、閻百詩與劉超宗書作炎午、穆案、山東通志、釆先生文、亦作炎午。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元譜。華亭東南三十五里有顧亭林湖、其南有顧亭林、陳顧野王嘗居此修輿地志、因以爲名。其地今爲寶雲寺。穆案、輿地紀勝、嘉興府古蹟有顧亭湖、在華亭縣南三十五里。舊經云、黃門侍郎顧野王居此、無林字。又海鹽縣東有顧林亭、有陳顧野王讀書堆。東坡顧林亭詩云、平林岸舊物、歲晚空扶疏云云。唐詢詩云、平林標



大道。會是野王居云云。宋煇詩云、昔時高士宅、今日梵王居云云。林亭字凡兩見、皆不作亭林。然據下所引東坡詩云平林豈舊物、唐詢詩云平林標大道、似乎華亭海鹽兩縣境內皆有一亭。因野王納稱、瀕水則曰顧亭湖、傍樹則曰顧亭林。傳鈔誤倒作林亭爾。近志於湖上並增林字、亦誤也。至宋煇梵王居云云、則又與華亭之寶雲寺其事適同。不知煇卽指華亭故蹟、而象之誤繫之海鹽下否。又案宋嘉祐六年法雲寺重修大殿記、弟一行題云、大宋秀州華亭縣顧亭林法雲寺重修大殿記。此顧亭林三字之見於石刻者。

又嘗稱名曰圭年、元譜康熙中、題吳縣李滌溪侍御詩署名曰圭年。謙案歙孝廉程易疇瑤田云、嘗見萬年少自跋所作秋江別思圖、送先生由淮陰渡江歸唐市、謂顧子名圭年、自云余再轉注而得此名。

亦或署蔣山傭。元譜謙案蔣山卽鍾山、後更名神烈山、先生嘗僑居山下也。　穆案、江藩漢學師承記、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變姓名爲蔣山傭。又鄒平縣志前

① [illegible]

列修志姓氏有顧偭字寧人崑山人同時較編疑偭卽傭字之譌亦或單署曰傭也顧氏系出吳郡，五代之際，徙滁州。南宋時，有名慶者自滁徙海門之姚劉沙。見先生顧氏譜系攷。姚劉沙自注今崇明縣。又鈔書自序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為儒。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遂為崑山縣人，世居縣之花蒲保，譜系攷、崑山縣之二十四保地名花蒲、自注、今太倉州六都。後徙千墩。元譜崑山縣之千墩人。謙案崑新合志千墩在城東南三十六里泙川鄉。徐譜先生家與徐健庵比鄰。見憺園集舅母朱孺人壽序。穆棻蘇州府志崑山縣第宅園林內載，妙喜園在西關外金童橋北，初為嚴氏園，徐坦齋營為別墅，荷池竹圃，踞西郊之勝。徐乾學宅在半山橋西，堂曰冠山堂，復構傳是樓聚書其中。宅後有園曰憺園，又有遂園在馬鞍山北麓。徐秉義第在富春橋西，有培林堂。徐元文宅在半山橋東

[illegible]

②見先生与友人書云：吾[illegible]中之園[illegible]非金童園亭也

塘、內有含經堂，園中有古樟一株，因名得樹閣。蓋徐氏鼎貴後，父子兄弟各營第宅，不復與顧氏爲鄰矣。厥後健庵兄弟欲迎先生南歸、以別業居之，殆指金童園亭歟。自慶而下十二世至明正德間，曰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譜系攷：溱字粱卿，號小涇。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刑科給事中濟。譜系攷：濟字舟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何紹基案：類姓登科攷於顧溱注崑山縣人。顧濟、顧章志、顧紹芳皆注太倉州人。穆案：鈔書自序：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又衍生繕寫書目有思軒公諫垣疏一卷。又蘇州府志：給事中顧濟第在崑山縣尙書浦西蔣涇。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譜系攷：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歷官行人、行人司副、行人司正、刑部員外郎中、江西饒州府知府、湖廣廣西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按

③嘉靖[illegible]

察使、南京光禄寺卿、應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徐譜：南京朝天宫後有侍郎公祠。又引知錄云：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當在侍郎公時。又語溪碑歌序云：萬曆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　穆按：行生纈寫書目有觀海公船政疏一卷。又車譜云：章志字行之，據譜系攷作子行，當是車誤。又鈔書自序：嘉靖間家道中落，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僕闖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歷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

**侍郎生左贊善紹芳。**譜系攷：紹芳字貫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右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制誥，贈右春坊左庶子。　車譜：紹芳選庶吉士，移疾歸，起補檢討，父喪服除，進經筵日講官，遷左贊善，後移疾歸，不兩年卒，年四十七。　穆案：鈔書自序，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行生纈寫書目有學海公寶庵集十二卷，靜志居

詩話、實甫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又王世貞作紀遠近交游四十詠，紹芳其一也。蘇州府志、崑山縣有遺清堂，在柴巷內，宮贊顧紹芳所居。**及國子生紹芾。**譜系攷，紹芾字德甫，號蠡源。生員增例入國子監。車譜，紹芾天才俊逸，工詩、古文，奇奧秀拔，在太白長吉間。尤善書法，爲董香光稱許。詳見崑新合志。穆案：紹芾又號夢庵，見儋園集。又先生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祀生於饒州官舍，隨臣曾祖之官廣西、山東、南京，一切典故悉諳，而當日門戶與攻門戶之人，兩黨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閱邸報，輒手錄成帙，細字艸書，一紙至二千餘字，自萬厤四十八年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又鈔書自序，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亾之餘，猶數十帙。**贊善生官廕生同應、**譜系攷，紹芳子二，長曰同德，生員，次曰同應，字仲從，廩生，萬厤乙卯戊午副榜，恩廕入國子監。穆案：同應又

日宮右第八 承盎滑前泉 贊善書周氏

⑦ 按府志同又從李氏

⑧ 十種堂書目個 由常熟居第十 卷

⑥ 快方齋乙丑日記 顧畫齋 宅園亭林 樹甚佳宅 背泛山樓 是皆山樓 又乙未日記 飲後步歎 再出樓住 有感慨者 留身後右 福通計並 後之論者 新居從此 不得為皆 山樓各其 又云賓館 以癸乙二 月物故

字賓瑤，見憺園集。曰公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蘇州府志文苑門：同應生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長而穎敏，好學，精舉子業，工詩文。爲諸生，七試不售，兩中副榜。卒年四十二。性倜達，家雖貧，好施與。卒之日，戚友哭之，幾於罷市。所著有藥房、秋嘯等集。明詩綜引王平仲語云：仲從詩詞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泠然之致。

**娶何氏。**穆案：憺園集先妣顧太夫人行述曰：母何夫人，淹洽書史，爲女工師。舅母朱儒人壽序曰：何夫人性嚴重，嘗竟日不言，獨愛讀書。又曰：自外祖賓瑤公未仕，捐館，外祖母以未亡人支持門戶，茶苦百端。家兄宇若詩集序：外王母何夫人知書有識鑒。

**同應之子五，先生其仲也。**穆案：同應五子，長曰緗，字遐篆；次即先生；次曰紘，字子嚴；次曰纘，字子叟；次不知其名，字子武；先生一女兄、一女弟，皆嬪於徐。女兄生履忱，女弟生健庵兄弟。又一女兄嫁陳皇士濟生。健庵寄皇士太僕詩注：太僕夫人，余從母也，是也。然元譜稱健庵太夫人、爲先生弟五妹，又有仲姊適馬氏，則女兄弟之可考

者亦四人也。

紹芾生同吉、早卒。元譜謙案、同吉字仲逢、崑新合志謂其早卒無子、產頗饒。

聘王氏、未婚守節、撫先生爲嗣。徐譜、貞孝之歸顧、當在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其年貞孝十六歲。車譜、貞孝太僕寺卿宇孫女、諸生迩文事載明史本傳及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

四十三年乙卯、三歲。

先生患痘、頗危、及脫痂、左目爲眇。元譜謙案、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不言眇也。或有雲翳、未可知。弟元譜係衍生所作、不應有誤、故仍之。

是年、本生父賓瑤公中式副榜。元譜

知縣陳君祖苞拜於貞孝之廬、穆據行狀補。進士履歷便覽、祖苞字令威、海鹽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

順天巡撫。明史附顏繼祖傳。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七月、先生第五妹生。穆補　憺園集先妣行述、吾母生於萬曆丙辰七月二十八日未時。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亘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夏四月、大清兵克撫順。七月、克清河堡。徐譜

貞孝以大學授先生。元譜　賓瑤公鄉試、又中副榜。徐譜

冬十一月，蠡源公配李碩人卒。元譜 穆案，碩人有兄名箕，見先生所作先妣行狀。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二月，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申，杜松遇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斐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六月，大清兵克開原，馬林敗沒。徐譜

先生就塾。元譜　徐譜、日知錄云、愚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

秋七月、神宗崩、光宗立。甫一月崩、熹宗立。時朝議欲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左光斗請以七月以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從之。元譜

本生母弟紓子嚴生。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紓字子嚴、同應弟三子。少負經濟才、明亡後、絕意仕進、隱居千墩舊廬。居喪哭過哀、目遂盲。秉性耿介。兄炎武講學秦晉間、屢徵不赴、紓寓書益相砥礪。甥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紓獨養高自重。華陰王宏撰稱其閉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媿隱君子。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三月、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徐譜

先生讀周易。元譜　季弟纘子叜生。徐譜。案，子叜妻朱氏、健庵有舅母朱孺人壽序。

二年壬戌，十歲。

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取廣甯。徐譜

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國策、史記。元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並反。其明年、

廣甯、招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艸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

先生程正夫詩序、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徐譜

三年癸亥十一歲。

鑫源公以資治通鑑授先生。元譜 穆棻鈔書自序先祖自炎武十一歲時、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

穆棻先生所作先妣行狀、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

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即舉以教。

四年甲子，十二歲。

始習科舉文字。元譜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慧，何不令習帖括，乃爲是濶遠者乎。故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爲諸生。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資穎異，合早取科名，遂爲先生應例。元譜謙案：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歲試後準作附生。

六年丙寅，十四歲。

⑨蔣辰沺狀守寶集日記謂先君乙未同庚年十三是年計四十四歲與國朝才為平年四十三歲何不知何者為是

讀通鑑畢、讀書、詩、春秋。麻城周提學邦基取入本學二十二名、庠名繼紳。元譜、先生入學在十三歲。謙案、先生撰寇公墓志、謂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某年十四、以童子見公、被一言之獎云云、則入學當是十四。入復社、有名。徐譜、常熟王峻次山作先生傳、年十四、爲諸生、入復社、有名。松案、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目錄前卷、崑山縣入社者十八人、先生名在弟六。先生乙卯歲、孫徵君葬詩引云、遹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詞。穆案、靜志居詩話、寧人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賓瑤公卒、

先生居降服憂。元譜

先生荅徐公肅書云、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徐譜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陝西饑，流賊大起。徐譜

歲試，惠安陳提學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賞卷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元譜

先生與潘次耕書云：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徐譜

穆棻三朝紀事闕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嘗先帝頒孝經、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

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不可不熟究。

三年庚午，十八歲。

六月，流賊陷府谷。徐譜

六月，科試，上虞李提學懋芳拔先生卷列一等二十名。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徐譜

穆案：是年先生弟五妹歸同邑太僕少卿徐君應聘

之孫開法。應聘，萬厤癸未，進士，翰林院檢討。開法字茲念，號坦齋，恩貢生。時年十七。

四年辛未，十九歲。

八月，

大清兵圍大凌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徐譜

二月，歲試，李提學璉任，先生卷列一等十一名，仍更名絳。　元配太倉王孺人來歸。元譜

是年，甥徐乾學生。徐譜，乾學字原一，號健庵，官至刑部尚書。

五年壬申，二十歲。

正月，孔有德陷登州。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徐譜

三月，歲試，鄰水甘提學學潤拔先生卷列一等十四名。元譜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大清兵取旅順。十一月，流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徐譜

正月，科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元譜　本生母兄緗選簽中式順天舉人。元譜　謙案：崑新合志：緗天才俊逸，世傳其兩京賦埒平子。時務策比長沙，年未四十卒。徐譜：緗以天下多故，好言兵事，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見健庵舅母

朱孺人壽序。緗有同年長沙陶汝鼐見先生楚僧元瑛談三十年來事詩注。穆案、靜志居詩話、陶汝鼐字仲調。壯歲好游、自吳入越。晚際仳離、出監軍事、捍禦鄉邦有力。

是年、甥徐秉義生。徐譜、秉義字彦和、號果亭。官至内閣學士。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正月、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六月、賊降復叛、陷所過州縣。七月、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徐譜

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於貞孝之門。穆據行狀補。彪佳字宏吉、浙

江山陰人，明史有傳。

是年，甥徐元文生。徐譜。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正月，賊陷鳳陽。六月，賊復走陝西。七月，賊復東犯。十一月，賊陷陝州，攻洛陽。徐譜

六月，歲試上虞倪提學元珙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五月，賊復入陝。七月，大清兵入塞。八月，東歸。徐譜

六月，科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生譏其以公孫彊比陳啟新，曹伯陽比思陵，非所宜言，大不敬。徐譜

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具題貞孝事狀，奏旌其門，報可。

元譜謙案，貞孝受旌在九年，見先生康熙十八年與史館諸公書，縣志亦同。元譜列入十年，誤。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已齒文會，知名且十年。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九月、大清兵入塞。徐譜

二月、歲試濰亓提學煒置先生卷三等。十二月、科試、亓提學連任、仍置三等。元譜

穆案：是年冬、蘇州府承天寺浚井、得宋鄭所南所藏心史鐵函、巡撫張國維刻其書、又爲所南立祠堂。詳見先生所作井中心史歌序。閻潛丘曰、有僞書出近代、佐證分明。苟一言及、輒譁然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寧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爲史兆斗所撰、一爲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牧齋、後說聞諸曹秋岳云。又與公肅甥書、憶昔時

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正月、

大清兵入濟南、德王由樞被執。二月、

大清兵北歸。徐譜

七月、城固張提學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元譜

先生撰肇域志始於是年、見自序。又郡國利病書序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徐譜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九月、張獻忠陷劍州。徐譜

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奕荃、歸秀才莊重新兩廡木主、而正其位次。元譜謙秦崑新合志、奕荃字元暉、一字水修。由諸生入太學。性剛直好義、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尤究心邑政刑獘。乙酉夏、以父榷杭州關、遇國變、戴星往省、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覓其尸不得、以衣冠葬之。莊字元恭、爲諸生、博涉羣書。乙酉後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後乃廬金潼里先塋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穆案：先生書孔廟兩廡位次、及後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艸隸、爲東吳高士。

十二月、歲試張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元譜

先生荅徐公肅書、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宏羊之論、屢見於封章。徐譜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遂犯汝州。城陷、知州錢祚徵不屈死。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鍵。徐譜　是年、大旱。元譜

二月、蠡源公卒。先生居承重憂。元譜 事關文序、臣祖父某 穆棻、三朝紀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爲孫。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先王父年七十有四。則蠡源公之卒也、年七十九矣。十月、葬蠡源公及元配周碩人、繼配李碩人於司馬賜瑩之穆位。元譜 將葬、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得息。徐譜、按健庵作舅母朱孺人壽序述此事云、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二月、

大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十一月、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徐譜

兄遐篆卒、弟子叟生子洪善、嗣遐篆後。元譜記遐篆卒於順治十一年甲午。穆案、遐篆中式崇禎六年癸酉舉人。健庵稱、遐篆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歸元恭送先生北游序稱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健庵爲顧氏甥、元恭與先生總角至交、皆不當有誤。又崑新合志稱遐篆年未四十卒。若卒於甲午、則先生之年且四十有二矣。推尋其故、元譜蓋誤歲壬午爲歲甲午耳。今爲删正。即以子叟生子洪善之年、爲遐篆溘逝之年、與各書所言、乃一一符合也。謙案、洪善字達夫、號柏亭。康熙丙辰進士、官中書。年未四十卒。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李自成陷承天。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八月、陷湖南

諸郡。十月、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徐譜

夏、釋承重服、循例入成均。元譜案、例貢自萬曆間始。　子晏生次子洪泰。元譜　穆案、健庵舅母朱孺人壽序敘二子達夫、來白皆有聲鄉校、來白當卽洪泰之字、蓋亦諸生矣。

先生謫觚序、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徐譜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

正月、張獻忠寇四川。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眞定。李自成陷寧武關。三月、陷京師。徐譜　十九日、明

莊烈帝崩於宫中萬壽山巾帽局。元譜謙案、陳濟生再生紀略謂在山之紅閣、御元色鑲邊白緜綢半臂。紅閣蓋建以復內操者。四月二十九日、李賊西走。五月三日、王師入、睿親王攝政。元譜恭案、世祖章皇帝時甫七齡駐蹕盛京。九月入關、十月朔御極、定鼎京師。是月初一日、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立嗣福王由崧於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元譜

四月、先生奉家人侍母遷居常熟之唐市。元譜謙案、常昭合志、唐市舊名尤涇、在雙鳳鄉、去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十月、歸千墩、被刼。十

二月，復遷居常熟之語濂涇。元譜：謙案，常昭合志：語濂涇，黄涇東北入尤涇。

穆案：先生撰先妣行狀，兵入南京，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又從叔父穆庵行狀：語濂涇去千墩八十餘里。又儋園集兄予若詩集序，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村，兄往依之，朝夕討論。故詩日益工。又案：望雲樓帖刻先生手札云：薛德無何，忽云致歲，兄今其脱然愈乎？弟則馬學士所云百憂熏心，三冬少暇，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所用其怠然。今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蕩無一椽，僕輩亦瞻烏靡集。夫行强雖武士之恒談，火攻則兵家之下策，况於臨池之畏，實爲扇焰之謀。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宫之火，先告於寺人；陵門之戟，首誅平元濟。燎原之惡已盈，自焚之禍行及。布諸左右，憑楮愴然。元恭仁兄足下，弟絳頓首。所云黑夜縱火，不知即指千墩被劫事否？時尚未更名炎武，則與葉方恒搆釁一案無涉也。未得其實，附記於此。

崑山令楊君永言應南

都詔、列薦先生名於行朝。詔用爲兵部司務。元譜、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崑城破後、走陳墓、詗事彌月、知不可爲、復入黃浦依吳帥。吳敗、祝髮珠涇萬壽庵中、釋名嬾雲。旋入中峯、後入金華、歸滇卒。勝朝殉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謚忠節、誤。

⑩詩集鈔本有千官二首

先生編年詩起是年、有大行哀詩一首、感事詩六首。徐譜按、感事詩云、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鬯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謂南都擁立福王之事。其年四月乙酉、魏國公徐宏基等迎福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庚寅、王行告天禮、升殿、徐宏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大赦。戊戌、羣臣勸進、箋三上、王許之。壬寅、即皇帝位、改元宏光。先生詩所謂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也。詩又云、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又云、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謂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督師揚

州。又云、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作紅。自注云、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鬭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標下兵者先生聖安皇帝本紀所云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也。

二年乙酉、南都宏光元年、三十三歲。

五月初九日、

王師渡江。初十日夜、宏光帝出走。十五日、

王師入南都、明亡。元譜

春、膺楊永言之薦至京口。　四月、偕從叔父穆庵赴

南京。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穆庵名蘭服、字國馨、紹芳從子。以諸生入太學、才名著一時。明亡後、棄儒業。永厤稱號南中、遣使授冠帶、辭疾不赴、遁跡田野、以醫濟人。先生餘集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寓

朝天宮、因拜先兵部侍郎公祠。元譜謙案詩集誤編拜祠詩入辛卯年。穆案此年拜祠事有金陵禊詩記得何書巷一首足證。辛卯年再至金陵而再拜之、何云誤也。拜祠畢、即歸語濂涇。八字、穆臆補是年、貞孝年六十。五月朔、同邑歸莊、嘉定吳其沆及從叔父穆庵姊子徐履忱持觴登堂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旦日別去。徐譜、事見吳同初行狀。穆案、行狀、貞孝誕辰爲六月二十六日、而稱觴乃在五月朔者、蓋即生日不受賀之義、先生所終身秉承者也。其沆字同初、少先生七歲。履忱字孚若、先生伯姊之子、生於崇禎二年、時年十七。與健庵爲再從兄弟。將復詣闕、未旬日而南都陷、先生從軍至蘇州。元譜、徐譜、時大清兵已定江浙、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松等處。有明江南

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人也，頓兵海上。又有十將官者屯兵陳湖中，與湖旁諸生陸世鑰等各有衆千餘。閏六月十日，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聞南都不守，起兵松江，與陳湖兵合。允彝又入志葵軍，爲之馳書檄，聯絡士大夫。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司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鄖陽撫臺僉都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吳易、總兵主簿，太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等互爲聲援。先生與楊永言、吳其沆、歸莊皆佐王永祚軍。諸軍謀以松江兵攻杭，嘉定、太倉兵攻沿海，宜興兵趨南京，約伏艦江中。獨吳志葵先進向蘇州，俟蘇州捷音至，尅日同發。先生詩云「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郎赴吳時事也。志葵既薄蘇州，參將魯之璵以三百人先登，斬胥門而入。 大清兵匿騎於學宮，俟其退，擊之，殲焉。既而松江破，陳子龍走，嘉定陷，侯峒曾死，先生遂歸。而崑山兵潰，死者四萬人，吳其沆

與焉。楊永言遁之蘭谿、惟先生與歸莊得脫。**六月、仍歸語濂涇。**元譜按、先生餘集有云、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而余以母在、獨屏居水鄉不出。自六月至於閏月、無夜不與陳君露坐水邊樹下、仰視月食、遙聞火礮云云。是崑邑守城事、先生一不與謀、故後得免於難。**閏六月十五日、崑山士民閉城拒守。**元譜、先是五月初七日以後、居民聞王師已入南都、紛紛移遁四鄉、而張浦、蔡葭、安亭諸村鎮奸民乘機劫掠、縣令楊永言以二十二日盡放獄囚至月杪、郡中大吏及守令皆先期遁。六月初七日、豫親王方駐金陵、遣刑部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統兵涖蘇、新郡守王鎮發安民榜至崑、並取圖籍。永言棄印、潛逃於泖橋陳宏勳家。水利縣丞閻茂才偕邑紳耆老於初八日赴胥門納款。十二日、院遣郡人周荃來崑安撫。十八日、以茂才知縣事。閏六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十三日、茂才出示薙髮、且親持名刺謁搢紳。城中大譁、焚縣治、殺茂才。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舊狼

山總兵王佐才爲主帥。十七日，楊永言及陳宏勳等亦以所募兵數百人入城，永言遂爲監紀，仍知縣事，偕城中紳士裹糧移檄爲久守計。七月初二日，王師東下。越二日，縣西眞義村兵出迎戰，敗績。初五日黎明，王師渡濠。十六日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元譜 見日知錄。星隕如雨注，而系以甲申年閏六月。按甲申無閏，當是記憶偶誤耳。

明靖虜伯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如閩，黃道周、張肯堂等奉聿鍵稱監國。六月丁未，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元譜 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徐譜

七月初六日巳刻，王師下崑山城。元譜 先生生母何太孺人被游騎斫右臂折，弟子旻、子武並遭難，子旻

**妻朱氏引刀自刺其喉，僵卧瓦礫中，得免。**穆譜

朱太孺人壽序：歲在乙酉，王師南下，衆議登陴守禦，紛紛挈家避去。何夫人曰，老寡婦必死於此，子婦子武兩舅與舅母俱不敢去。未幾城破，兩舅並遭難，舅母朱夫人知事急，引刀刺其喉，氣息纔屬，僵卧瓦礫中，死者纍纍。何夫人守婦尸不去。俄游騎過，斫何夫人右臂損折。久之，朱夫人得甦，起覓其姑，悲不自勝。手裂舊襦爲姑裹纏重傷，復自塞其頸，相抱匿廡下破屋，以免。越日扶掖登舟，出城外，外祖母嘗稱曰孝婦孝婦云。

**越九日，王師復下常熟，貞孝於十四日聞變，即絶食，至三十日乃終。遺命先生勿更出仕。**元譜 穆

案先生撰先妣行狀：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絶粒者十有五日，至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朔，大斂。又明日而兵至矣。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

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穆案：元譜九日作二日，以行狀乙卯至癸亥推之，知二字誤。十四日作二十四日，以行狀癸亥至己卯推之，知二字衍也。

唐王遥授先生兵部職方司主事。元譜　九月，至嘉定，過吳其沆家。徐譜據同初行狀，先生凡三過其居，戊子年寄薛寀詩云「只有延陵心尚挂」，蘇樹亦謂其沆也。　十二月十九日，權厝貞孝柩於司馬塋東偏。元譜

是年詩有京口郎事二首。徐譜案：是年，史可法駐揚州，高傑移屯瓜州，宏光命可法諭四鎮屬兵秣馬，駐防河淮，克期進師。可法檄諸鎮出兵，高傑首奉命渡泗水，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進次河上。先生京口郎事詩云「白羽出揚州，黄旗下石頭」，又云「犬將臨江日，中

⑪抄本詩集有聞詔一首

原望捷時。皆是年正月事。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徐譜：先生金陵雜詩云、重聞百五日、遙祭十三陵。謂是年三月癸巳遙祭諸陵也。又正殿虛椒寢一首、蓋謂宏光自去年命選淑女、至此年四月又選於元輝殿、規諷之意深矣。千里一首、元譜：各詩皆五月以前作。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藁葬詩一首。

是年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三月、唐王督師黃道周舉兵至徽州、戰敗被執、不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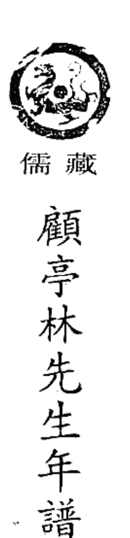
唐王將入贛州、鄭芝龍使軍民遮留、不得行、乃駐於延平。十月、明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立桂

王於肇慶府，以明年爲永曆元年。徐譜 十一月，王師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元譜 明大學士蘇觀生又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十二月，王師入廣州，殺聿鐭。徐譜

五月，先生祖庶母黃氏卒。 十月十二日，命家人趙和等遷居。元譜未詳遷居何地。 將往閩中赴職方之召，以母喪未葬，不果行。元譜

是年詩有延平使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穆案：池北偶談有論落日江頭送伍員，員字用韻有據一條。老鶴萬里心一首。

⑫詩本詩集有七言
贈郭易一首





作吳同初行狀。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　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母黃氏柩，葬於司馬公域外之西偏。元譜　穆案、先生荅王山史書、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七也、葬之域外。　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太安人於賜塋東仲逢府君之兆。元譜　案、少司馬葬時、用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貞孝之葬、下支悉同。　二十一日，具弔奠禮。　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家語濂涇先生廬墓。元譜　送歸莊往吳興。徐譜、元恭時赴吳興、覓兄德清教諭繼登骨。　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

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遴、天逵先後死難，各以詩弔之。元譜：子龍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受魯王部院職銜，與松江提督吳勝兆謀。是年夏，勝兆反事泄，逮子龍，并逮藏匿子龍之嘉定侯岐曾及同邑顧天遴、天逵。子龍乘間赴水死，岐曾等同被殺於松江。咸正字端木，天啟甲子舉人，咸安府推官，丙戌四月，自關中歸，知弟錢塘令咸建舉人，咸受先已徇節，聞唐王立於閩，艸密疏附寄舟山黃斌卿，屬其轉達，為邏卒所獲，以告提督吳勝兆，勝兆祕之。及是年六月，勝兆反，密疏遂發，逮至金陵，為洪承疇所殺。後二子之死，僅一月。廷樞字維斗，崇禎庚午南京解元，福王時，薦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馬阮當國，抑不能用，罷歸。至是年四月，遁居山隝，當事搜索得之，絕食五日，不死，作絕命詞十二首，裂衣帛血書之，終以不屈被殺於蘆墟村中。

是年詩有贈顧推官一首、徐譜案張秉貞之挾潞王出降、顧咸建棄官去、追及之於吳江。閏六月朔、殺之。詩中杲卿血云云、蓋述此事。又先生之從軍於吳、咸正必同行、故有句、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之句。其後哭咸正詩曰、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契、崎嶇戎馬間、周旋止一歲、所謂崎嶇周旋者、即指從軍耳。大漢行、義士行、秦皇行各一首、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徐譜詩云、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又云、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爲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旁皇、蓋謂魯王之入海、徒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終於淪亡也。又云、但見鯨魚出沒、鼇齒磨牙。先生知鄭芝龍之負恩喪國、其子成功始則附閩、繼則附粵、終不爲魯王用而舟山非可以圖存、故又云、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以明決不宜往之意。神道表以爲幾豫吳勝兆之禍、欲赴海

上、道梗不前者，似未知先生之意也。謬案據元譜、則先生實曾至海上、謝山云道梗不前、仍非實錄。但詩編於塞下曲後、塞下曲云、郎今三月、鶯花滿此詩當作于春末夏初、時尚未赴海上耳。明年戊子、將遠行、詩云、去秋閩東滇尤實至海上之顯證。

哭楊主事一首、推官二子被執一首、淄川行一首、元譜、爲孫之獬作也。之獬淄川人、天啟壬戌進士。媚奄得官侍講、名在逆案中。入　國朝、爲禮部侍郎、順治二年六月、升兵部尙書總督軍務、招撫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土賊丁可澤句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擒之獬支解死。結云、取汝一頭謝元元、嘗由之獬要衆怒耳。

哭顧推官一首、徐譜、咸正至江寧、總督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荅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默然、遂殺之。詩云、檻車赴白門、忠孝詞色厲。竟作我首論、

哭陳太僕一首、奉先妣葬卒、踐指生誓。謂此也。

於侍郎公墓左一首、墓後結廬三楹一首、精衛一首、吳興行一首。

作王時沐墓志。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元譜 徐譜案、將遠行詩云、去秋闞東滇、今年泛五湖。偶來詩云、偶來湖上已三秋。蓋自秋迄冬、泛五湖也。 冬、抵京口。 是年、語濂涇家中又被劫。元譜

是年詩有越鳥巢南枝一首、江介多悲風一首、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穆案、六詩皆非泛擬、乞師、悲往事也。擊筑、投筆、明素志也。

⑬刻本詩集有元日一首、歲九月屢今代、我墓柏二株一首

渡遼、聞雞、以不忘恢復。望諸公也。歸里、則知時之不可爲、而倦飛思還也云。擬唐人者、曾賡唐王之詔、受其冠帶也。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元譜謙案常昭合志、耿橘字蘭錫、獻縣進士。萬厤三十二年、以調繁至、講求水利、東浚橫浦、橫溪、李墓、鹽鐵塘、北浚福山塘、西浚奚浦、三丈浦、凡土田高低、宜蓄宜泄、尺寸不遺。而其開浚之法、區畫周至、約束嚴明、具載所著水利全書。其立說以水利用湖不用江、尤不易之論。穆案、耿侯水利書、郡國利病書采之頗備。偶來一首、浯溪碑歌一首、辟開封宋一首、元譜謙案、略見人心錄。辟名宋亂後歸釋。謂去冠故去宀、去髮故去丿、因姓米氏、自號米堆山。將遠行一首、京口一首。

六年己丑、三十七歲。

春、登靈巖山。清明、封墓樹。秋、至吳江、過八尺。

納妾韓氏。元譜

是年、詩有石射堋山一首先生自注、吳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石射堋山。春半一首、元譜中有云、洪州七月圍攖盡力亦殫、指江西金聲桓事。聲桓以去年戊子七月據南昌叛、是年正月爲官兵所破、聲桓中二矢投水死。仍磔屍示衆。懷人一首、秋鷹一首、八尺一首、穆案、元譜有至吳江過八尺一節、然此八尺孤帆一葉舟云云、八尺二字似非地名、所未詳也。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一首、穆案、梅字鼎和、餘集有常熟陳君墓志。瞿公子元錡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一首、元譜、元錡、常熟人。父式耜、爲廣西巡撫。南都陷、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由

翻於梧州，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留守桂林。王師破桂林，與總督張同敞俱被難。

七年庚寅，三十八歲。

正月五日，韓氏生子林元，名之曰詒穀。元譜謙案：崑山張元賡著后言，謂先生無子，蓋天奄也。殊誕。　時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冠，僞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元譜：山在縣南五里。再至鎮江，登北固樓，已復往嘉興。

是年，詩有顧龍山高皇帝題詞一首，元譜：元末丁酉十一月，明太祖駐蹕此山，題詞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烟寺迂迂，雲林鬱鬱，風竹珊珊，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偷閒花鳥，娛情山水相關。　重至京口一首，

⑭案先生是年始薙頭，因有四方之志，說見流轉詩。詩曰：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讐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虎。乃居言所以薙頭之故，而別有苦衷者。

榜人之有能名者矣。周但

⑮鈔本詩集有贈于副將元凱一首，乃作于是年。

⑯是歲過曾庭聞，晤曾庭聞于鎮江，先生北來於十六年，與曾庭聞詩有謂南往一別二十六年者是也。

榜人曲二首、流轉一首、秀州一首。徐譜：案流轉詩云云，蓋先生自乙酉以後展轉江浙之境、於今五年、至此乃欲北至中原。故鈔書自序云、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亦以此年爲始也。穆案秀州詩云、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蓋至此而北游之志決矣。

八年辛卯、三十九歲。

至金陵、初謁孝陵。元譜 拜侍郎公祠。穆案此句元譜本有、車君刪去、非也。辯見乙酉下。

八月十四日、至淮安、與山陽王起田略、徐州萬年少壽祺定交。元譜：文集有王起田墓志。壽祺字年少、崇禎庚午舉人。工詩文書畫、又工寫美人、他若琴棋刀劍、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繡、粗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風流豪宕、傾動一時。滄桑後、罷公車、僧冠僧服、自名明志道人、沙門慧壽。痛飲食肉如故。邳徐之亂、移家公路浦。著有隰西

堂集。抵清江浦。元譜

是年、詩有恭謁孝陵一首、移案郡國利病書、孝陵在南都外城內鍾山之陽、懿文陵附於其側。拜先曾王父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一首、贈萬舉人壽祺一首、淮東一首、元譜、爲劉澤清作也。澤清爲福王時四鎮之一、開府淮東、頗事聲色。順治二年五月福王出走。七月、澤清率所部納降。又三年戊子十月、澤清陰與曹縣叛寇通、許以內應、遂作亂陷曹縣。十月英親王討平之、詰其出知出澤清、乃族誅之。詩中云、地下逢黄侯、謂靖國公黄得功也。得功先於贈乙酉六月王師據江口時、迎戰中流矢死。

八一首。

九年壬辰、四十歲。





**入郡城,奠姊壻陳皇士之父文莊公祠。**元譜:文莊名仁錫,字明卿,號芝臺。天啟壬戌探花,南京國子監祭酒。福王時,贈詹事,謚文莊。宏光元年,子濟生、濟楨奉詔建祠於卧龍街關廟之右。濟生字皇士,以廕歷官至太僕寺丞。穆案:靜志居詩話,皇士經亂歸田,緝啟禎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明三百年來忠臣義士像,裒以爲冊,可稱好事矣。**至吳縣之橫山,展拜遠祖黃門公墓。**元譜:墓在橫山東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云:墓上有一巨石橫卧,可二丈許,石上古松如蓋,湖上望見之,卽知爲野王墓也。先生府尚如故。**遇路舍人澤溥於虎丘。**元譜:舍人時攜家奉母寄居湖上。徐譜按:先生去歲贈萬壽祺詩云: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又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蓋所送之人北行,而先生仍南歸吳,故拜黃門墓,而路澤溥詩,亦云相逢金閶西也。穆案:先生有送書小帖云: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總

晉晞月公之長子。又廣師篇云：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注互見詩下。自唐市仍返千墩。至淸江浦，渡河，抵王家營。是年六月，弟子嚴得子洪慎。元譜作十九日，誤。案崑新合志，洪慎字汝嘉。試成均，得州倅，以親老辭歸。從父炎武卒於晉，走三千里，扶櫬葬祖塋。承遺命，以子宏佐爲炎武殤子詒穀後，性愛客，就所居西偏疏泉壘石，與故人嘯詠以終。穆案：據衍生元譜，先生卒於曲沃，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不云洪慎也。衍生又云以遺書致之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則洪慎時在都中，未嘗至晉甚明，當是志誤。從叔父穆庵得子巖。元譜、崑新合志：巖字大雲，好學，工詩，少游太學，嘗作落花詩百首，傳誦輦下。先生有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恒。元譜：方恒字嵋初，崇禎壬午舉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山東濟寧道僉事。穆案：順治戊戌進士履歷便覽葉方恒字薇默父，

董華、戊辰進士、太常少卿。望雲樓刻歸元恭與葉嵋初手札陸恩作陸欽、後刻集仍改作陸恩。

案鈔書自序、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徐譜

是年、詩有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一首、贈路舍人澤溥一首、元譜、澤溥父振飛、字見白。天啟乙丑進士、涇陽知縣。崇禎中、屢遷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闖賊節度使來代振飛癸未進士涇陽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振飛擊擒二人笮弼周於法場、命單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檻車獻諸南朝、伏誅。故詩中云、捡魁獻行朝、逆黨皆戮俘。又云、天子呼恩官、千戈對王使者。唐王聿鍵、會以罪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上疏、乞寬罪宗、得釋。乙酉、南京破、聿鍵自立於福州、趣召振飛、制書有朕有守困恩官、路振飛云云。既至、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廕錦衣世千戶。順治三年、王師攻克仙霞關、聿鍵走汀州、振飛追赴不及。汀州破、走居海島。明年、將赴。永明王、乃以悲憤成疾而卒粵中、賜謚文貞。

清江浦二首、丈夫一首、王家營一首、傳聞三首。元譜是歲永明王。在肇慶、李定國攻陷廣西、王遣使召定國入衛。蓋王爲其下孫可望所制、閒關奔竄故也。

爲常熟楊子彝作祠堂記。元譜謙案、汪琬楊顧兩先生傳云、萬厤之季、士之爲文者喜倡新說、畔違傳注、彝與太倉顧夢麟力明先儒之說、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以歲貢爲松江訓導、作興人材甚廣。居五載、擢知都昌縣、以道阻弗克赴任。明亡、遂不出。晚歲目盲、猶令人讀書其側、爲諸生講說無少倦、年七十九卒。

十年癸巳、年四十一歲。

三月、會王去監國號、不知所終。徐譜

春、至金陵。二月、再謁孝陵、並謁太祖御容於靈谷寺。元譜謙案、靈谷寺、梁天監十三年爲寶誌公建塔於鍾山玩珠峯前、名開善精舍、後爲開善寺、宋改名太平興國寺、後名蔣山寺。明初改寺於舊基之東五里、而舊基遂爲孝陵太祖帝后御容。今攝山優曇庵中亦有摹本、不知即孝陵中藏本否。十月、三謁孝陵、并作圖。詒穀殤、更納戴氏。元譜謙案、歸元恭集戲贈先生納姬詩云、同心初綰在秦淮、孤寄清江音問乖。雖異九秋婕好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此歡無既、弋鴈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去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自注謂寧人於金陵納姬、置之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云云。今則不辨所納何氏、以時事參之、或是戴也。

松案、先生去年自王家營仍歸洞庭山。是年、有路舍

人家詩、路居於洞庭東山也。由洞庭山至江寧、復自江寧歸吳、贈楊永言詩序云、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又贈郝將軍詩序云、今爲醫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事、感而有贈。贈劉敎諭詩亦云、棲遲十載五湖湄。皆在吳之蹟也。○徐譜 穆案、此段可補元譜二月後至九月之闕。

是年、詩有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厤一首、元譜、舍人父文貞公在閩時、特請製新厤。再謁孝陵一首、恭謁高皇帝御容一首、贈朱監紀四輔一首、監紀示游粵詩一首、贈鄔處士繼思一首、徐譜、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故贈鄔繼




思詩云、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鄭賣藥揚州市、先生頻過之。昔有一首、楊明府永言復來吳下一首、送歸高士之淮上一首、贈劉教諭永錫一首、元譜案、永錫字欽爾、號贖庵、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謁選長洲教諭、邑令遂寧李實廉知其貧、欲煩以吏事、謝不應。已署上海令事、與妻子日食蔬粥、居三月、還長洲。乙酉之變、率妻栗氏及童僕二十餘人隱居相城。大吏遣人說之、永錫拔劍欲自裁、乃止。謂其妻曰、彼再至、我與若立自決矣。皆裂尺帛握之。會海上兵起、乃罷。永錫有女許字朱、嫁亂後、恐詒父母憂、絕粒而死。其母哭之成疾、亦死。後大水乏食、家童相繼死、埋骨道旁。永錫遣子臨與婦歸魏。臨既歸、思父不置、假貸得百金、欲馳以獻父、星夜南下、馬驚墮地、被傷死。初、永錫長八九尺、容貌甚偉、至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久之成疾、漸劇、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秋也。同時有齊丈人者、

撫其喪，葬於閶門外半塘，以妻女祔之。穆案：靜志居詩話：永錫有洹水遺詩。又曰：洹水王性之士，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強之仕，祖裼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欲見辱邪。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女妻相繼餓死，子爲盜所傷亦死。久之，洹水殁，其弟子徐晟、陳三島等經紀其喪，葬之虎丘山塘。

贈郝將軍太極一首，孝陵圖一首，十廟一首。元譜：謙案：洪武二年立十廟於雞鳴山，又增功臣廟，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爲十一。後又增四廟，今已半就圮廢。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至金陵，卜居神烈山下。元譜：穆案：神道表：先生僑居神烈山下，徧游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由儀真歷太平，登采石磯，東抵蕪湖。

秋游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還。元譜 是年，長甥乾學以選貢入成均。穆據儒園集補。 第三甥元文鄉試中式舉人。元譜

先生此數年未歸崑山，觀松江別友人詩，言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可知矣。徐譜

是年，詩有金山一首，僑居神烈山下一首，古隱士二首，真州一首，太平一首，蟂磯一首，元譜：磯在蕪湖。江上一首，久留燕子磯院中一首，徐譜：詩云寄食清江院，從秋又涉冬。蓋冬盡又歸神烈僑居，故明年元旦得在陵下。范文正公祠一首，錢生肅潤

⑱鈔本詩集又有江上一首六言二十首大趙一首

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元譜、蕭潤字楚日、無錫人。著有南忠錄諸書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地又震。元譜

元旦，四謁孝陵。穆稿　春，自金陵還崑山。　五月十三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沉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元譜　先生贈路光祿詩序云：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沉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縶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神道表：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欲先生

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也、乃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寧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識兵備使者、乃爲恕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　穆案、爲先生求救者、歸高士元恭。某公者、謂錢謙益也。　謙案、歸元恭集與葉嵋初書、弟到郡時、知寧人兄窘於事勢、將有不測、輿論亦多以兄爲已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寧人亦所以愛兄也。已而崑老輩委曲相勸、兄亦動惻隱之心、要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輩則羣而誦兄之高義。昨在西郊、文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在顧、而葉能不終訟、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嘗謂寧人城府深密、機械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出辰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曰和、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邪。崑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即日同園叟去矣。但思兄若不肎就和、即和而必欲云云、寧人計無復之、

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倘不可殺、而迫其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旦迫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後必無與申冤者、即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人萬萬無害、獨不畏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嵋初也、此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子之書、無不唾罵子蘭、姚賈。陳同甫爲小人搆陷入獄、每讀其傳、爲之髮指眥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何苦而爲此事邪。想兄之意、以爲寧人即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嵋初殺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即以愛兄也云云。核其語意、松江之獄所由來歟。徐譜、先生乙未年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云、奴隸鵰張、親朋闌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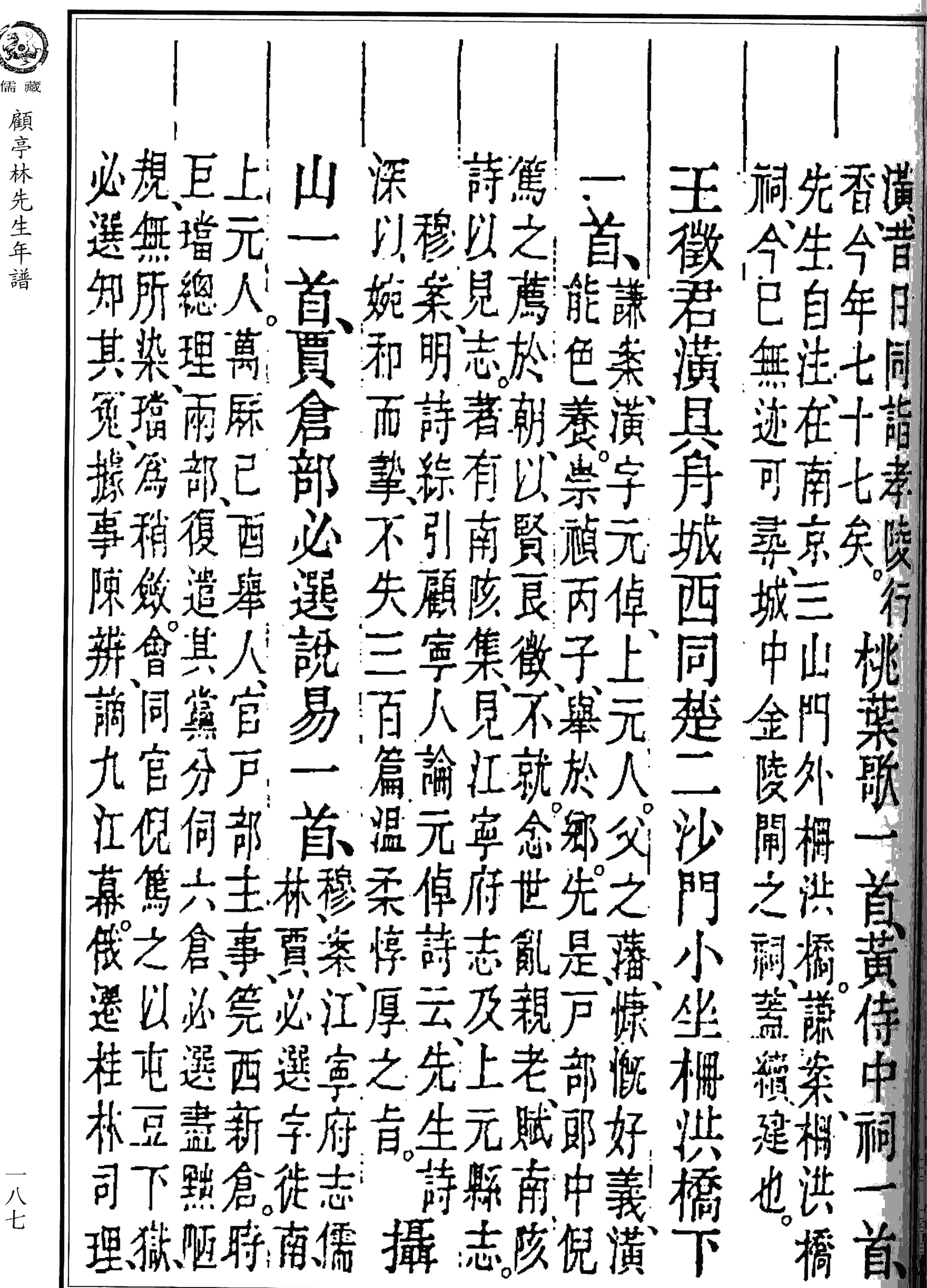
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謂此事也。

是年、詩有元旦陵下作一首、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荅之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穆案、錢飲光明末野史永曆紀事、上規模潤大、好仿佛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召至者、賞銀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爲卿。又案餘集王國翰墓志稱太平嘗奉桂王命、徵兵於外。至樂昌國翰往依之。詶王生仍一首、永夜一首、詶陳生芳績一首、穆案芳績字亮工、常熟人、處士鼎和之子。先生避難語濂涇時、與鼎和比鄰。亮工時猶少也。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其鄉人張觀察大鏞爲刊行之。贈路舍人一首、錢行人邦寅一首。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春、獄解、同崑山。　三月、本生母何太孺人卒。　閏五月、至鍾山舊居。獄解後、葉氏憾不釋、遣刺客偵所往、至是追及於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是月初十日、五謁孝陵。　冬、在鍾山度歲。元譜

是年、詩有松江別張處士慤王處士煒諸友人一首、贈潘節士檉章一首、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稼堂之兄。恭謁孝陵一首、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一首、穆棻、處士即下同遊栅洪橋之王潢、乙卯年閏五月十日詩有云、更憶王符老、飄零恨不同。自注、王徵君



潢昔日同詣孝陵行。桃葉歌一首、黃侍中祠一首、香今年七十七矣。先生自注在南京三山門外柵洪橋。謙案柵洪橋祠今已無迹可尋、城中金陵閘之祠蓋續建也。

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一首、謙案潢字元倬、上元人。父之藩、慷慨好義。潢能色養。崇禎丙子、舉於鄉。先是戶部郎中倪雋之薦於朝以賢良徵、不就。念世亂親老、賦南陔詩以見志。著有南陔集、見江寧府志及上元縣志。穆案明詩綜引顧寧人論元倬詩云、先生詩 攝深以婉和而摯、不失三百篇溫柔惇厚之旨。

山一首、賈倉部必選說易一首、穆案江寧府志儒林賈必選字徙南、上元人。萬曆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筦西新倉。時巨璫總理兩部、復遣其黨分伺六倉、必選盡黜陋規、無所染。璫爲稍斂。會同官倪雋之以屯豆下獄、必選知其冤、據事陳辨、謫九江幕。俄遷桂林司理。

升南工部虞衡司，未任。丁父艱歸，即杜門不出，以講學著書爲事。卒年八十七。著松蔭堂學易行世。

旅中一首、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一首、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一首、穆案：道光二十年，新修江陰縣志藝文門采先生此詩，而應鼎之名字騞如，然則山人信能卉布荷衣、鴻冥塵外者矣。和陳生芳績追痛兩尊人之作二首。

作方月斯詩序。謙案：月斯佚其名，穀城人，明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後賣卜吳門。夏節愍完淳集有贈方穀城遺孤流落郡中詩，先生序謂：與方子訂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矣。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艸示余讀之云云。以時事攷之，當在是歲無疑。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元旦、六謁孝陵。徐譜按、元日詩云、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又云、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蓋先生是時雖寓金陵而非神烈山之居矣。

春、自金陵仍返崑山避讎。

將北游、同人餞之、歸元恭爲文以贈其行。元譜序曰、余與寧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行也、而不能無戚戚焉。寧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寧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陵奪里中、其產逼鄰寧人。見顧氏世業本蓄意吞之、而寧人自母亡後絕迹居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寧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寧人不軌、

將與大獄以除顧氏。事泄、寧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寧人訟、執寧人、因諸奴家、脇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寧人北、刑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19]。守坐寧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忿、遣刺客戕寧人。寧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寧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寧人者、攜尊榼送之。酒半、作而言曰：寧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睢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宣尼大聖、猶且遭魋畏匡、文王之仁、不殄厥愠。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别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咸曰善、

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至萊州、與掖趙汝彥士完、任子良唐臣定交。元譜、士完字汝彥、崇禎壬午舉人。遭亂後、棄家而南、羈栖廢寺。弟士昺、官鎮江太守、物色得之、強之歸。士完故萊之巨族、從兄士喆、入復社、有名。同懷兄士元、士亮、士寬、弟士昺、並以才稱。唐臣字子良、貢生。弟虞臣、亦以學問著。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讀而校之。

過即墨、游勞山。

由青州至濟南、與徐東癡夜、張稷若爾岐定交。元譜、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東癡、號嵇庵。濟南新城人。束髮能詩。年二十九、遭難、母死、遂棄諸生、南游江浙、西游宛、鄧、歸遂不出。舉博學鴻詞、以老病辭。爲文章原本經史、王漁洋嘗索其稿、但遜謝而已。後往江西、渡潯陽、稿盡投於水。漁洋爲摭拾遺詩二百餘首、付之梓。稷若名爾岐、號蒿庵、濟陽諸生。先生與汪鈍庵書云、張君稷若所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

先儒，立言篤實，使朱子見之，當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又與鈍庵論師道書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條內備載稷若之說。　穆案：稷若生於萬曆四十年壬子，長先生一歲。稷若歿，先生以詩哭之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書懸劍後，貽來什襲絕韋前。衡門月令巢傷室，墓道風枯宿艸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此詩亭林集不錄，附見蒿庵集末。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不其山一首、勞山歌一首。徐譜：按詩云：春日會鼓聲逢逢，則游勞山猶在春時。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一首。穆案：進士履歷便覽：允掄，字慈叔，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主事，丙子，升員外，丁丑，升郎中，戊寅，升饒州知府。　徐譜：此詩亦作於游勞山時也。淮北大雨一首、濟南一首、秋柳一首、訓徐處士

⑳ [illegible]

元善一首。徐譜、夜亦有九日得顧寧人書約游黃山詩云、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又以書勸先生爲昌平承天之行、則先生後此之謁天壽山、處士殺之也。

作汝州知州錢君行狀。元譜、公子大受字伯衡、歲貢生。官博興訓導、以詩名。

勞山圖志序。穆案、池北偶談引先生勞山說注曰、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辯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儀禮鄭注句讀序、齊四王冢記。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春、至泰安、登泰山。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岱岳觀造像下曰、碑下爲積土所壅、予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又宋道元康題名下云、右小石刻在岱岳觀、余既錄唐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予曰、昨發地得二石、請觀之云云。據元譜、先生凡至泰安者三、記中云云、未得其

年、謹志於初游。旋赴兖州、至曲阜、謁孔林。往鄒縣、謁周公廟、孟廟。過鄒平、游張氏萬斛園。元譜、故明兵部尚書張延登所居、與邑人馬宛斯驌訪碑郊外。穆補 金石文字記、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予取通鑒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雖剥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世明白云云。又諸觚云、此碑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驌親訪其碑而錄之者。池北偶談、馬驌字驄御、一字宛斯、順治己亥進士、仕爲淮安府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耆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著繹史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始開闢原始、迄古今人表。其書最爲精博、時人稱爲馬三代。崑山顧亭林尤服之。抵章丘、訪張隱君元明。元譜、隱君名光啟、世

居章丘白雲湖上。少爲名諸生，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舉子業，闢一園曰省園，以種樹蓺花自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詩若干篇，漁洋爲删存百餘篇傳之。至長山主劉隱君果庵家。元譜：隱君名孔懷，號果庵，長山人。精於考覈，先生主其家，與之辯析疑義，所著有四書字徵、詩經辯韻、五經字徵、范文正公流寓長山攷諸書。復至濟南，元譜 訪徐東癡。穆補案：東癡有顧寧人見過艸堂得張元明手書詩云：江南有客來荒陂，手持一緘兼致辭。我聞整衣拜且展，中有故人書及詩云云。以元譜校之，必此年事也。再赴萊州之濰縣。入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

是年，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熊字非熊，又字爾策，性耽文史，不樂仕進，嘗輯其先世自上海遷崑宗譜，簡覈有體，爲從父炎武所稱。

是年，詩有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七十二弟子一首、謁周公廟一首、謁孟子廟一首、萬斛園小集一首、仙隱祠二首、濟南一首、自笑一首、訓悲溪草堂聯句見懷一首、濰縣一首、衡王府一首、督亢一首、京師一首、薊州一首、玉田道中一首、永平一首、謁夷齊廟一首。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著營平二州史事六卷。

元譜：先生在永平，適永平府志成，求先生作序，因著此書，作序應之。　至昌平州，初謁

天壽山。元譜。穆案、昌平山水記、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羾等往擇地、得吉壤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自是列聖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爲一域焉。

出居庸關、仍返山東。元譜、

抵鄒平、訂其縣志。穆據鄒平縣志補。施尚白縣志序、是時比部張奉之請告家居、藏書多善本、博采勤蒐。進士馬宛斯討核詳實、而吳門顧寧人自上谷來、悉授以校之、書遂成、凡八卷。順治歲次己亥九月、督學使者施閏章書。尚白宣城人、號愚山、晚號矩齋、順治己丑進士、由江西參議召試鴻博、授侍講。奉之名萬選。

逕長清、訪碑靈巖山寺。穆補。金石文字記、靈巖寺、宋李迪詩下云、右小石刻在長清縣靈巖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自前代稱爲勝境、宋金元人題字取多。余至則當兵火之後、從横偃踣、委之荆棘瓦礫之中、然猶得唐一、宋金元合四十餘、以後不能悉數。

南歸，次揚州，旋復北上，至天津度歲。徐譜。案秋雨詩云：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顧與治詩序云：余行三歲，乃歸揚州，而與治卒。又與江南諸子別詩云：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有魚。蓋秋雨之時，先生正南下，旋復北行至天津也。是年八月，以雲南平，特詔再行會試，穆補甥元文登進士一甲一名，元譜　穆案：順治己亥進士。履歷便覽：徐元文，榜姓陸，庚子奉旨復姓。又立齋序：歷代宅京記曰：曩者大廷對策，謬荷先帝國士之知，先生勗曰：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攷古論今。同里葉方藹一甲三名。徐譜。方藹字子吉，號訒庵。穆案：訒庵，方恒之胞弟也。

是年，詩有寄弟紆及友人江南三首、山海關一首、

㉑ 鈔本詩集有陽關引一首

望夫石一首、昌黎一首、三屯營一首、恭謁十三陵一首、[穆案：十三陵者，成祖永樂長陵、仁宗洪熙獻陵、宣宗宣德景陵、英宗正統裕陵、憲宗成化茂陵、孝宗宏治泰陵、武宗正德康陵、世宗嘉靖永陵、穆宗隆慶昭陵、神宗萬曆定陵、光宗泰昌慶陵、熹宗天啟德陵、凡十二陵、合懷宗思陵爲十三也。]王太監墓一首、[穆案：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欑宮門外、右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焉。]劉諫議祠一首、[自注：在昌平舊縣、今廢。諫案、諫議名蕡、字去華、昌平人。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者此也。]居庸關二首、重登靈巖一首、秋雨一首、與江南諸子別一首、天津一首、舊滄州一首。

作叟梯郎君祠記。

十七年庚子、四十八歲。

二月、至昌平、再謁天壽山、入都。 六月、仍赴山東。

秋、南歸過六合、穆案、車君以過六合爲明年由浙回蘇後事、誤。抵金陵、七謁孝陵。元譜徐譜神道表云、既謁長陵、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作詩云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是也。穆案、先生實七謁孝陵表云六謁誤。 是年、長甥乾學中式順天舉人、元譜、女甥壻申穟舉南省鄉試弟一。穆據僭園集補。穟字叔旆、號梅江、吳縣人、明大學士時行曾孫也。先生又有姪女嫁太倉王昊弇州山人之裔也、字維夏、號碩園、前明諸生、善詩歌古文、吳梅村歎其才爲天下無雙。己未、膺大科薦、力疾入試、報罷旋

卒、詔授中書。顧張思雪亭筆記曰、碩園娶亭林姪女、少受業於亭林、故學有根柢云。

先生是時寓居淮上。案書吳潘二子事云、潘子刻國史攷異三卷、寄余於淮上。即謂是年也。贈黃師正詩、揚州九月中、煨芋試新酎。又顧與治詩序云、冬、余過六合、沈子遷出與治詩一編。皆先生此年南歸後行蹤也。徐譜

是年、詩有再謁天壽山陵一首、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一首、元譜自注、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案金正希聲於順治乙酉募鄉勇起義嶽州、十月、大兵破之、徇難績谿。荅徐甥乾學一首、白下一首、重謁

孝陵一首、贈林處士古度一首、元譜、古度字茂之、一字那子、福清人。時年已八十一、亂後僑寓金陵、著有茂之詩選。贈黄職方師正一首、元譜自注、建陽人。案職方生平無攷、繹詩意、當亦受唐王職、既敗而遁於金陵者。作顧與治詩序。元譜、河南副使環之曾孫、當選官棄去。謙案、與治字夢游、江寧貢生、王倬今世説述其軼事頗詳。穆案、東君以與治詩序爲明年辛丑作、案云此過六合作顧詩序一、則元譜未載、今攷東君蓋誤以歸次揚州爲今年事、故誤以序中明年字屬之辛丑也。

十八年辛丑、四十九歲。

是年、爲明桂王永麻十五年。七月、緬酋殺由榔從官。十二月、獻由榔於大軍。明年四月、殺於雲南。徐譜

回蘇、至杭州。渡江、謁禹陵、弔宋六陵。閏七月、仍返山東。十二月立春日、輯山東攷古錄成。元譜 穆案、四庫書提要存目載此書云、王士禛居易錄記炎武嘗預修山東通志、或是時所遺稿本、未可知也。案居易錄、明言通志修於癸丑、是爲康熙十二年也、提要誤。

是年、申繼成進士。穆補 繼出內閣中書改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是年適越、往來皆由吳江之江村。書潘吳二子事云、余往越州、兩至其廬。蓋至吳江、卽訪潘力田也。徐譜

是年、詩有杭州二首、元譜、指潞王監國時事。禹陵一首、宋六陵一首、顏神山中見橋一首、元譜、山在益都。瀚案今爲博山縣。許

㉓錫存詩集有元旦一首、爲丁巳士寓衞州石生日作者

爲餘姚呂裁之章成作呂氏千字文序。元譜。謙案餘姚縣志、章成字裁之、號秋崖、太學士本曾孫、與陳函煇張明弼楊體元爲意氣交。函煇從事紹興薦章成爲翰林待詔章成曰、悍將驕兵日事寇抄越城中、顛躓狼狽救死不遑、豈復可爲之自邪。卒辭不赴。函煇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有所觸、則惘惘獨行欲得異人而友之。訪戴易於鄧尉、過顧炎武於昌平山慷慨賦詩、歷吳齊燕粵、無所遇、乃歸。名其藏書之室曰蓼園、曰予集於蓼、誰謂荼苦者。病中自煅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所存有浴日樓集入卷、秋崖詞。據志載識先生於昌平山。先生自己亥庚子、壬寅、甲辰、己酉、丁巳、先後凡六至昌平、此作序時已再至、當是與章成相過後矣。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由山東入都。三月、至昌平、三謁天壽山。十九

日，謁懷宗櫕宮。元譜 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悼陵之下，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右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遂翟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櫕宮，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出古北口，往薊州，仍至昌平。五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有致饋者，作書辭之。至眞定之新樂，元譜 日知錄木刀溝條自注：余過新樂，林君華晥見示所修縣志云云。移棗：順治十八年縉神新樂知縣林華晥，凝山，福建莆田人，拔貢。抵曲

陽、謁北嶽恒山。元譜。穆案金石文字記北嶽廟李賞詩下云、右詩在眞定府曲陽縣北嶽廟中、廟有唐時大碑五、其上層爲積土所蓋、而余至時、倉卒求梯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云云。至井陘。　十月至大同之渾源州。　度汾河、至平陽府。

元譜　是年、公肅錫以江南奏銷案罣誤、謫官鑾儀衛經歷。穆據有懷堂集補。

是年、詩有有事櫕宮時聞緬國之報一首、古北口一首、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首、元譜。日知錄生日條下自注余昔年薊門生日、有致餽者荅以書。　北嶽廟一首、井陘一首、鴈一首、

徐譜先生之西征也、以初冬就道、故井陘詩云、蹙冰當路白。一鴈詩云、一鴈渡汾河、河邊積雪多也。

堯廟一首。元譜。案臨汾志、堯陵在城東七十里、有廟、有金泰和二年碑記。先生於日知錄帝王陵條詳載諸說、頗以臨汾志爲疑、是時先生經游其地、故有此作。

有謁欑宮文、郡國利病書序、北嶽辨。

二年癸卯、五十一歲。

正月、自平陽登霍山。元譜。謙案、詩有春雪覆杉松句、故知當在正月也。穆案、金石文字記霍山廟建文碑下云、右小石刻在霍山中鎮廟西壁上。余行天下、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岳瀆之文及它碑記甚多、獨未有建文年者。乃此文雜於數十百碑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故亟錄之。

游女媧廟、元譜、在趙城縣東八里。

至太原、訪傅處士青主。元譜、傅名山、字青主、初字青竹、號嗇廬、別號公之它、陽曲人。少受知於袁臨侯繼咸。崇禎中、臨侯總督九江軍務、爲巡按御史

張孫振誣劾被逮。山職納橐饘、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爲道士裝、以醫爲業。工詩文、書畫入逸品。康熙已未召試博學鴻詞不應。授中書舍人、復不就。

穆案臨侯於崇禎七年由主客員外、郎擢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因請屬不應、誣劾之。其總督九江軍務則在崇禎十五年、元譜敍述殊舛。

又案青主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長先生七歲。潛丘劄記老友山右傅青主先生、顧寧人極稱其識字。先生廣師篇云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潘耒遂初堂集出太原郡城、東行可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捎雲礙日、見之四十里外、浮浮若旌幢焉。其下爲松莊、傳隱君先生所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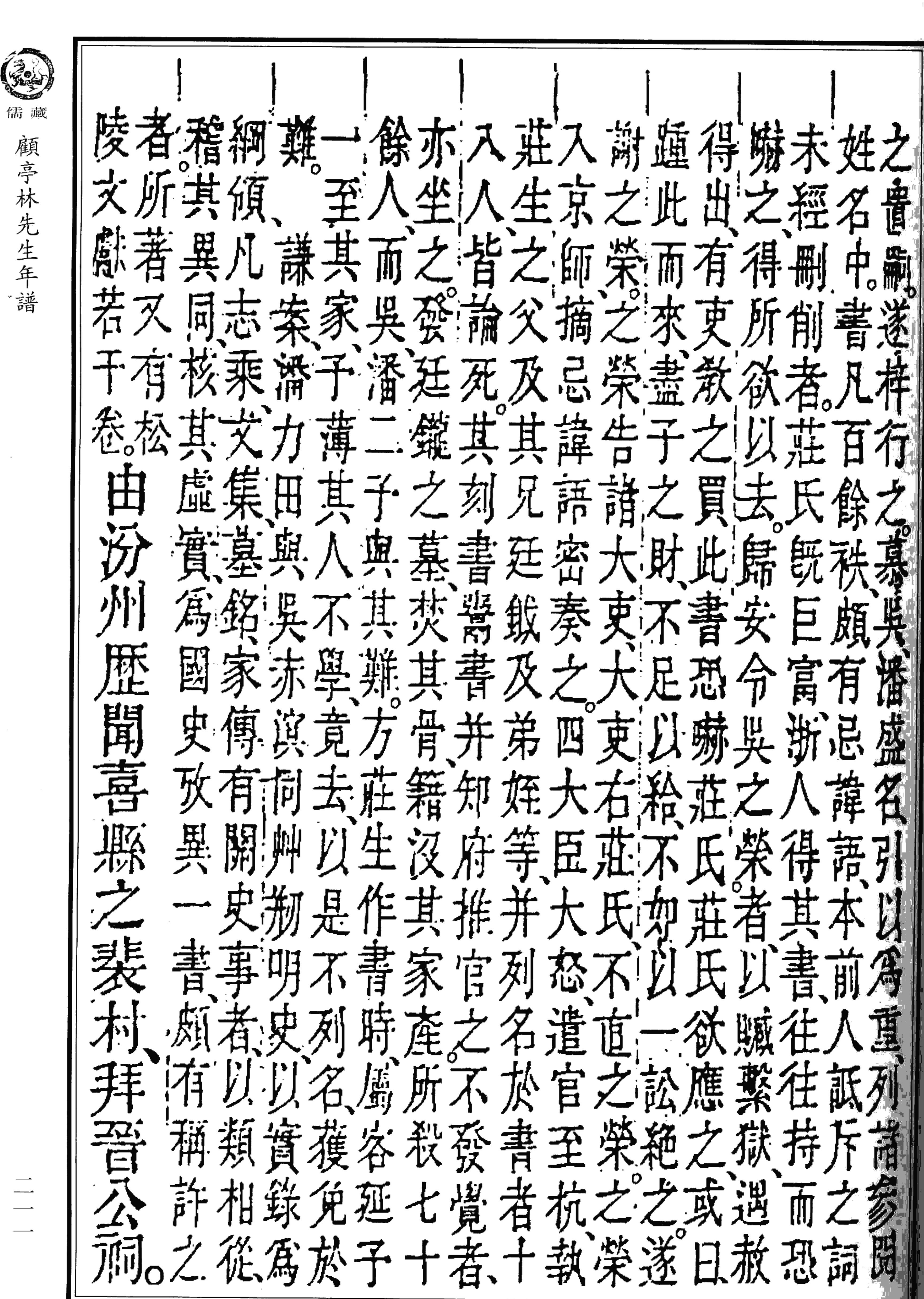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昔顧寧人宿傅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芒矣。寧人怪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乎。寧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戲之。穆案天呼若汀、雖本之陳第毛詩古音攷、然實誤、與先生之論音不合也。青主一時戲言、故先生亦不復置辯。

至代州，游五臺，與富平李子因篤遇，遂訂交。元譜：李字天生，更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邃於經學，著有受祺堂集。康熙己未，試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表三上乃允。徐譜案：先生於康熙己未與子德書云：「弟行年四十九。」是子德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少先生十八歲。而先生作子德之父墓志云「崇禎七年，因篤方三歲」，三蓋四字之譌也。移案：受祺堂集酬杜讓水詩注：曹司農秋岳觀察大同，陳使君祺公分藩鴈門，予留此凡八年。又王山史山志：天生從陳祺公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淹通。祺公視爲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力於學。及祺公備兵鴈平，攜以入代，復爲具槖資游，圭組之英，蓬蓽之彥，俱與交歡。傅青主、顧寧人、朱錫鬯輩，尤以古道相底厲。陝西通志：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因篤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鶴徵錄富孫案：子德先生少孤，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業其門。吾鄉曹倦翁觀察三晉，先生以故人子相從，因

善、代州馮觀察雲驤雅愛其風土人物、居句注夏屋間者十年。穆棻、倦翁名滐、字潔躬、又字秋岳、秀水人。崇禎丁丑進士。順治初由戶部侍郎出爲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裁缺候用。旋丁母憂歸、不復出。雲驤字訥生、代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就大同教授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在汾州聞執友吳赤溟炎、潘力田檉章遭湖州莊氏私史之難、遙祭於旅舍。元譜

先生書吳潘二子事云、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欲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



之書劂。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袟，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敎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謙案：潘力田與吳赤溟同艸創明史，以實錄爲綱領，凡志乘文集墓銘家傳有關史事者，以類相從，稽其異同，核其虛實，爲國史攷異一書，頗有稱許之者。所著又有松陵文獻若干卷。

由汾州歷聞喜縣之裴村，拜晉公祠。

徐譜 取道蒲州、入潼關、游西嶽太華、過訪王山史宏撰於華陰。元譜。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陰人。明諸生、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者。學好古、收藏法書名畫金石最富、居於華下、有讀易廬、撰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穆案 廣師云、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先生又有送韻譜小帖手蹟云、王無異名宏撰、一字文修、號山史、住華陰縣西嶽廟南小堡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

至西安、元譜。穆案 長安詩云、積雨乍開霽、淒其秋。己未。是先生以八月至西安也。

游富平、館李子德家。徐譜 見寄劉大來詩注。

又西至乾州。徐譜

十月、過訪李處士中孚於盩厔、遂訂交。元譜。處士名容、字中孚、盩厔人。少孤、力學、經明行修、事寡母彭、尤以孝著。康熙戊午、以鴻博徵、不赴。當事強迫之、舁至近郊、操刀欲自戕、始得謝病歸。穆案 處士生於天啟七年丁卯、少先生十

四歲。二曲集處士年譜云、癸卯十月浙東吳顧寧人來訪。寧人博物宏通、上下古今、靡不辨定、既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騖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昔人所謂抛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也。寧人爲之憮然。又廣師云、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往驪山、訪明宗室存杠、元譜。存杠字伯常、朱子斗誼泮之子。存杠命子烈及甥王太和受業。徐譜。案、先生後有寄伯常並二門人詩 穆案、王山史山志、青門七子、皆宗室之賢而篤於學者也、各有詩文集、卓然成家。余所及與之游者、子斗翁而已。亂後數往省之、翁亦喜、余嘗對人有松柏之譽。翁子伯常存杠年長於余、以翁與余善、而待余以執友之禮甚恭。然余固尊事翁、不敢以鴈行進也、嘗與顧亭林言及、亭林入青門、特訪其家。時翁已歿、見伯常、索翁著作讀之、因爲之序。今伯常亦歿、其子孫冒楊氏、盖從翁之母姓也。

出關、至太原。元譜

先生答汪若文書云：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又與人書云：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别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徐譜。若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王事召試鴻博，授編修。著有堯峯詩文鈔。穆案：若文生於天啓四年甲子，少先生十一歲。〉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霍山一首、女媧廟一首、晉王府一首、贈傅處士山一首、訓傅處士一首、陸來復述代許曦艸疏攻鄭鄤事一首、詠史一首、李克用

墓一首、五臺山一首、訓李處士因篤一首、送申公子涵光一首、（穆案：送韻譜小帖云：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徇國難。案太僕公名佳允，諡節愍。隨叔名涵盼，順治辛丑進士。鳧盟著有聰山集。）訓史庶常可程一首、（元譜：可程字赤豹，大興籍，祥符人。崇禎癸未進士，閣部可法同祖弟。京師陷，可程降賊，賊敗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福王以可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寓南京。後寓宜興，閱四十年乃卒。穆案：睿親王致可法書所云入關破賊，識介弟於清班者，謂可程也。）祭吳潘二節士一首、寄節士之弟耒一首、（元譜：耒字次耕，號稼堂。康熙己未，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受業於先生，又得王錫闡及兄檉章之傳，凡詩古文、厤算、聲音之學，罔不窮極根源。著有遂初堂集。穆案：次耕生於順治三年丙戌，少先生三十三歲。王

㉕又有錢穆論之篇

官谷一首、蒲州西門外鐵牛一首、潼關一首、華山一首、驪山行一首、長安一首、乾陵一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一首。

作五臺山記、裴村記、復庵記、貞烈堂記、朱子斗詩序。穆案、靜志居詩話、誼洲、泰愍王九世孫、有集才情横溢、極爲富平李孔德所稱。覽其祀竈千一百二十字、雖未悉工、而浩汧不可及也。

三年甲辰、五十二歲。

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榮河、游后土祠、適汾州。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攷北齊寺碑題名、多相里氏、至今千有

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習俗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餘、人民散亾、欲求元時遺族、已寥寥不可見矣。

自大同至西口、入都。七月、至昌平、四謁天壽山、奠懷宗欑宮。

至河南輝縣、訪孫夏峯先生。元譜移案先生丙午年送韻譜小帖云、孫徵君名奇逢、字啟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厤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 元譜、夏峯先生年十七、領鄉薦。嘗參高陽孫承宗督師關門軍事、與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相善。天啟末、三公忤逆奄、相繼逮繫。先生拮据調護、供橐饘、遣弟奇彥同鹿監軍善繼子馳書督師求援。督師因上疏、以邊事請陛見、都門喧傳與兵至闕、逆奄聞之、繞御牀泣。督師方抵通州、降旨勒回、諸公遂不免。崇禎丙子、容城被圍、設方略拒守、城賴以全。事聞、特詔褒嘉。寇氛漸逼、移家五峯。順治初、復移家輝縣之夏峯。生平讀書談道、務爲聖賢之學。兩朝徵聘凡

十一亥、輒堅謝不出。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返至泰安州度歲。元譜

是年、詩有后土祠一首、龍門一首、自大同至西口四首、有事欑宮一首、贈孫徵君一首。

有謁欑宮文。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

由泰安至德州、復回濟南、置田舍於章丘之大桑家莊。元譜。先是、章丘人謝長吉世泰負先生貲若干、至是以田產償焉。謙案、靜志居詩話謂先生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丘、別治田舍、久而爲土人攘奪者此也。又先生甲寅年有刈禾長白山下詩、案長白山在章丘、長山二縣之交、刈禾處、即桑家莊產業也。秋、至曲阜、再謁孔林、游闕

里。元譜與顏修來光敏訂交。穆據手蹟補，札見丙午。修來一字遜甫，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工司郎中。著有樂圃集。

是年，詩有訓程工部先貞一首。元譜。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以祖廕歷官工部員外郎。濟南府志，工部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教、崇簡樸相勗勉，里中節義之事，搜采成帙。年六十七，豫製一棺，題曰休息庵。所著有燕山游稿、蒽庵詩艸若干卷。穆案，復社姓氏，先貞名列德州弟一。

有與修來手札云，詩本首、二冊送上，中有駁正者，乃衛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乞教正，爲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穆案，此札以丙午札推之，知當在此年，蓋與修來初識面時也。衛太史名既齊，字爾錫，猗氏人，康熙甲辰進士。又

案手蹟向藏修來先生家、頃歸湖北荆宜施道陶君樑所。穆於戊戌春獲觀、錄副存之。後凡言手蹟及手札者皆同。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

春由大桑家莊過兗州、穆據手蹟補。至廣平之曲周。游太原、時秀水朱錫鬯彝尊客晉藩署、過訪先生於東郊、因與訂交。元譜。謨案、彝尊字錫鬯、號竹垞、以布衣試鴻博、授簡討。徐譜案竹垞年譜、康熙四年秋、至太原。五年春、客山西布政王公顯祚幕、其年二月、游晉祠、三月、游風峪。先生贈詩言、殊域送良辰。又云、艸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則相見必於春也。穆案、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少先生十六歲。廣師云、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南海屈大均亦自關中來會。

元譜。騾書亭集注、屈五少爲番禺諸生、名紹隆。謙案、屈字介子、一字翁山。爲僧名今種、字靈一、後加冠巾。池北偶談、屈介子適秦隴、與秦中名士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岳百韻。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女妻之。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徐譜、健庵有懷舅氏詩云、自別雒亭二載餘、風塵驅走近何如。健庵會游太原、疑是時與先生相遇也。雒亭、俟考。穆案、重至代州詩云、雁門春艸碧、且復過滹沱、蓋在三月杪也。出雁門、元譜 適應州。重過大同、遇故代府中尉俊晰、訪李子德於代州牧陳祺公上年署。元譜、上年字祺公、清苑人。順治己丑進士。與子德輩二十餘人匄貲墾荒於雁門之北。元譜。案、先生與潘次耕書有云、近稍貸貲本、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闢草萊、披荊榛而立室廬。又云、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

之人、與夫能出貲以耕者。又云北方開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云云。穆案據王山史山志則子德即以是年返秦。

入京師。復往山東、遊泰山、謁天慶宮。

十月、著韻補正成。

至兗州守署度歲。元譜。穆案兗州志、此年知府爲彭飛祖、貢生、黃安人。

是年、公肅甥復原官、未任、以父憂歸。穆據有懷堂集補。

是年、詩有寄劉處士大來一首、元譜。處士無攷、玩詩中云云、嵩山左人、而嘗客代州牧幕者。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一首、屈山人自關中至一首、重過代州贈李處士一首、出雁門關一首、應州二首、重至大同一首、元譜。曰知錄九







㉖五百与潘次耕書

族一條自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過代州中尉俊蚚、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季。云云。案先生游代州在丙午年、丁未則未嘗至代。編年詩集系此詩於丙午、原自符合、或日知錄誤寫作丁未耳。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一首。

作聖慈天慶宮記、韻補正序。

是年、先生有寄顏修來手蹟云、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遂相問訊、無不仰贊宏才、以為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兗署、未得親詣闕里、再侍雅譚、專伻齎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音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粘寫二條附上。閱過粘卷內。付還。它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　徐譜以此札系之四年乙巳、去秋得接光塵下、附案云、前札云即過兗州、又云諸容面悉、必修來於去秋自闕中

歸兖、與先生晤也。穆案、先生以韻譜寄人是一時事、據送書小帖云孫微君今年八十三、知必是丙午。云去秋得接光塵者、先生於乙巳秋謁孔林、游闕里、與修來相晤也。蓋前札雖云即過兖郡、而實於秦安度歲、未即踐言耳。

又一通云、捧讀大筆、淸新嫵逸、逼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舊刻二冊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誤韻、幸爲藏之。河北關中書共六書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

又一通云、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安。兢侯文旌東過、面頌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涇清渭、千維珍重。旦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

又一通云、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内、奉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臧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




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游之九成宮碑、長武之虞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虞二碑各一幅，見惠最感。 穆案：以上三札當在修來假裘西征之時。

又一通云：弟以今六月至鴈門，晤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敝鄉沈繹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崤、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載之行笈矣。山史兄、揚王兩敝門人並得一見否。石珍社翁想閉戶著書，卧遊五岳，胸中當別具一丘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岱下，俟主人之歸，即過兖郡，先此奉候，并問秦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音，乞付下。已大加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既百一。 穆案：徐譜以此札系之三年甲辰，以元譜證之，蓋前札在春末，此札在冬仲也。所云六月至鴈門，乃重

至大同時事。所云楊、王兩門人者，據送覲譜小帖云楊伯常名議，蓋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入里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駕在藩司署中，則一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又云共書六封，各送覲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案楊氏何以爲故王孫。以字伯常及住大塔堡考之，蓋楊議即朱存杠，鼎革後變其名氏也。大塔即前與存杠別處，獨寄覲譜二本者，存杠之子烈、甥曰太和，皆受業於先生，所謂楊、王兩門人也。沈繹老者，沈荃，字貞蕤，號繹堂，華亭人，順治壬辰翰林。　又案頊借得王山史山志，有云伯常殉，其子孫冒楊氏，喜聽訓之不爽也。詳見癸卯下。

又一通云：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爲集中弟一。恩悲翁、戰城南，亦有自傳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將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面悉。　穆案此上二札，當在西征既還之後。

又有不得其年與亭者三通，附載於此。一通云，仙身一晤，良諮積懷，王程靡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願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版，乞付去，俾家訓如命勘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又一通云，昨出抵暮始歸，承駕左顧，失迓爲罪。家訓勘畢送上，并用硃筆，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鈔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

又一通云，弟纔至城中，尚未拜呈老社翁，須兩三日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藉弟筆，想未見刻啟耳。附上一紙不盡。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

春，留兗李署，刪訂近儒名論甲集。穆補 先生與修來手蹟云，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兗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

論甲集、因此淹留尚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聆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唐荆川稗編第一套鈔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艸此、附啓不盡。　穆案、兖州府志同知表、劉澤遠、恩貢、安化人、康熙八年任。所謂兖李、疑即其人、八年或六年之譌。或先題署、後實任、未能臆決也。修來即以此年成進士、足證編書爲正二月間事。　徐譜大小阮才名者、修來與叔伯珣俱有時名也。穆案伯珣字季相、明河間府知府允紹次子、以陪祀特授壽州州同、修復芍陂之利、工詩古文、著有祇芳園集。　南歸至山陽、主王起田家。　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張力臣弨父子任校寫之役。元譜、力臣、山陽諸生、號亟齋、學貧而耆古、(27)多集金石文字、有昭陵六駿圖贊、焦山瘞鶴銘攷、傳於世。許瀚案、又有濟寧學宮漢碑釋文

濟寧潘氏嘗刻之，而所傳不廣。穆案：五書後序，若夫本說文正字體，酌古今之間，而手書之，則張君弨與其二子叶增、叶箕。又廣師云：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健庵有題張力臣小像七絕二首，其次章曰：奇字楊雲未渺茫，茂先家法在巾箱。對君轉復思元歎，洒淚風前誦渭陽。自注：力臣方爲舅氏亭林校刻音學五書。受祺堂集有寄力臣詩曰：一代儒宗同所向，印須金石正皇初。自注：謂寧人先生，時所著書，多屬君校刻。潛丘劄記：寧人著有字書五種，託力臣繕寫授梓。力臣曾寄一樣本來，果博且精，不可及也。

北行抵曲周，拜路文貞公祠。入都，從孫思仁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淸苑陳祺公資之薪水紙筆，傳寫以歸。元譜詳見鈔書自序。穆案：先生有手札云：弟爲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鈔書者，能爲弟覓二人否。又一通云：弟以校讎之忙

不及親叩。專經走送，別有一函，求捉入理署令叔先生并希致知己之言，不敢忘，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二札疑皆在是時。東還，主德州程工部正夫、李刑部紫瀾家。元譜：李名濤，號述齋，芮城令李霖瞻㳘弟。康熙丙辰翰林，官至刑部侍郎。是年，詩有淮上別王生略一首、徐譜：案王略因先生之故，以女妻潘耒。是年，耒來至山陽，成昏於王氏，見稼堂撰亡妻王孺人壙誌，特先生別王略時，稼堂尚未至淮上耳。贈蕭文學企昭一首、穆案：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貢生。四庫書存目收企昭性理譜五卷，云其書大旨在於拜仲程朱而闢陸王，與熊賜履閑道錄所見同。路文貞墓一首、過程工部一首、過蘇祿國王墓一首。謙案：蘇祿國在東洋海中，地近浡泥、闍婆，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相傳其國分爲東、西、峒三

㉘翁鈔本自序

㉙是書有陳祺公序、似先生或李天生代作

王。而以東王爲尊。明永樂十五年、三王並率其妻子來朝貢、因並封爲國王。居二十七日、三王辭歸、其東王次德州、卒於館、遂留葬、乃遣使封其長子爲蘇祿國王。十八年、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母遣使貢大珠一、重七兩有奇。二十二年復入貢。自後不復至。本朝雍正五年、始通貢。乾隆十九年、請三年一貢、奉旨五年一貢、由福建巡撫代題自廈門入境達京師。

作音學五書序、程正夫詩序。

是年六月、陳祺公重刻廣韻於淮上。王山史山志、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此唐人所用之韻也。徐譜案、潘稼堂重刻古本廣韻序云、先師顧亭林先生深明音學、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移案先生蓋誤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爲廣韻足

本，故疑此本已經刪削也。祿堂、竹垞亦同此見，四庫總目提要辯之最覈。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

春，在都，寓慈仁寺。徐譜：慈仁寺在廣寧門大街，額曰大報國慈仁寺。穆案：受祺堂集奉答先生贈詩五十韻，有云「憶折前津柳，同炊古寺羹」。自注：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予先別去。按即此年。春事，蓋予德既去之後，先生始聞黄培獄事，東行也。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免貲爲先生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几筵禮器悉備，歲春秋致饗祀焉。二十四年落成，二月十四日辛亥，公祭。穆撰文曰：先生生當叔季，業貫漢唐，學堪爲王者師，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遯，慰九原貞孝之心；時際雲靁，灑六謁園陵之淚。北征初賦，策二馬以來游；東道既通，餽十餐而恐後。咨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搜；究阨塞之險夷，邊亭親歷。采山鍊冶，喻牟生尚論之精；勘訂韻諧聲，發葛古同文之要耿。況乎志存淑世，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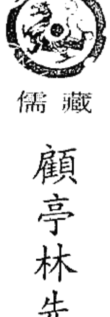


講書堂、雅慕伏波、厲精田牧，皋比不攜，繼東林復社之末流。墨突未黔、棄擁涇桑，莊如敝屣，惟慈仁之古寺，曾作寓公。討偉節之遺行，適在明日，誦孔德炊羹之句，下榻何頻，緬無異築室之謀，顧廬宛在，荆榛作啟薦豆。初謁規陋雲臺典，同石室所覬雲車風馬，肸蠁來臨，庶幾學海儒林精神不朽。尚饗。又五月二十八日祭文：先生行成忠孝、學洞古今，懲末造之蹈虛，進吾徒以考實。凡今代文苑儒林之彥，敬佩遺書，合天下東脩向友之懷，思隆美報，專祠式啟，吉祀祇謁，敢因載誕之辰，奉薦迎神之曲。雖薊門卻饋、痛援往例於靈均。而石室修儀、展效拜經於榮緒。尚其陟降、鑒此悃忱。尚饗。

**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即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元譜：先生手蹟云、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黃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尚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

㉚黃宗昌明史有傳所著有黃侍御[illegible]二卷今存[illegible]

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一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　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啟禎集一書、元衡、如洪、啟禎集一本[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書[illegible]筆[illegible]忠[illegible][illegible]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即培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會剃頭之證。有顧推官咸正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所撰、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顧寧人、又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做郡有陳明卿先生、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





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僞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 旨圈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議傷 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 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外帶來、茫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兩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著嚴行緝拿、獲日也著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 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於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即啟禎之

詩傳郎此詩之傳、編造之人郎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 明旨、不直曰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詭罔、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臣與招搴懷貳之輩、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讟、大則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削我 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鴟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書、曰斬虜首、前語刻郝濟傷王考傳中、有斬首四斬之擒虜主手人。乃子儀致安誅兵氣紱詩語。擁胡姬、征鐵嶺、貞詩、詩有云、怒女。闕裏、征夫錢頭餘殺金徵、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擄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衡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尊王等事。又有異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北人之

書、有含章館詩集、友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考傳。南人之書、有啟禎集、即忠節錄、蕨薇詩、東山詩、史傚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啟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己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讎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藉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於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尚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穆案進士履歷便覽、黃元衡字元蘅、即墨縣籍膠州人。順治己丑科會試十八名、欽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辛卯、升宏文院編修。

曾祖繼節、祖寬、父璜。又黄貞麟字振在、即墨人。順治戊戌會試二百八名、户部觀政。庚子、授江南鳳陽府推官。曾祖兼善、廩生。祖宗曉、淄安衛經歷。父壎、庠生。

又手札云、在都時極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扳及弟名、具題請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已聞之、必倍懸切、謹此布啟。前沈天甫所指造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共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却中原書已燬删去。無天甫狀中已經摘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大獄、而羅書内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即此一書之明證也。奉旨爲沈天甫指造之書、即已故之陳濟生、尚屬訛用、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事、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譚年翁一觀、并以一告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韻留程宅候取、不盡。又一通云、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

果。令江夏之驕吝，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詳之舟老書中，惟知已爲之壯拯，懸切懸切。餘語去价能道，不悉。又一通云：弟來此，區區之意，尚未得少申爲歉。廿四日出都前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令，與弟交頗密，即爲專人齎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蕭宅，次即傳至李宅，有二李故稱北以別之。又一通云：來諭惓惓，深感愛厚。所云屢有言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它皆未到，即賦梅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辯，有無勿牽別事。敬如台旨。所寄中之書，昨至德州，點簡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出之法。黃氏絕不照管，債主斷絕，日用艱難，莊田之麥，俱爲劉根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欲乞一聞南夏諸公，若天生至晉，可爲弟作書促之入京，持薦上一二函至歷下，必當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宣。舟書可互觀

之。穆案：子德荅先生贈詩有云：「客返關中路，書傳歷下城。」自注：「客秋有鄉人至自濟南，拜先生書。」又一通云：「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識黃御史曾已剃頭口供，次辯啟禎集中有寧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黃御史一篇傳內，并審出章丘地土情由，惟問姜要顧寧人輯書實證，無詞以對。又扳即墨老諸生杜廷交、詆獄、辭。為證，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為萊陽縣孫榮之，乃積年走空之人，今并行提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持正，及大人君子孚號壯拯之力，推有世世尸祝茲因便羽光此奉聞。」元譜衍生案云：是獄為謝長吉主唆。長吉即乙巳歲坑貴不償，而以大桑家莊房產作抵者。是秋九月，先生與長吉對簿，始得開釋。穆案：翁玉濤聽竹山房詩話謂亭林遊濟南，為一達官道之獄，蓋耳食之言，非實事也。子德荅先生贈詩有云：「莒萊矜野語，虞芮亂囂聲。」自注：「訟起因小人奪先生田。」又云：「歎櫂江波大，潛楊海汝輕。」自注：「時訟牒株累多人，用已結海上事。」何紹基案：札中所稱撫院者，

宛平劉公芳躅也。國史本傳，公以順治七年任山東巡撫，康熙十一年，始以憂去。在任者二十三年，嘗奏請緝盜不得豫勒名數，以防捏陷。又賊證未明，不得以初供定讞。又請撤山東錢局，皆得旨允行，蓋仁明君子也。赴東詩序墨蹟本，有撫院劉公之語，後來刻集乃删去此節，何也。徐譜案：是年春，竹垞至山東，客撫院劉公幕中，則先生之脫於患難，竹垞當與有力焉。穆案：顔修來有送朱錫鬯之濟南詩，曰：攜手河梁悵去塵，歷山遙望柳條春。訟庭尚有南冠客，莫向燕臺思故人。自注：時亭林以詔獄在濟南。又案札中屢稱譚年翁及舟老者，譚吉璁字舟石，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父貞良，五經進士。舟石以監生試補宏文院撰文中書，遷延安同知，升登州知府。鶴徵錄引亭林語云：舟石勤於讀經，刊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連震數次，自此而南，聲如雷，城垣顛撲，文廟亦毀。同時

被震者，濟南、兗州、東昌等郡共五十九處，沂州、郯城死傷尤甚。元譜　穆案，此年山東地震事，漁洋年譜亦載之。又子德奉答先生贈詩經句啞地坂，嚳國包天晴。自注，時地震淫雨。秋，從子熊來省於濟南。元譜從隨先生入都。

十月，獄解，得釋。元譜　先生手札云：弟於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畫供，想有題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蹟者，皆知己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楮墨宣矣。前具近詩六章，曾徹覽否？屢有札與舟公，托其致感，而未見一報，豈其發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函乞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炎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法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　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刻遲，則候令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今來者，玉老之僕，屬其三日後走領回書。近寒不莊，幸宥。長至日弟名正具。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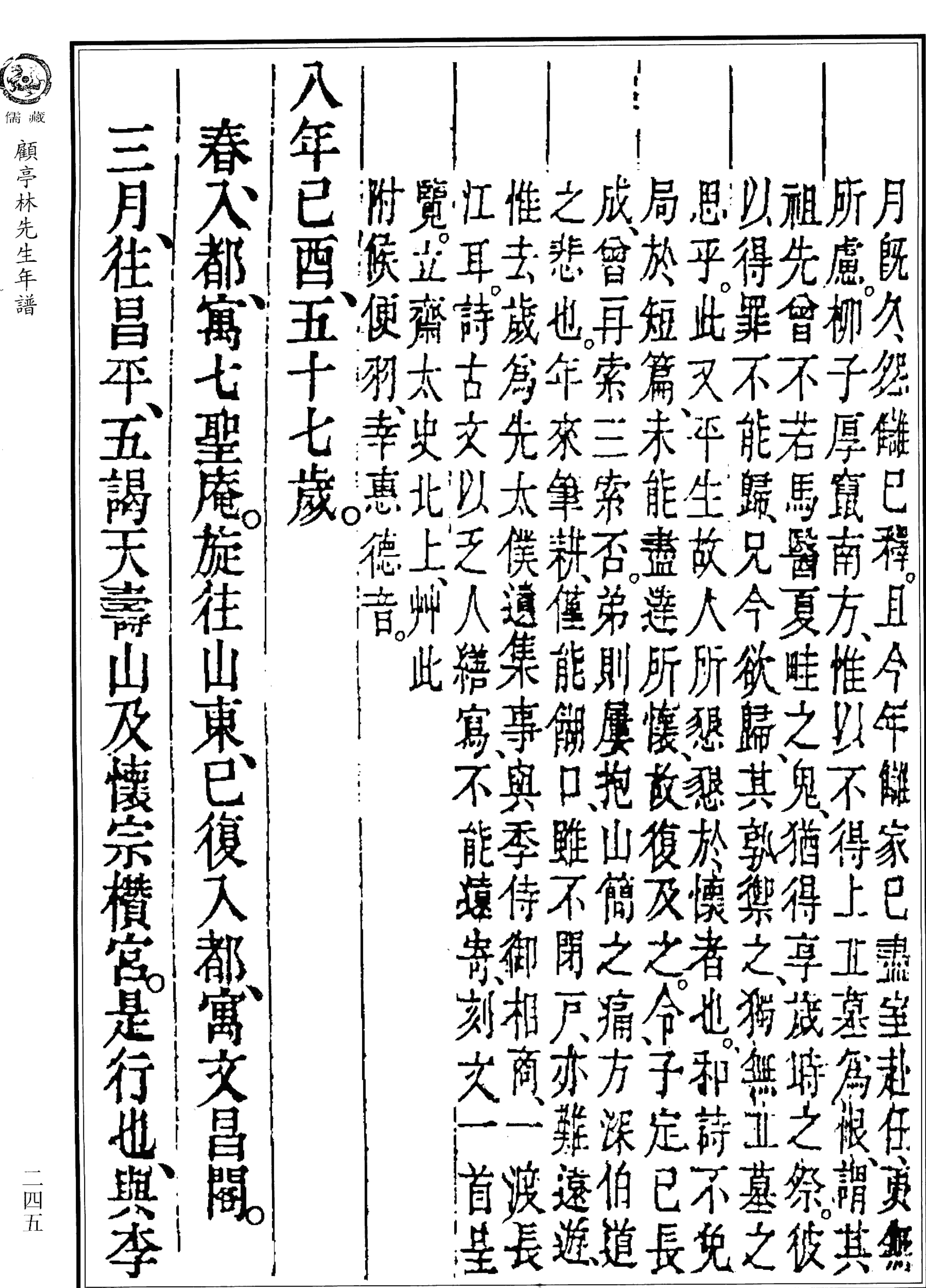
案徐玉老者，濟南府志有徐眞修，遷安人，康熙中由拔貢官濟南通判，旋升延安同知。蓋即其人。

是年，詩有赴東六首，徐譜：詩有云「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是訟繫時，當三月十九日也。穆案：子德荅先生贈詩有云：「李子德節至通蘋藻」，自注：先生在難，不廢時祭。

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穆案：子德春懷詩之第五章有云：「歷下東湖青滇州，歷山東望白雲樓。深知鄒子繫非罪，敢謂魯連排衆謀。欲陟岱宗俟乞日，將觀滄海難久留。」詠此年赴東馳救，及因疾先還事也。

歸元恭文鈔有與先生書，云：「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縉紳相雠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犴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深歎兄

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議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舉動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白，事白則身全。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出獄之後，復棲遲何所。弟前書中戲詰三窟，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聞又爲人所賣，擢趯兔兒幸脫於羅，將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奉覽。其中迂怪不倫，及江南樂十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爲。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著書已成，弟未見及，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illegible][illegible]因此度兄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其它議論倘或類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御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況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憂之，願兄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向讀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顧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讎，勢非得已，歲



月既久、然讎已釋。且今年讎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柳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丘墓爲恨、謂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孰禦之、獨無丘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也。和詩不免局於短篇、未能盡造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成、曾再索三索否。弟則屢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戶、亦難遠遊、惟去歲爲先太僕遺集專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是覽。立齋太史北上、艸此附候、便羽幸惠德音。

八年己酉、五十七歲。

春、入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已復入都、寓文昌閣。

三月、往昌平、五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是行也、與李

子德偕。元譜穆案、受祺堂詩集有舊年渟人先生以無妄繫濟南、走書報我、屬著驗視苦瘵傳辭還、先生寄贈行三十韻詩、春日赴保州、重會薊門、奉荅前詩、廣五十韻十首詩有云、甫定徂鄉檥、俄從上日航。自注、先生以二月朔至。又云每詢邯邑樹、誰薦寢園櫻。自注、時在清明。是先生此年與子德會合、及謁陵之時日也。二月朔至保定一節、譜亦失載。又案江藩宋學淵源記謂天生於甲申乙酉間、與先生冒鋒刃、閒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攢宮。是并先生詩文集亦未之見也。回都移寓公肅甥邸舍。元譜穆案、附公肅起補國史院修撰旋進秘書院侍讀、秋典試陝西。四月、出都至順德、歷邯鄲、返章丘。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元譜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夏初匆匆出都、歎然之懷、難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彌昌。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聽鵲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丘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謀未

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轉遂思息，倦鳥知還。凡例之功非仗姜侯不能終此一貫。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竟，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念。小价王登往莊，故另遣潘一廉，其人謹愿，望示回諭。詳文於二十日後到驪，更懇家報中速問之，至禱至禱。

赴大名、歸逕保定。

冬抵平原、潘次耕來受學。穆補　案、遂初堂集補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詩、詩末云、汶野黃雲凍、沂山白州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先生荅詩云、蕭蕭行李鴈飛秋。是次耕以冬初謁先生於平原也。

十一月至都、主申叔旂、又主謝方山重輝。元譜、方山名未詳。穆案、方山名重輝、德州人。以父陞廕官至刑部郎中。陞字伊晉、萬麻丁未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國初徵為左柱國、內院大學士、卒謚清義。宋牧仲李湘北、田山薑集中、均有與方山酬倡之作。趙飴山談龍錄舉本朝詩人、山左有九、皆各有所就、了無扶持

依傍、而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居其一。漁洋詩話稱其過錢佛寺詩、池北偶談又述方山言銀瓦寺古鏡事、又嘗序其所著杏村集曰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幹、真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賞於弦指之外。可謂推獎不遺餘力而臨清汪灝送方山告歸詩云真得意時惟嘯咏、不如人處是功名。蓋亦恬於進取者。又案鶴徵錄潘次耕之試鴻博也、由左諭德盧琦及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然則方山學行、亦約略可見矣。　先生有與顏修來札云老年臺既晉秩賓清而令兄復發蜚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有訟事未了、尚欲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為內院清義公之家嗣嗣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昕夕對譚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為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圖晤、不悉中懷。穆案札云晉秩賓清者、修來以中書舍人恭逢　聖祖臨雍加恩四氏遷禮部儀制司

主事也。云令兄駿甡東國者、修來。是年、次甥秉義
兄光猷以是年秋領本省鄉薦也
中式順天舉人。執友王起田、王思齡歿。元譜、思齡
里居出處
無攷。

是年詩有樓桑廟一首、有事於攢宮一首、贈李貢
士嘉一首、邯鄲一首、邢州一首、自大名至保定子
德已先一月西行一首、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
一首。徐譜案、是年潘耒將讀書於婦翁王略家。六
月、略卒。十一月、耒妻亦卒。故耒去山陽、適平
原也、時當
已冬盡矣。

有謁攢宮文、王起田墓志。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

四月、往德州。六月、程正夫、李紫瀾延先生於家講易、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九日、與朱錫鬯及嘉定陸翼王、元輔在北平孫氏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刻。元譜謹案、元輔號鞠隱、經學湛深、陶庵弟子、學術志行、不愧師門。曝書亭集跋李龍眠九歌圖卷、康熙庚戌九月九日、偕崑山顧炎武、寧人、嘉定陸元輔翼王、永平申涵光、凫孟、嘉興譚吉璁、舟石、觀於宛平孫氏研山齋。是年、竹垞又有同紀處士映鍾、杜太史鎮、譚舍人兄吉璁集孫侍郎研山齋四律、其弟三首尾句云、齊東回首望、取憶虎頭癡。自注謂顧子炎武。蓋研山一集之後、即出都、竹垞復有宴集而憶及之也。

出都、至曲周、訪路安卿。　歷河南、至山西、復回





山東度歲。是年、初刻日知錄八卷。元譜初刻八卷。徐譜案本有七七一條、今刻本無、見全謝山經史問答。今刻本弟六卷有一條有錄無書、是錄爲先生自定、書則經後人刪潤也。

長甥乾學登進士一甲三名。元譜穆案是年公肅擢國子監祭酒。

憺園集書錢糧論後曰、舅氏亭林先生學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今洞悉原委、數往來畿輔、齊、魯、秦、晉間、盱衡時事、間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爲痛切、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之儔匹也。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絀而爲之變通、蓋寔本於先生之論。紹基按、健庵對策云、漢唐三代以帛爲租、宋始用錢、金章宗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迄今用之、礦脈久附、海舶已停、民間之銀日耗而不生、而上供者必以常額、宋齊邱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收稅、是教民棄本逐末也。此寔本於錢糧論。

是年詩有述古一首、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一首、輓殷公子岳一首。元譜、岳字伯巖、一字宗山、雞澤人。有留耕草堂詩集。穆案、池北偶談、殷岳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爲近體。常爲睢寧令、輒自罷歸。

是年程正夫有贈先生序云、東吳顧亭林先生今之大儒、於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爲經濟之學者也。而失意於時、君子惜之。以故北游上國、歷燕趙之墟、上太行、渡黃河、出塞入關、極秦晉之鄙、折而留滯於齊魯間、皆得周覽其名山、將以擬太史公之故事。乃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皋梁之托也。爲余談説經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經時、然後乃去。因見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棟、要皆崇正黜邪、一軌於聖賢之微旨、抽關啟鑰、盡見其全。其辯詳以覈、其論典以要、其思平寔、以遠其義純粹以精、本於經而不泥於昔聞、原於史而不拘

於成說多前賢所未明，一旦自我發之者。自漢唐以來，諸賢林立，觀其意思，略與鄭康成、王文中輩相彷彿，皆能深造理窟，立追大雅，以斯文爲己任者也。以視今之作者，不啻奏黃鍾大呂於秋蟲響苔之前，其鉅細不侔矣。假使先生得時而駕，爲當代柱石，功業所至，不過封侯而止，其於開先王之道，以津逮將來，爲天下後世之利，且孰得而孰失乎。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知錄一書觀之，多攷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指在於明經術，扶王道，爲之三歎，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此自亭林支峯蔓壑，余老病荒忽，書數語其後，附以不朽。必欲東觀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生所著之全書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業者矣。余不佞倘如蘧之五爻，疾而不死，請得讀書養氣，十年之後，文思少進，爲先生細論之。康熙九年八月。

是年，爲路安卿之舅氏王君國翰撰墓志銘。

十年辛亥，五十九歲。

從子洪善、洪慎來省先生於都門。　入都，主原一甥家。　夏，熊青岳閣學欲薦先生佐修明史，力辭之。元譜

謙案：青岳名賜履，字敬修，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謚文端。又戊午荅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孝感特簡相招，欲吾佐之修史。吾荅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座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云云。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平定州之盂縣，至太原。元譜

穆案：是年太原知府爲延津周令樹。曝書亭集辛亥年春有送周郡丞令樹遷太原守詩是也。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往崑山顧炎武爲令樹言，唐宋人題名及詩多刻之古碑陰，碑陰既滿，往往闌入行間，此獨以御製、御書，唐人無敢刻一字。至宋始有題名碑陰及兩旁者，而正文特完好云云。按記作於明

年壬子端午後三日、所謂往者即此年事也。令樹字計百、順治乙未進士。

爲太原守周計百令樹點定荀悅漢紀。穆補　遂初堂集代人作重刻漢紀序、晉陽書肆之書漫不足觀。民間又鮮藏本、間訪傅青主徵君於松莊、案間見有荀氏書、喜甚假以歸。手自校讎、往往與班書相出入。蓋荀書雖據班書、他所摭採尚多、故頗存異同。又有班書所未載者、參得失廣異聞。固悅本志也。後人每据班書以改此書、而其誤彌甚。宋吳巖李氏已言印本多譌、此本爲明黃姬水所刻、舛錯不少。適顧亭林先生來、爲點定一過、刊誤存疑、遂爲善本云云。案次耕雙塔寺雅集詩序、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松莊傅隱君青主所居也。太守延津計百周君、歲之初吉、率子若壻、屏騶從、挈壺觴、躬造於廬。是謁青主者、爲郡守周令樹也。又次耕太原守周令樹墓志云、余布衣時嘗讀書太原署中。則此役即代周作也。又九日同惠元龍、家雙南兄登瑞光寺塔詩注、辛亥九日、同閻古古、傅青主飲太原新寺。是次耕

以此年客太原、周假書顧校書、潘代作書序皆一時事也。　十月、交城令趙恒夫天羽邀與華亭陸集生慶臻、上海蔡竹濤湘翦燭賦詩。元譜、謙案、恒夫名天羽、號吉士、休寧人、入籍錢唐。順治辛卯舉人、由知縣內陞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著有續表忠記、音韻正譌、寄園寄所寄。萬青閣全集。集生名慶臻、金山衛人。崇禎壬午舉人、順治八年揀選推官、不赴。游秦晉間、晚始歸里。著薺庵詩稿。貧甚、不克葬其親、泣曰得墓田一畝營葬足矣。故又號畝田。竹濤名湘、竹垞、阮亭均與倡和、後客死交城。

是年、詩有寄張文學詔時淮上有築隄之役一首、元譜案、是年奏於淮揚界築翟家壩、至十八年七月蕆功、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招民佃之。雙鴈一首、夏日二首、秋風行一首、靜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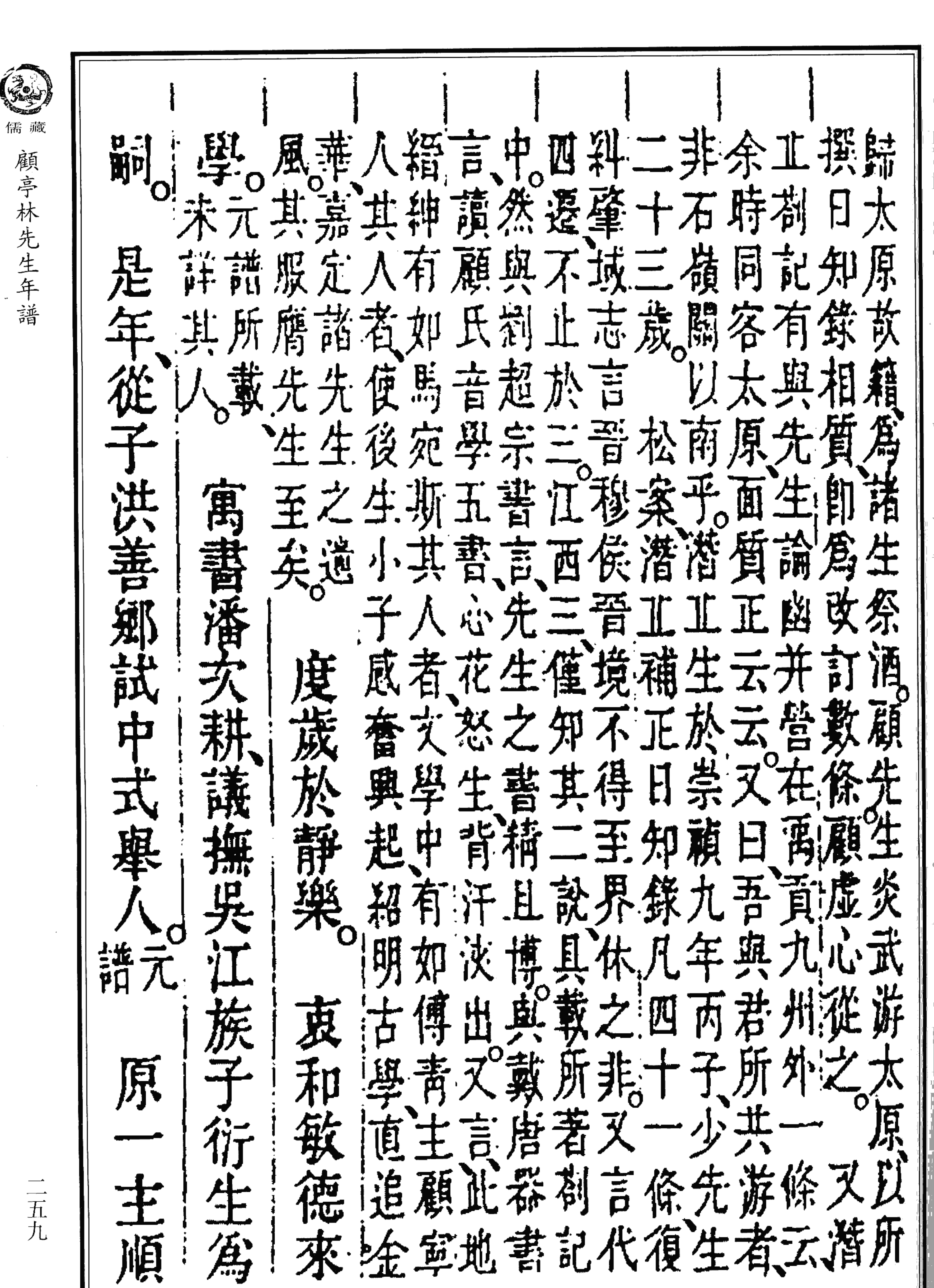


首、寄王高士錫闡一首、錫闡字寅旭、一字昭冥、號餘不、亦號曉庵、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精於厤算、著有大厤統、西厤啟蒙、丁未厤稿、推步交食測日小記、三辰晷志、圜解、曉庵新法、厤說、厤策、左右旋問荅諸書。穆案廣師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又案廣師所列不如之人十、而見於詩文集者九、獨與吳任臣交游之蹟無可攷、見附識於此。廣師云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浙江仁和廩生、福建莆田人。已未、試鴻博二等、授檢討。著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等書。魏禾叔稱當世著作有不可少之書三、十國春秋其一也。王倬今世說云、吳志伊志行端愨、博學深思、兼精天官奇壬之術、又精樂律。嘗於市上見編鐘一枚、曰此大呂鐘也。從滌視款識、果然。

孟縣北藏山一首。

十一年壬子、六十歲。

由山西至京，主公肅甥，從兄平庵、甥徐履忱來省。元譜平庵名孝宏，以貢選泰興縣訓導，即武孝廉爾策之父。五月，至濟南。八月，入都，仍主公肅甥。十月，往德州。元譜先生手牘云：舍甥久積傾慕，昨奉叩未晤，令擬於初四日拔駕一談，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又一通云：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諄諄，不敢固强，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日下即擬出都，不得追陪一飲，奈何奈何。尚容趨別，未悉。又一通云：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造別，并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居，附及。穆案：此三札以元譜推尋情事，當在是時。由河南至山西，元譜與閻百詩若璩相遇於太原。徐譜案尚書古文疏證有壬子冬，客太原，與顧寧人論朱謀㙔水經注箋事。穆案：潛研堂集閻先生傳，康熙元年，始游京師，旋改



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又潛丘劄記有與先生論幽并營在禹貢九州外一條云、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云云。又曰吾與君所共游者、非石嶺關以南乎。潛丘生於崇禎九年丙子、少先生二十三歲。松案潛丘補正日知錄凡四十一條、復糾肇域志言晉穆侯晉境不得至界休之非。又言代四遷不止於三。江西三僅知其二說具載所著劄記中。然與劉超宗書言、先生之書精且博、與戴唐器書言、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淡出。又言此地縉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如傅青主顧寧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其服膺先生至矣。

度歲於靜樂。

袁和敏德來學。元譜所載、未詳其人。

寓書潘次耕、議撫吳江族子衍生爲嗣。

是年、從子洪善鄉試中式舉人。元譜 原一主順

天鄉試、韓元少出其門。有撫其取副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

歸。穆據有懷堂集補。

潘稼堂贈先生六十壽序云、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獄之下、瀕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絶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怠。今六十矣、精明彊固、無減壯年。徐譜

是年、詩有讀李處士襄城紀事一首、寄楊高士瑀一首、謙案、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一百二十卷、年七十餘卒。穆案、廣師云、讀書爲己、

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健庵雪臣七十壽序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厲、卒諸子鍵戶讀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麻律兵農之書。出則與儒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十年。

齊祭器行一首、題李先生矩亭一首、謙案惠太史周惕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授河津令、有能稱。罷歸。為人和易恬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云云。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崑山顧處士炎武問源談易數、歎曰、今之管輅也。穆案此即先生戊申赴東阡蹟所謂北李家也。郗一首、土門旅宿一首。謙案先生是年有與李武曾書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樣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蔦山中、冀覽此如覿面也。卒

爾不宣。據手書墨蹟補入。

穆案：望雲樓帖又載與潘次耕手札云：昨退翁見召，午後過礼，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明日有便舫，可於脯時過我，昏後遣騎送回。此啟次耕賢弟。炎武頓首。以時攷之，當在此年八月復入都門時也。　又案：周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云時同游者有炎武之弟子吳江潘耒，記作於此年端午後三日，意次耕由太原入都，冬乃南歸也，故有與議立族子衍生之書。

十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正月，由静樂南歸，至揚州。元譜作由山西之山東。據手札正，說見後。入都，主公肅甥。　四月，至德州。訂州志。　返章丘桑家莊。

八月，游濟南，元譜寓通志局。穆據居易錄及手蹟補。居易錄：山東通志修於癸




丑、當事既覩爲具文、兼筆者又幽莽滅裂、不諳掌故、人物一門竟將曹縣李襄敏秉單縣秦襄毅紘沂州王恭簡景三鉅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概見矣。時方伯施泰瞻天裔主其事、聘吳郡顧炎武在局而不一是正可惜也。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弟今年寓跡半在歷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跡、稍爲刪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覩令叔先生則眞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東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銘一通、並音學五書、面菜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章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爲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穆案、適志之役、張稷若亦在局中、見所作李纖齋文鈔序。李纖齋者、卽先生譎觚十事所云樂安李象先也。

十月、自章丘至德州、哭程正夫工部、又聞從

叔父穆庵及歸元恭訃，設祭於桑家莊。　入都，得滇南報。元譜。是年朝議撤三藩兵衛。寄潘次耕書，令族子衍生北上。　在京度歲。元譜。　是年，次甥秉義登進士一甲三名。穆補。韓菼榜。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

是年，詩有贈錢編修秉鐙一首。元譜：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宏光時，客嘉善錢吏部仲馭家。馬阮方興大獄，逮捕諸清流，飲光名亦在捕中，乃變姓名逸去。南都失守，飲光走粵東，妻孥盡死於震澤，乃爲僧，釋名西頑。七年後始返故里。編修蓋唐藩遙授者。穆案：譜謂編修爲唐王遙授，大誤。穆嘗鈔得飲光所撰明末野史，其永厤紀事篇載云：永厤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義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授翰林院庶吉士，秉鐙名在弟




二爻一條云、庚寅冬、蒙臨軒特典、改授庶吉士。子出山陰嚴公起恒門、公在上前極稱子有制誥才、請改編修、管制誥、上頷之。然則飲光乃桂王間關從龍之彥矣、故先生詩曰、斷煙愁竹泣蒼梧、禿筆悽文來渡海也。先生松案、飲光於壬子冬入都、館龔尚書鼎孳家、見儋園集。謙案、飲光嘗問易於漳浦黃先生、撰田間易學、又撰田間詩學、以小序首句為主、采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得香山劍南之神、有藏山閣稿田間集。先妣忌日一首、自章丘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首、有歎一首、哭歸高士四首。穆案、徵雲堂雜記、顧寧人與吾友歸元恭同里閈、元恭守鄉曲、而寧人出游四方、所至墾田自給。元恭嘗邀同社諸君子會於影園、余以病不果往。元恭旋歿、余以詩哭之、又為文祭之曰、先王道喪、士習儒懦。孔子有言、必也狂狷。歸奇顧怪、[illegible]

出於一時之選。漁獵子史、貫穿經傳。志高氣盛、雄傑魁岸。願游四方、燕塞秦甸、君獨閉門、枯守筆硯。跅弛不羈、俗人笑媚。抱太僕文、蒐羅拾攈。胡忽隕亾、逝如飛電。

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是年、先生有荅李武曾書云、篋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嵩以縣孫子德懸於夏、任自衎得、疑宇丑人兩先年生具書在獻爾誠北一錄首。孫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為惘然一歎。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簡舉、容改後再寄。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客維揚、頗能攝疾、遠承注問、并謝。附李來書云、客春黔陽一歲、奉候想入記室。自後驅車關塞、不覺踰年。朔氣愁人、每憶江鄉景物、恨不能奮飛與先生共話鶯黃柳翠間也。

邇來道體何似、肺病想不復作、甚念之。弟漸正入都爲諸公所留、遂下司勳之榻、屈指邗江繫纜又在來春、爲耿耿耳。所攜台札、一一致到。阮亭匆匆屬筆、前貽錫器物、面致久矣。君館於東撫君甚善也。好風南來時惠遠音、以慰翹切。謙案、武曾秋錦山房集序、辛亥春從曹澹餘侍郎入黔、朱竹垞江湖載酒集亦有寄武曾在貴竹金縷曲詞中有上已浮杯匆匆別句、則武曾之往貴州是辛亥三月、茲書首云客春黔陽一札、當指到黔之次年壬子、而此書之發、蓋在癸丑歲也。謙得兩先生手翰、故於今年並補錄之。第以是年朱、李兩家蹤跡、就竹垞年譜證之、與李書所云多不相符、而元譜於先生今年亦未有揚州養痾之事、其中如何牽連、未敢臆斷、存之以俟續攷。穆案、據元譜辛亥十月在交城、令所此云交城縣所刻七經誤字、知必在辛亥之後。據此年寄修來札云、又成日知錄八卷、此云續錄又得六卷、知必在此年之前。先生上年於靜樂度歲、故云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此客雖

揚、則作復書之地也。然則此札必在癸丑春首、竟由静樂南征元譜誤云之山東耳。若夏年一札則與先生書前後俱不相應知者。先生既以著書相寄、不容更無一語相復。又漁洋以壬子夏典試四川、差旋遂奉母夫人諱、家居此有阮亭匆匆屬筆之語札必不作於癸丑、更無疑也。此札或前或後、不敢遽定、然考健庵李分虎詩集序曰、長水李斯年、武曾、分虎三兄弟、俱淵雅負儁才、俱好遠游、六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曾游黔中、而分虎尤越在萬里外、在五溪六詔間、既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末、不可以久居、則由金齒歷貴筑、從其仲兄武曾、開關跋涉以歸。蓋歸南踰時而西南之變作。攻吳逆以十三年正月反、而先生丙辰冬有與分虎詩曰李生符自南中歸構李三年矣、則武曾之歸當在此年冬盡。札首又有此後驅車關塞、不覺踰年、第氣愁人云云。似是自黔歸後、又作西北之游、意此札亦當在乙卯、丙辰間也。車君因先生書有比容継揚語、李書有邗江藥籠語、遂誤仞為來書耳。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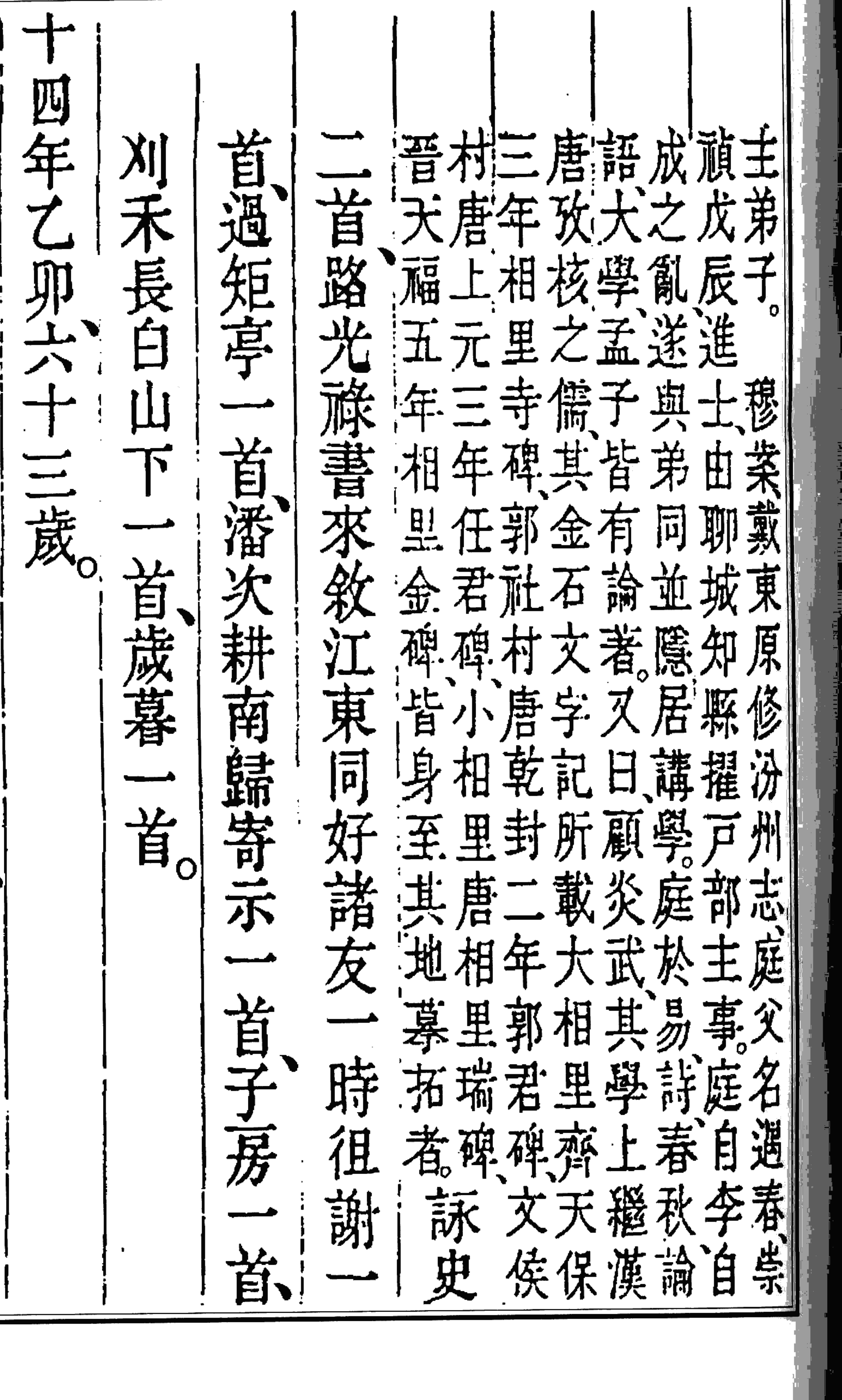
滄餘侍郎者、安丘曹申吉也、康熙十年由兵部侍郎授貴州巡撫。吳三桂反、申吉從賊、後不知所終。或云三桂疑而磔之矣。 又案頃借得良年秋錦山房集、其子潮借跋云、是編卽以行止出處爲卷次、蓋仍然編年也。癸丑歲九友詩其第二首爲懷崑山顧寧人炎武、尾句云、昨者日知錄寄我楚南峯。確係歲壬子也。春秒有聞斯年兄從嶺南歸營州堂於長水東村相見、當在今臘詩。又二月中得分虎自滇中寄詩有云、約束琴書好歸去、莫令又過菊花時。歸途與分虎舟中夜坐共話家園詩有云、武陵烟霞照江底、人家茅屋秋雲裏。則於一晚秋道出湖南也。此年蹤跡、合之健庵詩序、無不一一符合。次年甲寅家居、有家讌及同人游宴諸作。次年乙卯、歷游邗上、滁州、懷遠、龍山諸處、所謂自後驅車關塞、不覺踰年也。此後或家居、或暫出游、以未遠涉、故詩亦不詳其借健庵宮坊集錢遵王述古堂及立齋園居落成招飲諸作、則丁巳後徐氏兄弟居憂時事、然則此札必在戊午應詔北上後

無疑。時漁洋已服闋，改官翰林，竹垞亦被薦入都，與札中云云又一一符合也。據卯容春云者，特回憶往事，非孤指作札之前一年。而先生之札及貽竹垞物，何由得艮年攜來，此間情事，則不可臆推矣。艮年初襲虞姓，名兆瀠，又名法遠，後復姓名李艮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生於崇禎六年癸酉，少先生二十歲。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正月，出京，由易州往汾州。　四月，至德州，回濟南。度歲於桑家莊。元譜

是年詩有廣昌道中二首、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一首、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元譜謙案：庭字季子，汾陽人。青



主弟子。　穆棻戴東原修汾州志、庭父名遇春、崇禎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主事。庭自李自成之亂、遂與弟同並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語、大學、孟子皆有論著。又曰、顧炎武、其學上繼漢唐、攷核之儒、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任君碑、小相里唐相里瑞碑、後晉天福五年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　詠史二首、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一首、過矩亭一首、潘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刈禾長白山下一首、歲暮一首。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從子洪善來省於章丘。　赴濟陽、訪張稷若。　往德

州送程工部葬。八月，自山東歷河南，抵山西之祁縣，主戴楓仲廷栻家。元譜：楓仲名廷栻，祁縣人。家多藏書及法書名畫，著有半可集。與傅青主、王漁洋友善。蒜案：竹南漫録：楓仲博學好古，所居丹楓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清閟。楓仲爲築室祁之南山，穆據受祺堂集荅戴楓仲見懷詩注補。詩云：漢室聞遺老，君爲築艸亭。自注：顧亭林將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先生因之置書堂焉。穆據蒿庵集及竹垞詩話補。蒿庵自敘墓志，所著有儀禮鄭注句讀，過崑山顧寧人，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靜志居詩話：寧人於山西營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於架。予嘗分書題其柱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書，友天下之士，尚論古人。穆案：先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聚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見健庵兄弟徵書啓。

十月六日，張帝臣某及張又南雲翼過訪。元譜：帝臣無攷。又南名雲翼，咸寧人，靖逆侯甘肅提督勇之長子，以父廕官大理寺卿。是年春，平涼王輔臣反。三月，輔臣函大將軍府劄，招勇，勇斬其使，命長子雲翼赴京首奏。勇得晉侯爵。閏五月，大破賊於鞏昌，收復寧州等衛之陷賊者，亂遂平。勇喜與賢士大夫延接，同里若李中孚、王山史、李子德咸與之爲忘分交。謙案：先生著左傳杜解補正三卷，又南捐貲刻之。穆案：衍生嘗寫歷代宅京記一部，贈靖逆侯。其時又南已襲爵矣。

納妾於靜樂。元譜：先生辛亥在太原，過傅青主診先生脈云：尚可得子。至是因納妾。

是年，公肅改翰林院學士，原一復元官。穆補：彥和時官中允。

是年，詩有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松

江之役一首、元譜案、康熙十年二月、江蘇巡撫馬祜奏濬劉家河五千一百八十丈。十二月、委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及蘇、松二府同知通判師佐、王永熙、周祚昌等董濬吳淞江一萬四百九十一丈、冬於海口置閘。其經費則奏准留蘇、松、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充費、同藩司慕天顏檄行所屬督理。是年九月、崑山知縣董正位申詳開濬瓦浦凡三十六里、是月興工、至十二年五月訖工。邑諸生朱青以歲旱、請於巡撫浚洼浦、自刁家橋東出吳淞、民賴其利、改洼浦曰朱浦。詩中有云、那聞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者、是歲以耿、吳二逆之故、天下騷然、所在多不靖云。閏五月十日二首、過張貢士爾岐一首、送程工部葬一首、寄路舍人一首、孫徵君葬於夏峯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一首。

元譜案、李徵君年譜、乙卯冬、顧寧人書來。寧人自癸卯盩厔別後、雖足迹遍天下、而音問時寄。是時徵君流寓富平、寄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眞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推先生、異日九疇之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啟來學者。側聞卜築平陽、管幼安復見於茲、弟將策蹇渭上、一敘渴悰也。

是年、撰陳鼎和墓志。

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正月、自山西之山東。　二月入都、主原一甥。元譜穆案、原一時官右贊善。餘集有與潛次耕札云、原一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趨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

僅得自免。三月、回山東。五月、入都。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原一具酒稱祝。秋、至薊州、仍入都。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弟五妹徐太夫人訃到。二十七日、成服。越二日、設奠。命撫子衍生北上、並寓書湖州沈允斌三會、沈度汪涵昆季、附其家眷舟至京。元譜謙案沈度汪名涵、一字心齋、歸安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閣學。一統志稱、其督學福建時、試士公明、雖勛貴請托、弗許、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讀書法課士、士習爲之丕變。秩滿去閩、人刱清若書院祀之。允斌未攷。穆案、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沈三會允斌丙午年生、歸安籍、烏程人。壬子十二名、會試三十六名、二甲二名。欽選清書庶吉士。戊午授編修。沈涵度汪、丁酉年生、歸安人。乙卯五名、會試十七名、二甲三名。欽選清書

庶吉士、戊午授編修。三代同、蓋胞兄弟也。以生年核之、度汪是年二十歲、允斌若生於丙午、纔十一歲耳、丙子殆甲子之誤、是時年二十三也。然試年多不足據。如下顧洪善生於崇禎壬午、而履歷作戊子、則減六歲也。 又案康熙十八年己未會試允斌度汪皆充同考。

在京度歲。

是年、從子洪善成進士、元譜改中書。穆補、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顧洪善字達夫、戊子年正月十六日生、崑山人。壬子十四名舉人、會試十二名、二甲十六名。 先生有手札云、歲云莫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殊覺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肇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以元譜攷之、知必在是時。蓋因徐氏居憂、故於成服之日、即移至達夫寓中也。

從子洪愼得子於崑、命名世樞、字之曰榮緒、後更名宏佐、字復呂、立爲殤子詒穀後。元譜、崑新合志、宏佐年十三補松江

府庠生。長洲何焯跋其文、勉以繩武。年未二十、病瘵卒。健庵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盍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子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絶、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庵公繼禰之宗也。夢庵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哀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庵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瑶公之子、於賓瑶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瑶公諸孫洪善冢適也。洪慎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

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支、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蔚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大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蔚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嘻、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乎。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甥徐

乾學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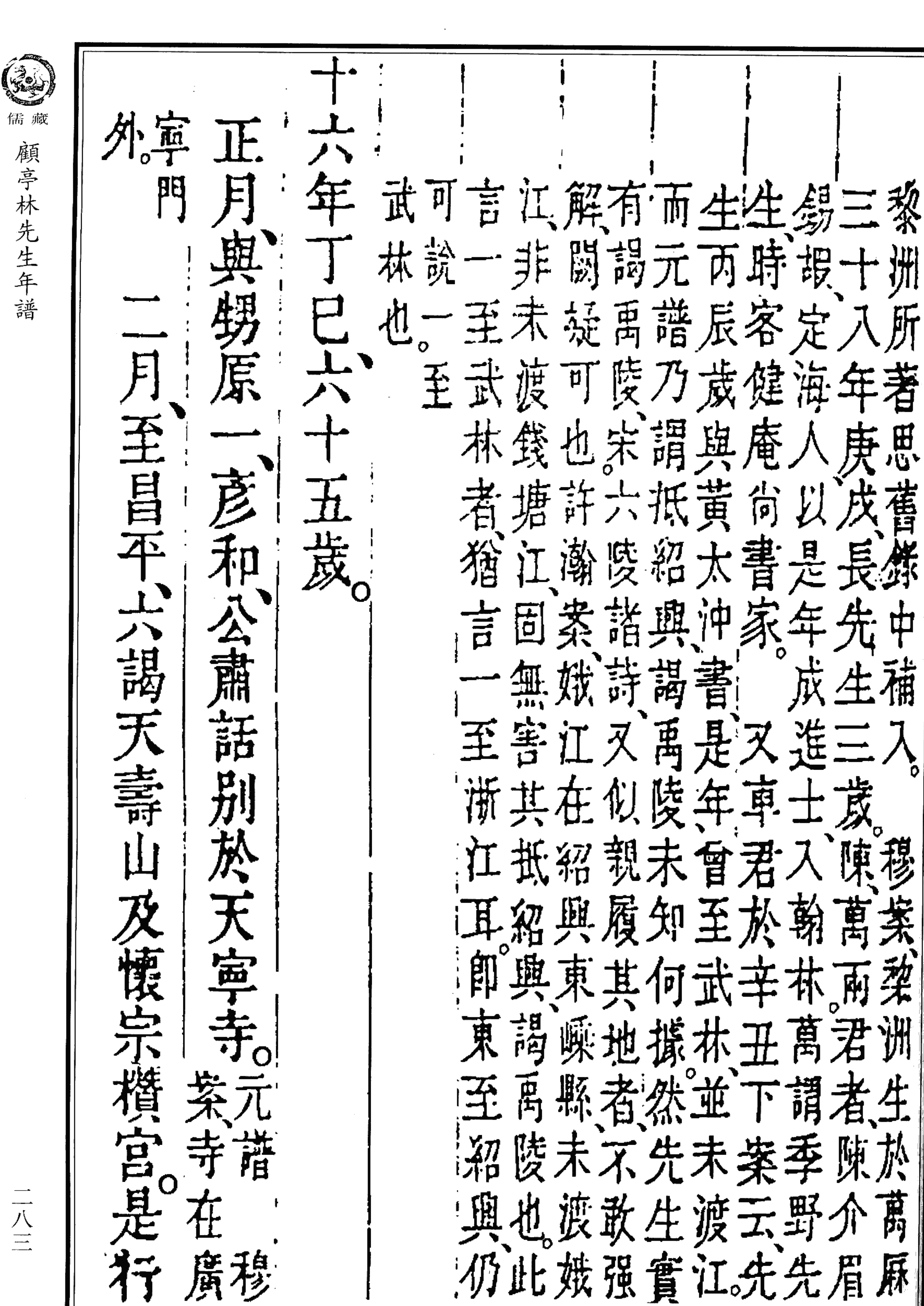
謙菴、先生與李霖瞻書、猶子衍生稱鄉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云云。所抱者郎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爲殤子謚穀之後、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立爲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並爲之授室、以至於視含飯、恩義亦非泛常。乃稽其家譜、立爲先生後者、別名洪瑞、又不詳洪瑞之所出。豈先生既歿、家人乃斥退衍生、復爲立洪瑞耶。抑洪瑞即衍生之改名耶。均不可攷矣。　穆案、洪瑞蓋衍生之譜名。歷代宅京記後有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俱有自序、並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堙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不肖衍生泣血誌案、立齋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致仕歸里、距先生之歿已九年。又元和顧廣圻家藏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丙子、不肖衍生於舊篋中檢得此本、讀之泣然、因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云云。丙子爲康熙三十五年、丁亥爲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

之衍，二十六年矣。康熙壬戌，衍生年十七，至康熙丁亥，衍生年四十有三矣。抱業稱孤，曾無異說，豈有家人斥退之理？得此二證，韋君之疑可渙然釋矣。

是年詩有漢三君詩三首、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絶句四首、簷下雀一首、元譜：蓋居徐氏寓邸時作。薊門送子德歸關中一首、徐譜：子德蓋自先生詩獄事畢至此年重至京師。寄李生符一首。徐譜：符字分虎，艮年之弟。作日知録自序、與戴耘野書。徐譜：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更名笠，字耘野，又字曼公，吴江人，潘稼堂之師。

先生是年有與黄太沖書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

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迹，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録，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録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諸同志之求，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謹案：此書不載集中，茲從


黎洲所著思舊錄中補入。穆案、梨洲生於萬厤三十八年庚戌、長先生三歲。陳、萬兩君者、陳介眉錫琅、定海人、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萬謂季野先生、時客健庵尚書家。又東君於辛丑下案云、先生丙辰歲與黃太沖書、是年、曾至武林、並未渡江。而元譜乃謂抵紹興、謁禹陵、未知何據。然先生實有謁禹陵、宋六陵諸詩、又似親履其地者、不敢强解、闕疑可也。許瀚案、娥江在紹興東嵊縣、未渡娥江、非未渡錢塘江、固無害其抵紹興、謁禹陵也。此言一至武林者、猶言一至浙江耳。即東至紹興、仍可說一至武林也。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正月、與甥原一、彥和、公肅話別於天寧寺。元譜穆案、寺在廣寧門外。

二月、至昌平、六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是行

也、與王山史偕。　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子衍生及衍生之師李既足雲麓於張簡可家。元譜、先三日、衍生及師李既足附沈度汪家眷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父子禮。謙案：張簡可未攷。穆案：自此以下皆衍生所親見、故記述頗詳。　訪李霖瞻浹李星來源。元譜、霖瞻名浹、號陶庵、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延慶知州、芮城知縣。潘次耕陶庵詩序、先生雅慕靖節爲人、築一室日陶庵、日哦其中。　是月二十一日、自德州至鄭家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家、祀先於旅寓。　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元譜、主僧名晏如、時當塗令賀宣三應旌亦寓廟中。延既足暫留課子。即去、之山西、道汾州之介休、霍





州之靈石。九月、入陝、主王山史家。穆補訂：王山史山志、丁巳秋，九月初三日、亭林入關、主於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顧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駕儼然、非無所期而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邪。予復之曰、弟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厲駑鈍收效桑榆云云。受祺堂集有承問寧人先生中秋抵華下阻雨尙稽省視悵然有作四首、又詣華陰時寧人先生未至一宿而行二首。元譜記、先生冬入陝、十一月始訪山史於華陰。以王李所記核之、知譜誤也。蓋衍生雖南來、尙留德州、未隨行。故所記稍差耳。

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砦之北。元譜、李徵君年譜、寧人自山右來訪、密邇徵君、時至卧室盤桓、語必達旦。案、徵君年譜系此則於丙辰冬。攷衍生元譜、丙辰年未嘗入秦、其至富平實系丁巳、當時衍生已隨侍往來、應無誤記。李譜或偶譌耳。李子德來迎、因

㉞是歲張弨若卒，先生以詩哭之

過所居月明山下，登堂拜母。徐譜：山在富平縣東北七十五里，子德居於山下。穆案：受祺堂集邑里絕句詩注：頻山亦名月明山。　十一月，游太華，重訪山史於華陰。穆訂　復回山西，度歲於太原之祁縣。　是歲，從子洪慎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字曰思召。元譜此下曰：郎寄書從弟子嚴，欲立世樞爲殤子詒穀後，並屬達夫致詞。謙案：崑新合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喜蒐羅先世手澤。以長子炯詩爲宏佐後，構遺清堂，貯從祖炎武遺書，俾世守焉。　娶妾於李又泉。元譜：先生規友人書云：於靜樂買一妾，立嗣議定，即出而嫁之。李又泉無攷。穆案：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去秋已遣祁縣之妾。以時考之，去秋即指此年，或靜樂所買之妾，乃祁縣人邪？日知録月食條下有云：靜樂李鑾習西洋之學。疑又泉即鑾之字矣。

是年、詩有有事於欑宫一首、贈賈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一首、郭林宗墓一首、介休一首、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一首、河上一首、案丙辰年、叛將王輔臣踞陝西之龍駒砦、斷商雒南路、旋復引川寇犯通渭。是年、輔臣爲大將軍圖海所敗、朝命招撫乃率衆降、而賊黨吳之茂寇秦州。十二月、朝命建威將軍吳丹略地華商、副都統佟舒渾敗賊於峻嶺復山陽縣故詩有去年方門爭、掘濠守朝那云云。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首、過李子德四首、徐譜案、鶴徵錄云、天生與亭林竹垞暨李良年爲布衣兄弟、天生年小於顧朱、而長於良年二歲雖在客所及私寓無或亂者。故詩云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爲兄。穆案受祺堂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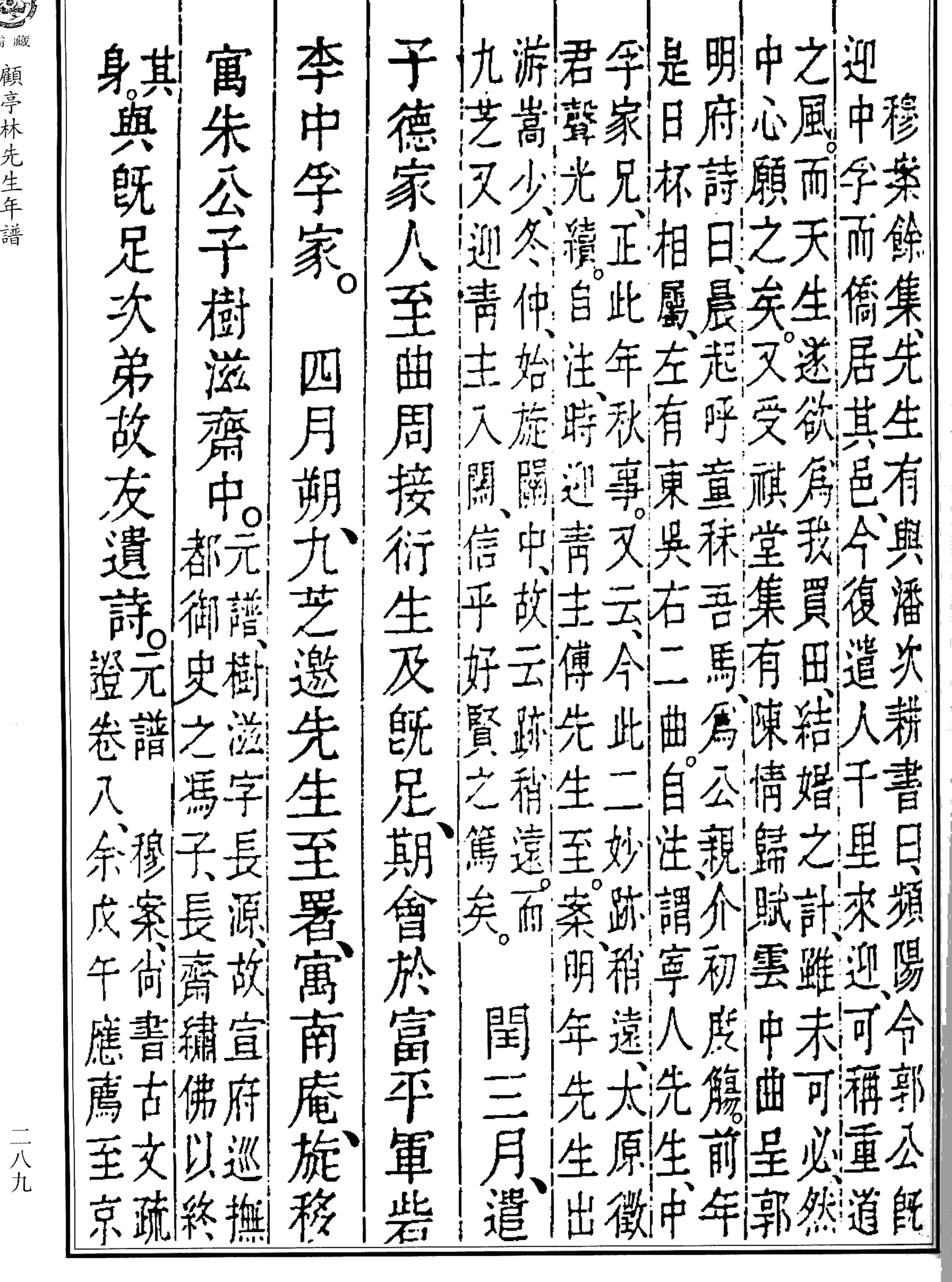
寅人先生冒訪山村留宿見贈四詩用韻奉答四首。阜帽一首、宋芝一首、寄李生雲需一首。

有答曾庭聞書、元譜、庭聞名畹、初名傳燈、寧都舉人。弟名傳燦、字青藜、皆駿雄自命、有雙丁之目。作華陰王氏宗祠記。

㉟又有與李寅聯考又書與陽曲王書谷當在此年

十七年戊午、六十六歲。

春、由太原入關中、富平令郭九芝傳芳元譜、大同人。穆案、陝西通志、令長名宦、郭傳芳字九芝、大同威遠衛人、由選貢授咸寧縣佐、攝郃陽、長安篆、俱有聲。遷富平知縣。滇逆之變、涼寇竊發、傳芳偵賊將入境、乘霧搗巢斬獲有功。時軍書旁午、傳芳轉輸有法、民不告勞。又受祺堂集與九芝詩至多、九芝一字獻素、明年升任達州。迎先生於二十里外。元譜



穆案、餘集先生有與潘次耕書曰、頻陽令郭公旣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又受祺堂集有陳倩歸賦雲中曲呈郭明府詩曰、晨起呼童秣吾馬、爲公親介初度觴。前年是日杯相屬、左有東吳右二曲。自注謂寧人先生、中孚家兄、正此年秋事。又云、今此二妙跡稍遠、太原徵君聲光積。自注、時迎青主傅先生至案明年先生出游嵩少、冬仲、始旋關中、故云跡稍遠、而九芝又迎青主入關、信乎好賢之篤矣。

閏三月、遣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旣足、期會於富平軍砦李中孚家。

四月朔、九芝邀先生至署、寓南庵、旋移寓朱公子樹滋齋中。元譜、樹滋字長源、故宣府巡撫都御史之馮子、長齋繡佛以終其身。與旣足次弟故友遺詩。元譜 穆案、尚書古文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

師、崑山顧炎武寧人詩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詩者云云。

時　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徵舉海內名儒、官爲資送、以是年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葉訒庵閣學及長洲韓慕廬侍講欲以先生名應薦、已而知先生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先生絶迹不至都中。元譜　穆案、己未詞科錄、賈崧按、葉訒庵侍郎欲舉亭林、亭林固辭、致書者三、遂不列薦剡。常熟吳龍錫有詩云、終南山下艸連天、种放猶慚古史箋。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惟有顧圭年。

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元譜、張靖逆時提督蘭州。　潼商道胡猬庵戴仁來訪、欲聘至署、亦辭不

往。元譜何猾藏未詳。穆案何乃胡誤。陝西通志分巡潼商道有胡戴仁，北直容城人，康熙十四年以舉議任。過同州之華陰、達華州止吏目王二華爾謙署。元譜、爾謙、常熟人。

是年詩有春雨一首、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一首、井中心史歌一首、夏日一首、元譜時秦隴苦旱。梓潼篇一首、和王山史燕中對菊一首、關中雜詩五首、過朝邑王處士建常一首。元譜、建常字仲復、邠州長武人。居河渭之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著有律呂圖說二卷。有答潘次耕書、與李湘北書、元譜、湘北名。天馥、合肥籍永城人順治戊

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定。著有容齋集。徐譜、湘北時官內閣學士，子德之舉鴻博，是湘北所薦，故先生爲于德致書。與李星來書、答李紫瀾書、與友人辭往教書、答李子德書、與友人書。

十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正月，往延安，抵同官縣，拜寇公墓。元譜　穆案：寇公名愼，字永修，同官人。墓在縣東南義與原。餘集有寇公墓志，曰：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旋攜衍生移寓華下山史所構新齋。元譜案：先生關中雜詩弟五首自注云、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余住。　又元譜是年二月，攜衍生往華陰，主王山史家，而先生與從子書則謂新正已移至華下，據正。　穆案：受祺堂集有

題無異先生顧廬三首序曰：無異先生初輯是廬，學易其中，因以顏之。顧亭林先生至華下，借居之。亭林先生既歿，山翁改署今名。李生見而哀之，且多山翁之敦夙好也，爲詩紀寔云爾。然則所構新齋，即山史之讀易廬矣。先是，山史以朱子於淳熙乙巳寄祿華州雲臺觀，欲爲建祠堂，兼營書院以居先生，因遷入山史家。元譜：先生與從子書云：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淸議，寔與他省不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餘集有與潘次耕札曰：朱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穆案：祠堂於辛酉夏始落成，書院則當因山史南游，故未竟其業。故先生與李中孚書曰：不欲再起書院，蓋不欲借祠堂之名，自營菟裘也。受祺堂集有奉

先生詩曰、嘗詣徵祀處、籩豆、許傍新宮、自築堂。自注、先生有約、居雲臺觀朱子祠内。　徐譜、是年、李子德自京師還澄、秋堂贈詩有云吾師顧亭林名德今第一。停車華山陽與君等膠漆。又云吾師築書堂、髣髴近蕭栢雲臺崇陽祠、氣象甚宏豁。見君樂難支管居諒不割。謂先生在華陰時事也。　三月、出關、作嵩少之游。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開母廟石闕銘記、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歲屠維協洽暮春、余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云云。又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中岳廟南百餘步。又有少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里。　四月、至曲周、旋由河南抵汾州。　馬右實嗣光掣甘肅道、欲挈姊氏赴任。時右實已患病、止之弗聽。元譜、嗣光無攷。穆案、順治丙戌進士履歷、便覽、馬嗣光、榜名剛、字右實、睢州人。工部觀政、授北直廣平邱縣。丁亥、調湖廣辰溪知縣。戊子本省同

考。庚寅考察。己亥，補江南懷寧知縣。戊申，升吏部驗封司主事。庚戌會試同考本年升稽勳司員外郎。奉旨改名。又庚戌同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馬剛裕三，河南籍，山東臨朐人。又順治十八年縉紳懷寧知縣馬剛兮朐，河南睢州人。又受祺堂集有送馬右實吏部分巡肅州詩時子德應鴻博試在京師也。

長洲毛錦銜今鳳來受業。　奠王弌吾及平陽王九如。元譜二人俱無攷。　十一月，回華陰。　十二月二十七日，張又南廷尉夜半造訪。　是年，葉訒庵閣學充明史館總裁，欲招先生入史局，復力卻之。元譜　公肅甥二月　召監修明史。九月赴闕。穆補

是年詩有寄子嚴一首、寄次耕一首。次耕書來言

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一首、雲臺觀一首、西嶽路一首、雒陽一首、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嵩山一首、測景臺一首、謙案：播未游中嶽記，告城鎮，即古之陽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爲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臺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缺其北面十之二三。以縣壺滴漏，當缺處鋪平石一行於地，其長視臺之高廣，可二丈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周公不能作。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杜氏通典。卓太傅祠一首、梁園一首、海上一首、五嶽一首、贈張力臣一首、元譜：時力臣北游。子德西歸省吾於汾州天寧寺一首、穆案：汾州志，李因篤與崑山顧

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推重。其至汾陽、因顧炎武游汾時取道而來也。

寄次耕四首、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一首。

作寇公墓志銘、爲吳江朱處士明德作廣宋遺民錄序、元譜、明德字不遠、隱居爛溪之濱、少治經義有聲、別著句吳外史編、記鼎革時事甚悉。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與潘次耕書、與公肅甥書、與葉訒庵書、與史館諸君書、荅湯荊峴書、元譜案、文正謝病里居時、先生曾以書通問。既開局修明史、文正分編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以書來詢、荅之如此。謙案、湯子遺書內載有荅先生書一通、移案、受祺堂集有與湯荊峴詩云、東吳披裘翁足跡

天下偏。掉臂凌遠皋惟公挾游燕。與人書二十二。元譜案、崇福宮在登封縣北嵩陽書院之旁。并叔氏葉名封、武昌人。順治丁亥進士、康熙中授延平推官、改知登封。舉鴻博、報罷入爲兵馬指揮。介石氏耿名介、順治壬辰進士、登封人。康熙十八年、以兵備副使家居講學。時登封令爲長洲張壎。此書疑張於未竟工時以書相質、故荅之如此。其明年功竣、湯文正公爲作嵩陽書院記。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元旦、作一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厤庚申也。

正月、至富平。　二月、先生仲姊訃至。間二日、成服

設祭。三月、山西鹺使曾章山寅致餽。元譜 穆案、寅江西清江人，康熙癸丑翰林。四月、山史有諸母卒、爲議服及葬祭之禮。五月、送馬右實喪出關、既足附之南歸。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郭九芝將親來致祝、力止之。華陰令遲屏萬維城造訪、因與謀建朱子祠堂事、遲欣然捐俸爲倡。元譜 穆案、屏萬又字闇生、受祺堂集有贈華陰遲明府屏萬詩云、雲臺樹接紫陽祠、適館陶潛附一枝。隔代虞傳提舉祿、新宮兼致艸堂貲。正謂此事。次句自注謂寧人先生。又寄荅孟謀嶽麓詩注、朱祠倡於遲明府、成於董明府。董號裕庵。又陝西通志、遲維城、廣寧人、康熙十九年任華陰令、歷任五載、嚴禁刁風、獎拔善類。建朱子祠堂春秋奉祀。十月、攜衍生往

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泙。元譜　穆案、汾州志有朱敏濼、字龍淳、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罵賊死。敏泙當即其兄弟行。志既錄先生詩於藝文、乃不詳敏泙出處、何也。陽城里、在縣東南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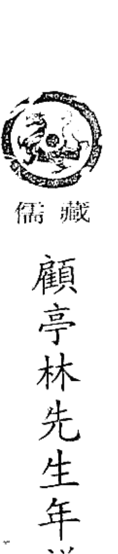
汾州守周西水于漆延請入署。元譜　穆案、汾州志、于漆、江浦拔貢。

十一月、元配王安人卒於崑山、訃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焚帛如常儀。

度歲於王位沖德元中翰家。元譜　穆案、汾州志、王德元、汾陽人、由貢官兵部職方司主事。

是年、公肅擢左都御史、原一以贊善充明史館總裁。穆補

是年詩有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一首、元譜　乃心、字太乙、郃




陽人。漁洋奉使祭告西岳、游慈恩寺、見太乙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亟稱之、康以此得名。學使陸儼庭德元拔之充貢、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長安語云、關中二李、不如一康。著有幸野集。友人來座中口占二絕二首、送李生雲霑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二首、訓族子湄一首、元譜、湄字伊人、太倉人。著有水鄉集。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一首、元譜、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庵、絕意仕進、專心經學。以朱子掊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爲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鑿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日鈔。自著詩文日愚庵小集、又注杜工部、李義山詩。與先生及同里陳啟源相友善。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一首、元譜、

侍御字子木，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東莞知縣，行取遷河南道御史。華下有懷顧推官一首、華陰古蹟二首、悼七五首、穆案：詩有云，送汝黃泉六歲孫，謂世樞也。世樞以丙辰生，至明年送碩人葬，六歲矣。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泙家，祭畢而飲三首。

有音學五書後序、荅王山史書、荅王仲復書、穆案：王山史山志：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師，持躬處物，悉有矩矱。昔司寇爲逆璫誣害追贓，仲復先君舉藥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亂，棄諸生，跡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關西高蹈，當推獨步。庚申春，予治先君側室張氏之喪，雖其出也微，念至孝苦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爲之加禮，輓以從事。時亭林已在于家，仲復貽書亭林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子

事已畢，未之能從，然不敢忘好友之規也。元譜、謙嘗以此事質之李申耆太史兆洛，太史曰：玉山史幼嗣叔父，其本生父母俱存，其父擕之入都，詳見山史集中。兩書未具原始，幾若山史爲撫於張氏者。如此則有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之服，豈便以祖倪從事乎。後人有以此義駁先生者，然書稱諸母，侗非慈母比也，特以少中數語致啟羣疑耳。

與友人辭祝書、與王山史書、元譜案：是時山史客游於外，先生從山右寄書。復張又南書、與毛錦銜書、與公肅甥書、與王虹友書、元譜：虹友名擄，號伋園，廪監生，太常時欽第七子。荅公肅甥書。元譜：以上三書，疑皆庚申在華陰時作。時三藩扇動，秦隴間輓輸方午，故於公肅書中詳及時事。

二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二月望、先生去汾州。元譜、去汾州日、别劉學使梅、汾州太守周西水、于滦州司馬黄伯華亘巘。穆案、劉梅字訥夫、故城人、順治戊戌進士。亘巘、福建龍溪生員、時官汾州通判。往曲沃、至解州運城。元譜　穆案、運城在鹽池北路邨。鹽運使黄茶園斐來會。元譜　穆案、斐、浙江鄞縣人、康熙庚戌翰林、與健庵同年。儋園集有送黄茶園視鹽河東詩。晦日往荅、即延先生入署。　四月五日、茶園丁内艱、先生入弔畢、旋出署、携衍生入關、至華陰、訪山史。山史先於二月南游吳越、遂出茶園之餽、落成朱子祠堂。　七月、既足自南來。　八月二日、自華陰促裝至山西、由運城抵曲沃縣。縣令熊耐徙、候聞先生至、命

興至侯馬驛、相迎入城、寓元帝廟。元譜　繆荃、曲沃志、熊僎江西新淦人進士。康熙十八年任。進士履歷便覽、僎字匪莪、清江人。順治己亥進士。侯馬驛在縣西南三十里。十一日、先生患歐瀉。十八日、既足得其父母凶問、星夜馳歸。九月、移寓上坡韓氏鏡家。十月、又移寓下坡韓村韓甸公宣之宜園。元譜　繆荃、進士履歷便覽、韓宣又字裕齋、康熙己未進士。曲沃志、韓村在縣南五里之韓河里。許齊燕韓甸公傳曰、吾師顧亭林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挾圖書子僕館之宜園。顧歿、先生親含斂、撫幼子、收其四方遺貲、走書告其家、并維持還里。繆又聞曲沃人云、先生館于宜園之白石樓。望後、病稍減。元譜　繆荃、受祺堂集有亭林先生寓曲沃卧病小愈走書相問即遣使起居奉詩五首。爲衍生議婚靳氏。元譜　繆荃、曲沃靳氏爲

漢靳疆之裔，代有名人，世居縣東北二十五里之甾村。媒四人、廣東道仇君昌祚、義學師衛處士蒿、縣令熊君俱、貳尹徐君嘉霖。元譜

穆案：由沃志，昌祚字振先，朔賢里人。初以恩貢授郃陽通判，遷潮州府同知。將抵潮，聞總兵劉進忠叛，急返程鄉，爲遷者所獲，逼受僞職。昌祚引錐自刺，餓十二日，賊遣黨來覘，終不發一言，以瘡報賊，意少解。羈賊巢者三年。潮平，得旨從優議敘，授惠潮兵備道。旋以艱歸。蒿字匪莪，初名麟貞，字瑞鳴，以居母喪，易今名字。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友善。晚年闢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嘉霖，嘉興人。

是年，詩有寄題貞孝墓後四梅一首、贈衛處士蒿一首、訓李子德一首、

穆案：訓子德詩、囑子德與先生詩注當在明年正月易簀之日。集本於寄題貞孝墓後四梅題下已注云：重光作噩。此題下復注歲陽歲名，知是誤也。四贈毛

㊵先生于康熙十六年另毛錦銜書來云一詩附本是卯此詩也

錦銜一首，未知當在何時，故仍類次於此。贈毛錦銜一首。

有朱子祠堂上梁文、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正月四日，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將荅賀熊令及諸官紳，上馬失足墜地，疾作，竟日夜歐瀉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館。韓、熊、仇、衛、徐、郭諸君為經紀棺斂，并典邑人秦氏之室，停柩其中。元譜云：不肖衍生煢煢孑立，侍奉而已。年雖十七，目未經此大事，賴韓、熊、仇、衛、徐、郭諸公經紀棺槨含斂，並典秦氏之室停柩，而不肖靡焉。穆棻、郭名未詳。

三月，先生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

**歸。**元譜　穆案、王山史山志、辛酉秋、予至嘉興、訪曹秋岳司農、相見即致悼亭林之殁、爲文獻之惜。予曰、亭林無恙、尚在予家。予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秋岳且驚且喜。適年壬戌夏、予在海州、挍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春初殁於曲沃。予爲位而哭之慟。秋、予西歸、取道揚州、將往崑山、過淮安見張力臣云、亭林之柩尚未歸、不知何以淹滯於彼。深以不獲撫柩一哭爲憾。又怪亭林未殁、江南何以遽有此問、搦管偶記。涕下沾襟。

**葬於司馬賜塋東偏、嗣父仲遂府君之昭位、**元譜終七後、不肯入關、取向所寄各姓處書籍。嗣大雲叔於三月望前抵曲沃、簡閱遺書文稿。二十四日、衍從關中旋沃、同居喪次、所有遺書文券、皆攜往都中、致之健庵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兒。衍忝爲之後、曾不得一寓目焉、慟哉惜哉。　謙案、塋在崑山六保尚書浦、爲五圖鳴字圩、計三十八畝三分六釐。

**門人潘耒爲之表。**元譜　穆案、此文遂初堂集不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奉

旨、顧炎武准其入祀崑山鄉賢祠。禮部謹題、為題請入祀鄉賢事。禮科抄出江蘇巡撫會同江蘇學政疏稱、崑山縣先儒顧炎武砥礪廉隅、匡扶名教、題請入祀鄉賢祠、造具事實冊結具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議得定例各省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詳覈於歲底彙題。又崇祀名宦鄉賢、應確核事蹟、倘名實不能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並無實蹟者、即行指駁等語。今查該省送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崑山縣先儒顧炎武植躬清峻、砥行端方、講求經世之學、歷覽天下府州縣志、及歷代奏疏文集、復周流西北、偏行邊塞、得之目驗、成一百二十卷、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有一百卷、曰肇域志。又著有音學五書、考古功深、斟酌允當。其餘所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五經同異三冊、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石經

考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求古録一卷、吳才老韻補正一卷、二十一史表十卷、歷代宅京記二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萬歲山考一卷、岱岳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茀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其他雜著不可枚舉。所有顧炎武題請入祀鄉賢之處，係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祠。再此本向歸彙題，合併聲明。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於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穆案：先生著書之可攷者，日知録三十二卷、衍生云、潘稼堂先生攜至閩中，同汪晦庵先生刻。四庫書收入子部雜家類三，有提要一篇。案坊間有大小二版本。又有嘉定黄汝成集釋本，云曾得潘次耕刪飾元稿。許瀚案：吳縣王亮生藏一抄本，黄曾借校，其本乃未經潘刪者耳。瀚親見之。補遺四卷、有祕珍本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

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書、衍生云、五書刻於淮上、後爲張力臣鬻於安溪李公。案、潘稼堂有訪顧亭林先生遺書不得詩序、言音學五書刻於淮浦張力臣家、力臣亡、其子以板質於人、不可復問、則以爲力臣鬻之者誣也。四庫書收入經部小學類三、有提要五篇。五經同異三卷、有常熟蔣氏刻本、衍生書目無。左傳杜解補正三卷、衍生云、爵憲張又南先生捐貲刻。四庫書收入經部春秋類四、有提要一篇。九經誤字一卷、四庫書收入經部五經總義類、有提要一篇。石經攷一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一篇。求古錄一卷、衍生書目無。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三、有提要一篇。彭文勤知聖道齋集有跋尾。金石文字記六卷、四庫書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二篇。竹垞有辯金石文字記一條、見徐健庵日下舊聞攷序。韻補

正一卷、衍生書目作二卷。四庫全書收入經部小學類三，有提要一篇。昌平山水記二卷、文集六卷、蓑新錄、顧亭林文集初印本有讀隋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亭人手鈔之意，欲採入日知錄。潘次耕誤仞爲顧作，乃以讀隋書爲題，收入集中。今本無此篇，則次耕已覺其謬矣。詩集五卷、衍生云，已上七種，潘稼堂先生捐貲刻。譎觚十事一卷、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有提要一篇。顧氏譜系攷一卷、衍生云，已上二種，潘稼堂刻，譜系攷作顧氏譜略。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有四川龍氏聚珍版本。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一，有提要一篇。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四庫書目歷代下有帝王二字，收入史部地理類一。蘇州府志云，一作歷代都城宮闕攷二十一卷。十九陵圖志六卷、徐譜案，潘稼堂呈先生詩注云有昌平山水等圖，當卽此書。

萬歲山攷一卷、肇域記一百卷、記一作志。嚴杰云、肇域志手稾今存仁和許周士主政家、蠅頭小楷、一筆不苟。蘇州府志曰今存山東二冊。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四庫總目又有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收入史部地理類三、有提要一篇。茀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救文格論一卷、蘇州府志又有稗錄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有曲阜孔氏刻本。徐譜案拜經樓詩話載詩律蒙告一條、注云見菰中隨筆。今刻本無。官田始末攷一卷、京東攷古錄一卷、此書吳震方說鈴中收之。四庫書存目謂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記、殆震方勦取別行、僞立此名也。桑衍生書目本有此名、提要殊武斷。蓋先生所著書、其精華無不采入

日知錄者、不但此一書也。山東攷古錄一卷、此及京東攷古錄、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各有提要一篇。熹廟諒闇記一卷、聖朝記事一卷。又近有一統志案說一書、乃襍纂方輿紀要中總論合為一編、坊賈不知其為宛溪、題曰顧亭林原本、其妄蓋不待辯也。

松案先生勘定之書、有西安府儒學碑目、見先生文集。有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見先生手牘。有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為書、見荅汪苕文書。有纂錄南都時事、近坊刻有聖安皇帝本紀二卷、題先生撰、疑即此書。見與戴耘野書。有點定

荀悅漢紀、見潘稼堂重刻漢紀序。有匯言五十卷、治河事一袟、見何義門菰中隨筆序。有備錄、見江左十五子詩選注。案、詩選徐昂發關案詩注、引顧亭林備錄。又嘗欲編輯姓氏書、健庵有與先生論姓氏書。見日知錄。徐譜

王山史山志、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為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心經術、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為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為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袟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

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問强記、或尚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山志又載先生論假借轉注一條、論極乖刺、與先生平日之說正相反、蓋係山史訛記、故不取也。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麻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

又曰、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卽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祭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祥莫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又曰、予嘗作三案論、獨是移宮、而於挺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頗然之。

閭百詩、南雷黃氏哀詞、當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薨已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歿亦且十四五年、穆案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距先生之亡實十三年。蓋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丘劄記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者、錢牧齋、馮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若文、朱錫鬯、顧梁汾、顧寧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更增喻嘉言、黃龍士、

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

李文貞顧寧人小傳、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文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阻、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庶吉士、曾相遇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歿矣。聞其書已成、亟求觀之、寧人之學、於是

始竊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衛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潘次耕日知錄序，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

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攷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絶人、無它者好、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攷、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

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又贈先生六十壽序、先生之學、邃于經術、而又洞達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大而有體要、上自經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後學不在康成下。

湯孔伯有荅先生書云、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游名賢、即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厤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

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眞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州、元禮、計東字甫州、吳人。葉舒崇字元禮、進士。俱吳江人。往往言與山史同。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

汪苕文答從弟論師道書、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

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論先生詩云、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幾似之。

繆天自云、天自名永謀、一名詠、又字于野、嘉興人有莉溪集。詩有俚語、經顧

尊人筆輒典。

無名氏隨筆記、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洋歎服。穆案、此事未得其年、附記於此。

王蘭泉昶與汪容甫書、聞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春夏温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

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江藩漢學師承記、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

程魚門晉芳正學論、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爲世世法。

李子德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朝黜初零露、浮雲忽障天。史無正月紀、星脫少微躔。一代摧梁木、千春恨杜鵑。典刑今頓墜、文獻爾俱全。際剝哀吾道、瞻卬失大賢。渾思歎著述、未忍没周旋。勁節堪追溯、名家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晝省基藩牧、彤毫珥御鈿。鍾靈簪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伯陞侍郎、大父贊善兒鄉舉。）閱閥窺芳矩、詞宗起丱年。友兼鄉國盛、聲挾俊厨騈。（少登復社。）勝地頻交軫、留都幾著鞭。銜杯才最逸、擲管賦誰先。吐納蒼江麗、招尋紫陌連。同過遜石渚、獨

步探香荃。競睹潛修洽、徐欽懿緒延。遡時傷失路、振翼爽乘權。上客逍遙久、佳人契約偏。徒勞殷密勿、莫與救迍邅。海涸龍虛碎、山頹鳳不還。難求雛翮好、漫惜頷珠圓。剖血探危躅、攀髯少並肩。鼎湖仍問渡、喬嶽遠懷仙。信宿寒郊址、恭圖寢廟堧。爲孝陵圖。裝潢勤更肅、拂拭對增虔。沐髮嘗辭舍、俌身偶就廛。北來馳險阻、北謁十三陵。南嚮灑潺湲。壞邸詢遺迹、荒圻拜故阡。湯孫昭穆萃、漢祖壁墉堅。歷歷捫松檟、兢兢執豆籩。金樞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埽甘從事、勳華恥讓鐫。著昌

平山水記。特書森具體、凡例發流泉。古兆原分立、斯文實創編。班揚愁覩甚、左馬色蒼然。自此淹羇旅、餘齡肯棄捐。經搜墳典潤、世譜仡提懸。似欲超吟詠、何曾叩偓佺。雄心灰弗已、績學勵相宣。逮夜隨燒燭、長征亦費研。驅車攜竹笈、入肆展霜箋。疊案皆親注、盈牀益勉旃。纖瑕攻琬琰、所論多摘古人之誤。細字炳丹鉛。取誌惟徵邑、著利病書、必欲盡考縣志。遺聞迥匯川。討論周利病、往冊賴刪詮。屢易猶藏稿、通行且待緣。昌言昭日錄、著日知錄。暇力正詩篇。著音學五書。轉叶音何順、施騷韻累遷。爰稽三頌

始、盡洗六朝衍。憤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恒趨裔塞、踐溼涉層淵。積雪貞珉皎、庢藤側蔓纏。謂宜輕櫂檝、翻喜跨箠鞭。到處逢迎備、臨岐指顧牽。公卿雖倒屣、葦竇每安絃。鄴架抽光數、郇廚領味專。食不兼味。晴瞰裝澹澹、素魄坐娟娟。桂蕀寧知老、松疏那受憐。刊垂資租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薀藻田。隰苓聊近採、闕阜儘高褰。旬服羣推首、邦徵舊象乾。王風留黍稷、伯略沓鷹鸇。遂逆洪河浪、因窮太華巔。臺祠洵曠舉、因朱文公曾主管雲臺觀、倡爲主祠。縣宰得循員。華陰令遲君任其事、亭林

殁遂陪享。濁俗多崇墨、豪耆半雜禪。迷津煩拯助、出谷仗陶甄。漸覺嚶鳴後、俄開霽景鮮。盍簪要奮激、傾蓋及狂顛。縞帶曾貽晉、先生初同曹司農公過雁門，晤余於陳使君席上。清觴再集燕。嗣飲龔宗伯公宅。愚嘗沾善誘、等列荷區銓。謬許私盟牒、允期軼草元。深思鴻鴈並、暫別鯉魚聯。卜宅推中表、寓表弟長源家。披帷共醉眠。頗耽亭水潔、遲眺徑花妍。匣劒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衷曲盡、遐寄物情蠲。鬼徼喧飛檄、神州滿控弦。縈腸彌悵望、叱馭復翩翩。積歲兵機稔、中宵客慮煎。匿形乖辟穀、覘夢罷迴眄。憶

昨登嵩少、悽其俯澗瀍。淩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舷。牴絳依重郭、去秦居曲沃。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衰鳳託終焉。臘杪纔呼走、遣使往訊起居。冰嚴薄饋綿。報章驚絕筆、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幽怨屈空拳。耿介標孤性、忠誠冠八埏。末縣齋志展、疇使抱痾痊。彼網欣逋鶴、維巢訝類鳶。心休沿板蕩、目覩爲戈鋋。恐逸陽秋撰、須存卽次氈。外甥俱雋哲、謂三徐公、司寇太史相國。猶子已騰騫。令姪中翰君洪善。幸接旁陰茂、當提主器孱。聖途湮豈斷、儒術衆疑悛。饌具睽峯壑、生芻布几筵。輭旌悲浩漫、墓樹想葱芊。

直擬歌黄鳥、眞應駕白蓮。招魂稱至德、陟降蔣山邊。

潘次耕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

耆德何寥落、人倫孰楷模。斯文知未墜、夫子實通儒。世德推江表、高名冠海隅。才猷鼎鼐重、器畧廟堂須。妙譽歸八傑、英姿識鳳雛。風雲遲絶足、羽翼凝天衢。築版功名遠、躬耕心事紆。勞勞悲擊楫、渺渺欲乘桴。廿載中原客、單車萬里驅。北游頻五岳、作賦幾三都。漢塞雲隨鴈、秦關月照榆。胸中百郡志、掌上列邊圖。先生有昌平山水等圖。結客傾豪俊、論文盡顧廚。襟懷小天地、

聞見溢寰區。學貫天人奧、身包造化樞。大文經緯著、
讜論古今臚。賈馬寧方駕、班楊敢並趨。才高道乃契、
心小聖爲符。雅痛微言絕、深嗟學術殊。幾年犁傳注、
百代掃榛蕪。精理通爻象、鴻猷擴典謨。禮堂尊講席、
絳帳盛生徒。小子深瞻仰、通家自友于。追陪憶往歲、
侍從足歡娛。稽阮交原厚、陳雷好不渝。時時枉高駕、
往往到菰蘆。永漏杯同把、明鐙筆共濡。情深等膠漆、
調叶比笙竽。各矢青雲志、秪愁白日徂。龍蛇夢俄兆、
鵩鳥讖堪吁。向子聞鄰笛、王公憶酒鑪。遙知悲宿草、

無處莫生芻。落魄餘文舉、伶仃有少孤。素絃哀絕調、
枯樹慘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對阿奴。向人言慷慨、
伏枕淚糢糊。流涙來淮市、飄零客射湖。江關淹歲月、
蹤跡混泥塗。范叔綈袍盡、相如四壁無。三秋長旅食、
半刺只窮途。詎敢題鸚鵡、那堪聽鷓鴣。壯懷感馬援、
岐路畏楊朱。愁到思投筆、窮來未棄繻。寧爲枳變、
蘭不效蕭敷。把卷難窮牖、編書亦絕蒲。三冬臾倩惜、
一榻劫安俱。汲古慚修綆、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謭劣、
曲學況牽拘。窺豹非全目、雕蟲豈壯夫。夙懷期負笈、

雅志有懋弧。碩德惟劉董、儒宗有鄭盧。龍門雖自峻、蠡測肯辭愚。問字侯芭去、傳經服慎呼。羸糧非早暮、命駕敢踟躕。汶野黃雲凍、沂山白草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捧杖微誠遂、横經鄙願輸。駑駘還賴策、蓬草或堪扶。斧削資良匠、陶鎔付大鑪。垂恩無以報、感激一微軀。又呈亭林先生一首、尼父志不違、浩然動歸思。羣材良斐然、裁成將待誰。迴車訂六籍、制作通神祇。三年致祥麟、大道以不隳。海内有先生、人倫之宗師。學惟天人貫、道乃汙隆宜。嚴冬霜雪集、萬木

爲之萎。孤根獨歸然、知天未喪斯。周游遍五岳、歷覽
環三垂。天地有大文、一一爲搜披。成書藏名山、故里
歸何遲。下國寡良材、斧斤諒難施。區區園葵意、朝陽
寧見知。何當累糧去、萬里相追隨。泰岱峰崢嶸、日觀
路險巇。一覽小天下、慰此平生期。

王山史拜亭林先生墓詩、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
野日滋宿草、秋花淒零露。緬惟同心交、則誓金石固。
稽古啟愚昧、敏求祛冥悟。惠然止吾廬、一一似形影附。
同泣鹿馬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戚戚不忘故。

疇昔夢雲闕、白衣從玉輅。連蜷下大荒、偃蹇問天步。歎息桑榆景、裴回崦嵫暮。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灑淚歸山去、長辭西州路。又哭墓詩云、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丘淒宿艸、更揮老淚問遺書。爲憶神明恒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當年羊傅徒輕爵、何似龍門有外孫。葉封山志序、曩余獲交崑山顧亭林先生。亭林於當世士多否少可、獨亟稱華陰王山史先生。已山史至京師、余一見輒心儀之、顧息息別去、比亭林就居山史之家、兩人皆好學惇行、志相得也。康熙壬戌歲莫、余客揚州、山史亦來、則先是出游、將二盈稔、聞亭林之殁。且周歲矣。

鄞縣王梓材

高要蘇廷魁

道州何紹基

日照許瀚

肅寧苗夔　參訂

晉江陳慶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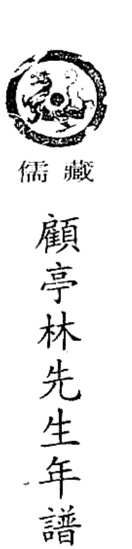
安丘王筠

順德羅惇衍

武進趙振祚

平定張[illegible]榮

固始祝兢　校字




國史儒林傳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絳崑山人、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絶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爲先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

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閒。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

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之語録、不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

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虚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穆案、本集所舉十人、皆稱其字、此改稱名、因史體也。而楊雪臣名瑀、路安卿名澤溥、獨仍而不改、何也。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

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炎武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

榛蕪、猶未邃密。至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即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炎武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精。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炎武終身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凡

經史、吏治、財賦、典禮、藝文之類，皆疏通考證之。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初，炎武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嘗斷指療姑，於崇禎十年被旌。及聞明亡，不食卒，誡炎武勿出仕。福王時，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為兵部司務，旋以職方郎召，皆未赴。既葬母，遂出遊，歷遭艱險。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過邊塞

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即於坊肆中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在華陰、與王宏撰等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康熙間、

詔舉博學鴻儒科、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辭未赴。康熙二十一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穆棻先生年七十、卒於曲沃、此皆誤。無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神道表　鄞全祖望鮚埼亭集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穆菴、徐乃涂之誤。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濂、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廕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

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絶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墨，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録、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説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録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

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秩。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日音學五書。

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日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黄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

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録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吴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

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流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脱、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禀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帬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甯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

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

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

死之、先生又幸而脱。甲辰、因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黄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録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

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祈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

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於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穆案、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蓋誤以梨洲之事例先生也。

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徇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至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

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横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

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遇卽饒足。徐尚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誤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穆案洪愼乃先生之從子、先生既立

吳江族子衍生爲嗣、又立洪愼之子世樞爲殤子後。此皆誤。年六十九。誤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穆棻、榕村集有顧寧人小傳、稱爲吳之長洲人、謝山銘即指此。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余沉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庵之言曰、甯人身負沉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

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怍。

何紹基顧先生祠詩 甲辰五月

亭林先生祠、小子始營繕。惟城西偏慈仁森佛殿。當時寺宇宏、市集萃圖卷。國初諸老儒、買書乘暇宴。先生結契廣、僑寓還鑪扇。至今雙松下、彷佛見遺跡。承平二百載、光陰若流箭。古碣餘斷龜、空梁墜飢燕。我卜隙地寬、謂可靈爽奠。諸公聞此議、合作相呼忭。脊鋤猥見屬、木甓自遴揀。刪蕪出古樹、明月夜來罥。崇崇屋三楹、爛爛秋一片。落成奉遺像、覽揆潔盥薦。肅然道義容、警我塵土賤。車徐譜歲月、張子重論撰。江南大河北、餘韻蒐

討徧。張石州據東秋舫、徐星翁所撰亭林年譜，合爲定本，增益拚正，甚博且精。攜稿至山東、江南，蒐得遺事詩文頗多。勒記待貞珉、儀徵儒老硯。阮相國師記文尚未寄到。冬霙倏巳飄、春鸎復來囀。次第皆識職、初終矢無倦。持衡恩命被、萬里指羅甸。五月一日，紀基奉命主試貴州。登程復過祠、仰止有餘眷。溯惟明代末、世苦龍蛇戰。氣節誠乃隆、兵將多不練。小儒獨何爲、俗學爭相煽。語錄飾陋疏、詞章門輕蒨。先生任道堅、千古係後先。研窮經史通、曠覽天人見。鬱積忠孝懷、慘澹時世變。同時顧李閻、驂靳隨靭韉。餘子困人成、軒輊亦相戀。經心執聖權、首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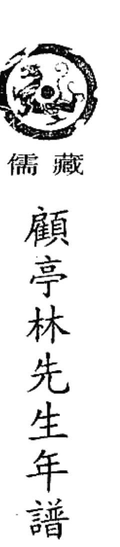
熙朝彥。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術。漢宋包羣流、周孔接緒。精光爍日星、果力策雷電。自非菰中人、孰開衆目眩。欽惟

純廟年、四庫盛編纂。萬軸歸

文淵、千士萃祕院。儀徵實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釆源流、全編有冕弁。諸儒始相驚、

乙覽大稱善。阮師撰　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擅。小子雖憒學、遺書早窺眄。洎與脩史職、讀傳生歎羨。從來聖道大、靑史資爛絢。微言察天地、正路化狂狷。功

名與文章，因時見陶鍊。惟兹下學事，萬古有繼禪。儒林道學分，宋史妄矜衒。六藝天道樞，班書儒林傳意。傳例重班掾。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厓堰。君親鑒吾身，學行須貫穿。願從實踐入，敢恃虚談便。且當語黠士，庶弗規爲瑱。再拜別先生，歸來已寒霰。





校記

①原譜天頭云：「《寶庵集·觀海府君行述》：『居太倉者諱伯善，伯善生榮工，榮工生元市舶司正觀。觀五傳而生我高祖耕雲府君諱珩。珩生曾祖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點庵府君諱鑑。鑑生祖故贈中憲大夫前刑科給事中思軒府君諱濟，配淩氏，累封太恭人，舉兩子：長太學生諱樅，世稱爲玉陽先生，以奇節顯。府君其仲也。』」

②原譜天頭云：「先生與兩甥書云：『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則非金童園亭也。」

③原譜地腳云：「《寶庵集》行述：字行之。又□爲刑部。淵廣曰：郎中。」

④原譜天頭云：「侍郎妻王氏、孫氏，王氏生紹芳，孫氏生紹芾、紹芬。」

⑤原譜天頭云：「南林蔣氏有明鈔本《寶庵集》二十四卷，凡詩八卷、文十六卷。《千頃堂書目》《寶庵集》八卷，蓋謂詩集。」

⑥原譜天頭云：「贊善妻周氏。」又地腳云：「《快雪齋己丑日記》：顧實甫宅園亭竹樹甚佳，宅背崑山，樓曰背山樓。又《乙未日記》：飯後步憩背山樓，惟有感慨。實甫身後有宿逋，計無復之。將在新居，從此不得爲背山樓客。末又云：實甫以癸巳二月物故。」

⑦原譜天頭云：「德甫妻周氏，繼李氏。」

⑧原譜天頭云：「《千頃堂書目》：顧紹芾《夢庵集》十卷。」

⑨原譜天頭云：「馮祭酒《快雪齋集日記》謂萬曆乙未，同應年十二，至是卒，計四十四

歲。《澹園集》以爲卒卒四十二歲，不知何者爲是。」按，「卒卒」當爲「卒年」之誤。

⑩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干官》二首。」

⑪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聞詔》一首。」

⑫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上吳侍郎易》一首。」

⑬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元日》一首、《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一首。」

⑭原譜天頭云：「案先生是年始薙頭，因有四方之志故也。《流轉詩》曰：『稍稍去鬢毛，改客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亦良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虎。』乃歷言所以薙頭之故。石洲謂有怨家有傾陷之者，殊爲□□矣。國維。」

⑮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贈于副將元凱》一首，或作是年。」

⑯原譜天頭云：「是歲，遇曾庭聞畹於鎮江。先生於康熙十六年與曾庭聞書，所謂『南徐一別二十六年』者是也。」按，《四部叢刊》初編本作「南徐州三十六年」。

⑰「十一」下，《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有「廟」字，當是。

⑱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又有《江上》一首、《六言》二首、《無題》一首。」

⑲雲間：《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作「松江」。

⑳原譜天頭云：「是歲文又有《萊州任氏族譜序》。」

㉑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陽虞引》一首。」

㉒原譜天頭云：「又有《營平二州史事序》。」

㉓原譜天頭云：「鈔本《詩集》有《元日》一首、《爲丁貢士亡考衢州君生日作》一首。」

㉔伯嘗：據本條前文，當作「伯常」。下「伯嘗」同。按，朱存杠字伯常。

㉕原譜天頭云：「又有《錢糧論》二篇。」

㉖原譜天頭云：「又有《與潘次耕書》。」

㉗耆古：當作「嗜古」。

㉘原譜天頭云：「又有《鈔書自序》。」

㉙原譜天頭云：「是書有陳祺公序，似先生或李天生代作。」

㉚原譜天頭云：「黄宗昌，《明史》有傳，所著有《黄侍御□艸》三卷，今在南林蔣氏。」

㉛原譜天頭云：「《餘集・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陸君墓誌銘》當作於是年。」

㉜勳貴：《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作「親貴」。

㉝原譜天頭云：「維案：《與戴耘野書》當在康熙十八年後。」

㉞原譜天頭云：「是歲，張稷若卒，先生以詩哭之。」

㉟原譜天頭云：「又有《與李霖瞻書》。又按：《與楊雪臣書》亦當在此年。」

㊱原譜天頭云：「又有《與三姪書》。」

㊲原譜天頭云：「又有《與李中孚書》。」

㊳臧：當作「贓」。

㊴原譜天頭云：「《規友人納妾書》，乃與王山史者，並在是年。」

㊵原譜天頭云：「先生於康熙十六年《與毛錦銜書》末云『一詩附奉』，恐即此詩也。」

㊶者好：當作「嗜好」。

㊷稽阮：當作「嵇阮」。按，即晉代嵇康、阮籍。

# 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

清・吳映奎 編撰
清・車持謙
錢邦彥 校補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四部叢刊三編本

《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一卷、附録一卷，清吴映奎、車持謙（張穆編《顧亭林先生年譜》作「車守謙」）編撰，錢邦彦校補。《四部叢刊》三編本《天下郡國利病書》附録。

顧炎武年譜，在張穆之前，有顧衍生、吴映奎、車持謙、胡虔、周中孚、徐松諸作，胡、周、徐所撰未刊，餘有刻本，然各有詳略優劣，而總體上皆不如張穆之本。錢邦彦字俊甫，江蘇崑山人。因車持謙、吴映奎二家「互有參差，車較吴詳核，而兩家渾合，不辨何注爲吴，何注爲車。亦有本出吴譜，而吴譜不備，反見於車譜所引者」，遂詳加校訂；而「吴、車均未詳者，採之山陽徐學博遁葊《亭林詩注》，十三陵則採之先生自著《昌平山水記》，宋六陵則採畢秋帆《續通鑑》、陶九成《輟耕録》，井中《心史》則採《蘇州府志》、《鄭所南集》，朱不遠事蹟則採《吴江獻存録》，申鳧盟殷公子岳則採漁洋《詩注》、朱竹垞《文集》，潘稼堂、傅青主、朱錫鬯事蹟則採《曝書亭詩注》，申旃則採汪堯峰《文鈔》，葉井叔、康乃心則採《漁洋詩話》，攝山則採王貽上《攝山記》，瞿稼軒事則採《澹園文集》，地理則多徵之徐遁葊《亭林詩注》」，經三年而成此譜。

此譜作於張穆之譜後，故譜中亦引其説，或間有張譜所載而邦彦所未録者，刊印之時，王頌文更取一二補注之。而諸家所作亭林年譜，亦於譜中多有引述。此譜之特點，在於徵引資料翔實，而引用之史料又皆註明出處，利於研究者稽考。於諸家年譜牴牾處，亦時有考辨。故此譜與張穆所作，互有詳略，皆爲研究顧炎武不可多得之史料。譜後附有亭林《先生著述目録》、《諸人詩文及記傳》，亦可補譜中所不載者。此譜原爲邦彦子錢景虞收藏，因商務印書館影印亭林手輯《天下郡國利病書》，遂取此譜附印於後。

# 校補顧亭林先生年譜序

顧亭林吾鄉先賢、與歸震川、朱柏廬世所稱崑山三先生者也。爲先生年譜者、平定張石州、上元車秋舲、崑山吳止狷、湖州周中孚、大興徐氏松、而最前則先生撫子衍生創爲之、當得之先生口授。同治己巳、彥年二十二、席公吉人手衍生所編亭林年譜、屬邦彥校寫、忽忽四十年矣。前丙午年、從馬生光楣所借得徐氏所藏車秋舲所訂年譜、彥出所藏吳止狷所訂譜校之、互有參差。車較吳詳核、而兩家渾合、不辨何注爲吳何注爲車。亦有本出吳譜、而吳譜不備、反見於車所引者。邦彥讀之憾焉、因詳加校訂、吳車均未詳者、采之山陽徐學博遜蒼亭林詩注、十三陵則采先生自著昌平山水記、宋六陵則采畢秋帆續通鑑、

陶九成輟耕録、井中心史則采蘇州府志、鄭所南集、朱不遠事蹟則采吴江獻存録、申凫盟殷公子岳則采漁洋詩注、朱竹垞文集、潘稼堂傳靑主、朱錫鬯事蹟則采曝書亭詩注、申旃則采汪堯峯文鈔、葉井叔、康乃心則采漁洋詩話、攝山則采王貽上攝山記、瞿稼軒事則采憺園文集、地理則多徵之徐遯菴亭林詩注。凡閲三載而畢、當繕成稾本、以質之當代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求　教正焉。時

光緒三十四年、歲在著雍涒灘春仲、錢邦彦謹識。





亭林先生中年[illegible]歲小像

後學[illegible][illegible]茂[illegible]繪

一代大儒、學貫天人。
隱居求志、比跡河汾。

吾家向藏
亭林公小像、道光戊子、已摹勒
吳郡名賢祠畫石矣。
袁莊伯父倩青浦嵩君楙卿
重摹、命德即錄名賢祠
讚語于後。

辛丑孟春、

七世姪孫淳德敬書。

# 顧亭林先生年譜 顯衍生原本

崑山吳映奎止狷甫
上元車持謙秋舲甫 輯

後學崑山錢邦彥校補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顧氏譜系攷曰、余家本出吳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慶者自滁徙海門之姚劉沙、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縣二十四保之花蒲保。今太倉州六都。彥攷震川集、三顧村在七浦塘南雙鳳里。自慶而下十一世、至封刑科給事中字仲明號默庵諱鑑、方𨿅亭鵬顧公墓誌、公諱鑑、字仲明、號默庵。世家太倉、至公始遷崑山千墩里。有諱觀者、元市舶司正。三傳至良、良生暹、暹生玠、公之曾大父、大父、父也。再從崑山縣城南二十四里泙川鄉千墩鎮、是爲先生五世祖。鑑生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刑科給事中濟。字舟卿、號思軒。濟生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兵部右侍郎章志。字子

行、號觀海。章志生萬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左春坊左贊善紹芳、字實甫、號學海。國子生紹芾。字德甫、號蠡源、又號夢庵。生員、逌例入太學。〔淞南志〕夢庵工詩善書、董文敏皆謂人曰、見德甫筆墨、令人有退舍之想。年五十、屏棄科舉、取全史所紀朝章國典、地形兵法、鹽鐵戶口悉標識之、以備采擇。尤注心節義之行、詳舉其事以獎勵末俗。有庭聞紀述、夢庵詩草行于世。紹芳生萬歷乙卯戊午副貢同應、字仲從、號賓瑤、以廕生兩中副貢。娶何夫人。〔憺園集〕先妣顧太夫人行述曰、母何夫人、淹洽書史、爲女士師。於萬歷癸丑五月二十八日生先生於千墩鎮里第。〔張譜〕同應五子、長緗字遐篆、次先生、次紓字子嚴、次纘字子叟、次繩字子武。先生女兄三、長適徐、爲履忱之母。仲適馬右賓嗣光。次適陳皇士濟生。女弟適徐開法、生健庵彥和公肅。紹芾生同吉、字仲逢年十八、未婚卒。聘王氏、歸顧守貞、歸一紀、先生始生、祖蠡源公撫立爲嗣。〔徐譜〕貞孝之歸顧、當在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其年貞孝年十六歲。先生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張譜〕復社姓氏、崑山人顧絳、字忠清。又嘗

稱名曰圭年、〔吳譜〕康熙中、贈吳縣李灌谿侍御詩、自稱名曰圭年。〔車譜〕程瑞田云、嘗見萬年少自跋所作秋江別思圖、送亭林由淮陰渡江歸唐市、謂顧子名圭年。自云、余再轉注而得此名。入國朝、更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吳譜〕顧亭林湖在華亭東南三十五里、湖南有顧亭林鎮、陳顧野王居此、因以爲名。宋紹熙間爲寶雲寺、寺南高基、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世傳以爲野王墩。有沼深黑、云是野王墨池。亦自署蔣山傭。〔徐爰釋門略〕建康北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名蔣山。〔張譜〕江藩漢學師承記、庚寅、有怨家欲陷之、僞作商賈、變姓名、爲蔣山傭。

四十二年甲寅、二歲。

四十三年乙卯、三歲。

先生患痘症、頗危。及脫、痂右目爲眇。彥于己巳年手鈔衍生元譜、固有右目爲眇之文。衍生弱侍先生、豈有子而誣其父之理。全謝山謂先生目固不眇、車秋舲綸正面像、兩目炯炯、是以他人之貌貌先生也。今從元譜。秋、先生本生父賓瑤公同應中式副貢。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四十五年丁巳、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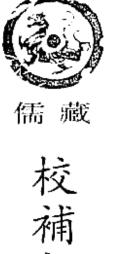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貞孝王碩人以大學授先生。秋、賓瑤公再中副貢。冬十一月、先生祖母蠡源公配李碩人卒。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先生入塾就傅。〔元譜〕日知錄云、忠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吳譜〕秋七月、神宗崩、光宗立。一月崩、①熹宗立。朝議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左光斗請七月以前爲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從之。先生同母弟紓生。〔車譜〕案、崑新志、紓字子嚴、同應第三子。少負經濟才、明亡後、絕意仕進、隱居千墩舊廬。居喪、哭過哀、目遂盲。秉性耿介、兄炎武講學秦晉間、屢徵不赴、紓寓書益相砥礪。甥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紓獨養高自





重。華陰王宏撰稱其晤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愧隱君子。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先生讀周易。

二年壬戌，十歲。

先生大父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家孫子、吳子及左傳、國語、國策、史記。〔餘集〕徐遯葊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反。其明年，廣寧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月，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家孫、吳諸書，及左傳、國語、國策、史記。

三年癸亥，十一歲。

先生大父蠡源公以溫公資治通鑑授先生。〔元譜〕鈔書自序云、先祖書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自某十一歲，卽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

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

四年甲子、十二歲。

先生習科舉文字。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姿穎異、合早取科名、遂以先生應例。〔車譜〕明時寄學亦經提學考取、歲試後准作附生。

六年丙寅、十四歲。

提學御史麻城周邦基取入崑山學二十二名、庠名繼紳。先生讀資治通鑑畢、讀詩、書、春秋。入復社。〔徐譜〕常熟王峻次山作先生傳、年十四爲諸生、入復社、有名。〔張譜〕〔靜志居詩話〕寧人早年入復社、與歸莊齊名。本生父賓瑤公卒、先生居降服憂。

七年丁卯，十五歲。秋八月，熹宗崩，烈皇帝立。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惠安陳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賞卷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讀宋人性理書。徐蕿、葬案：先生《三朝紀事闕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當先帝頒孝經、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不可不熟究。閱邸報。

二年己巳，十七歲。

三年庚午，十八歲。

夏六月，先生應科試，提學御史上虞李懋芳拔先生卷列一等二十二名。

四年辛未十九歲。

春二月，先生應歲試，李提學連任，拔先生卷一等十一名，始更名絳。元配太倉王碩人來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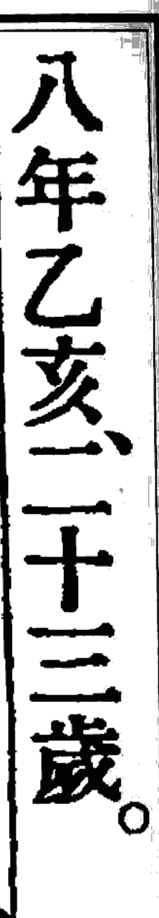
五年壬申二十歲。

春三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隣水甘學潤拔先生卷列一等十四名。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春正月，先生應科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秋，先生同懷兄遐篆緗中式順天鄉試舉人。〔車譜〕按，崑新志，緗天才俊逸，世傳其兩京賦埒平子，時務策比長沙，年未四十卒。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夏六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上虞倪元珙置先生卷二等。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夏六月、先生應科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先生臚舉母氏貞孝事狀、（未嫁守節、斷指療姑。）請於當事巡按御史王一鶚、爲達於朝。得旨、建坊旌表。

十年丁丑、二十五歲。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春二月、先生應歲試、提學御史濰亓煒置先生卷三等。 冬十二月、亓提學科試、仍置先生卷三等。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秋七月、提學御史城固張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夏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車譜〕崑新志文苑傳、葉奕荃字元暉、一字水修。國華長子、事繼母陳以孝稱。以諸生入太學、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尤究心邑政利弊。性剛直好義、不能容人過。乙酉夏、以父權杭州關、遇國變、奕荃戴星往省。時揭竿四起、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覓其屍不得、以衣冠葬之。

歸秀才〔車譜〕崑新志隱逸傳、歸莊字元恭、昌世子。爲諸生、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性嗜酒、攜酒應院試、且飲且書、日未晡成七義、分隸篆眞草書五經文字。御史亓煒怪而詰之、惜其才、旋復焉。順治乙酉六月、縣丞閻茂才攝令事、下薙髮令、士民不從、錄於縣、黔茂才、莊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後新令究前事、莊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後乃廬金潼港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傳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詩古文、墨竹無不工、尤善書、壯歲所作行草、直逼兩晉。以酒至者、長箋短幅、揮灑不倦。往來江淮浙水間、輒奉先像以行。遇令節諱日、採藻束芻以祭。晚年校正曾祖、震川文集、付梓傳世。折衷諸名家、持擇頗精。卒年六

十一。彦補案、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云、恆軒好奇、其名屢更。崇禎中、忽請於學使者改名祚明、自後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圓公、或稱懸弓、恆軒。其別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塵蠶鉅山人。沒後、女壻金侃輯其遺箸、名字一從其舊。箸有懸弓集三十一卷、恆軒詩集若干卷、萬古愁傳奇一篇。重新兩廡栗主而正之。見顧節愍公重修學宮碑記、先生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見文集卷之五。冬十二月、先生應歲試、張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春二月、蠡源公卒、先生承制居憂。先生從叔父季皐彦案〔淞南志〕顧棄、字季皐、號又曇、邑諸生。鼎革後、棄妻爲僧、芒屩補衲、嘯歌青松白石間。與從兄仲隅〔淞南志〕顧維、字仲隅、殉乙酉之難。搆家難。冬十月、葬蠡源公及公元配周碩人、繼配李碩人於鳴字圩少司馬公祖塋之穆位。是年、大旱。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先生同懷弟子叟生子洪善、嗣先生同懷兄遐篆爲後。〔彥案淞南志〕顧纘字子叟、號南式、明邑諸生。爲人負氣尚節、不苟於義。乙酉七月、王師下江南、議城守、纘誓以身許國、持檄登陴、白衣指麾、奮不顧家。城破被戮、年二十六。天炎屍敗、莫知死所、衣冠葬祖墓。子洪善字達夫、號柏亭。少補縣學生、領康熙壬子鄉薦。丙戌成進士、官内閣中書舍人。天資敏捷、淹貫經史、明達典故、發爲文章、體裁純正、議論卓然。爲丞相長史、時朝廷制誥高文典册半出其手、非所撰弗善也。直内廷僅閱月、翻譯無訛、摹畫畢肖。諸大臣擬薦大用、遽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子世楷。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夏、先生釋承制之服、循例入成均。〔吳譜〕先生爲諸生十餘年、應試等第名次載在徐太史闇[illegible]前明本邑歲科考案甚詳。原譜於崇禎元年下注云、循例入成均。歷考諸邑志、俱列先生名于貢表中、而恩歲選拔諸目俱無確據、當由先生於癸未免喪後、以例貢入者。例貢自萬歷間始。子叟生次子洪泰。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閼逢涒灘〕

春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明莊烈帝自縊于宮中萬歲山巾帽局。〔車譜〕陳濟生再生紀略謂、在山之紅閣、御玄色鑲邊白綿綢半臂。紅閣、蓋建以復內操者。徐遯葊亭林詩注案〔計六奇北略〕上登　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自經於亭之海棠樹下。彥案〔谷應泰明史紀事〕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谷、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無傷百姓一人。夏四月二十九日、闖賊西走。五月三日、大清兵入京師、睿親王稱制居攝。映奎恭案、世祖章皇帝時甫七齡、駐蹕盛京。九月入關、十月朔御極、定鼎京師。是月之朔、明總督鳳陽馬士英等迎立嗣福王由崧於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爲弘光元年。〔吳譜〕北都既陷、福王常洵已死流寇、至是嗣福王由崧棄藩走淮南、鳳陽督馬士英物色得之、要諸臣共往迎立。四月、抵儀眞。五月朔、監國。十五日、即。皇帝位。〔明史〕史可法傳、十七年四月、闖賊犯闕、誓師勤王。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尚書張愼言

及呂大器、姜曰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馬士英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黄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眞、于是可法等迎王。〔揚陸榮三藩紀事〕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乙酉正月二十五日、大兵攻城陷、可法自刎不死、論降、不從、殺之。

車引驢東識小錄云、福王之立、實定策於淮南。是時馬相方爲淮撫、危迫之際、得一天潢、豈容更有異議。史相遂不相能違、然而非其志也。卽位之後、馬居中、史出督、大事已去、史盡力支梧、歿於揚州。先是、累疏哀號請兵餉、馬漠然不應、方以爲長江天塹、不能飛渡。其上游左良玉兵請除君側者、盡以其擔付之。阮大鋮亦以爲無奈我何也。順治乙酉五月初九日、大兵渡江、一技不施、但有一走、而江南又歌亡國恨矣。

夏四月、先生侍貞孝王碩人率家人等遷居常熟之唐市。〔車譜〕

〔常昭合志〕唐市舊名尤涇、在雙鳳鄉、去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咸豐乙卯、常熟張瑛建亭林祠於唐市、邑人張星鑑爲之記。〔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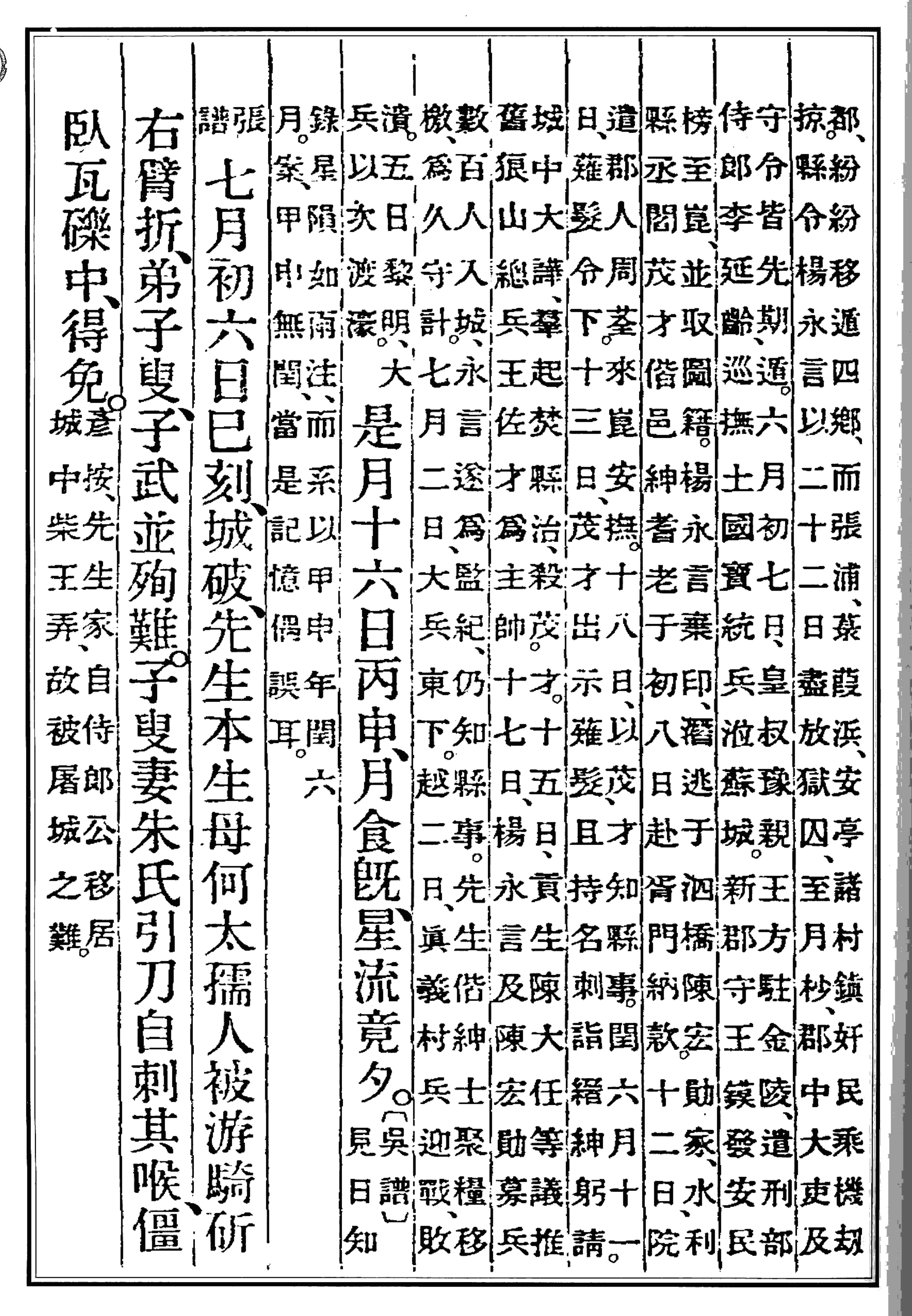
冬十月、歸千墩、被劫。十二月、復還常熟之語濂

涇新居。〔車譜〕〔常昭合志〕語濂涇、黃涇東入尤涇。唐市亭林祠記云、先生居語濂涇、寓陳亮工家。【補注】〔張譜〕望雲樓刻帖先生手札云、醉德無何、忽云改歲。兄今其脫然愈乎。弟則馬學士所云百憂熏心、三冬少暇、往日之舉、犯而不校、逆獸已無所用其炰然。今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所②、弟既蕩無一椽、僕叢亦瞻烏靡集。夫行强雖武士之恆談、火攻則兵家之下策。況于臨池之畏、實為扇鍛之謀、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之宮之火、先告于寺人。陵門之戟、首誅乎元濟。燎原之惡已盈、自焚之禍行及。布諸左右、憑楮愴然。元恭仁兄足下、弟絳頓首。不知黑夜縱火、即指千墩被劫事否。時尚未更名炎武、與葉方恒一案無涉。崑山令楊永言〔吳譜〕永言字岑立、雲南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崑城破、後走陳、蔡、詞之事彌月、知不可為、復入黃浦依吳帥勝兆。吳敗、同張企、石、聯祝髮珠涇萬壽庵中、釋名孀雲。旋入中峇、後入金華。歸滇卒。勝朝殉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諡忠節。殆未之考耶。彥補錄呼谷送孀雲師歸滇詩云、孤城流血已成川、匹馬重圍豈意全。此日錫還南詔去、何時劍倚北風前。相逢慟哭看雙髮、欲別踟躕贈一鞭。惟有年年禾黍熟、白公堤畔立秋田。唐白太傅有功於崑山、鄉人立祠祀之、今稱白王廟。或因水漲築隄、謂之白公隄。應南都詔、列薦先生名於朝、旋詔用先生為兵部司務。

編年詩集起是年。大行哀詩一首、感事詩六首。

二年乙酉、三十三歲。

是時、南都弘光元年也。春、先生膺楊永言之薦、至京口。彥案〔許嵩建康實錄〕孫權于朱方築城、因京。峴山謂之京鎮、又因門謂之京口。夏四月、同從父穆庵公彥案〔淞南志〕顧蘭服字國馨、號穆庵。以諸生入太學、多才績學、聲徹四方。永歷稱號南中、遣使招之且授冠帶、辭疾不赴。屏居田野、益肆力於詩古文、好作長歌、以消其感慨。赴南京、寓朝天宮、因拜先兵部侍郎公祠。將詣闕、未旬日而王師已於五月初九日渡江。初十夜、弘光帝出奔。十五日、王師入南都、明遂亡。彥案〔楊陸榮三藩紀事〕乙酉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追執王北去。先生回至蘇州、思有所建白、不果。〔吳譜〕先生吳同初先行狀有云、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南都陷、余從軍于蘇、歸而崑山起義。六月、歸語濂涇。閏六月十五日、崑山士民閉城拒守。〔吳譜〕先是五月初七日以後、居民聞王師已入南



都、紛紛移遁四鄉、而張浦、葉葭浜、安亭諸村鎮奸民乘機劫掠、縣令楊永言以二十二日盡放獄囚、至月杪、郡中大吏及郡守令皆先期遁。六月初七日、皇叔潞親王方駐金陵、遣刑部侍郎李延齡、巡撫土國寶統兵泊蘇城。新郡守王鎮發安民榜至崑、並取圖籍。楊永言棄印、潛逃于泖橋陳宏勛家、水利縣丞閻茂才借邑紳耆老于初八日赴胥門納款。十二日、院遣郡人周荃來崑安撫。十八日、以茂才知縣事。閏六月十一日薙髮令下。十三日、茂才出示薙髮、且持名刺詣縉紳躬請。城中大譁、羣起焚縣治、殺茂才。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舊狼山總兵王佐才爲主帥。十七日、楊永言及陳宏勛募兵數百人入城、永言遂爲監紀、仍知縣事。先生偕紳士聚糧移檄、爲久守計。七月二日、大兵東下。越二日、眞義村兵迎戰敗潰。五日黎明、大兵以次渡濠。

是月十六日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吳譜〕見日知錄星隕如雨注、而系以甲申年閏六月。案、甲申無閏、當是記憶偶誤耳。

張譜

七月初六日巳刻、城破、先生本生母何太孺人被游騎斫右臂折、弟子叟子武並殉難。子叟妻朱氏引刀自刺其喉、僵臥瓦礫中、得免。彥按、先生家自侍郎公移居城中柴王弄、故被屠城之難。

吳譜。先生先以省母至語濂涇，得不與難。越二日，常熟城破，貞孝王碩人於二十四日聞變，即絕食，至三十日而終。遺命先生勿仕二姓。〔吳譜〕貞孝王碩人，太僕寺卿字孫女，諸生述女。守貞歸，執婦道，視姑眠食外，屏居一室，雖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絕，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貞孝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貞孝潛斷一指，煑藥中，姑飲之病而瘥。已而執貞孝手慰勞之，貞孝縮手不前，迫視，始知其故，爲流涕久之。貞孝年二十八，先生始生，遂撫爲子。事載明史本傳。

唐王遥授先生兵部職方司。〔吳譜〕五月，大清兵下江南，福王被執。禮部尚書黃道周、福建巡撫都御史張肯堂奉唐王聿鍵監國，尋稱號於福州，建元隆武。九月，至嘉定，過其沉家。

十二月十九日，權厝貞孝柩於少司馬公塋之東偏。先生見軍政廢弛，作軍伍議。即文集諸論

〔文集〕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見文集卷之六

〔詩集〕京口卽事二首、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千里一首、〔吳譜〕五月以前詩皆作。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藁葬詩一首。元譜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五月、先生庶祖母黄氏卒。十二月十二日命家人趙和等遷居。〔吳譜〕詳何地。未將往閩中赴職方之詔、以母喪未葬、不果行。元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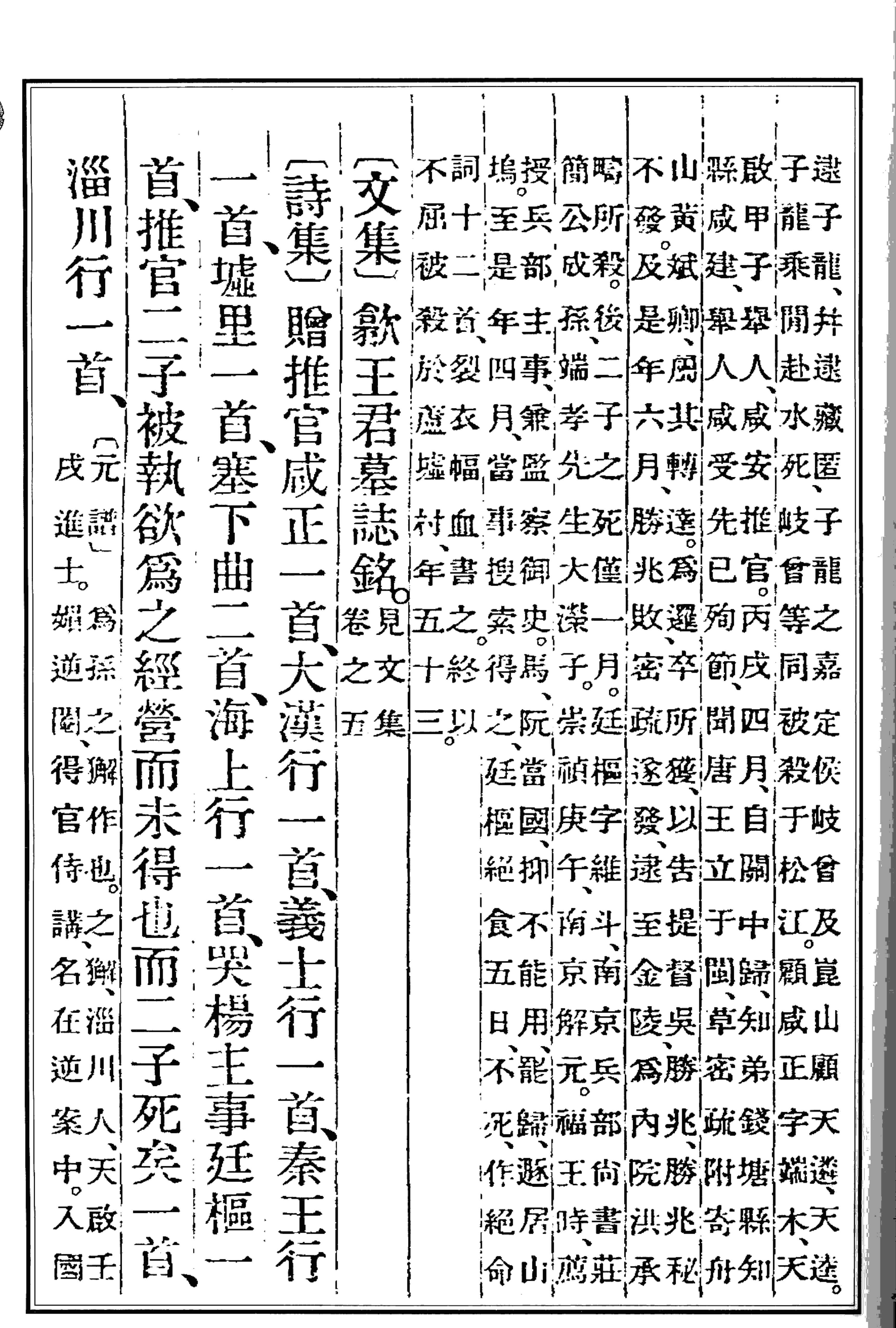
〔文集〕吳同初行狀。見文集卷之五。〔吳譜〕同初名其沆、嘉定學諸生、殉乙酉守城之難。〔徐譜〕先生三過其居、崑山兵起、死者四萬人、其沆與焉。

〔詩集〕延平使者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老鶴萬里心一首。〔吳譜〕是年春、故明唐王聿鍵命晉江舊輔黄忠端公道周舉兵、王徽州、爲大兵所敗、忠端過害時同邑

編修朱天麟于崑城破後、航海至閩、仕唐王爲少詹事。延平使者至一天首起句云、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符出蘧關。又云、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顔。當是唐王密遣使賫札召先生、先生但誌感而已。是冬十一月、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率兵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破獲海上。以下諸作、皆感觸詠懷之什也。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冬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③母黃氏柩、葬於少司馬公域外之西偏。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碩人於仲逢公同吉之兆。〔吳譜〕少司馬葬時、用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貞孝之葬、干支悉與司馬公同。二十一日、具吊奠禮。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家於語濂涇、先生廬墓。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遴、天逵先後死難、各以詩吊之。〔吳譜〕子龍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受魯王部院職銜、與蘇松提督吳勝兆通謀。是夏、勝兆反事洩、



逯子龍、并逯藏匿子龍之嘉定侯岐曾及崑山顧天遴、天逵。子龍乘間赴水死、岐曾等同被殺于松江。顧咸正字端木、天啓甲子舉人、咸安推官。丙戌四月、自關中歸、知弟錢塘縣知縣咸建、舉人咸受先已殉節、聞唐王立于閩、草密疏附寄舟山黃斌卿、屬其轉達。爲邏卒所獲、以告提督吳勝兆、勝兆秘不發。及是年六月、勝兆敗、密疏遂發、逮至金陵、爲內院洪承疇所殺。後二子之死僅一月。廷樞字維斗、南京兵部尚書莊簡公成孫、端孝先生大濚子。崇禎庚午、南京解元。福王時、薦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馬、阮當國、抑不能用、歸、遯居山塢。至是年四月、當事搜索得之、廷樞絕食五日、不死、作絕命詞十二首、裂衣幅血書之。終以不屈被殺於盧墟村、年五十三。

〔文集〕歙王君墓誌銘。見文集卷之五

〔詩集〕贈推官咸正一首、大漢行一首、義士行一首、秦王行一首、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哭楊主事廷樞一首、推官二子被執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一首、淄川行一首、〔元譜〕爲孫之獬作也。之獬、淄川人、天啓壬戌進士。媚逆閹、得官侍講、名在逆案中。入國

朝、爲禮部侍郎。順治二年、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招撫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土賊丁可澤勾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禧之辨、文解死。結語取汝一頭謝元元、當由之鄉嬰衆怒耳。〔方輿紀要〕淄川縣屬濟南府、東二百三十里。

哭顧推官一首、哭陳太僕子龍一首、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墓之左一首、原注、先考葬祖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池、形家或言兆有水。是歲、將合葬吾母、三族爲炎武難之。炎武念先妣之治命不可以不合葬、而四十年之歲、又不可以遷、萬一有水、又不可以徑情而遂葬、遲回者久之。及啟壙、竟無水、訖事、無風雨。昔重光大荒落之歲、葬先王父、既祔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遂熄。念吾先人積德累仁、固不當有水火之菑、陰陽之咎。而不孝一人所遭之不幸如此、天之不遂棄之、曲全之又如此。是可以忘先人之志哉。墓後結廬三楹作一首、精衛一首、〔山海經北山經〕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陶淵明讀山海經詩、精衛銜微木、將以填蒼海。先生身世既與陶同、而壯心未已、故亦賦精衛以寄託也。邦彥案。

附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一首。〔吳譜〕時元恭赴吳興、覓兄長輿教諭慈登骨。彥

按崑新志忠節傳、歸繼登字爾復、崇禎癸酉舉人。長興教諭、攝縣事。城破不屈死。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冬、抵京口。是年、語濂涇家中被劫。

〔詩集〕越鳥巢南枝一首、江介多悲風一首、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申包胥乞師、高漸離擊筑、班定遠投筆、諸葛丞相渡瀘、祖豫州聞雞、陶彭澤歸里。徐遯菴案、張石州云、六詩非泛擬也、乞師、悲往事也。擊筑、投筆、明素志也。渡瀘、聞雞、以不忘恢復望諸公也。歸里、則知事之不可爲、而倦飛知還也。云擬唐人者、皆膺唐王之詔、受其冠帶也。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張石州云、耿侯水利書、郡國利病書采之頗備。車秋舲云、〔常昭合志〕耿橘字蘭陽、獻縣人。進士、萬歷三十二年以調繁至、講求水利、東浚橫浦、橫涇、李墓、鹽鐵塘、北浚福山塘、西浚奚浦、三丈浦、凡土田高低、宜蓄宜洩、尺寸不遺。其開浚之法、區畫周至、約束嚴明、具載所著水利全書。其立說以水利用湖不用江、尤不易之論。邑人陸化純望汝敍序之。偶來一首、〔元譜〕將遠行詩云、去秋

闘東溟、今年泛五湖。偶來詩云、偶來湖上已三秋。蓋自秋迄冬、泛五湖也。

浯溪碑歌一首、

〔自序〕萬歷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道浯溪、得唐元次山中興頌石本以歸。爲顏魯公筆、字大徑六七寸。歷世三四、此碑獨傳之。不肖歲蒙靈、命工裝潢爲冊。工人不知碑自左方起、而以年月先旂之、遂作倒盭不可讀。方謀重裝、而兵亂工死、不復問者三年。一碑固在舊識楊生所、一旦爲余重裝以來、則文從字順、煥然一新。有感於先公之舊物、不在他人、而特屬之嗣人之稍知大義者、又經兵火而不失、且待時而乃成、夫寄物固有不偶然者也。爲之作歌。　鼇案、先生〔金石文字記〕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臺曰峿臺、亭曰庴亭、所謂三吾者也。

薛開封宋一首、

原注、君與楊主事、同隱鄖尉山、幷被獲。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張石州案、人心錄云、辭亂後歸釋、謂去冠、故去六、去髮、故去一。因姓米氏、自號米堆山。　鼇按、吳縣志、玄墓山前面湖、法華山浮于波面。東有錢家彌米堆山。

將遠行一首、

〔元譜〕先生曾至海上。　鼇按詩意、將有山東之行、與上海吳勝兆事無涉。

京口一首、

〔鎭江府志〕京峴山、丹徒縣東、三國吳初郡此、後遷郡秣陵、乃置京口鎭。　吳止猾云、是年春、金聲桓稱兵江西、僭稱隆武年號、攻陷郡邑。故明貴溪王朱常彪攻沅州、爲官兵所獲。夏、故明鄖西王朱常湖破建寧、爲官兵攻獲。故明榮王朱由楨及子朱嵩寶辰州苗

洞、爲恭順王孔有德所獲。又獲朱奉國將軍朱運鉁于興化土司、隨破永寧、荊擒故明貴溪王朱常標。又於貴州、廣西擒獲南威王朱賁衞并子朱載功、長沙王朱由櫛、輔國將軍朱華、宗室等共四十一人。舟山總督黃毓祺爲鳳陽巡撫陳之龍所敗、被獲、并搜獲反詩一卷、供出江西北窩黨薛繼周等、江南王覺生、錢謙益、許元等、奉旨、黃毓祺著正法、其薛繼周、周王覺生等著嚴飭訪拏。五月、逆狟擁立延長王朱識鐸、旋被擒。八月、海寇鄭彩等據長樂、連江等縣、官軍克復之、驅入海。九月、湖廣賊李錦、渾名一隻虎、作亂、詔鄭親王討平之。十一月、僞惠國公李成棟據南雄、勾連土賊犯贛城、官兵破之、成棟敗走。十二月、大同總兵姜瓖閉城叛、駐防大臣英親王討之。是歲、四方多故、先生詩多因事感慨之作。舉是年稱兵大略附識于後、庶知先生所處之時云。

邦彥、案、吳譜作長沙王由櫛、車譜作永明王由榔。按三藩紀事、由榔、桂王常瀛少子、初封衡陽、後以永明王稱監國于發慶。兩譜均是、而以永明爲當。吳譜有八月金聲桓等圍贛州事、車譜刪去、今從之。

六年己丑、三十七歲。屠維赤奮若

春、登靈巖山。徐遯菴詩注〔蘇州府志〕靈巖山、府西三十里、高三百六十丈。一名硯石山。秋、至吳江、

過八尺。施世傑酉戌雜記孫烈士傳、貝勒振旅還京、行至八尺、孫兆奎等以神鎗來襲、頗多傷者。納妾韓氏。是年、親封墓樹。

〔詩集〕石射堋山一首、自云、即靈巖山、見吳郡志。徐遜蓉詩注引郡國志、石城山有吳王離宮、山有石馬、望之如人騎、南有石射堋。春半一首、〔元譜〕詩中有云、洪州七月圍糧盡力亦殫。指江西金聲桓事。聲桓以去年戊子七月叛據南昌、是年正月爲官軍所破、聲桓中二矢、投水死、仍磔屍示衆。懷人一首、賦得秋鷹一首、八尺一首、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自注、常熟人。〔車譜〕引

歸元恭文鈔陳君墓表云、君諱梅、字鼎和、蘇州常熟之唐市人。先世於宋末自衢州遷於虞山、高祖號望虞、始居唐市。大父諱于堯、父諱應選、母某氏。君少孤、又失愛於大父、家法嚴、時時長跪、或與杖、怡然受之。弱冠、補學官弟子、試高等、爲增廣生、陳侍御、許太史、瞿皆視爲畏友。諸君先後登第去、君遂以諸生老。君素孝友、敦族誼、葬其祖時、費悉出自君、不以委諸父。同姓之貧無養、死無槥者、皆取給於君。而凌侮者時有、君終其身忍詢、不與較。君子以爲難。既遭世變、君語子孫宜自守、毋急功名、杜門掃跡、安以待盡。卒之日、索衣冠、家人以時裝進、擲去、取故巾服服之。又語芳續云、吾母四十餘年苦

節而不得施、所恨獨此耳。君爲人長厚、有信義、里中人皆從而辨曲直。有鼠牙雀角之訟、往往以君一言而解。權量必平、有斗稍大、取而毀之。平時日手一編、精於考索。晚年尤好醫書、嘗取古方製藥以施人。鼎革之初、羣盜出沒、君避之他所、有盜入其村、方肆刦掠、至君之門、曰、此積善之家也。蓋長者之稱、素著聞云。

一首、潘確潛云、陳處士梅、字鼎和、又字明懷、居常熟之語濂涇。先生避亂時、與之隔垣而居。少以通經著聞、旁及諸子藝術之書、無不流覽。課家人耕織自給。卒年七十一、葬雙鳳鄉吳塘里。先生爲墓誌。

瞿公子元錫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一首。〔元譜〕元錫、常熟人。父式耜、時留守桂林。〔吳譜〕元鍇、禮部侍郎諡文懿景淳曾孫、湖廣參議汝說孫。父式耜、字起田、萬曆丙辰進士。由永豐知縣歷戶科給事中。甲申八月、仕福王、爲應天府丞、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乙酉夏、巡撫廣西。明年、抵梧州、而南都已陷、乃與丁魁楚等立永明王由榔于梧州。式耜爲文淵閣大學士、留守桂林。順治七年、大兵破桂林、與總督張同敞俱被難。瞿公子元鍇於是年往省其父、以道梗不得達。徐遯葬詩注引南路云、閩十一月十七日、將就刑、天大雷電、空中震聲者三、遠近稱異、遂與同敞俱死。同敞、大學士居正孫也。時金堡已爲僧於茅坪庵、名性因、致書孔有德、乃收斂瞿、張兩公屍、葬于白鶴山下。彥案〔鷗波餘話〕楊頤甫名藕、吳江平望

人。少時遇松仙、授以道法、遂能前知、言皆奇中。瞿公稼軒深器之。乙酉、偕往廣西巡撫任。庚寅冬、王師下桂林、瞿公不屈被難、頭甫哭於定南王孔有德軍前、請斂其屍、凡四日夜、欲縊以死、始得請、並殮同殉難諸公、一時義聲動三軍。瞿公孤孫爲軍中刼去、罄財物、頭甫時以醫術游於孔王及巡撫王一品之間、力爲脫之、終護其喪歸、葬虞山。

七年庚寅、三十八歲。

春正月五日、韓氏生林元、命名詒穀。怨家有欲陷先生者、乃變衣冠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觀明太祖御製詞石刻。

〔吳譜〕顧龍山在金壇縣南五里、山脈自茅山迴龍顧祖、故名。元末丁酉十一月、明祖東征時駐蹕於此、御製題壁詞云：望東南、隱隱神壇、獨跨征車、信步登山。煙寺迂迂、雲林鬱鬱、風竹珊珊。塵不染、浮生九寰。客中有僧舍三間、他日偸閒、花鳥娛情、山水相看。

吳譜　至鎮江、登北固樓。往嘉興。參用張譜

〔詩集〕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闋一首、

重至京口一首、榜人曲一首、流轉一首、〔吳譜〕詩中云、晨登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髮毛、改容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作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知先生流離晦跡、亦僅而得免矣。徐星伯云、先生自乙酉以後、展轉江浙之境、於今五年、至此乃欲北至中原、故鈔書自序云、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亦以此年爲始也。秀州一首。徐遯菴詩注、方輿紀要云、浙江嘉興府、五代晉置秀州。

八年辛卯、三十九歲。重光單閼

至金陵、初謁孝陵。〔車譜〕明孝陵在鍾山之陽、獨龍阜舊靈谷寺基、與馬皇后合葬、懿文太子祔於左。沿山周圍四十五里。嘉靖十年、更名鍾山爲神烈山。靈谷寺、梁天監十三年、爲寶誌公建塔於鍾山玩珠峯前、名開善精舍、後爲開善寺。宋改名太平興國寺、後名蔣山寺。明初、改寺於舊基之東五里、而舊基遂爲孝陵。秋八月十四日、至淮安、與山陽王起田略、〔吳譜〕詳具康熙丁未年注。徐州萬年少壽祺定交。抵清江浦。徐遯菴詩注、清江浦在山陽縣西北三十里。

〔詩集〕恭謁孝陵五排二十韻一首、拜先曾王父木主於朝

天宮後祠中一首、彥案、徐遯庵注〔江寧府志〕朝天宮在府治西、舊說即古冶城址、劉宋建國學於此。楊吳時、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元改元妙觀。明洪武十七年、重建、賜今額。 先生自注、先公嘗爲應天府尹。〔東譜〕據餘集穆庵府君行狀、南渡初元之說云、此詩宜改編入乙酉年三十三歲中。 彥案、詩中瞻拜獨曾孫句、是此次獨至金陵時作。況詩文皆潘次耕編集、必然親見手稿、後人不必致疑。

贈萬舉人壽祺一首、原注、徐州人。〔吳譜〕壽祺字年少、後更字介石、徐州人。崇禎庚午舉人。工詩文書畫、又工寫美人、他如琴棊刀劍、百工技藝、細而女工刺繡、麤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國變後、罷公車、僧冠僧服、自名明志道人、沙門慧壽。避邳徐之亂、移家公路浦、痛飲食肉、依然如平時云。著有隰西草堂集。

淮東一首、〔吳譜〕此詩爲故明東平侯劉澤清作也。澤清爲福王時四鎮之一、開府淮東、頗事聲色、府第壯麗。順治二年。五月、福王遁走、大兵于四月十八日至揚州、二十五日城陷。五月、大兵敗澤清副將高佑于宿遷、至清河、又敗澤清總兵馬化豹等于淮黃清三河口、追入淮安界。至清江、澤清與漕帥田仰遁走。七月、澤清率所部納降至京、仍予世職。又三年戊子秋、澤清陰與曹縣叛寇通謀、許以內應、遂作亂。陷曹縣。十月、英親王討平之、詰其由、知出澤清、乃族誅之。



詩中有云、地下逢黃侯、舉手相揶揄。我爲天朝將、爾作燕山俘。指靖國公黃得功也。得功先於乙酉六月王師據江口時迎戰、中流矢死。彥案〔楊陸榮三藩紀事〕黃得功、楡林衛人、素忠勇、醉後運雙刀如飛、軍中呼爲黃闖子。乙酉五月十一日、大兵薄都城、福王奔蕪湖、都城破、王至得功軍。大兵追王、十五日、及蕪湖、得功戰于荻港。時劉良佐已降、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

贈人二首。〔徐譜〕案、先生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蓋所送之人北行、而先生仍南歸吳、故拜黃門公墓、而路澤溥詩、亦云相逢金閶西也。此詩意似譏明臣出仕北入京華者、然不可攷矣。

九年壬辰、四十歲。玄默執徐

入郡奠陳文莊公祠。〔吳譜〕公諱仁錫、號芝臺、長洲人。天啓壬戌探花、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福王時、贈詹事、諡文莊。生平事行詳劉念臺宗周、黃石齋道周兩先生所譔文莊公家傳。弘光元年、濟生、濟禎奉詔建祠于臥龍街關壯繆廟之右。康熙十九年、移建虎丘、侍讀汪琬撰文立碑。濟生以廕歷官太僕寺丞、先生姊壻也。

至吳縣之橫山、展拜陳黃門侍郎遠祖顧野王墓。〔吳譜〕墓在橫山東五里越來

溪上。徐遜庵詩注、隋書十道志、山四面皆橫、故名。山有七墩、俗稱七子山。蘇州府志、橫山在府西南十五里、越來溪在橫山下、與石湖連、北至橫塘。遇路舍人澤溥於虎丘。〔元譜〕澤溥時攜家奉母寄居湖上洞庭東山。〔南路〕振飛、長子澤溥、中書舍人季子澤濃、賜名太平。自唐市返千墩。夏六月十九日、弟子嚴得子洪愼。査案、〔淞南志〕顧洪愼字汝嘉、號學圃。弱冠游京師、入成均儀表瓌瑋、飲啖兼人。居父喪、茹素三載、哀毀骨立。從父亭林卒、赤脛走三千里、扶柩還葬、命子宏佐主其祀。從叔父穆庵得子嚴。査案〔淞南志〕顧嚴字大雲。積學工詩、寄志清遠。北入京師、南游閩粵、登臨感慨、恆寓於詩。徐太史畏壘序梓行世。至清江、渡河、抵王家營。〔淮安府志〕王家營在清河縣治北七里。世僕陸恩叛投葉氏。〔元譜〕葉名方恆、字眉初、太常卿重華第三子。明崇禎壬午舉人、國朝順治戊戌進士、官濟寧道僉事。

〔文集〕楊氏祠堂記、〔元譜〕爲常熟楊子常作。〔車譜〕楊彝字子常。汪鈍翁楊顧兩先生傳云、萬歷之季、士之爲文者喜倡新説、眩遠傳注。彝與大倉顧夢麟力明先儒之説、天下翕然從風、稱楊顧學。彝以歲貢生

爲松江訓導、作與人。材甚廣。居五歲、擢知都昌縣、以道阻、弗克赴任。明亡、遂不出。晚歲目盲、猶令人讀書其側、爲諸生講說、無少倦。年七十九卒。記在文集卷之五。

〔詩集〕同族兄存愉拜黄門公墓一首、〔原序〕公姓顧氏、諱野王、字希馮。以梁臨賀王記室參軍起兵討侯景。入陳、官至黄門侍郎。墓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東五里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曰、墓上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上古松一枝似蓋、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墳。今樹與石無恙。天啟中、有勢家欲奪其地而葬、詣已穿矣、族兄存愉發憤、訟於官、得止、其勢家所築周垣及樹木皆歸顧氏。贈路舍人澤溥一首、〔吳譜〕澤溥、曲周人。父振飛、字見白、天啟乙丑進士、涇陽知縣。崇禎中、歷御史、巡按福建、再按蘇松、屢遷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陽。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闖賊節度使、來代振飛、癸未進士涇陽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振飛擊擒二人、竿弼周於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狗於市、鞭八十、檻車獻諸南朝、伏誅。故詩中云、擒魁獻行朝、逆黨皆戮俘。又云、天子呼恩官、干戈對王使。蓋唐王聿鍵以罪黨錮守陵、中官虐之、振飛上疏、槩寬罪宗、得釋。乙酉、南京破、聿鍵自立於福州、趣召振飛、制書有朕有守因恩官路振飛云云。既至、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廕錦衣世千戶。順治三年、王師攻克仙霞關、聿鍵走汀州、振飛走赴不及。汀州破、走居海島。明年、澍赴永明王召、自縊於邵武山中。粵中④、賜謚文貞。清江浦一首、丈夫一首、王家營一首、傳聞二首。〔元譜〕是歲、永明王在肇慶、李定國攻陷廣州、王使召定國入衛。蓋王爲孫可望所制、間關奔竄故也。

十年癸巳、四十一歲。昭陽大荒落

春、至金陵。二月、謁孝陵、並謁太祖御容于靈谷寺。〔吳譜〕寺在鍾山東南、本梁僧寶誌公葬處、名開善寺。明初改名靈谷、中有明祖大靈谷寺記石碑。十月、再謁孝陵、作孝陵圖。〔吳譜〕國朝定鼎後、置守陵太監二名、兵四十名。詒穀殤、時方四歲、先生更納妾戴氏。〔車譜〕歸元恭戲贈先生納姬詩云、同心初綰任秦淮、孤寄清江音問乖。雖異九秋嬿好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此歡無既、弋雁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去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元恭自注謂、寧人於金陵納姬、置清江浦、今姬得南歸云云。

〔詩集〕路舍人家見隆武四年歷吳、車二譜作東武四先歷。一首、〔元譜〕舍人父文貞公在閩時、特精製新歷。徐遯庵詩注引東南紀略、十月、鄭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大統厤。彥案、徐譜於順治三年丙戌書云、唐王將入贛州、鄭芝龍使軍民遮留、不得行、乃駐延平。十月、明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立桂王由榔於肇慶、以明年爲永歷元年。十一月、王師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明大學士蘇觀生又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十二月、王師下廣州、殺聿鐭。又於十年癸巳三月書、魯王去監國號、不知所終。則明之遺裔、惟有殆哉岌岌之桂王由榔未亡矣、宜先生所見隆武四年厤、洒涕以賦詩也。厥後譜中絕不書三藩事、先生故宮禾黍之悲、亦惟發之於謁陵而已矣。自此一意著述、無復張子房之壯志、而爲王厚齋之深潛矣。誦古憲士二首、其寄託可想也。

再謁孝陵一首、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一首、

贈朱監紀四輔一首、自注、寶應人。徐遯庵注云、〔寶應縣志〕朱四輔字監紀。少負異才、於書多涉獵、尤諳經濟、喜交海內悲歌慷慨之士。著有鐵輪集。〔朱杝白田風雅〕鐵楞少稟異質、讀書五行俱下、有用世志。鼎革後、棄諸生、游四方。詩文不自愛惜、隨手散佚、祇有淮陽治水或問一卷行世。

監紀示遊粵詩一首、徐遯

庵詩注、白田匡雅載詩四首。內有韶州道中七律云、好山無數逐人來、紫翠千重面面開。樹下有蹊皆鹿跡、巖間不雨自薜苔。羅生斷壁垂逕上、水作驚湍去復回。獨惜征帆容易過、無由繫纜一徘徊。卽遊粵詩之一。贈鄔處士繼思一首、〔徐譜〕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故贈鄔繼思詩云、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鄔賣藥揚州市、先生頻過之。昔有一首、楊明府永言昔在崑山倡義不克爲僧於華亭及吳帥舉事去而之閩谿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一首、徐逐庵注〔金山志〕雲南楊永言、甲申後祝髮爲僧、流寓華亭張行人猻之與交善。顧亭林贈楊詩云云。亭林亦嘗以事下松江獄、兩人俱往來相契。楊蓋勝國遺民混迹緇流者。送歸高士之淮上一首、〔吳譜〕卽歸元恭。贈劉教諭永錫一首、自注、大名人。〔吳譜〕永錫字欽爾、號膠庵、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癸未、謁選長洲教諭。日與諸生講道德、明忠孝之節。邑令遂寧李實廉知其貧、欲煩以吏事、謝不應。已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偕妻栗氏一子一女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室、欲强之、永錫曰、吾中州男子、二十渡漳河、遨遊兩河間、誰不知我。乃以此相偪、將謂吾畏死耶。拔劍欲自刭、門人抱持之、不克死、大吏此亦驚慚而去。永錫謂

其、妻曰、彼再至、我與若立自決矣。皆裂尺帛提之。會海上兵起乃止。尋移居陽城湖之濱、與妻子日食蔬粥。有女許字未嫁、恐貽父母憂、絕粒而死。其母哭之成疾、亦死。後遭大水乏食、家僮相繼死、埋骨道傍。永錫與沈欽圻爲世外友、甚相得、往來弔古、常與借。有老奴從故鄉來、勸之歸、曰、室廬如故也。永錫曰、我豈不欲歸、但前奉君命而來、義不可歸。命其子臨同老奴歸、謂祖宗丘墓、責在汝。時遭歲荒、至雜糠粃作食。其子臨既歸、思父不置、假貸得百金、欲馳以獻父。星夜南下、遇盜、馬驚墮地死。初、永錫長八九尺、容貌甚偉、至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久之成疾、漸劇、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秋也。時有齊丈人者、撫其喪、葬于閶門外半塘、以妻女附之。　徐遯菴案〔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永錫有洹水遺詩。又曰、洹水至性之士、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强之仕、永錫袒裼疾視曰、吾中原男子、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欲見辱耶。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妻女相繼餓死、子爲盜所傷、亦死。久之、洹水殘弟子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丘山塘。〔李次青國朝先正事略〕賸庵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間、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鳧雁兮侶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激蕩、歌聲鬱伊、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賸庵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校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耶。卒不往。遯庵注云。

後二百六十年、古郵瓊皇錢邦彥讀至此曰、嗚呼、非獨膳庵烈丈夫也、抑婦亦烈婦、女亦孝女、子亦孝子。閨門殉道、骨肉俱香。齊丈人者、亦皋伯通之亞歟。數十里扶櫬山塘、以爲俱要離俠客、伯鸞高士、顏佩韋等義人、惟膳庵可葬與爲萬古矣。然五人墓官置守塚、禁人踐、此膳庵之墓、寒食之日、其誰攜一盂麥飯、酒泣荒郊哉。念至此、不能不爲悲膳庵矣。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啟中守霑益、〔明史地理志〕雲南曲靖府霑益州。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蘇州府志〕上津橋、在渡僧橋西。跨運河。言及舊事、感而有贈一首、孝陵圖一首、自序云、重光單閼二月己巳、余謁孝陵。値大雨、稽首門外而去。又二載、昭陽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謁。十月戊子、又謁。乃得趨入殿門、徘徊瞻視、鞠躬而登。殿上中宮奉帝后神牌二、其後蓋小屋數楹、皆黃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視明樓寶城。出門、周覽故齋宮祠署遺址、牧騎充斥、不。便攜筆硯。同行者故陵衛百戶東帶玉稍爲指示、退而作圖。念山陵一代故典、以草除之事、實錄、會典並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爲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於陵者、非中貴則武弁、又不能通諳圖制、以故其傳鮮矣。今既不盡知、知亦

不能盡圖、而其錄於圖者且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獲至圖者多也、故寫而傳之。十廟一首。自注、雞鳴山下有帝王功臣廟、後人謂之十廟。〔車譜〕洪武二年、立十廟於雞鳴山下、又增功臣廟、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為十一廟。後又增四廟。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閼逢敦牂

春、遊金陵。遷居金陵鍾山之陽。遊眞州、抵太平、蕪湖。

秋、遊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返。先生第三甥徐元文舉鄉薦。元文字公肅、號立齋。順治己亥狀元、官文華殿大學士、著有含經堂集。車秋舲云、三甥仕履本與先生無與、所以歷歷載入者、以見先生當時並非無家可歸。且三甥既貴、累書奉迎先生、願以別墅居之、且為買田以養、亦非漠然於先生者。特以先生賦性嚴介、掉首故鄉、幾若為將浼之避。迨後三甥聲望日隆、原一乃造遭彈劾、先生固已先有所見矣。

是年、先生兄遐篆卒。崑新志卓行傳云、貧甚、於父同應、而好義似之。卒無子、以弟纘子洪善為後。

〔張譜〕案、遐篆、中式崇禎六年癸酉舉人。健庵稱遐篆舉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歸玄恭送先生北游序稱崇禎之末、祖父

婺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且崑新合志亦稱退篆年未四十卒。若卒於甲午、則先生年已四十二矣、蓋衍生元譜謂壬午十爲甲午耳。恥庵據張譜補注

〔詩集〕金山詩一首、徐注〔九域志〕唐因裴頭陀江際獲金以聞、明皇賜名曰金山。〔顧祖禹方輿紀要〕金山在鎮江府西七里大江中、北岸值瓜洲渡、南岸值西津渡、西距儀真縣高資港不過四十餘里、實爲江中之險。僑居神烈山下一首、全謝山亭林神道碑云、僑居神烈山下、徧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古隱士二首、管幼安、龐德公。眞州一首、徐遜菴案〔方輿紀要〕江南揚州府儀真縣、宋曰眞州。太平一首、徐遜菴案〔明史地理志〕太平府領縣三、東距南京一百三十五里。城北有采石山、一名牛渚山、臨大江、蕪湖、太平府屬縣。蟂磯一首、〔吳譜〕蟂磯在蕪湖西七里江中。結句留得奎章墨未乾、自注、廟中有高皇帝御製詩、金字牌一扇。徐遜菴案〔方輿紀要〕蟂老蛟也。磯南有石穴、廣一尺、深不可測。江上二首、入留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一首、徐遜菴引一統志、燕子磯、府西北觀音門西、幕府山東。〔張譜〕先生四十二歲、春至金陵、卜居神烈山下。由儀眞歷太平、登采石磯、東抵蕪湖。秋、遊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還。范文

正公祠一首、徐邇庵注、引蘇州府志壇廟、范文正公祠在義宅東、宋咸淳十年、知府潛說友奏建。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元譜〕肅潤字季霖、號礎日、無錫人。著有南忠錄等書。潘確潛云、錢礎日肅潤、江南無錫人。學博行方、嚴取予、重然諾、家居孝友、落落有古人之節。閉戶傳經、門下皆知名士。雅好述作、博綜今古。柏鄉魏相國推其理學、爲椎晉干城。其論史諸文、以爲陳君舉、何去非咸未逮也。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旃蒙協洽

元旦、四謁孝陵。〔張譜〕春、自金陵還崑山。三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又震。　五月十三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全謝山亭林神道表云、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長子、僑居洞庭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獄松江而事解。〔車譜〕〔歸元恭與葉嵋初書〕弟到郡時、始知寧人兄窘於事勢、將有不測、與論亦多以兄爲已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寧人亦所以愛兄也。已而崑老翼委曲相勸、兄因⑤惻隱之心、要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翼則肇而誦兄之高義。昨在西郊、文

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任顯、而葉能不終誣、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事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嘗謂寧人城府深密、機械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出最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曰和、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耶。崑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即日同國馨去矣。但思兄若不肯就和、即和而必欲云云、寧人計無復之、必自經清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尚不可殺、而追其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旦追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後必無與申寃者、即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人萬萬無害、獨不畏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身、能幷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嵋初也。此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殺屈原、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子之書、無不唾罵子蘭、姚賈。陳同甫爲小人搆陷入獄、每讀其傳、爲之髮指眦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何苦而爲此事耶。想兄之意、以爲寧人即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嵋初殺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即所以愛兄也。車持謙云、核其語意、松江之獄所由來歟。

〔詩集〕元旦陵下作一首、常熟歸生晟逵案、徐遜庵箋注〔虞陽科名錄〕歸晟字成伯、明諸生。勉學勵品、工吟詠。陳生芳績徐注、據張譜、芳績字亮工、處士、鼎和之孫。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書來以詩答之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自注、已下數首、皆余蒙難之作。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急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繫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車持謙案、全謝山亭林神道碑云、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也、乃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不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寧人之卞也。〔張譜〕先生送書小帖云、路安卿名澤濃、故總督皓月公之長子。〔南略〕澤濃賜名太平。訓王生仍一首、徐注案〔蘇州府志雜記〕驚隱詩社、王仍字雲韻。永夜一首、訓陳生芳績一首、贈路舍人一首、贈錢行人邦寅一首。丹徒縣志儒林、錢邦寅字取少、明季諸生。兄邦芑、走閩粵不歸。邦寅棄諸生、日以著書爲樂。常出遊、每登高望遠、輒思其

兄哭泣。年七十卒、門人私謚介節先生。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柔兆涒灘

春、獄解、還崑山。三月、本生母何碩人卒。詳一歲譜下。夏閏五月、至金陵鍾山舊居。〔元譜〕自獄解後、葉氏憾不釋、遣刺客伺先生所往。至是追及於江寧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遇救得免。是月十日、謁孝陵。冬、在鍾山度歲。

〔文集〕作方月斯詩序。序云、與方子訂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矣。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閒、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閒、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車持謙案、以時事考之、當在是歲。月斯佚其名、穀城人、明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後、賣卜吳門。夏節愍公完淳集載有贈方穀城遺孤流落郡中詩。彥案、序文集、餘集俱不載。

〔詩集〕松江別張處士慤。〔松江府志〕張彥之、字洮侯、初名慤之、象元孫。幼與弟漢度、九旬有三張之目。讀書細林山中、後盡斥田宅、即細林別業亦讓其弟、隱居窮巷、取遺書讀之、託酒狂以自廢。著有浴日樓詩稿。

〔同志贈言〕張恕贈蔣山傭詩、逆奴叛主終無賴、何況人間馮子都。不過豪強能殺士、更無奇俠寄鉏鋙云云。**王處士煒**〔同志贈言〕王煒字雄石、歙縣人。贈寧人詩云、我已無家不可論、逢君多難復聲吞。投竿東海黃塵起、抱璧中原白日昏。**暨諸友人一首、**〔吳譜〕詩中有云、異郡情猶徹、同人道不孤。蓋先生繫獄松江時、郡人多愛重先生而通問者。**贈潘節士檉章一首、**〔吳譜〕檉章字力田、吳江。人、翰林檢討次耕耒之兄。與同邑吳赤溟炎草擬明史、以實錄爲綱領、若志乘、文集、墓誌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考核精詳、爲國史考異一書。錢牧齋極爲稱許。又著松陵文獻一書。後死潯溪莊氏史難。故明諸生。徐注〔蘇州府志〕吳江潘檉章字檉木、一字力田。生有異稟、九歲從父授文、纔過目、燼於燈、責令覆寫、不訛一字。補桐鄉學生。乙酉後、隱居非溪、肆力於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書、無不通曉。欲仿司馬、遷作明史記、友人吳炎分撰世家、列傳、檉章撰本紀及諸書成十之六七。會南潯莊氏史獄起、俱及於難。然莊氏書二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爲所摭引。既罹慘禍、其書不傳。

**閏五月十日恭謁孝陵一首、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一首、**〔張譜〕王處士即同遊柵洪橋之王潢。乙卯閏五月十日詩云、更憶王符老、飄零恨不同。自注云、王

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矣。桃葉歌一首、〔江寧府志〕桃葉渡在秦淮、淮清橋東。黃侍中祠一首、自注、在南京三山門外柵洪橋。侍中名觀、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末、奉詔募兵安慶、聞南京不守、自沈於江。其妻翁氏及二女爲官所簿錄、將給配象奴、亦皆赴水死。後人卽其葬地爲侍中立祠。王徵君潢〔車譜〕潢字元倬、上元人。父之藩、慷慨好義。潢能色養。崇禎丙子、舉於鄉。先是戶部郎中倪篤之薦於朝、以賢良徵、不就。念世亂親老、賦南陔詩以見志。著有南陔集。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原注、熊君開元。明史列傳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唐王時、東閣大學士。汀州破、棄家爲僧、名正志、號蘗庵。其一人釋名髡殘。〔桐陰論畫〕云、髡殘一曰石道人、姓劉、惟與數遺逸往還。小坐柵洪橋下一首、原注、此橋蓋古時立柵處、本當名柵江、後訛爲柵洪、猶射江之爲射洪也。攝山一首、彥案、王漁洋〔游攝山記〕山爲鍾阜支派、高三百丈、周四十里、多藥草、可攝生、故名。賈倉部必選說易一首、徐逊蕣案、〔江寧府志〕賈必選字徙南、上元人。萬歷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白倪篤之冤、謫九江幕。丁父艱歸、杜門不出、以講易著書爲事。卒年八十七、著松陰堂易學行世。旅中一首、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一首、徐逊蕣案〔同志贈言〕王煒秋日懷寧人道長先

生詩云、孤窮迢遞八荒遊、肯逐輕肥與世謀。晉水菰蘆誰弔影、蔣山風雨自深秋。已從敝笈留千古、欲向空原助一坏。滿眼黃花無限酒、不知元亮可消憂。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一首、〔張譜〕案江陰志藝文采先生此詩、而應鼎之名翳如、然則山人信能卉布荷衣、鴻冥塵外者矣。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卽世〔吳譜〕鼎和三子、汝珣、汝瑜、汝琳、未知芳績誰之子也。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慟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二首。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彊圉作噩

元旦謁孝陵。自金陵返崑山、旋往山東、諸同人餞別、歸元恭爲之序。送顧寧人北遊序、余與寧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行也、而不能無感慨焉。寧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予。閱二載、寧人請求無應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遂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淩奪里中、其產逼鄰寧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寧人自母亡後、絕迹居山中不出、同人不

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寧人之僕陸恩得罪于主、公子鈞致之、令誣寧人不執、將與大獄以除顧氏。謀泄、寧人率公親友擒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奔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寧人訟、執寧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寧人。比刑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松江⑥守。坐寧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狀寧人。寧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寧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寧人者、攜樽榼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寧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睢之入秦乎。吾翟之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宣尼大聖、猶且遭魋畏匡、文王至仁、不殄厥慍。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陟名山大川、歷聘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人知寧人今日困阨、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子是同人咸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

至萊州、與掖縣趙士完、任唐臣等定交。〔吳譜〕士完字汝彥、明崇禎壬子舉人、故御史允昌季子。遭亂、棄家而南、羈棲廢寺。弟士冕官鎮江太守、物色得之、強之歸。士完、故萊之巨族。從兄士喆、入復社有名。同

懷兄士元、士亮、士寬。弟士冕、並以才名著。唐臣字子良、貢生。弟虞臣、亦以學問⑦稱。映奎案、亭林文集萊州任氏族譜序云、余往來山東十餘年。又云、頃至東萊、主趙士完、任唐臣、入其門、而往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知先生初抵萊、即與趙、任諸人往還、催譜序之作、當在戊申與謝長吉結訟以後。

**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補正、讀而校之。過即墨、遊勞山。至濟南、與處士徐東癡、**〔吳譜〕東癡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字東癡、號稽菴、濟南新城人。明諸生、爲雲南布政準曾孫。少讀書外祖王季木家、東髮能詩。年二十九遭亂、母死、遂棄諸生、南遊江浙、西遊宛、鄧、歸遂不出。舉博學鴻詞、以老病辭。爲文章原本經史、年且七十、當路無知之者。王漁洋尚書嘗索其藁、但遜謝而已。後往江西、渡潯陽江、其藁盡沒於水。漁洋爲摭拾遺詩二百餘首付梓、曰阮亭選徐詩。

**張稷若定交。**張爾岐自撰墓誌云、字稷若、號蒿菴、濟陽諸生。喜論著、有易經說略、詩經說略、學者、多傳錄之。其儀禮鄭注句讀、鮮愛者、過崑山顧寧人炎武、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長山劉友生孔懷取一本藏其家。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略二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俱藏家塾。吳映奎案、劉果菴孔懷蒿菴集序云、癸丑八月、余有事濟上、始識先生於紫薇署中。時吳門顧寧人

在座、先生謂之曰、壬寅於陽丘讀君古易序、非爲此君作乎。亭人領之、因以所著蒿菴集見遺。亭林與汪鈍翁書云、濟陽張君稷若所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使朱子見之、當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又與汪鈍翁論師道書云、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處士殁、先生弔之云、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更誰傳。推重可謂至矣。日知錄於喪禮、停喪二條、內、備載稷若之說。

〔文集〕萊州任氏族譜序、卷二汝州知州錢君行狀、卷五吳才老韻補正序、卷六勞山圖志序、卷二儀禮鄭注句讀序、卷二齊四王冢記。卷五從張譜

〔詩集〕元旦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自注、在即墨縣、今廢。萊州府志、祠田。畢、田橫不其山一首、自注、漢不其縣有康成書院、今廢、在即墨東南。勞山歌一首、彥案、〔陳沂蠶山記〕蠶山一曰勞山、有大勞小勞、在今即墨之東南四十里、西南直距海上。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一首、〔張譜〕允掄字叔慈、萊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主事。戊寅、升饒州知州。淮北大雨

一首、濟南二首、秋柳一首、訓徐處士元善一首。自注、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此作。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著雍閹茂

春、至泰安、登泰山。旋赴兗州、至曲阜、謁孔林。從元譜。吳車作聖廟。往鄒縣、謁周公廟、謁孟子廟、過鄒平。〔後漢郡國志〕鄒平屬青州濟南郡。游張氏萬斛園。〔吳譜〕故明兵部尚書張延登所居。抵章丘、訪張隱君元明。〔吳譜〕漁洋居易錄、名光啟、章丘人、世居白雲湖上。少爲諸生、有名、爲梅長公、朱未孩二公所知。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諸生、闢一圃曰省園、以種樹藝花爲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園詩若干篇、余爲删存百餘篇。元明詩往往可傳、有句云、盡日閒看高士傳、一生怕讀早朝詩。其志可想。至長山、彥補案〔王漁洋長白山錄〕山在濟南鄒平縣西、本屬長山縣、所得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香祖筆記〕鄒平長白山、東峯上之書堂、西峯下之醴泉寺、有范公泉、蓋文正幼隨其母流寓長白山中、讀書於此。主劉隱君果菴家。〔吳譜〕名孔懷、字果菴、長山人。精于攷數、先生

主其家、與之辨析疑義。所著有四書字徵、五經字徵、詩經辨韻、范文正公流寓長山攷。復之濟南、再赴萊州之濰縣。入都、隨之薊州、歷遵化州之玉田。入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彥案：〔淄南志〕熊字斛策、歲貢生、泰順訓導孝宏之子。退居浦上、日事吟詠、以樂其天。手輯先世自上海遷邑宗譜、簡數有體、先生題之。有止齋集若干卷。

〔詩集〕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徐遯菴注〔水經注〕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七十二弟子一首、自注詩末云、一時同人多入官長幕。謁周公廟一首、謁孟子廟一首、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一首、詩集作各賦一物、得桔橰。徐遯菴注引說文云、桔、結也、所以固屬。橰、皋也、所以利轉。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二首、濟南一首、〔張譜〕先生是年復至濟南、訪徐東癡。自笑一首、訓歸祚明即元恭戴笠〔徐譜〕戴笠初名鼎立、字植之、後改名笠、字耘野、又字曼公、明諸生。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

韻一首、彥案〔槜李詩繫〕韭溪在郡城內、即南湖支流、經城而達北運河。〔川瀆記〕太湖東通嘉興韭溪。濰縣一首、衡王府一首、徐遯彝案〔明史地理志〕山東青州府益都、成化二十三年建衡王府。督亢一首、徐遯彝案〔燕策〕注、督亢坡在幽州范陽東南固安縣、有督亢陌。京師作一首、徐遯彝案〔明地理志〕永樂元年、建北京于順天府。十九年、改北京爲京師。玉田道中一首、〔方輿紀要〕春秋時爲山戎無終子國、漢屬右北平郡、唐萬歲通天二年、改爲玉田縣。永平一首、謁夷齊廟一首。〔一統志〕永平府淸節廟在盧龍縣西二十里故孤竹城、祀伯夷、叔齊。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屠維大淵獻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縣。至昌平州天壽山、謁十三陵。

彥案、先生〔昌平山水記〕出京師德勝門八里爲土城、又二十里爲淸河、又十二里有玄福宮、又二十里爲昌平州、故永安城也、正德八年、升爲州。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山。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十一年正月成、自是列

塋因之、皆兆於長陵左右而同爲一域焉。又、悼陵之東爲鹿馬山、有田貴妃墓。懷宗御字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此。府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左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懷宗、皇帝及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發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槨爲帝槨、斬蓬藋而封之。吳映奎案、至國朝順治十六年三月、奉旨立碑建亭於前、大學士金之俊撰擬碑文。附考：景帝陵在京師西直門外、沙河之南、地名金山門內、有碑亭、世宗、神宗皆嘗親謁。〔張譜〕成祖永樂長陵、仁宗洪熙獻陵、宣宗宣德景陵、英宗正統裕陵、憲宗成化茂陵、孝宗弘治泰陵、武宗正德康陵、世宗嘉靖永陵、穆宗隆慶昭陵、神宗萬歷定陵、光宗泰昌慶陵、熹宗天啟德陵、凡十二陵、合懷宗崇禎思陵爲十三陵。

出居庸關、仍返山東。抵長清、至天津。〔徐譜〕案秋雨詩、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又與江南諸子別詩云、雲生岱北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上魚。蓋秋雨之時、先生正南下、旋復北行至天津。

是歲、先生甥徐公肅元文登進士一甲一名。

〔文集〕搜梯郎君祠記、卷五營平二州史事序。〔吳譜〕營州在今臨榆縣北七百里、平州在今永平府東二百里臨榆縣地。先生在永平、適永平府志成、求先生作序、先生因著此書、作序應之。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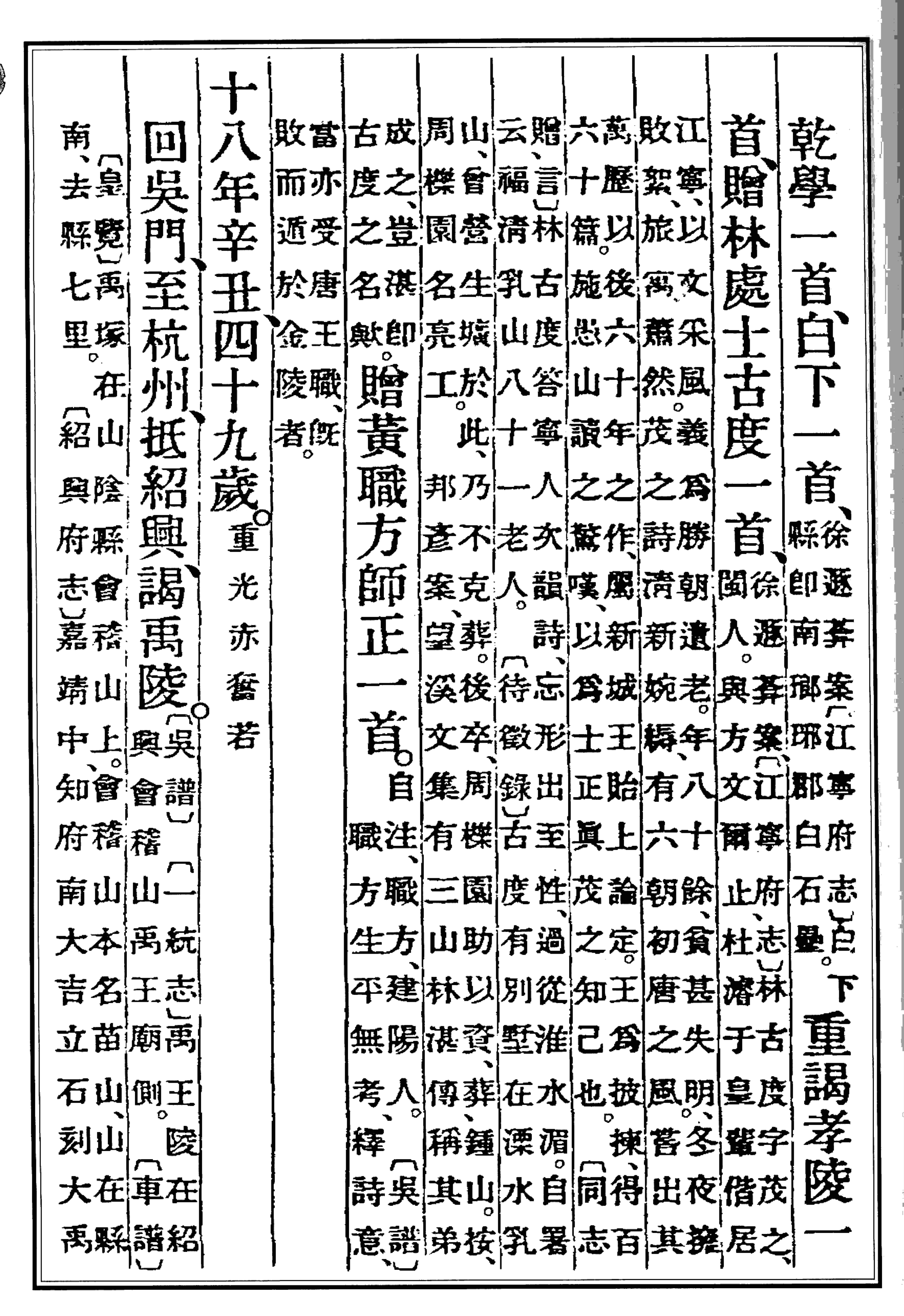
集卷二。

〔詩集〕寄弟紓及友人江南三首、山海關一首、徐注〔明地理志〕永平府撫寧縣東有山海關。望夫石一首、徐注〔方輿紀要〕撫寧縣角山下分注、山海關東八里海中有望夫石。昌黎一首、徐注、先生〔京東考古錄辨〕昌黎有五、此則漢書遼西郡之縣、渝水下流、當海口之昌黎也。三屯營一首、〔一統志〕順天府、三屯營在遵化州東六十里、有城周四里。恭謁天壽山十三陵一首、王太監墓一首、徐注案、〔昌平山水記〕思陵門外右有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焉。劉諫議祠一首、自注、在昌平舊縣、今廢。彥案、〔昌平山水記〕諫議名蕡、字去華、昌平人。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指斥宦官、遂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皆辟爲從事、待如師友。授秘書郎、爲宦官所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祠唐劉蕡者、此也。祠本在舊縣、縣徙、祠亦徙焉。居庸關二首、徐遜庵案〔昌平山水記〕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設關于此、不知始于何代。重登靈巖

一首、自注、在長淸。縣東南九十里。秋雨一首、與江南諸子別一首、天津一首、徐逕葬棨〔方輿紀要〕天津衞西北至順天府二百七十里、水行四百里、城周九里、北瀕衞河、東繞潞河、漕舟悉出於此。舊滄州一首。徐注、〔明地理志〕河間府滄州、洪武初、以州治淸池縣省入。東瀕海、西有衞河、南有浮河、北有淸長蘆巡檢司。

十七年庚子、四十八歲。上章困敦

春二月、至昌平、再謁天壽山十三陵、入都。夏六月、仍至山東。秋回江南、至金陵、重謁孝陵。先生長甥徐原一乾學登京兆薦。〔吳譜〕〔崑新志〕乾學號健菴、康熙庚戌探花、官刑部尚書。與弟秉義、元文竝以文章有聲、世號三徐。著有讀禮通考、通志堂經解、憺園文集、傳是樓書目。〔詩集〕再謁天壽山陵一首、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一首、自注、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映奎案、金正希聲、于順治乙酉募鄉勇起義徽州、十月、大兵破之、殉難績谿。答徐甥



乾學一首、白下一首、徐逖葬案〔江寧府志〕白下縣即南瑯琊郡白石壘。重謁孝陵一首、贈林處士古度一首、徐逖葬案〔江寧府志〕林古度字茂之、閩人。與方文爾止、杜濬于皇輩僑居江寧、以文采風義爲勝朝遺老。年八十餘、貧甚失明、冬夜擁敗絮、旅寓蕭然。茂之爲詩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嘗出其萬歷以後六十年之作、屬新城王貽上論定。王爲披揀、得百六十篇。施愚山讀之驚嘆、以爲士正眞茂之知己也。〔同志贈言〕林古度答寧人次韻詩、忘形出至性、過從淮水湄。自署云、福清乳山八十一老人。〔待徵錄〕古度有別墅在溧水乳山、曾營生壙於此、乃不克葬。後卒、周櫟園助以資、葬鍾山。按、周櫟園名亮工。　邦彥案、望溪文集有三山林湛傳稱其弟成之、豈湛即古度之名歟。贈黃職方師正一首。自注、職方、建陽人。〔吳譜〕職方生平無考、釋詩意、嘗亦受唐王職、既敗而遁於金陵者。

十八年辛丑四十九歲。重光赤奮若

回吳門、至杭州、抵紹興、謁禹陵。〔吳譜〕〔一統志〕禹王陵在紹興會稽山禹王廟側。〔車譜〕〔皇覽〕禹塚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山在縣南、去縣七里。〔紹興府志〕嘉靖中、知府南大吉立石刻大禹

陵三字、覆以亭。徐逊庵注〔呂祖謙入越記〕龍瑞宮。旁即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邦彥案〔嘉泰志〕山東有隴、隱若劍脊、西嚮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處。

弔宋六陵。

彥案、〔畢秋帆續通鑑元紀〕世祖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眞伽帥徒役頓蕭山、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宋陵使中官羅銑守陵不去、凶徒痛箠銑、脅以刃、銑慟哭而去。乃肆發掘、得寶玉、極多、截理宗項以爲飲器、棄骨草莽間。山陰唐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執劵行貸、得金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狎坐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何爲焉。珏慘然、具告以願收遺骸、瘞之。衆謝曰、諾。一少年曰、總浮屠虎視眈眈、事覺奈何。珏曰、余固籌之熟矣。今四郊多暴骨、寘取以易、誰復知之。乃造數木函、刻紀年一字爲號、分委而散遺之。衆如珏指、夜往拾遺骸、詰朝來集、珏出白金酬之。既而楊璉眞伽復發徽、高、孝、光四陵、及諸后陵、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乃託爲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拾、以投羅中。鑄銀作小牌、取賂西僧。西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藏之、與珏所得之竝瘞蘭亭山之南、移常朝殿前冬青樹植其上、以識。方珏、景曦謀收骨也、山陰王英孫持其議、東陽鄭宗仁襄其事、長溪謝翺爲之籌畫。遇寒食、則相與密祭之、人稱曰唐、林二義士。唐珏字玉潛、事具陶宗儀輟耕錄。林景曦字霽山、事具鄭元祐遂昌山人雜錄。王英孫字才翁、鄭宗仁字樸翁、謝翺字皐

父、文文山之客也。理宗首、明洪武中始歸葬紹興舊陵。〔一統志〕宋攢宮在會稽寶山、凡六陵、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寧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紹陵。〔浙江通志〕冬青穴在紹興府西南三十里天章寺前、宋唐、林二義士理宋陵骸骨處也。〔陶宗儀輟耕錄〕唐珏字玉潛、山陰人。歲戊寅、有總統江南浮屠楊璉真珈、十二月十有二日、於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痛憤、亟貨家具、執劵行貸、乃具酒醴、市羊家、邀里中少年、轟飲。唐慘然具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乃新文木爲匣、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遣之、藉地以藏、爲文而告。唐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又夢中詩二首、其一云、一坏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鄭元祐遂昌山人雜錄、宋太學生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林爲丐者、背竹羅、手持竹夾、取賄西番僧、果得高、孝兩朝骨、葬東嘉。後林于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兩函土堆上、夢中詩云云。王漁洋池北偶談辨爲林作。

秋、回蘇州、即往金陵、過六合。閏七月、赴山東、輯山東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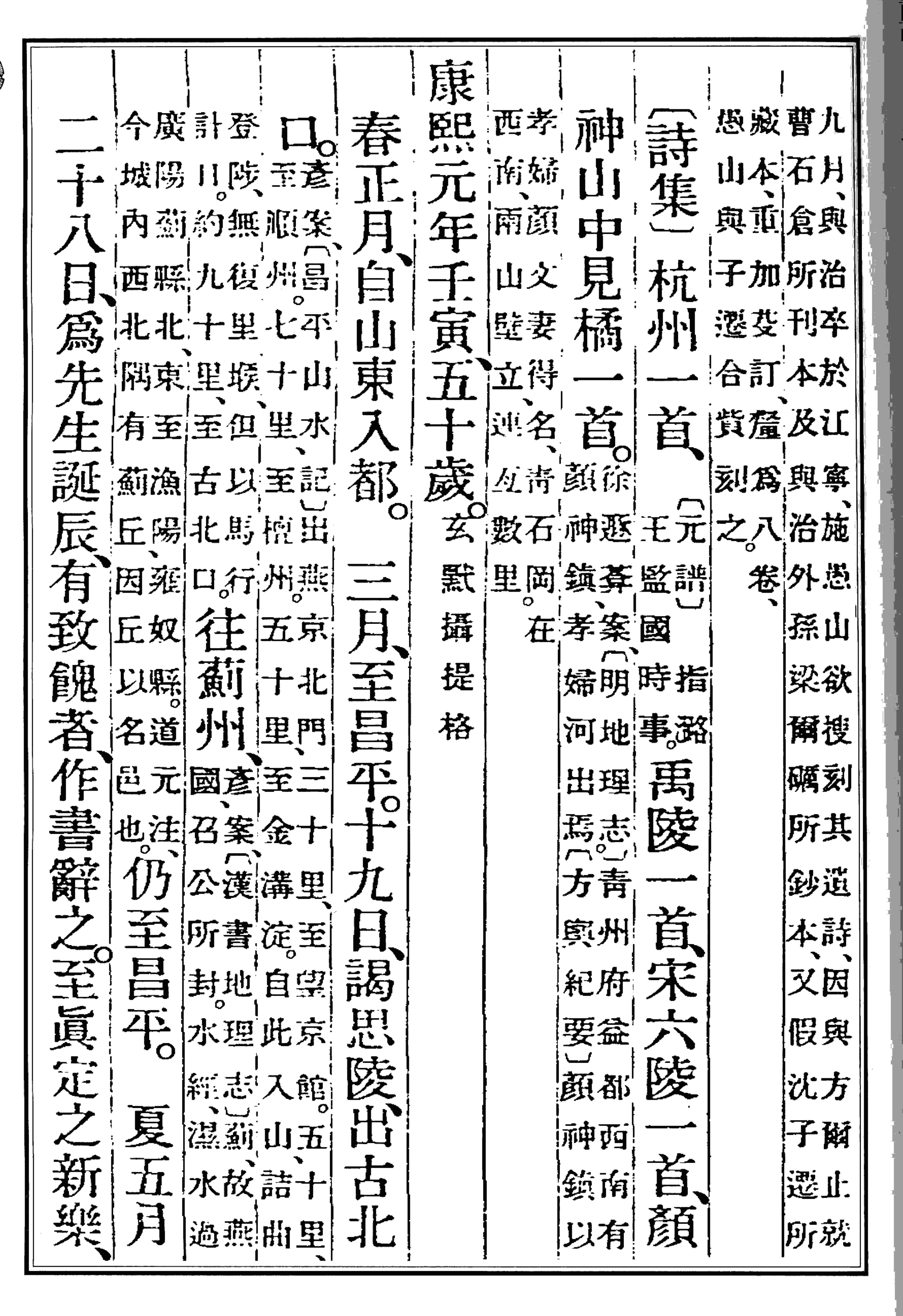
錄。冬十二月庚申望立春日，山東考古錄成。

〔文集〕爲餘姚呂裁之待詔章成作呂氏千字文序，見文集卷二

〔吴譜〕待詔爲明天順間相國原之裔。〔車譜〕案餘姚縣志，章成字裁之，號秋崖，大學士本曾孫，與陳函煇、張明弼、揚體元爲意氣交。函煇從事紹興，薦章成爲翰林待詔。章成曰，悍將驕兵，日事寇鈔，越城中、顛躓狼狽，救死不遑，豈復可爲之日耶。卒辭不赴。函煇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有所觸，則悵惘獨行，欲得異人而友之，訪戴易於邳，尉遇顧炎武於昌平山，慷慨賦詩，歷吴、齊、燕、粵，無所遇，乃歸，名其藏書之室曰蓼園，曰，予慨集於蓼，孰謂荼苦者。病中自燬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所存有浴日樓集八卷、秋崖詞。

顧與治詩序。文集、餘集俱不載。

〔車譜〕與治字孟游，江寧貢生，河南副使環之曾孫。當選官，棄去。謙又案〔今世說〕孟游性嚴介任俠，恤死友。與莆田宋比玉善，宋歿，孟游走閩哭之，伐石表墓。南州蘇武子工古文，早天，孟游刻之行世。北平于司直好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孟游合殮，理喪費。考功罷官，貧甚，分宅與居。歿，葬顧氏塋旁，歲時祭之。其稿佚失，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釋剩公難，幾株及，剩公圓寂，搜其遺左雜詠存之。其高致類如此。又案〔有學集〕余初識與治，見其威儀庠序、筆墨妍雅，晚年屢陷坎坷，困於蒺蔾。卒無子，窮老以死。先是庚子



九月、與治卒於江寧、施愚山欲捜刻其遺詩、因與方爾止就曹石倉所刊本及與治外孫梁爾礪所鈔本、又假沈子遷所藏本、重加芟訂、釐爲八卷、愚山與子遷合貲刻之。

〔詩集〕杭州一首、〔元譜〕指潞王監國時事。禹陵一首、宋六陵一首、顏神山中見橋一首。〔徐遯葊案、〔明地理志〕青州府益都西南有顏神鎮、孝婦河出焉〔方輿紀要〕顏神鎮以孝婦顏文姜得名、青石岡在西南、南山壁立、連亙數里。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玄黓攝提格

春正月、自山東入都。三月、至昌平。十九日、謁思陵、出古北口。彥案〔昌平山水記〕出燕京北門三十里、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懷州。五十里、至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九十里、至古北口。往薊州、彥案〔漢書地理志〕薊故燕國、召公所封。水經、濕水過廣陽薊縣北、東至漁陽雍奴縣。道元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仍至昌平。夏五月二十八日、爲先生誕辰、有致餽者、作書辭之。至眞定之新樂、

〔吳譜〕日知錄木力溝條云、余過新樂、林君華皖見示所修縣志云云。抵曲陽、謁北嶽恒山、至井陘。徐丞葬案〔地理通釋〕陘山在眞定府井陘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平、中下如井、故名之。一名士門、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曝書亭詩注徐昂發井陘關詩自注云、今名士門關、在獲鹿縣。秋七月、天下郡國利病書成。冬十月、至山西、往大同之渾源州、度汾河之平陽府。

〔文集〕謁欑宮文、卷五〔昌平山水記〕懷宗墓條、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欑宮、實陵而名不以陵者。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吳、東作日知錄、說北嶽辨、卷一天下郡國利病書序、卷六

〔詩集〕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欑宮時聞緬國之報一首、〔吳譜〕是年二月、吳三桂奏、奉命征緬、於順治十八年十一月會師木邦、前明晉王李定國奔景綫、犂昌王白文選遁據錫波江。官軍造筏將渡、文選復奔茶山。總兵馬寧等追及於孟養、文選降。三桂趨緬城。十二月初一日、大軍至緬城。四月、緬酋執永

明王朱由榔敗軍前、殺華亭侯王惟恭等一百餘人。彥案、〔楊陸榮三藩紀事〕永明王由榔、桂王常瀛少子。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等會議、監國。十月、稱監國。十一月、稱永歷、以肇慶府署爲行宮。庚寅、王奔梧州。丙申、李定國護王入雲南。己亥、王入緬。辛丑、緬人執王、歸于王師。全祖望曰、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李定國卒、其子嗣興降、而後終焉。然則定國之關於明者大矣。

古北口四首、〔吳譜〕今順天府密雲縣東。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首、北嶽廟一首、自注、時嶽祀移渾源州。徐遯葊注、〔眞定府志〕祀典、北嶽廟在曲陽縣西附城、距恒山百里。舊在山西渾源縣恒山之麓、而嶽名不著。

井陘一首、一鴈一首、堯廟一首。〔吳譜〕帝堯陵在山東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東穀林山、歷代致祭。開寶詔書則謂帝堯之祠在鄆州、鄆州在今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後代因之。山西臨汾縣志、堯陵在城東北七十里、有廟、有金泰和二年碑記。先生臨於日知錄堯冢靈臺條詳載諸說、頗以臨汾志爲疑。是時先生經游其地、故有此作。　邦彥案題是堯廟、非堯冢。詩中有云、汾方風動壑、姑射雪封顛、則廟在汾陽無疑矣。彥又案〔水經注〕汾水南逕平陽故城東、水側有堯廟、前有碑。

二年癸卯、五十一歲。昭陽單閼

春正月、自平陽登霍山、彥案〔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太山。〔漢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遊女媧廟。徐遯齋案〔一統志〕平陽府媧皇廟在趙城縣東五里。至太原、訪傅處士青主。彥案〔王阮亭池北偶談〕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隱居著書、工分隸、善醫。年八十、徵鴻博、至都、堅臥城西古寺中、辭歸。〔吳譜〕太原傅青主山、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不啼。一髡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啼。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强之乃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繼咸被逮、按御史張孫振誣劾、逮問、山橐饘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奇作義士傳、比之裴瑜、魏邵。鼎革後、隱於黃冠。康熙己未、薦舉鴻博、固辭不就、特旨免試、放歸。授中書舍人、復不就。所著有霜紅龕集。子眉、字壽髦、善畫工詩。眉子蓮蘇、字長芳。遠事乃祖、有祖風。青主著霜紅龕家訓十八則課之。阮葵生〔茶餘客話〕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立牌書之衛生堂藥餌五字、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者多不能致。然喜看花、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善先生者招致、之。聞病中呻吟、僧爲言、羈旅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雖劇無不應手而愈。潘耒雙塔寺詩序、出太原郡城東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雙塔巍然、見之四十里外、浮浮若旌幢焉、傅隱君青主所居也。至代州、遊五臺山。彥案〔史炤通鑑注〕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峯、有龍湫。其東二

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壘嶂數十里、北有秘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峯周遭如城、其巔有風甚烈、不可居。華嚴大疏、清涼山即代州五臺山也、積雪仍冰、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特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與富平李子德因篤訂交。［吳譜］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遂于經學、爲先生所推重、著有壽祺堂集⑧。康熙己未、試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表三上乃許。同時授官者、子德與蕭山毛奇齡、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三人、當時號爲四布衣。在汾州、聞執友吳江吳赤溟炎、彥案［蘇州府志吳江人物］吳炎字赤溟、乙酉後、棄諸生、隱居教授、以詩文自豪、所擬古賦與今樂府傳誦於時。既與潘檉章共撰明史、炎天才矯拔、所撰世家列傳甚有體裁、美與惡不掩、有古良史風。書未及成、以莊氏史案株連、及於難。潘力田檉章彥案［潘耒國史考異序］亡兄力田以著作之才、髫年隱居、潛心史事。於是博訪有明一代之書、以實錄爲綱、若志、若文集、若墓銘家傳、凡有關史事者、一切鈔撮薈萃、以類相從、稽其同異、核其虛實。積十餘年、數易手稿、而成國史考異三十許卷、今惟存六卷、高皇、讓皇、文皇三朝之事、當考正者略具焉。二

子遭湖州莊氏私史之難、遙祭於旅舍。先生文集書吳、潘二子事云、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實、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竝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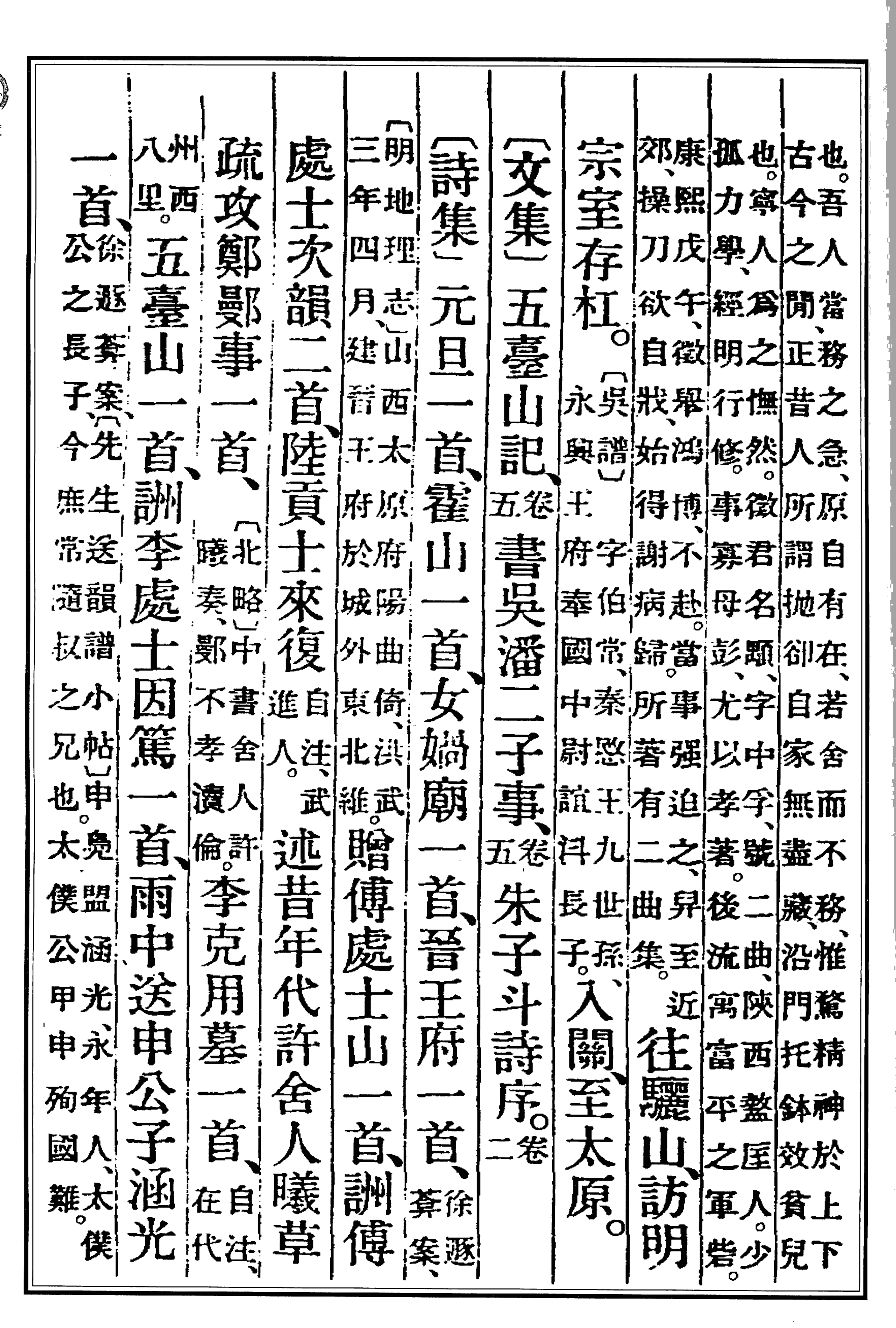
死、無子、家貧。可萬金、其父允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盍予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愼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稿。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由汾州歷蒲州、入潼關、遊西嶽太華、過訪華陰王山史。（吳譜）

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陰人。明諸生、康熙戊午徵舉鴻博、不就。生平嗜學、好古、收藏法書、名畫最富。所居在華下、有讀易廬。撰易象圖述及山志、砥齋集。汪堯峯稱其文議論馳騁、今古、悉有據依、非苟作者。朱竹垞贈詩題其獨鶴亭二首、內有注云、攜來京師。又有蒼丘畫人物、樹石一軸、五字不損本蘭亭一卷、尤可寶也。又序其砥齋集、盛稱其所撰前明督師孫傳庭傳、謂得太史公筆法。先生集中廣師篇內所謂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者也。又王阮亭秦蜀後記言、余入山史山居、潔朴無纖塵、聯額皆孫鍾元奇逢、鄭谷口簠、李天生因篤諸名士書。後爲讀易廬、孫鍾元題曰待庵。

至西安游富平、館李子德家。〔徐譜〕見寄劉大來詩注、〔李元度先正事略〕子德名因篤、又號天生、明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與李中孚友善。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康熙己未、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縣官敦促、先生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不得入、乃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得許歸養。〔國史〕

十月朔、過訪李處士中孚於盩厔、遂定交。〔吳譜〕〔吳譜〕李徵君中孚年譜云、癸卯十月朔、東吳顧寧人來訪。寧人博物宏通、學如鄭樵、從容盤桓、上下古今靡不辨定。既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



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鶩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間、正昔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也。寧人爲之憮然。徵君名顒、字中孚、號二曲、陝西盩厔人。少孤力學、經明行修。事寡母彭、尤以孝著。後流寓富平之軍砦。康熙戊午、徵舉鴻博、不赴。當事强迫之、舁至近郊、操刀欲自戕、始得謝病歸。所著有二曲集。往驪山、訪明宗室存杠。〔吳譜〕字伯常、秦愍王九世孫、永興王府奉國中尉誼𣂏長子。入關、至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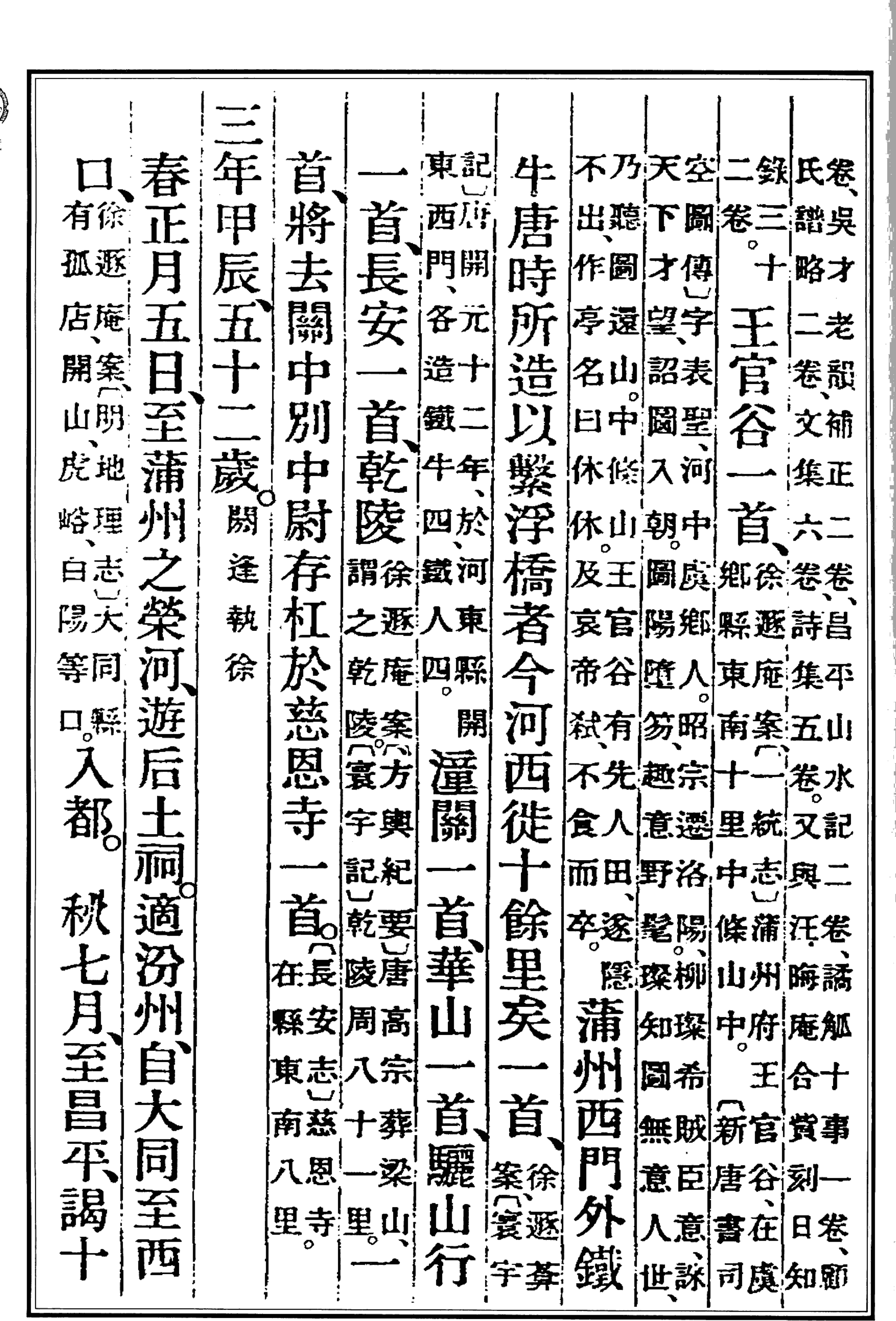
〔文集〕五臺山記、卷五書吳潘二子事、卷五朱子斗詩序。卷二

〔詩集〕元旦一首、霍山一首、女媧廟一首、晉王府一首、徐蓀案、〔明地理志〕山西太原府陽曲倚、洪武三年四月、建晉王府於城外東北維。贈傅處士山一首、詶傅處士次韻二首、陸貢士來復自注、武進人。述昔年代許舍人曦草疏攻鄭鄤事一首、〔北略〕中書舍人許曦奏、鄭鄤不孝瀆倫。李克用墓一首、自注、在代州西八里。五臺山一首、詶李處士因篤一首、雨中送申公子涵光一首、徐蓀案、〔先生送韻譜小帖〕申鳧盟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

彥案、〔孫承澤畿輔通志〕涵光博學能文、尤長於詩。弱冠名噪
三輔、甲申聞父殉難、痛不欲生、遂絕意仕進、日事詩詩文晚年
名益重。彥又案、〔帶經堂詩話〕廣平申端愍公子三人、涵光
高尙其志、著書纂言、以學行聞天下、人稱聰山先生。〔漁洋
詩話〕申鳧盟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殷伯岩
岳、永年張覆與蓋、曲周劉津逮逢源、邯鄲趙秋水湛、皆逸民
也。

訓史庶常可程一首、〔吳譜〕可程、河南祥符人。崇禎癸
未進士、閣部可法同祖弟。時寓絳
州、京師陷時、可程降賊。賊破南歸、可法請置之理。福王以可
法故、令養母、可程遂居南京、流寓宜興、閱四十年而卒。潘
道耕案、史可程字赤豹、號蘧庵、忠貞公同祖弟。父仁齋刺沁
州黃耕平、與忠貞公隨任讀書、登崇禎癸未進士。著有觀槿堂
文集、卒年
七十七。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一首、寄潘節士之弟耒一首、〔元譜〕耒字次耕、號稼堂。受業於先生、又得王錫
闡及兄檉章之傳。凡詩古文、厤算聲音之學、罔不
窮極根源。著有遂初堂集。彥案〔陳廷敬潘耒墓志〕少從伯
氏學、家故多藏書、有明文獻大備。伯氏鈎稽異同、證以實錄、
爲明史、史次第皆具。次耕習其學、而伯氏以他史事見及家累、
北徙、耒裹糧從行。家愈貧、之益之晉、後學於顧亭林。會徵博
學鴻詞、官檢討、修明史、著遂初堂集。〔車譜〕出貲刻九經
誤字一卷、石經考一卷、左傳杜解補正一卷、金石文字記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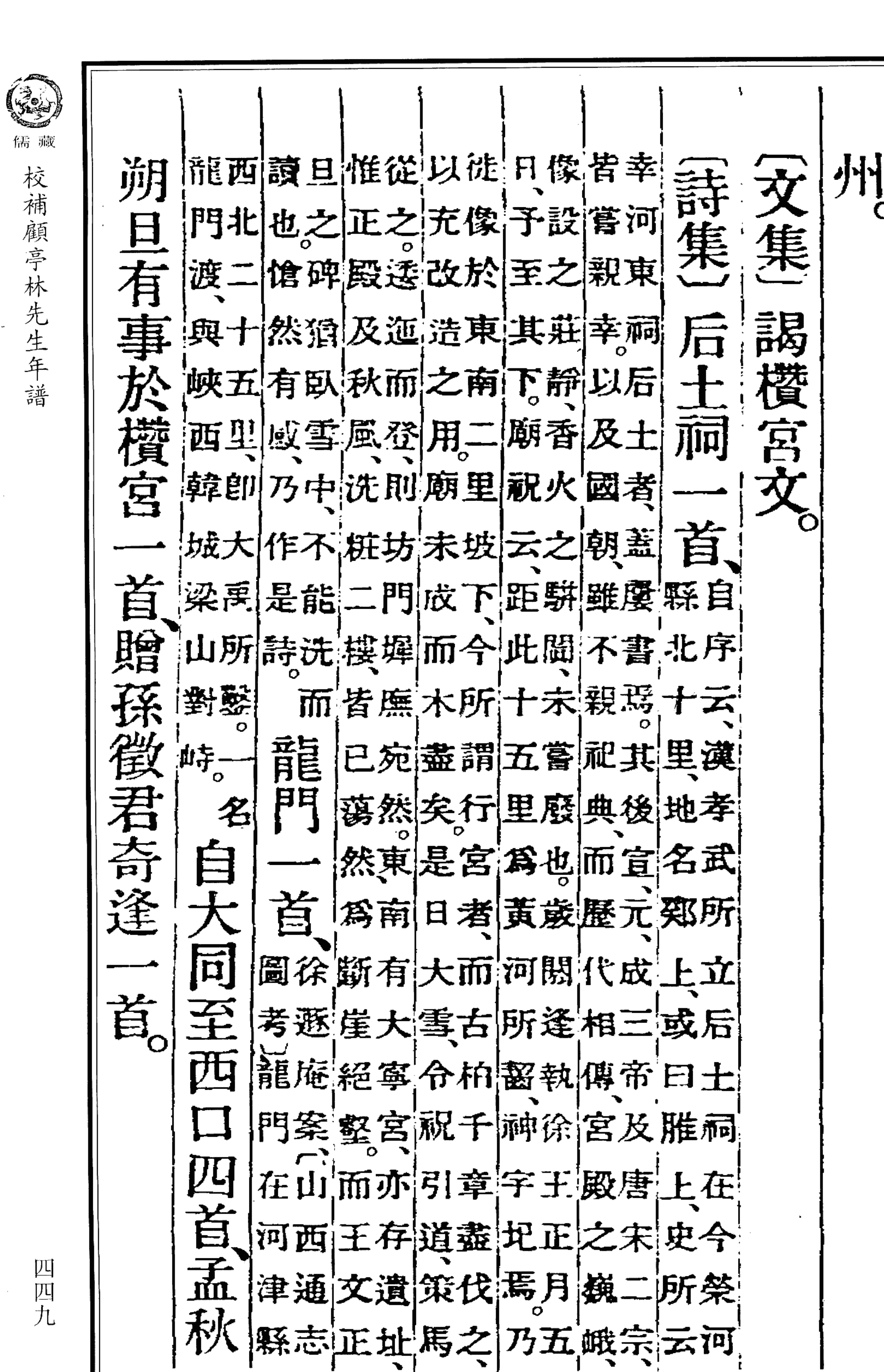


卷、吳才老韻補正二卷、昌平山水記二卷、譎觚十事一卷、顧氏譜略二卷、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又與汪晦庵合貲刻日知錄三十二卷。王官谷一首、徐遯庵案〔一統志〕蒲州府王官谷、在虞鄉縣東南十里中條山中。〔新唐書司空圖傳〕字表聖、河中虞鄉人。昭宗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鄙。璨知圖無意人世、乃聽圖還山。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名曰休休。及哀帝弒、不食而卒。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西徙十餘里矣一首、徐遯菴案〔寰宇記〕唐開元十二年、於河東縣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潼關一首、華山一首、驪山行一首、長安一首、乾陵徐遯庵案〔方輿紀要〕唐高宗葬梁山、一謂之乾陵。〔寰宇記〕乾陵周八十一里。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一首。〔長安志〕慈恩寺在縣東南八里。

三年甲辰、五十二歲。闕逢執徐

春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滎河、遊后土祠。適汾州、自大同至西口、徐遯庵案〔明地理志〕大同縣有孤店、開山、虎峪、白陽等口。入都。秋七月、至昌平、謁十

三陵、貢思陵。至河南之輝縣、訪孫處士夏峯先生。彥案、方望溪孫徵君傳、徵君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强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天啓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徵君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以書上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覲、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密旨遏承宗於中途。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承宗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皆不應。其後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徵君爲教條、部署守禦、而弦歌不輟。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山。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徵君講學始以象山、陽明爲宗、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學、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一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居夏峯二十五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容城與劉因、楊



忠愍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至山東、度歲於泰安州。

〔文集〕謁欑宮文。

〔詩集〕后土祠一首、自序云、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今榮河縣北十里、地名郰上、或曰脽上、史所云幸河東祠后土者、蓋屢書焉。其後宣、元、成三帝及唐宋二宗、皆嘗親幸。以及國朝、雖不親祀典、而歷代相傳、宮殿之巍峨、像設之莊靜、香火之駢闐、未嘗廢也。歲閼逢執徐壬正月五日、予至其下。廟祝云、距此十五里爲黃河所齧、神宇圮焉。乃徙像於東南二里坡下、今所謂行宮者、而古柏千章盡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矣。是日大雪、令祝引道、策馬從之。逶迤而登、則坊門墀廡宛然。東南有大寧宮、亦存遺址、惟正殿及秋風、洗粧二樓、皆已蕩然、爲斷崖絕壑。而王文正旦之碑猶臥雪中、不能洗而讀也。愴然有感、乃作是詩。龍門一首、徐遯庵案、〔山西通志圖考〕龍門在河津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大禹所鑿。一名龍門渡、與陝西韓城梁山對峙。自大同至西口四首、孟秋朔日有事於欑宮一首、贈孫徵君奇逢一首。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旂蒙大荒落

由泰安至德州、復至濟南、置田地屋宇於章丘之大桑家莊。〔吳譜〕先是、章丘人謝長吉世泰負先生貲若干、至是以田產償焉。至曲阜、再謁孔林、遊闕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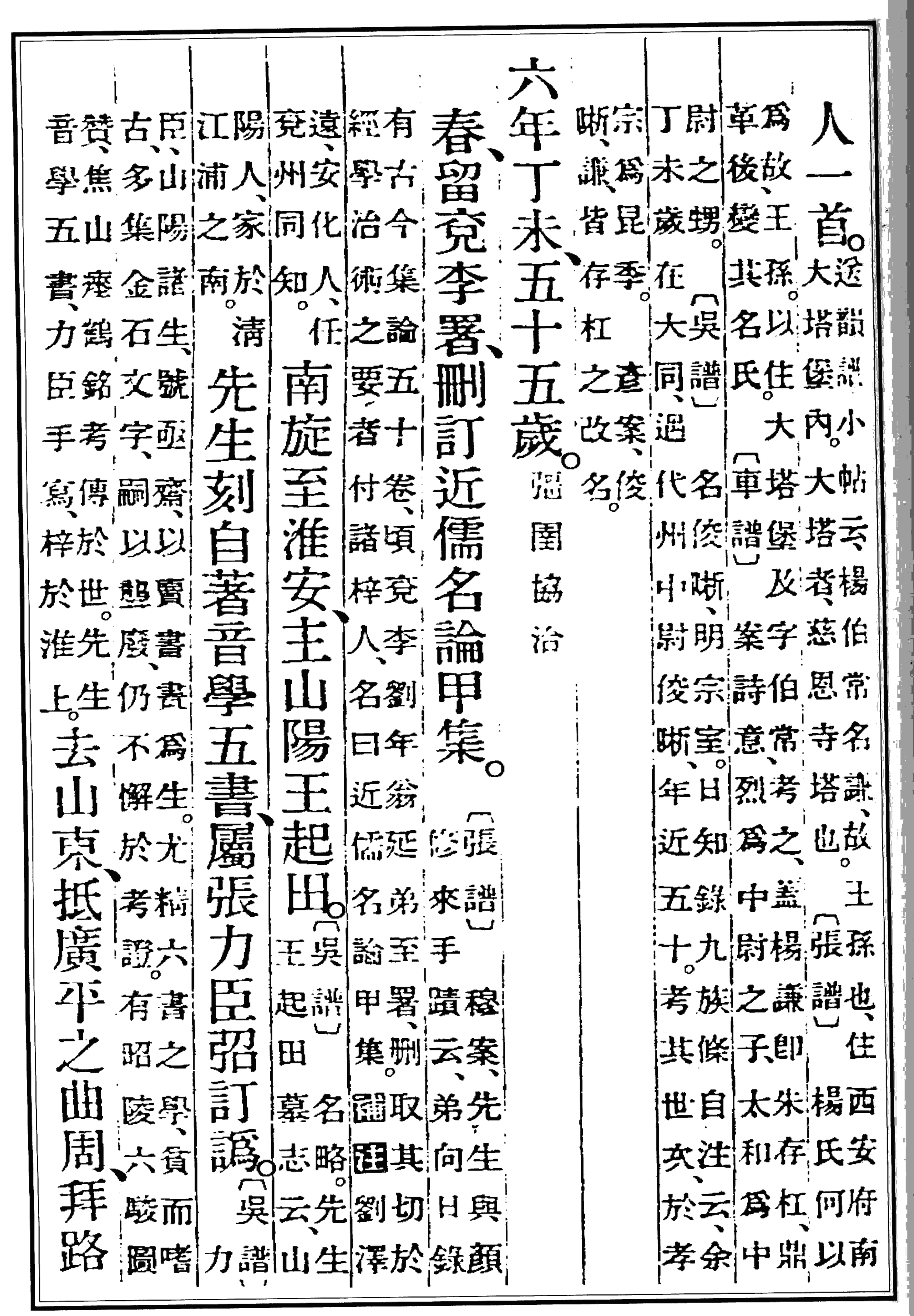
〔詩集〕訓程工部先貞一首。〔吳譜〕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建昌通判泰子。以祖蔭歷官工部員外郎。山左詩鈔小傳云、分其才具、足了十人、年甫及强、遽長揖歸、洵輞川之上客、花溪之好友也。〔車譜〕〔濟南府志〕工部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教、崇簡樸相勗勉。里中節義之事、搜採成帙。年六十有七、預製一棺、題曰休息一庵。所著有燕山游藁、還山春事、十五臣詩、蒿庵詩草、窺園百一詩集、百二詩集。〔王漁洋池北偶談〕程工部自作一棺、題曰休息庵、刻銘其上。酒酣、便假臥其中。有詩云、板屋蕭然密四周、幾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閒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丘。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柔兆敦牂

至廣平之曲周、往太原。時秀水朱竹垞彝尊遊晉、過訪先生、

因與訂交。〔車譜〕彝尊、秀水人、字錫鬯、號竹垞、文恪公曾孫。又號醧舫、晚稱小長蘆釣魚師。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詩古文詞並擅盛名、尤肆力於經學、金石碑版多所考證、善八分書。著有經義考、五代史補注、潁州道古錄、禾錄、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靜志居詩話、曝書亭詩文集。南海屈翁山〔彥案〕徐釚本事詩小序〕屈大均、番禺人。少補諸生、名紹隆、字騷餘。遭亂、棄去爲僧、名今種、字一靈。中年返儒服、更名大均、字翁山。亦自關中相晤。先生俱有詩贈之。出雁門、〔徐逕菴案〕明史地理志〕太原府代州句注、山在西、亦名西陘、亦曰雁門山、其北爲雁門關。適應州、重過大同、訪李處士因篤於代州守陳上年署。〔彥案〕曝書亭文集〕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上年、順治己丑進士、康熙丁未由代州守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楊注〕字祺公、上谷人。時官雁平兵備道。與李處士輩二十餘人鳩貲墾荒于雁門之北。〔吳譜〕云見文集卷六與潘次耕書云云。抵京師、復往山東遊泰山、謁天慶宮。冬十月、注吳才老韻補正成。至兗州守署度歲。〔文集〕與潘次耕書、卷六聖慈天慶宮記、卷五吳才老韻補正序。

〔詩集〕寄劉處士大來一首、〔吳譜〕處士無考。詩云、使居公瑾宅、直上高堂宴。自注、館李子德家。又云、一過信陵君、下士色無倦。自注、陳君上年知處士本山左人、而嘗客代州守幕者。彥案、詩又云、山東不知足居、苦爲相知勸。吳譜當更引此二句、而意方顯。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一首、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一首、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一首、出雁門關屈趙自注、趙生之兄爲雁門參將。二生相送至此有賦一首、徐遯庵案、〔同志贈言〕屈大均送寧人詩云、雁門北接長山路、爾去登臨勝概多。天上三關橫朔漠、雲中八水會渾河。飄零且覓藏書洞、慷慨休聽出塞歌。我欲巾箱圖五嶽、相從先向曲陽過。趙勵出送先生詩云、文學東吳傑、平生好遠遊。飛來太湖月、散作雁門秋。大道天人貫、遺民衡嶽留。相逢思惠教、無奈別悠悠。趙字李。裴、寧夏人。應州二首、徐遯庵案、〔明地理志〕大同府應州北有桑乾河、西有小石口、東南有胡峪口。重至大同一首、得伯常中尉書卻寄並示朱烈王太和二門



人一首。送韻詩小帖云、楊伯常名試、故王孫也、住西安府南大塔堡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張譜〕楊氏何以爲故王孫。以住大塔堡及字伯常考之、蓋楊謙即朱存杠、鼎革後變其名氏。〔車譜〕案詩意、烈爲中尉之子、太和爲中尉之甥。〔吳譜〕名俊斷、明宗室。日知錄九族條自注云、余丁未歲在大同、過代州中尉俊斷、年近五十。考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季。查案、俊斷、謙、皆存杠之改名。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彊圉協洽

春、留兗李署、刪訂近儒名論甲集。〔張譜〕稼案、先生與顏修來手牘云、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兗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錢注〕劉澤遠、安化人、任兗州同知。

南旋至淮安、主山陽王起田。〔吳譜〕名略。先生王起田墓志云、山陽人、家於清江浦之南。

先生刻自著音學五書、屬張力臣弨訂譌。〔吳譜〕力臣、山陽諸生、號亟齋、以賈書爲生。尤精六書之學、貧而嗜古、多集金石文字、嗣以盤廢、仍不懈於考證。有昭陵六駿圖贊、焦山瘞鶴銘考傳於世。先生音學五書、力臣手寫、梓於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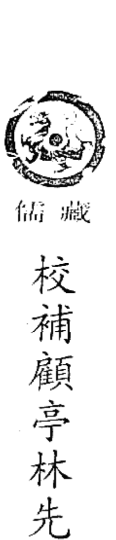
去山東、抵廣平之曲周、拜路

文貞公振飛祠入、都從孫思仁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貲以薪水紙筆、寫之以歸。〔吳譜〕詳見鈔書自序。序又云、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七年。知當在是年。潘道根云、春秋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伯純撰。春秋權衡十七卷、意林一卷、宋集賢院學士劉敞仲原父撰。漢上易傳十一卷、叢說一卷、圖三卷、宋翰林學士荊門朱震子發撰。

往山東、主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貞、李刑部紫瀾濤二家。〔吳譜〕李濤號述齋、芮城令李霖瞻浹弟。康熙乙卯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特簡知臨安府、擢浙江鹽法道。仁廟南巡、御書恩眷二字賜之。陞廣西布政使。母病、乞養歸、後終刑部侍郎、假歸卒。

〔文集〕音學五書序、卷二程正夫詩序、卷二潘道根案、正夫詩名海右陳人集。音學五書後序。卷二

〔詩集〕淮上別王生略一首、過蕭文學企昭一首、自注、漢陽人。〔張譜〕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丁酉副榜貢生。四庫書存目、企昭性理譜五卷、其書大旨在於申程、朱、闢陸、王、與熊賜履閑





道錄所見同。又有閩修齋叢一卷、凡文三十二篇、前有其兄度昭序、述企昭始末甚詳。蓋無所師承、而篤志自立之士也。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一首、德州過程工部一首、過蘇祿國王墓一首。** 自序、永樂十九年九月、蘇祿國東王來朝、歸次德州、病卒。詔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墳、葬以王禮。上親爲文、樹於墓道、留其傔從十人守墓、其後子孫依而居焉。余過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亦不能及矣。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 著雍涒灘

**春在都中、寓慈仁寺。** 〔徐譜〕慈仁寺在廣寧門大街、額曰大報國慈仁寺。〔張譜〕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知貴爲先生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凡筵禮器悉備。歲春秋、名流畢集、致饗祀焉。補注

**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先生即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 〔張譜〕先生手蹟云、歲著雍涒灘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尚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一

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奉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啟禎集一書、元衡口供、啟禎集二本、皮面上有督墨筆、寫忠節錄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黃御史（宗昌即坦之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握髮以終、以爲坦父不會剃頭之證。有顧推官咸正傳、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有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輯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授鈔、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顧寧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敝部有陳明卿先生、以壬戌採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內⑨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偽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⑩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偽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以騙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旨閱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譏傷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海外帶來、並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外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根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




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衙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着嚴行緝拿、獲日也着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於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頁、與沈天甫之三百二十六葉者、雖删去頗多、而詩即啟禎之詩、傳即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明旨、不直曰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誣妄、而元衡欲以此牽事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有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人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保故明廢臣、與招舉懷貳之翟南北通訊、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姦、或匹夫起義、小則誘譎、大則悖逆。職保史臣、宜明目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不赦。北人之書削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憤乎臨張、虎、豹乎王侯。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福京、爲行在。北人之書曰斬虜首、擁胡姬、征鐵嶺、殺金、僞徵、（黃培刻郭汾陽王考傳中。有斬首四千級、捕虜五千人、乃子儀敗安祿山兵紀功之語。黃培詩云、怨女金閨裏、征夫鐵嶺頭。）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握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勸衡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

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敵將軍、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吉軒詩集、夕霏亭詩、郭汾陽王考傳。南人之書有啟禎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傚、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啟禎集所載人姓名籍貫俱在十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甯人、而并欲陷此刻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外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轍。其與不識面之顧甯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讎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為自脫之計、遂蹈於明主所謂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於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至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尚容續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甯人頓首。顧注

夏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連震數次、自北而南、聲如雷鳴、城垣文廟皆毀。濟南、兗州、東昌等郡共五十九處沂州郯城死傷尤甚。秋、從子熊省先生於濟南、已而偕往京師。冬十月、獄解。衍生原譜云、是獄為謝長吉主唆、長吉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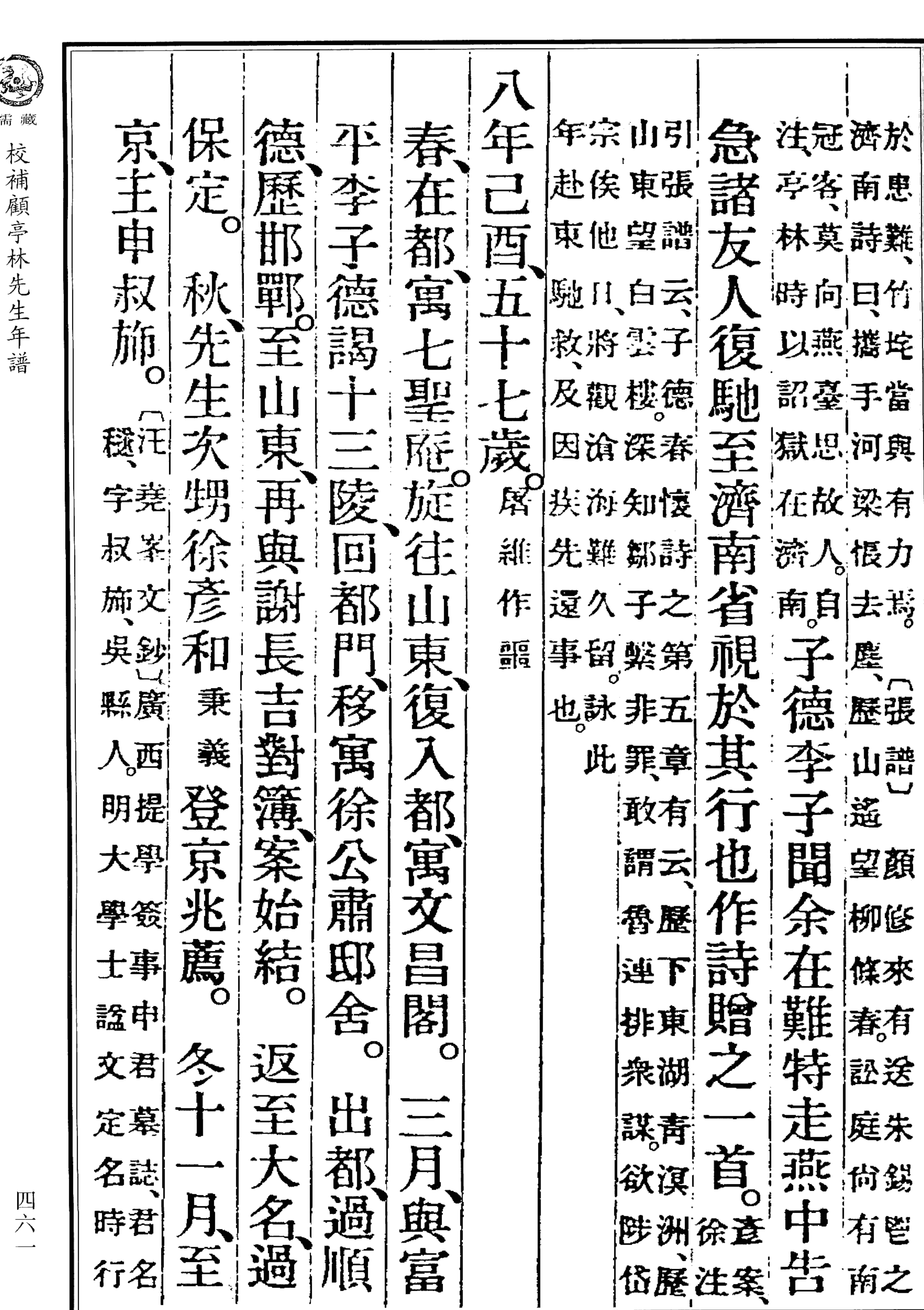
乙巳歲抗貴不償、而以大桑家莊房產作抵者。是秋九月、先生與長吉對簿、始得開釋。〔車譜〕案、歸元恭文鈔與先生書云、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爲紳相讐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犴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深嘆兄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譏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身舉動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白、事白則身全。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出獄之後、復棲遲何所。弟前書中戲詰三窟、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聞又爲人所竄。趯趯毚兎幸脫於羅、將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奉覽。其中迂怪不倰及江南樂士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所爲。兄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著書已成、弟未及見。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因此度兄學益博、則僻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其他議論、倘或類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邵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況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憂之、願兄抑賢智之過、以就之中庸也。向讀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顧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仇、勢非得已。歲月既久、怨仇已釋。且今年讐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柳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邱墓爲恨、謂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孰禦之。獨無邱

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懸懸於懷者也。和、詩不免局於短篇、未能盡達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成、會再索三索於否。弟則壓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戸、亦難遠遊。惟去歲爲先太僕遺集事、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覽。立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便羽幸惠德音。先生

得釋、暫寄徐玉老書。得歸元恭書。從張譜

〔文集〕

〔詩集〕赴東六首、自序云、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三十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卷首官、指爲余所輯。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余在燕京聞之、亟馳投到。訟繫半年、竟得開釋、因有此作。〔吳譜〕案、康熙六年四月、江南姦民沈天甫、呂中、夏麟奇撰逆詩二卷、詭稱黃尊素等一百七十人作、陳濟生編輯、故明大學士吳甡等六人爲之序。沈天甫使夏麟奇詣吳甡之子中書吳元萊所索詐財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迹、控于巡城御史以聞、下所司鞫訊。奉旨、天甫等所指、茫無確據、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帶鞫詩訊之施明又經逋逃、顯係姦徒挾詐。天甫、呂中、夏麟奇著俱處斬、被誣者悉不問。案、徐賓華亭林詩注、徐譜云、是年春、竹垞至山東、客撫院 劉公芳躅幕中。則先生之脫



於患難，竹垞當與有力焉。〔張譜〕顏修來有送朱錫鬯之濟南詩曰：攜手河梁悵去塵，歷山遥望柳條春。訟庭尚有南冠客，莫向燕臺思故人。自注：亭林時以詔獄在濟南。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徐注〕案：引張譜云：子德春懷詩之第五章有云：歷下東湖青溟洲，歷山東望白雲樓。深知鄒子繫非罪，敢謂魯連排衆謀。欲陟岱宗俟他日，將觀滄海難久留。詠此年赴東馳救，及因扶先還事也。

八年己酉，五十七歲。屠維作噩

春，在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復入都，寓文昌閣。三月，與富平李子德謁十三陵，回都門，移寓徐公肅邸舍。出都，過順德，歷邯鄲。至山東，再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返至大名，過保定。秋，先生次甥徐彥和秉義登京兆薦。冬十一月，至京，主申叔旆。〔汪堯峯文鈔〕廣西提學僉事申君墓誌：君名穟，字叔旆，吳縣人。明大學士謚文定名時行

曾孫、廣西參政用嘉孫。順治庚子、本省解元、辛丑進士。由內閣中書改禮部祠祭司主事、調儀制司、進郎中。康熙二十五年、出爲廣西提學僉事。丁內艱歸、未一年卒、年五十一。僉事配徐氏、先生女甥。又主謝方山重輝。〔張譜〕德州人、刑部郎中、有詩名。是年、先生執友王起田卒、友人王思齡卒。

〔文集〕謁欑宮文、卷五山陽王君墓誌。卷五

〔詩集〕樓桑廟一首、徐注案〔一統志〕順天府漢昭烈帝廟在涿州西南樓桑村。〔潘自牧記纂淵海〕涿州卽漢昭烈故居、舍東南籬有桑五丈、因號樓桑村。〔吳譜〕詩中有云、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蓋蜀漢先主廟也。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欑宮同李處士因篤一首、〔張譜〕案、受祺堂集有舊年顧寧人先生以无妄繫濟南、走書報我、觸暑馳視、苦疾作馳還、先生寄贈行詩三十韻、春日唔保州會薊門、奉答前詩廣五十韻一首、詩有云、甫定他鄉錫、俄從上日馱。自注、先生以二月至。又云、每尋邙邑樹、誰薦寢園櫻。自注、時清明。是先生此年與子德會合、及謁陵之時月也。二月朔至保定、譜亦失載。贈李貢士嘉一首、自注、故城人、時年八十。邯鄲一首、徐遜庵案〔方輿紀要〕戰國時趙都也。邢洲一首、徐遜庵案〔元和郡縣志〕後魏鉅

鹿郡及北廣平郡地、隋改邢州、西帶上黨、北控常山。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一首、徐遯庵案〔方輿紀要〕大名府、戰國魏地、秦屬東郡、漢屬魏郡、五代漢改大名府、宋之北京也。保定府、秦爲上谷、鉅鹿二郡、漢爲涿郡、晉爲范陽、元爲保定路、明爲保定府。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二首。〔徐譜〕稼堂是年將讀書於婦翁王略家、六月、略卒。十一月、耒妻亦卒。故耒去山陽、適平原。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上章閹茂

春、先生甥徐原一乾學殿試第三人及第。夏四月、往山東之德州。六月、程工部正夫、先貞李刑部紫瀾濤延先生於家講易。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與秀水朱竹垞彝尊、嘉定陸菊隱元輔別裁集、陸元輔字翼王、黃陶菴入室弟子、學術志行、不愧師門、詩亦復相似。著有菊隱集。同在北平孫退谷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刻。彥案、〔一統志〕孫承澤、大興人、官

吏部侍郎。乞休、築退谷於西山。周櫟園曰、字北海、上林苑籍、山東益都人。楊云、一字耳伯、自稱退翁、崇禎辛未進士。王崇簡孫公行狀、年甫六十、藉重聽以乞身、營退谷以見志。春明夢餘錄、京西之山爲太行第八陘、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爲香山諸峯、乃層累東北轉至水源、退谷在焉。計甫草著舊記、孫退谷少宰之學、以朱子爲宗、五經皆有纂述注疏。顧寧人精訓詁之學、爲少宰客友。潘道根案、曝書亭文集李龍眠九歌圖卷跋云、康熙庚戌九月九日、借崑山顧寧人炎武、嘉定陸翼王元輔、永年申鳧盟涵光、嘉興譚舟石吉璁、觀於宛平孫氏研山齋。

適廣平之曲周、過路安卿。澤濃、文貞子也。歷河南、至山西、復回山東度歲。

初刻日知錄八卷、程工部有贈顧徵君亭林序。序云、東吳顧徵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卓乎爲經濟之學者也。而失意於時、君子惜之。以故北而遊上國、歷燕趙之墟、上太行、渡黃河、出塞入關、極秦晉之鄙、折而留滯於齊魯間、皆得周覽其名山大川、將以擬太史公之故事。乃每過吾州、輒見訪、如僑札之歡、皋梁之託也。爲余談說經、史、不憚娓娓、或留信宿、或浹月經時、然後乃去。因見其著述之富、汗牛充棟、要皆以崇正黜邪、一軌於聖賢之微旨、抽關啓鑰、盡見其全。其辨詳以嚴、其論典以要、其思平實以遠、

其義純粹以精、本於經而不泥於昔聞、原於史而不拘於成說、多前賢所未明、一旦自我發之者。自漢唐以來、諸賢林立、觀其意、思、略與鄭康成、王文中輩相彷彿、皆能深造理窟、力追大雅、以斯文爲己任者也。以視今之作者、不啻奏黃鍾大呂於秋蛬響答之前、其鉅細不侔矣。假使先生得時而駕、爲當代柱石、功業所至、不過封侯而止、其於閑先王之道、以津逮將來、爲天下後世之利、且孰得而孰失乎。今年結夏於此、與二三同人講易、復得發其日知錄而一書觀之、多考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指在于明經術、扶王道。爲之三歎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此是亭林支峯憂堅、余老病荒忽、書數語其後、附以不朽。必欲東觀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生所著之全書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業者矣。余不佞、倘如豫之五爻、疾而不死、請得讀書養氣、十年之後、文思少進、爲先生細論之。康熙九年八月。

〔文集〕初刻日知錄自序。二卷

〔詩集〕述古三首、董仲舒、鄭康成、王文中。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一首、輓殷公子岳一首。〔吳譜〕

徐遯庵案〔方輿紀要〕山東濟南府、春秋齊地、漢置平原郡、隋改置德州。

岳字伯岩、一字宗山、雞澤人。著有留耕草堂詩集、申鳧盟序之。〔漁洋詩話〕雞澤殷岳伯岩、永平張蓋覆輿、廣平申涵光鳧

盟、曲周劉逢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皆逸民也。彥案、〔曝書亭集〕殷先生墓誌銘、先生以六月日病死福州。

十年辛亥、五十九歲。重光大淵獻

春、從子達夫洪善、汝嘉洪慎省先生於都門。往山東、未幾、仍入都、主甥徐原一。夏、孝感熊閣學青岳熊賜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謚文端。著閑道錄、伸程、朱、黜陸、王。設酌招先生、欲以纂修明史薦、先生面辭之。〔吳譜〕戊午答潘次耕書云、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吾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出都、歷忻州之靜樂、徐遯庵案〔寰宇志〕隋初立定襄郡、置雲州、後改爲忻州、後以其地入樓煩郡靜樂縣。平定州之盂縣、至太原、徐遯庵案〔廣輿記〕太原府、禹貢冀州之域、明爲太原府、國朝因之。爲太原守周計百令樹點定荀悅漢紀。〔元譜〕彥案、潘耒周君墓志、令樹字計百、河南延津人。弱冠工文章、有盛名。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太原府知府。又見次耕雙塔寺詩序。冬十月、交城令趙恒夫〔吳譜〕趙吉士

字天羽、號恒夫、休寧人、杭州籍。順治辛卯舉人、由知縣內陞戶部主事、累遷戶科給事中。左遷國子監學正。是時方任交城、故先生與遊。天羽著有表忠記、晉韻正譌、寄園寄所寄、萬青閣全集。〔曝書亭集〕趙君墓誌、趙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世居休寧、入籍杭州。順治八年、舉浙江鄉貢進士。康熙七年謁選、知太原交城縣事。徵入爲戶部主事。二十年、奉使徵揚州關鈔。二十四年、擢給事中。有與君忤者、劾君父子各占籍以仕、吏議落職。久之、補國子監學士。邀往與華亭陸集生慶臻、徐逐庵案〔松江詩鈔〕慶臻字子公、金山衛籍、文定曾孫。崇禎壬午舉人、順治八年揀選推官、不赴。嘗一錄事謫塞外、陳檢討維崧五哀詩所謂亭陸慶臻、垂老博一第者也。著有蒨庵詩稾。貧甚、不克葬其親、嘗泣曰、得墓田一笏、營葬足矣。故又號一笏田。上海蔡竹濤湘彥案〔感舊集〕蔡湘字竹濤、上海人。潘道根云、朱竹垞曾與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集孫少宰盤室、觀吳季子劍、聯句四十韻。剪燭賦詩。

〔文集〕

〔詩集〕寄張文學弨彥案〔靜志居詩話〕淮安。張致中性符以傍經博古、爲復社領袖。家藏鼎盃碑版之文甚富。子弨、字力臣、精六書、棄諸生不就試、躬歷焦山水涯、手拓瘞鶴銘、而考證之。又入秦、謁昭陵、偏歷從葬諸王公

表碣、洒泯斷石、必三復而聯綴成篇。顧寧人嘗倩其寫晉學五書、㨾本鋟木。

時淮上有築隄之役一首、〔吳譜〕是年、奏於淮陽界築翟家壩、至十八年七月、蔵功、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招民佃之。詩中有文字六朝餘句、自注、得所寄瘞鶴銘拓。

雙雁一首、夏日二首、秋風行一首、靜樂一首、太原寄王高士錫闡一首、〔吳譜〕錫闡字寅旭、號餘不、亦號曉菴、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與張考夫講濂洛之學、尤精厤象、創新法、候日月食較密於前人。著有大統厤、西厤啓蒙、丁未厤稿、推步交朔、測日小記、三辰晷志、圜解、曉庵新法、厤說、厤策、左右旋問答、諸書。梅文鼎最所服膺、稱其學在薛鳳祚上。蘇州府志稱爲人孤介寡合、不用時世一錢。

盂縣彥案〔漢地理志〕秦置盂縣、屬太原郡。左傳杜注、太原盂縣。

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處一首。〔吳譜〕案、藏山在盂縣北五十里、其旁有聖水、宋神宗元豐四年五月、吳處厚以帝闕嗣、請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從之、詔立廟于絳州、封程嬰爲成信侯、封公孫杵臼爲忠智侯。

十一年壬子、六十歲。玄默困敦

春、由山右至京、主甥徐公肅先生從兄萍庵、彥案〔淞南志〕顧孝宏、字弘之、號萍庵、以選貢授溫之泰順訓導。著有萍庵集。子清晏、簡庵、與武進士、寶山衞守備、殉節熊、國朝武進士。甥徐孚若來省。〔吳譜〕徐緩忱、字孚若、號匏叟、太僕卿應聘曾孫、司寇乾學從兄、亦先生甥也。嗜學、工詩詞、著有耕讀草堂詩十五卷。國變時、依先生於語濂涇寓廬。夏五月、至濟南。秋八月、入都、仍主公肅。聞從子達夫鄉薦捷音。冬十月、往德州、由河南至山西、〔張譜〕與閻百詩若璩相遇於太原。〔徐譜〕案、尚書古文疏證有壬子冬客太原、與顧寧人論朱謀㙔水經注箋事。〔張譜〕案、潛研堂集閻先生傳、康熙元年、始游京師、旋改歸太原故籍、爲諸生、祭酒顧先生炎武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閻譜〕又案、閻先生與劉超宗書言、先生之書精且博。與戴唐器書、讀顧氏音學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浹出。又言、此地縉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有傅青主、顧寧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華、嘉定諸先生之遺風。其服膺先生至矣。〔閻譜〕度歲於忻州之靜樂。和衷、敬德來執贄。〔吳譜云〕原譜載此二人、未詳出處。寓書潘次耕、

議撫吳江族子衍生爲子。〔車譜云〕此書文集、餘集俱不載。

〔文集〕與李武曾書。書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奸[11]音見惡、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檇本、特寄上一部。天末萬山中、蒐覽此。　如觀面也。李爾不宣。車持謙云、此書據先生、手書墨蹟、補入。　彥、棻、朱竹垞、李徵士行狀、良年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後更今名、字武曾、先世自江陰還居長水梅會里。兄繩遠、弟符、咸齋志于學。江鄉言詩者、目爲三李。君九齡能時文、十齡能賦詩。予與君定交、晝輒劇談、夜則襆被共寢、相與論詩文流別、期予共作古文、沿流溯源、論次之。予游京師、君亦至都下、朝士爭欲識君、人每召客、輒詢有朱李否。歲戊午、被薦入都。己未召試體仁閣下、賦詩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顧君不與焉。歸築秋錦山房。予罷官、與君往還無異少壯時。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其歸安徐鳳輝曰、秋錦文清婉悠揚、土之拉雜、佚之叫囂、不饒其筆端、惜乎存稿之少也。

〔詩集〕讀李處士中孚襄城紀事有贈一首、自序云、處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士隸督師汪公喬年麾下、以五千人勦賊、賊至襄城、死之。處士十年十六、與其母彭氏併日而食、力學有聞、起二十九年、始得王　褒　娍、爲汪公及其父設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爲之作誌。〔吳譜〕李中孚父信吾死流寇之難、以子





相依、雖貧、不受人饋遺。母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聞之、爲立信吾祠、且造冢于古戰場、以慰其心。乃取其冢土歸、告于母墓、更持服如初喪。累薦不就。聖祖西巡、欲見之、陝督傳旨、容慙泣、以廢疾辭。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寄楊高士瑀一首、**彥案、徐健庵楊雪臣七十壽序、毘陵楊雪臣先生大中丞之子。少日好立奇節、既而韜光滅影、厚自刻厲、率諸子鍵戶讀書、飯蔬啜茗、蕭然自得、益究心於洛閩之學、研窮性命之旨。與惲遜庵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十年。其所著皆發揮聖賢之精義、闡繹經傳之奧旨、諸子裒爲飛樓集百二十卷。

**齊祭器行一首、**自注、歲重光大淵獻、臨淄發地得古祭器數十事、監司援而有之。〔吳譜云〕〻重光大淵獻、康熙辛亥。年事也。

**題李先生槃亭一首、**自序、德州東二十五里槃亭、故鄉舉思伯李君誠明讀書處。天啟中、權閹柄國、聞君通陰陽象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源修是亭以表遺躅、余爲之詩。〔吳譜〕案、吳縣惠太史周惕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祖大華、舉于鄉、官武強令。生二子、長曰誠明、萬歷甲午舉人。次曰誠明、郡諸生。君、誠明子也。誠明無子、以君爲之子。舉順治丙戌進士、授河津令、有能稱、能歸。爲人和易恬退、好讀書、至老不倦、于古今河渠漕屯兵農諸事討論尤精、云云。〔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自號、植花竹、購圖書。甚

山題處士炎武開源談易、歎曰、今之管輅也。瓠一首、土門旅宿一首。自注、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吳譜〕土門即史所稱井陘口。井陘舊關地狹山阜、今關則絕壁造天、石色如鐵、鳥道百折、始及關門。廣武君所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即此。〔杜佑通典〕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宋白續通典〕鹿泉縣、隋至德。初改名獲鹿。井陘縣注、燕趙謂山脊曰陘。陘山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

十二年癸丑、六十一歲。昭陽赤奮若

春正月、由山西之山東。二月、抵都、主公肅、次甥彥和殿試及第第三人。夏四月、往德州訂州志。〔王漁洋居易錄〕云、山東通志修于癸丑、當事既視為具文、秉筆者又鹵莽滅裂、不諳掌故、如人物一門、竟將曹縣李襄敏秉、單縣秦襄毅紘、沂州王恭簡景三鉅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概見矣。時方伯施泰瞻天裔主其事、聘吳郡顧炎武亭林在局、而不必一是正、可惜也。吳映奎案、先生是年僅訂德州志、未嘗預修通志、故集中未嘗一語及之。意當時雖延先生、先生固未嘗與也。返章邱桑家莊。秋八月、遊濟南、寓通志局。〔張譜〕先生與顏修來手札云、弟今年寓跡半





在歷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至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稍爲刪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素餐之譏、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眞魯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良田。今將覔主售之、然後東書西行、爲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銘一通、並音學五書、面葉呈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推廣其教、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也。顧注

冬十月、自章邱至德州、哭程工部先貞。又聞從叔國馨蘭服及歸元恭莊訃、設祭于桑家莊。入都、聞滇南報。〔吳譜〕是歲、朝議撤三藩兵衞。七月、平西王吳三桂與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先後疏請撤藩、得旨嘉奬、命會議官兵家口如何安插。八月、遣禮部左侍郎折爾肯、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撤藩兵起行事宜。十一月、雲南巡撫朱國治督趣啓行。甚急、三桂怒、舉兵殺國治、遂以所部反、折爾肯、傳達禮被留至明年正月、三桂稱帝於衡州、建宮殿、改元昭武、鑄錢曰利用。四月、遣還折爾肯二人。三桂子額駙應熊及應熊子世霖、先以三桂反下獄、至是伏誅。十七年八月、三桂兵屢敗、以憂憤驟死于長沙。逆黨奉其孫世璠僭號洪化、奔還雲南。二十年十一月、王師圍雲南、世璠自殺、戮其屍、傳首京師、雲南

平。在京度歲。

〔文集〕寄潘次耕書令族子衍生北上、〔車譜〕此書今集中并餘集俱不載。邦

彥案、文集爲次耕序衍、而衍生又次耕薦引、千墩顧氏必有遠言、故文集删去兩書。且千墩顧氏世家大族、洪善、洪愼屢次北訪先生、情誼款洽。先生之以衍生爲嗣、其理莫解、宜車先生之致疑於後也。

答李武曾書、書云、黔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十行之牘乃不久而達。又得手報至方山所、而寄我於樓煩雁門之間。若頻陽至近、天生至密、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人事之不齊有如此者、可爲喟然一歎。此書中有二條舛誤、未得高明駁正、輒乃自行檢舉、容改後再呈。且續錄又得六卷、未必來者之不勝於今日也。交城縣刻弟所正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比客維揚、頗能攝疾、遠承注問、并謝。李武曾寄顧寧人書云、客春黔陽一緘奉候、想入記室。自後驅車關塞、不覺踰年、朔氣愁人、每憶江鄉景物、恨不能奮飛、與先生共話篇黃柳碧間也。邇來道體何似。肺病想不復作、甚念之。弟新正入都、爲諸公所留、遂下司勳之榻、屈指邦江繫纜、又在來春、爲耿耿耳。所攜台札、一一致到阮亭、匆匆屬筆。前貽錫邑物、面致久矣。君館於東撫君、甚善也。好風南來、時賜[12]遠音、以慰翹切。〔車持謙案〕李武曾秋錦山房集序、辛亥春、從曹溶餘侍郎入黔中。朱竹垞





江湖載酒集亦有寄在武會在貴竹金縷曲詞，中有上巳浮杯匆匆別句，則武會之在貴州，似是辛亥三月。茲寄先生書首云：客春黔陽一札，以時考之，所謂客春，當指到黔之次年壬子，而此書之發，蓋在癸丑歲。若所謂是春，先一年辛亥之春，其時方由京赴黔，尚在道中，未必即寄書也。謙得兩先生手翰，故於今年補錄，先生答武會書，而以李書來書附之。第以是年朱、李兩家蹤跡，今就竹垞年譜證之，與李書中所云多所不符，而原譜於先生今年亦未有揚州養疴之事，其中不知如何舛迕，未敢臆斷。惟以名賢墨蹟確鑿可據，未忍棄捐，存之以俟續考焉。

餘集　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詩集〕燕中贈錢編修秉鐙一首、〔吳譜〕、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朱檢討彝尊稱，幼光禁網宿蹤、麻鞋間道、蓋窮而未達者。又案、飲光弘光時，客嘉善錢吏部仲馭家，馬阮方與大獄，爵宗生朱統類以擁戴疏藩、謀危社稷一疏，逮捕諸清流、飲光名亦在捕中。時方居嘉定縣幕、令聞報、欲獻之以爲功。姜行人垓以計脫之、乃變姓名逸去。南都失守、飲光走粵。東、妻子盡死於震澤、乃爲僧裝、釋名西頑。七年後始返故里。緇修乃唐王遙授者。所著有田間易學、田間詩學、莊屈合詁、藏山閣詩文集。

錢秉鐙懷寧人詩云：憶別梅岡舊酒壚、憐君行

胸一身孤。白門相憶瞿禪外、尚有南陔老病夫。徐遜庵案、〔張譜〕歛光撰明末野史。〔徐譜〕歛光乃桂王聞嗣從龍之彥。

先妣忌日一首、徐遜庵注、貞孝之卒以乙酉七月晦、先生是年六十一、去貞孝之歿二十八年矣。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首、自注、張文學昭自燕中來視含殮。有歎二首、彥案、徐遜庵注此詩似爲李武曾作。哭歸高士四首。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閼逢攝提格

春正月、出京、由易州之山西。夏四月、至德州、回濟南、度歲於章邱之桑家莊。

〔文集〕

〔詩集〕廣昌道中二首、徐遜庵案〔方輿紀要〕廣昌縣、古飛狐口也、宋置飛狐軍、遼復爲飛狐縣、今縣治相傳。即古飛狐道。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一首、繹史摭遺傅山傳、居土穴以養母。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車譜〕案、庭字季子、汾陽人、青主弟子。徐遜庵案〔戴東




原汾州志」庭父名遇春、崇禎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主事。庭自李自成之亂、遂與弟同辰並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語、大學、孟子皆有論著。潘道根注、胡庭字季子、汾陽人。傅青主門人。青主書胡季子詩葉後詩云、風流胡季子、花筆起河西。駿選徐陵勝、奇添李賀悽。大巫爲氣讋、老樹但頭低。公子爭裘馬、文章自駃騠。詠史二首、上首秦始皇、下首商王受、楚靈王、寓言也。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感歎成篇一首、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一首、「吳譜」詩中同時程中丞、一疏亦驚衆。玉照安足陳、亟進名臣用句下注、中丞名紹、德州左衞人。巡撫河南時、漳河旁得玉璽、上疏言秦璽不足珍、國家以賢爲寶。薦黨籍諸臣十餘人、不納、遂謝病歸。潘生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刈禾長白山一首。「吳譜」長白山在章邱、長山二縣之交、刈禾處卽桑家莊之產業也。歲暮二首。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旃蒙單閼

春、先生從子洪善至章邱省問。「張譜」壬午年、先生三十歲、兄遐篆卒、弟子叟生子洪善、

嗣還家後。赴濟陽、訪張稷若。往德州、送程工部葬。秋八月、自山左歷河南、抵山右、寓太原祁縣戴楓仲家。〔吳譜〕楓仲名廷栻、祁縣人。家多藏書及法書名畫、著有半可集。與傅青主、王阮亭友善、漁洋有戴氏鼎多父敦二詩、皆爲楓仲作也。〔車譜〕謹案〔竹南漫錄〕楓仲博學好古、凡所居丹楓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清閟。冬十月六日、張帝臣吳、車兩譜俱云無考。及張又南過訪。〔吳譜〕又南名雲翼、西安咸寧人。靖逆侯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賜諡襄莊。甘肅提督勇長子、以父蔭官大理寺卿。是年春、平涼王輔臣反。三月、輔臣函大將軍符劄招勇、勇斬其使、命其子雲翼赴京首奏、勇得進侯爵。閏五月、大破賊于鞏昌、收復寧州等衞之京陷賊者、亂遂平。吳映奎案、勇字非熊、以偏裨受知英親王、隸陝督孟喬芳麾下、屢立戰功、平湖南、暨滇、黔諸省。生平親賢士大夫、延接、若盩厔李中孚、華陰王山史、富平李子德、咸與之爲忘分交。納妾于靜樂。辛亥年、先生在太原、傅青主診先生脈云、尚可得子。至是納妾。〔文集〕與李中孚書。〔吳譜〕案李徵君年譜、乙卯冬、顧寧人書來。寧人自癸卯盩厔別後、雖足迹遍天下、而音問時寄。至是聞徵君流寓富平、寄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眞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





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惟先生、畢日九畹之訪、丹書之授、必有可以質後王而垂來學者。側聞卜築平陽管幼安復見于茲、弟將策蹇渭上、一叙渴悰也。」意案、此文文集、餘集俱不載、必是止狷先生從李徵君年譜錄入者。

〔詩集〕兒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書此示之二首、〔吳譜〕案、康熙十年二月、江蘇巡撫馬祐奏濬劉家河五千一百八十丈十二月、委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及蘇松二府同知通判師佐、王永熙、周祚昌等董濬吳淞江一萬四百九十一丈、各於海口置閘、其經費則奏准留蘇、淞、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充費、同藩司慕天顏檄行所屬督理。是年九月、崑山知縣董正位申詳開濬瓦浦三十六里。是月興工、至十二年五月訖工。邑諸生朱青以歲旱、請於巡撫浚注浦、自刁家橋東出吳淞江、民賴以利、改注浦曰朱浦。詩中有開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句、案、甲寅正月、吳三桂既反四方起兵、從逆者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孝、廣西將軍孫延齡、陝西提督王輔臣、潮州總兵劉進忠、四川提督鄭蛟麟、雲南總兵馬寶、四川總兵譚洪、襄陽總兵楊來嘉等、俱煽動。是月、耿精忠將黎化中與逆藩吳三桂之衆合兵犯遂州、官軍擊敗之。將軍阿密達等帥師討叛將王輔臣於蘭州、與安兵變、殺平涼王懷忠。二月、廣元、朝天諸關已克復者復爲三

桂所路、朝命貝勒董額等遠定平涼、秦州、分兵以通棧道。賊陷蘭州、巡撫花善奔涼州。西寧總兵王進寶大破王輔臣之衆於新城、進圍蘭州、復涇州及龍泉縣。貝勒董額敗王輔臣之衆於隴州。三月、叛將楊來嘉犯南漳、總兵劉成龍敗之。王輔臣陷定邊城、花馬池、定邊衛相繼陷賊。四月、王進寶敗輔臣之衆於蘭州、復萬年、安仁等縣。是月、平涼賊衆合援秦州、官兵迎擊敗之。王進寶復臨洮府、孫思克復靖遠衛。五月、陝西官兵復寧州。遊擊李師膺叛、殺韓城令、犯郃陽、官軍擊走之。叛將楊來嘉、洪福陷穀城。閏五月、三桂將犯荊州、朝命順承郡王馳援荊州。七月、楊來嘉復犯南漳、都統宜理布等大敗之。八月、諸軍會攻王輔臣於平涼、復敗之。貝子傅喇塔敗耿精忠之衆於半山嶺、復黃巖。九月、江西官兵復靖安縣。十月、陝西官兵爲王輔臣所敗、副將秦必圖死之。十二月、貝勒察尼敗三桂之衆於興山縣、叛賊馬雄等攻陷高、雷、廉、潮諸州縣。是月、寧夏兵變、提督殉之。王進寶等敗王輔臣於西河。是歲、以吳、耿二逆之故、天下騷然、所在多蠢動云。　蒼案、此年戰事、似先生手注詩下、而衍生載入年譜者。蒼年二十二時、會手鈔衍生元譜、似無此事。然此事入注入詩下爲當、注入年譜、核之例則附贅矣。

閏五月十日二首、

徐逐庵案、元譜、先生是時赴濟南訪張稷若、故云邅漫客山東。吳譜結句、更憶王符老、飄零恨不同。自注、王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矣。

過張貢士爾

岐一首、送程工部葬一首、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一首、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峯時僑寓太原徐遯庵案、先生是時寓太原祁縣、主戴楓仲廷栻、楓仲爲築室南山、先生因置書堂。不獲執紼吳中有傳示同社姓名者徐遯庵案、朱錫鬯靜志居詩話云、復社諸君多以文章經濟自負、韻語不甚專心。若桐城之方密之、錢幼光、周匡父、華亭之陳臥子、吳江之吳日生、長洲之陳玉立、崑山之顧寧人、皆嫓羣雅而繼國風者焉。感觸之意遂見乎辭一首。〔吳譜〕徵君事見前。案、詩中有云、會葬近千人、來觀馬鬣封。知徵君當日所感乎者矣。徐遯庵案、徵君年譜、門人與含殮者五十餘人、子孫曾元服斬衰齊衰者三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負販耕傭跛瞽殘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皆匍匐奔弔、哀聲震地。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遯庵又案、先生卒年九十二、康熙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也。

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柔兆執徐

春正月、自山西之山東。二月、入都、主原一甥邸寓。三月、往山

東從子洪善成進士。夏五月、入都。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原一置酒稱祝。秋、至薊州、仍入都。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第五妹徐太夫人〔吳譜〕原一、彥和、公肅母也。訃到。二十七日成服、越二日、祭奠。命撫子衍生北上、并寓書湖州沈度汪。〔車譜〕度汪名涵、一字心齋、歸安人。康熙丙辰二甲第二名進士、官至閣學。一統志稱、其提督福建學政時、試士公明、雖親貴請託弗許、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讀書之法課士、士習爲之丕變。秩滿去、閩人創清苕書院祀之。邦彥案、讀書分年日程、元程畏齋先生端禮所著也。朱子貢舉私議有分年經史試士之法、一統志所引、當即是分年日程、非貢舉私議所云也。沈允斌昆弟、欲附其家眷舟至京。〔車譜〕原書不載、文集、餘集亦不見。從子洪愼得子於崑、命名曰世樞、字之曰榮緒、後更名宏佐、字復呂。〔淞南志〕宏佐年十三、補松江府庠生。長洲何焯跋其文、勉以繩武。年未二十、病瘵卒。〔張譜〕徐健庵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愼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曰、有子而殤、殤不立

後、盡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庵公繼禰之宗也。夢庵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庵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家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唯洪慎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孫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於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疑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

無改⑬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庚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推庚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竊、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紹、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減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甥徐乾學謹議。

【譜】【注】〔車譜〕案、先生與李霖瞻書、猶子衍生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速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云云。所抱者、即洪愼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爲殤子詒穀之後、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之立以爲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並爲之授室、以至於視含飯、恩禮亦非泛常可比。乃先生歿後、衍生遂不傳。而稽其家譜、立爲先生後者、別名洪瑞、譜又不詳洪瑞之所出。豈先生既歿、家人乃斥退衍生、復爲立洪瑞耶。抑洪瑞即衍生之改名耶。均不可考矣。〔張譜〕穆案、洪瑞蓋衍生譜名。歷代宅京記後有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俱有自序。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先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不肖衍生泣血誌。案、立齋致仕距先生歿已九年。又元和顧廣圻家藏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丙子、不肖衍生於舊簏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因追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云云。丁亥距先生之歿二十六年、衍生年亦四十有三、抱業稱孤、曾

無異說、豈有家人斥退之理。得此二證、車君之疑可渙然釋矣。【補注】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後學錢邦彥校讀至衍生事、疑甚、即日渡淞、至千墩顧第、晤顧子淵、茂才、顧子玉上舍、請顧氏宗譜考之。亭林但稱絳、不稱炎武、下行即系以洪瑞、側注愛繼二字、沒去詒穀之名再下行即系以宏佐。是洪瑞即爲衍生、而宏佐嗣洪瑞、非嗣詒穀矣。世系表洪瑞格中注、字茂、應、娶王氏。應字既犯本生祖之諱、而王氏亦與年譜所載靳氏不符、此後裔修譜之草草、而亦不可爲據矣。又考潘確潛補輯淞南顧氏世系、有詒穀而無洪瑞。當時顧竹樓先生方刻歷代宅京記、確潛先生任校勘之役、補輯顯氏世系、必與竹樓先生之細加參訂、非漫勸成書也。想此時衍生生後已無可考矣。

徐健庵氏立孫議載張石洲氏所輯先生年譜、石洲謂、洪瑞蓋衍生譜名、與錢俊甫前輩所考顧氏宗譜相脗合。而潘確潛氏補輯淞南顧氏世系、則有詒穀而無洪瑞、謂必與顧竹樓先生細加參訂、非漫勸成書、其說亦是。然觀健庵立孫之議、既不言爲詒穀後、亦不言爲衍生後、當時必徇親族公意而爲此議。衍生爲吳江遠族之子、名存而實廢。讀先生與李霖瞻一書、撫衍生爲子、立宏佐爲詒穀嗣、皆先生所許。顧氏後裔後日輯修宗譜、二人並存之可也。恥庵附識。

在京邸度歲。

〔文集〕與黃太沖宗羲書、會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靡得古人之陳迹、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者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保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忠、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車持謙云、此書不載集中、元譜亦未載其事、茲從黃太沖所著思舊錄中補入。太沖號黎洲、忠端公長子。崇禎即位時、年十九、草疏入京訟冤、袖鐵椎、椎許顯純、拔崔應元之鬚、歸祭父。遊劉蕺山之門。蕺山







死節後、隨孫嘉績、熊汝霖諸軍亡於江上、事魯監國、授官職方、改監察御史、擢左副都御史。從亡有年、歸奉母以老。康熙間、薦舉博學鴻詞、以病告。薦修明史、竝力辭。學本六經、旁羅百氏、尤精天文之學、學者稱黎洲先生云。初刻日知錄自序、見文集卷二。日知錄目錄之前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與吳江戴耘野書。見文集卷六。邦彥案、〔蘇州府志〕吳江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孤貧力學、爲諸生、文行炳著。乙酉後、入秀峯山爲僧。久之返初服、居同里之朱家港、土屋二間、旁穿上漏、炊烟時絕、孜孜著述、老而不倦、海內服其精博。著有寇事編年、門人潘耒爲序。

〔詩集〕漢三君詩三首、高祖、光武、昭烈。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四首、徐嘏庵云、元瑛、待考。湖南三十年事、見詩集卷三浯溪碑詩熊湘零桂注、卷四懷人詩衡山注、卷五傳聞詩湘東注。吳譜、第二首撫琴無語憶陶潛自注、先兄同年長沙陶君汝鼎。第三首督師公子覓頭陀自注、武陵楊公子山松。賦得簷下雀一首、〔吳譜〕詩中有雖依簷下宿、無異深林裏、蓋先生寓徐氏

寓邸時也。薊州送李子德歸關中一首、李生符自南中歸樵李二年矣追維壯遊兼示舊作一首。邦彥案、汪堯峯李母顧孺人墓志、李氏諸子次第嶷然成立、伯曰繩遠、字斯年。仲曰良年、字武曾。叔曰符、字分虎。季皆氣識雄邁、議論卓犖。朱竹垞曝書亭集卷一樵李賦序、嘉興古之樵李也、府治西南二十里舊有樵李城。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彊圉大荒落

春正月二日、送別原一、彥和公鼒諸甥於天甯寺。二月、至昌平、謁十三陵。　夏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撫子衍生及衍生師李既足雲霑於張簡可家。〔原譜〕先三日、衍生及師李既足附沈度汪家巷舟至德州、將入都。先生預留書張簡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父子禮。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主僧名晏如、時當塗令賀宣三應旌亦寓廟中。先生延既足暫留課子、卽去之山西。邦彥案、徐遯庵據同志贈言毛今鳳贈茂引世兄詩注、茂引、衍生字。則顧氏宗譜之作茂應者誤矣。旋過訪李霖瞻浹、李星來源。〔吳譜〕霖瞻號陶庵、





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延慶知州、芮城知縣。潘次耕陶庵詩序、先生雅慕靖節爲人、築一室曰陶庵、日哦其中。王漁洋陶庵詩選、述其古詩原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傳於世無疑也。是月二十一日、自德州至鄭家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澤濃家、祀先於寓。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延旣足暫留督課衍生。先生卽去山西、道經汾州之介休、霍州之靈石、過介子推祠。九月、入陝、主王山史。至富平、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砦之北、遂寓居其地。〔吳譜〕李徵君年譜、寧人自山右來訪、密邇徵君、時至臥室盤桓、語必達旦。案徵君年譜系此條於丙辰冬。考衍生原譜、丙辰未嘗入秦、其至富平實係丁巳冬。當時衍生已隨侍往來、應無誤記、李譜或偶訛耳。十一月、遊太華、重訪山史於華陰、復至山西、度歲於太原之祁縣。是歲、從子洪愼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車譜〕案、淞南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喜蒐羅先世手澤。以長子炯詩爲宏佐後、構遺淸堂、藏從祖炎武遺書、俾世守焉。字

思召。郎寄書從弟子嚴、欲立世樞爲殤子詒穀後、並屬達夫致詞。車云、寄子嚴書、今集中不載。〔文集〕答曾庭聞書、〔吳譜〕庭聞名畹、初名傳燈、江西寧都舉人。著有金石堂集、弟名傳燦、字青藜。皆雄駿自命、負文武大略。書見文集卷三。華陰王氏宗祠記、見文集卷五。謁欑宮文。見文集卷五謁欑宮文二。〔詩集〕二月十日有事於欑宮一首、徐遯庵案、張穆譜六謁天壽山及懷宗欑宮、是行也、與王山史偕。〔吳譜〕詩中華陰有王生伏哭神牀下句、自注、宏撰當時與山史同奠欑宮、故云。贍獻陵仁宗陵也。司香貫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祾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一首、彥案、先生昌平山水記、長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門三道、榜曰祾恩門、其上享殿曰祾恩殿。寶城周圍二里。獻陵在天壽山西峯之下、距長陵西少北一里、制並如長陵、而高廣殺之。寶城小冢牢塡、榜曰獻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過郭林宗墓一首、介休

一首、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一首、〔方輿紀要〕春秋時霍國、金屬平陽府。貞佑⑭三年、置霍州、元明因之。太嶽鎮其東、汾水。經其西、山川扼要、爭衡太原間者、未有不以州爲孔道者也。徐遯庵云關西諸君謂李子德李中孚、王山史、楊伯常也。河上作一首、〔方輿紀要〕平陽府河津縣、黃河縣西十里、自吉州流入、經龍門山下、有禹門渡、道出韓城。又南經縣西、曰黃河渡。〔吳譜〕詩中有去年方鬪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橐駝。狼弧動箭鏃、參伐揚旍麾。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等句。案、朝那在今甘肅平涼府。丙辰年、叛將王輔臣方踞陝西之龍駒砦、斷商雒南路、知縣盧英死之。旋復引川寇犯通渭。是年六月、輔臣爲大將軍圖海所敗、朝命招撫、乃率衆降、特赦其罪、假靖寇將軍立功贖罪。而賊黨吳、之茂寇甘肅之秦州、十二月、朝命建威將軍吳丹略地華商、都統佟舒運敗賊於峻嶺川、復山陽縣。時干戈未已故云。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首、徐遯庵云、王宏撰山志、丁巳秋九月三日、亭林入關、主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道德儼然、無所期而至止。始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耶。余復之曰、弟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

策厲駑鈍，收效桑榆。過李子德四首、〔徐譜〕李子德來迎，因過所居月明山下，登堂拜母。皁帽一首、魏志管寧傳、寧常著皁帽、布襦袴裙、隨時單服。彥案、先生蓋自比管幼安云。采芝一首、〔古今樂錄〕四皓隱於商山、采芝之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焉歸。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徐逕庵案、陝西商州高車山即商雒山、相傳高后使張良高車駟馬以迎四皓處。彥案、先生以四皓自比。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一首。

十七年戊午、六十六歲。著雍敦牂

春、由太原入關中、至富平、富平令郭九芝〔元譜〕名傳芳、大同人。郊迎二十里外。閏三月、遣李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李既足於增福廟、期會於富平之軍砦李中孚家。夏四月朔、郭九芝邀同至縣、寓南庵、移寓朱公子長源樹滋家。〔吳譜〕案、先生關中雜詩文章自注云、時寓朱文學樹滋齋中、藏書甚富。〔車譜〕長源、故宣府巡撫都御史之馮之子、長齋繡佛、以終其身。與

既足次第故友遺詩。時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徵舉海內名儒、官爲資送、以是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葉訒庵方藹閣學〔車譜〕方藹字子吉、號訒庵、崑山人。順治己亥探花、官至禮部侍郎、加尚書銜、謚文敏。著有讀書齋偶存錄。及長洲韓慕廬菼侍講〔車譜〕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康熙癸丑會狀、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懿。著有有懷堂文集。欲以先生薦、知志不可屈、遂止。於是先生以薦局方殷、絕跡不至都門。冬、張又南廷尉雲翼承父命聘往蘭州、堅辭之。〔吳譜〕時張靖逆方任提督駐蘭州。潼關道何猾庵〔吳譜〕曹倦圃溶尺牘作胡猾庵、名戴仁。來訪、兼聘、未往。過同州府之華陰、達華州止吏目王二華爾謙署。〔吳譜〕爾謙、常熟人。

〔文集〕答潘次耕書、卷四與李湘北書、卷三〔吳譜〕湘北名天馥、江南合肥籍、河南永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定。著有容齋集。與李星來書、卷三彥案、惠周惕

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餘、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河津令。答李紫瀾書、卷三 與友人辭往教書、卷六〔吳譜〕是書似非爲迎往蘭州而作、以俱辭聘、故類繫於此。答李子德書、卷四第二首 與友人書。卷四此書與友人書之第二十四

〔詩集〕春雨一首、〔吳譜〕中有句、朝來閒徵書、處士多章題。又云、幸得此申屠、超然竟獨免。又云、未敢慕巢由、徒誇一身善。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吳止狷云、蓋一以自幸、一以自信云。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一首、〔吳譜〕項聯云、金蘭情不二、猿鶴意相親。亦各行其是之意。井中心史歌一首、自序云、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所南宋之遺民、有聞於志乘者。其藏書之日爲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海外之兵以復大宋三百年之土宇、而驅胡元於漠北。至於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爲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





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覩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君走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逃之海外、卒於琅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爲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歿。獨余不才、浮沈於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網之逾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不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

邦彥案、徐遯庵本詩注引〔朱不遠廣宋遺民錄〕云、鄭思肖、福之連江人。初名某、以太學上舍應博學鴻詞科。寓吳之條坊巷。德祐北狩、憤恨若不欲生、遂改今名、字憶翁、號所南。作臣子盟檄兩篇、目之曰久久書、遂與所作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及雜文詩總爲心史、入之鐵函、投承天寺井中。崇禎戊寅十一月八日、狼山中房僧達始因旱浚井、啓而得之。計先生藏年、至是三百五十六春秋矣、不濡不滅、完好如新。

夏日一首、〔元譜〕時秦隴苦旱

梓潼篇贈李中孚一首、自注云、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名跡、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勸之。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乃曰、

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中孚以死拒召、故以巨游爲比。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一首、**王宏撰燕臺觀菊寄呈亭林先生詩云、御水橋邊秋葉黃、一枝寒菊度重陽。臨風每憶陶元亮、恐負東籬晚節香。見徐遯庵本詩注。**關中雜詩五首、**〔吳譜〕第三章云、谷口耕畬少、金門待詔多。時情尊筆札、吾道失弦歌。第四章云、徂謝良朋盡、彫傷節士空。蓋寄慨深矣。**過朝邑王處士建常一首。**〔吳譜〕引居易錄、建常字仲復、邠州長武人。居河、渭之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所著有律呂圖說二卷、蓋本諸朱、蔡、參之以李文利、王子魚、邢雲路諸書、而折衷以自得之義。

**十八年己未、六十七歲。**屠維協洽

**春正月、往延安抵同官縣、拜寇公墓。**潘確潛案、先生餘集墓誌、公諱慎、字永修、同官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歷官蘇州知府、山西按察司副使、布政使參議、分守朔州。崇禎八年乞休、時年五十八。公歸、卜居山寨、優游林下、讀書自娛者二十七年。任蘇州知府日、值提騎捕周吏部順昌、幾激吳民之變。公密諷得首事者顏佩韋

等五人、搒之下獄、搒曰、罪人已得、餘無所問。衆皆一鬨而散。又曰炎武時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四年、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旋攜衍生移寓華陰王山史所構新居。先是、山史嘗以晦翁朱子于湻熙乙巳奉祠華州雲臺觀欲爲表章、剏建祠堂兼營書院以居先生至是遷入山史家。〔吳譜〕先生關中雜詩第五首自注云、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余住。又是年與從子書云、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飱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衍生元譜〕是年二月、攜衍生往華陰、主王山史家。而先生與從子書、則謂新正已移至華下。所稱書院疑即山史新居、俟更攷正。三月、出關遊嵩少。夏四月、至曲周、旋由河南至山西。馬右實嗣光掣甘肅道、欲挈姊氏赴任。時右實已患病、止之告病、不聽。長洲毛錦銜今鳳來受業。奠王式吾及平陽王九如。二人無攷。

冬十一月、回華陰。十二月二十七日、張廷尉又南夜半造訪。

同邑葉訒菴閣學充明史總裁官、欲招先生入史局、先生致書辭之。書云、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圖注

〔文集〕與葉訒菴書、卷三　與潘次耕書、卷四　與公肅甥書、卷三時公肅服闋、召充明史館監修官。與史館諸君書、卷三　與湯荊峴書、卷三〔吳譜〕案、荊峴名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翰林任潼關道副使、遷嶺北參政、謝病歸。康熙己未、薦舉。鴻博、授侍講、累官工部尚書。卒謚文正。道光三年、崇祠孔廟。映奎案、文正謝病里居時、先生曾以書通問。既開館修明史、文正分編明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以書來訊先生、先生答之如此。邦彥案、車譜錄湯文正答顧寧人書、而云

文正書與答書不合、蓋先生與湯通問之書及湯與先生詢史事之書、兩家集中各失載、無從攷正也。

與爲吳江朱處士不遠明德作廣宋遺民錄序、卷二　潘道根案、松陵文獻續纂、朱明德字不遠、少治經義有聲。乙酉後、隱居爛溪之濱、作廣宋遺民錄以見志。諸隱者多輕世肆志、或以語言文字賈禍。明德內介而外和、不爲矯激岸異之行、故患難不及。晚年有得於性命之旨、養充神旺、至老不衰。又著紀略一書、記明末國事甚悉、署名勾吳外史。遺詩一首、見松陵詩錄。

與友人書二十二、卷四　與人書共二十五首、此第二十二首、論葉井叔建祠、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者也。

【吳譜】案、崇福宮在河南登封縣城北嵩陽書院之旁。國初縣令黃州葉井叔封以書院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凡十有四人、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顥、程公頤、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剛、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康熙十八年、邑人大名兵備副使耿逸庵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並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遙主崇祀。是時縣令爲長州張壎。先生此書、疑于未竟工時以書相質、故先生答之如此。其明年工竣、睢州湯文正公爲作嵩陽書院記、敘其顛末。邦彥案、登封縣志、葉封字井叔、嘉興人、黃陂籍。順治己亥進士、仕爲延平推官。康熙八年、改授登封知縣、倡復嵩陽書院、課士、

與邑人焦資亭同纂嵩山志。陞西人城兵馬司指揮。

##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

此目潘道根據彭紹升所序亭林餘集補入。書曰、臣炎武年六十七、尋閱故簏得三十年前所錄太虛山人象象譚一書其中有曰親王朝覲、曰宗人、曰仕格、曰王宮、曰藩祿、曰嘉靖重修宗藩條例。其言皆本皇祖之心而悲後世之敝。其引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者、可謂發憤而深痛者矣。臣乃稽首流涕而爲之說曰、嗚呼、自天子而下一等爲親王、又下一等爲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孫、不相懸也。其在於詩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親王枝也、宗室葉也。故福先上、禍先下。蕭衍之篡齊也、先殺諸王、而後代其主。韓建朱全忠之弱唐也、先戕十六宅、而後弒昭宗、禍及親王。此及天子之漸也。先帝中年、德、魯二王戕於敵、福、唐、襄、鄭、崇五王戕於賊、汴水決而周宗魚、藩封之難、無歲不告。先帝赫然震怒、而無所以禦之之計。不三四年、京師淪覆、天子之禍與親王同一轍、豈不哀哉。昔太祖高皇帝時、二十四王並皆少壯、分封之國、往往連跨數十城、護衞軍至一二萬、而又有行邊之命、都司衞所、並受節制。以故有北平之事、樂安南昌緣之以起。異日大臣無不以削弱王府爲務、嗣位諸王又皆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無不廣置田莊、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賊騎至、城而親王之勢與齊民無異。逆賊見藩封之大、所向輒陷、而國家無如之何也、則以爲天子之都亦將如是而已。是以直犯京

文正書與答書不合、蓋先生與湯通問之書及湯與先生詢史事之書、兩家集中各失載、無從攷正也。

## 爲吳江朱處士不遠明德作廣宋遺民錄序、

卷二。潘道根案、松陵文獻續纂、朱明德字不遠、少治經義有聲。乙酉後、隱居爛溪之濱、作廣宋遺民錄以見志。諸隱者多輕世肆志、或以語言文字賈禍。明德內介而外和、不爲矯激岸異之行、故患難不及。晚年有得於性命之旨、養充神旺、至老不衰。又著紀略一書、記明末國事甚悉、一署名勾吳外史。道詩一首、見松陵詩錄。

## 與友人書二十二、

卷四、與人書共二十五首、此第二十二首、論葉井叔建祠、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者也。

【吳譜】案、崇福宮在河南登封縣城北嵩陽書院之旁。國初縣令黃州葉井叔封以書院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凡十有四人、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顥、程公頤、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剛、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康熙十八年、邑人大名兵備副使、耿逸庵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並列、復捐貲建堂三楹、選主崇祀。是時縣令爲長州張壎先生此書、疑于未竟工時以書相質、故先生答之如此。其明年、工竣、睢州湯文正公爲作嵩陽書院記、叙其顛末。邦彥案、登封縣志、葉封字井叔、嘉興人、黃陂籍。順治己亥進士、仕爲延平推官。康熙八年、改授登封知縣。倡復嵩陽書院、課士、

亦肩差。里人推祭酒、品行無譏訶。又云、頃報得兩孫、青蔥滿庭柯。蓋子嚴有學行、以盲廢。時年正六十、兼得兩孫。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一首、〔吳譜〕案、起數語云、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吳興、洗耳苕水濱、扣弦歌采菱。何圖志不遂、索塞還就徵。結云、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孤迹似冥鴻、心尚防弋繒。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辦刀與繩。以次耕強被徵詔、慮復強己也。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一首、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一首、徐遯菴輯注三才圖會華山圖考、雲臺觀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以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塚、至五里關。往時避兵者就險壘石爲關、曰通天第一關。往四里爲希夷峽、山勢壁壘、澗水經其中。從石室旁下、如琴如筑、鳴聲悅耳、希夷蛻骨於此。宋史隱逸傳、陳摶字圖南、隱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太宗賜號希夷先生、化形蓮花峯下。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鵶[15]路緣趙保白楊樹二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有題一首、徐遯菴輯注〔一統志〕硤石關、古之崤陵關也、路東通澠池、西通函谷。〔輿地廣記〕三崤山連入硤石界、自古險阨之地也。三鵶路在今南陽府北及汝州之南。今三鵶路自南陽府北六十里之故向

城、又北有石川路、即三鷄之第一。府北七十里分水嶺而北、即三鷄之第二。故向城而北又八十里、有魯陽關、入魯山縣界、即三鷄之第三。白楊關、在嵩縣東。雒陽一首、明史光宗紀、諱常洛、改洛陽作雒陽。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嵩山一首、〔河南通志〕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五嶽之中嶽也。古名外方山、亦名崧高山。其山二尖峯、左曰太室、右曰少室。測景臺一首、自注、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告成縣。〔吳譜〕案、登封在嵩山之麓、屬河南府。潘道根案、潘次耕中岳遊記、告成縣在即古之陽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爲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臺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缺其北面十之二三、以縣壺滴漏、當缺處、平鋪石一行於地、其長視臺之高、廣可二尺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一規制古樸、思理精微、非周公不能作。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其長八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于杜佑通典。卓太傅祠一首、自注、在密縣東三十五里大騩鎮。〔吳譜〕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純固。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又朱祐傳、永平中、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凡三十二人。密縣屬開封府。梁園一首、〔一統志〕歸德府

東文雅臺、平臺東苑、梁孝王時、鄒枚、相如之徒游吟其間。海上一首、五嶽一首、錢邦彥案、末二句云、誰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徐遯菴述先生自注云、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北海禽慶子夏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贈張力臣一首、〔原譜〕力臣北遊時。子德自燕中西歸省吾于汾州天甯寺一首、徐遯菴輯注〔汾州志〕李因篤至汾陽因顧炎武在汾、時取道而來也。寄次耕三首、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一首。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上章涒灘

原譜、元旦作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日、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歷庚申也。彥補案、先生文集卷六與毛錦銜書云、憶昔萬歷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云云。正月、至富平。二月、先生仲姉訃至、閏二日、設祭成服。三月、山西鹺使曾章山寅致餽。夏四月、華陰王無異諸母卒、議服及葬祭之禮。五月、送馬右實

喪出關、李既足附之南歸。是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郭九芝欲親來致祝、先生力止之。　華陰令遲屏萬維城造訪先生、與謀建朱子祠堂於雲臺觀之右、遲欣然捐貲爲倡。

冬十月、携衍生往山西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泘。汾州守周西水于漆延入署。　十一月、先生元配王碩人卒于崑山故里、訃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焚帛如常儀。彥案、七七之祭、浮屠法也。禮、朝夕奠、三虞、卒哭、小祥、大祥、禫、夫爲妻齊衰杖期、十一月而祥、十三月而禫。禮義由賢者出、逢七祭奠何爲哉。　度歲於王位沖中翰德元家。以上原譜

原一以贊善充明史館總裁。張譜

〔文集〕音學五書後序、卷二〔原譜〕三月作。　答王山史書、卷四　與王仲復書、卷四〔車譜云〕謙常以此事質之李太史申耆兆洛、申耆曰、王山史幼嗣叔父、其本生父母俱存、

其父携之入都、詳見山史集中。兩書未具原始、幾若山史爲撫於張氏者。如此、則有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之服、豈僅祖免從事乎。後人有以此義敺先生者、然書稱諸母、固非慈母等也。特以少中數語、致啓後疑耳。

與友人辭祝書、卷三

與王山史書、卷四吴映奎案、是時山史客遊於外、先生從山右寄書、意謂明春即當興工建祠。

復張又南書、卷四

與毛錦銜書、卷六

與公肅甥書、卷三吴映奎案、是年、立齋相國方由閣學超遷總憲、故先生勉以激濁揚清、則是書系是年無疑。

與楊雪臣書、卷六彥案、潘晚香先生道根補注云、雪臣諱瑀、毗陵人、大中丞陶雲先生之子。所著有飛樓一白二十卷、蘭陵小志、春旭樓集。與惲遜菴日初講學東林書院、年七十餘卒。彥案、遜菴爲劉念臺高第弟子、行實見高程所撰傳。

與王虹友書、卷四〔吴譜〕虹友名攄、號汲園、廩監生、太常時敏第七子。所著有蘆中集。

答徐甥公肅書。卷六〔吴譜〕以上三書語氣、皆庚申年先生在華陰時所作。時三藩煽動、蜀中、成都、順慶、潼川、中江、遂寧、蓬谿、巫山、夔州諸州縣相繼用兵、秦隴間輓輸旁午、故前書中有虎跡縱橫、此書內有尚煩戒路云云。

〔詩集〕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一首、〔吴譜〕乃心字太乙、郃陽人。王漁洋以戶





部侍郎奉使祭告西岳、遊慈恩寺、見塔上有二絕句、題秦莊襄王墓云、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亟稱之。康詩名偏長安、學使陸儼庭德元拔之以充貢、是科以第五人冠其經。長安語云、關中二李、不及一康。所著有莘野集、見漁洋居易錄。郃陽馬西安府文獻徵存錄、乃心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則。所著有毛詩箋、太乙子、莘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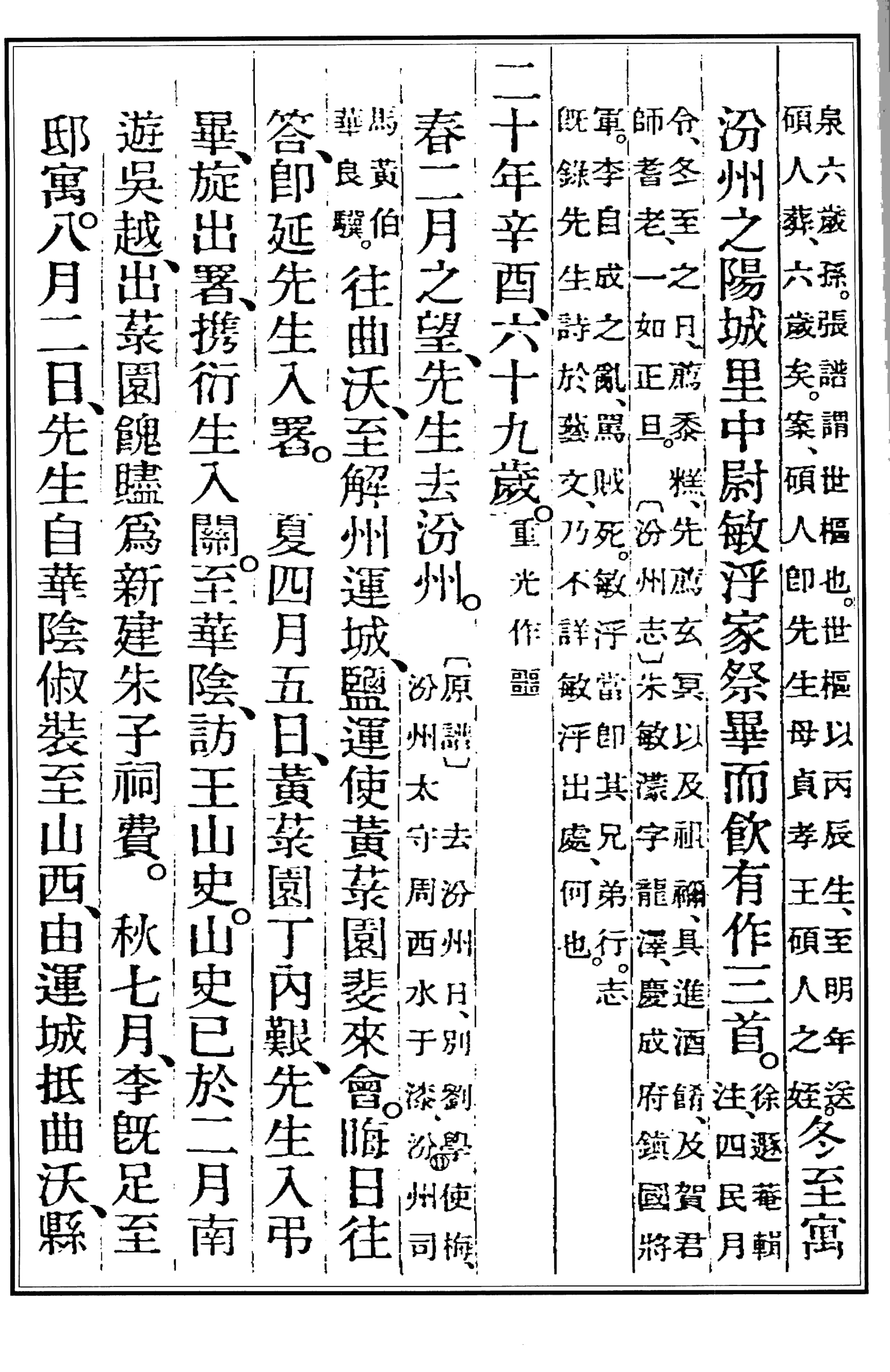
**友人來坐中口占二絕、**〔吳譜〕第一首落句云、寄語故人多自愛、但辭青紫郎神仙。第二首落句云、傳聞高士燕中返、料理牀頭皂莢囊。按隋書五行志、梁末童謠云、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語意蓋指李子德、王山史一流人。

**送李生雲霑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一首、**徐遯菴注、戴見順治十五年詶歸祚明、菲溪草堂詩注、王見康熙十年寄王高士錫闡詩注。

**詶族子湄一首、**〔吳譜〕顧湄字伊人、太倉雙鳳里人、織簾先生麟士之子。著有水鄉集、虎邱山志。徐遯菴注、吳偉業顧母陳孺人壽序、余及門顧伊人、居州之雙鳳里、其先君麟士、長於毛、鄭之學、稽經輯傳、自名一家、海內稱織簾先生者也。余訪伊人於其里、第齋三楹、衡門兩板、庭階潔治、地無纖塵。散步至後圃、見嘉樹文石、則曰、此吾父在某先生所、嘗過而憩者也。丹黃遺帙、插架如新、蘚壁舊題、漫漶可識。噫嘻、麟士可謂有子矣。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

傳一首、〔吳譜〕鶴齡字長儒、吳江人、諸生。甲申後、自號愚菴、絕意仕進、學力於古。尤專經學、以朱子掊擊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爲毛詩通義。以蔡氏釋書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參說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日鈔。自著詩文曰愚菴小集。其注杜工部、李義山詩、尤盛傳於世。與先生暨其同里陳啟源相友善。先生詩中有云、白首窮六經、夢寐親皋伊。百家紛論說、爬羅殆無遺。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令煩、下慨滔風衰。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蓋亦先生之所傾倒者。邦彥案、昆山張星鑑經學名儒記又有禹貢長箋、其中震澤、太湖、嶓冢、漢源諸辨、實有卓見。哭李侍御灌溪先生模一首、自注、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國子監典籍。南渡復官、稱病不出。〔吳譜〕案、侍御字子木、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東莞知縣、行取、擢河南道御史。先生乙未豪難時、侍御曾與諸公主持公道。華下有懷顧推官咸正一首、〔吳譜〕任、咸安推官、嘗登太華賦詩者、歸元恭集有傳。太華陰古蹟平舒道史記秦始皇本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回谿後漢書馮異傳、鄧禹、馮異與赤眉戰、爲所敗、異棄馬走上回谿阪。注、在洛川永寧縣北。見徐遯菴韓注。二首、悼亡五首、邦彥案、第四首有句云、送汝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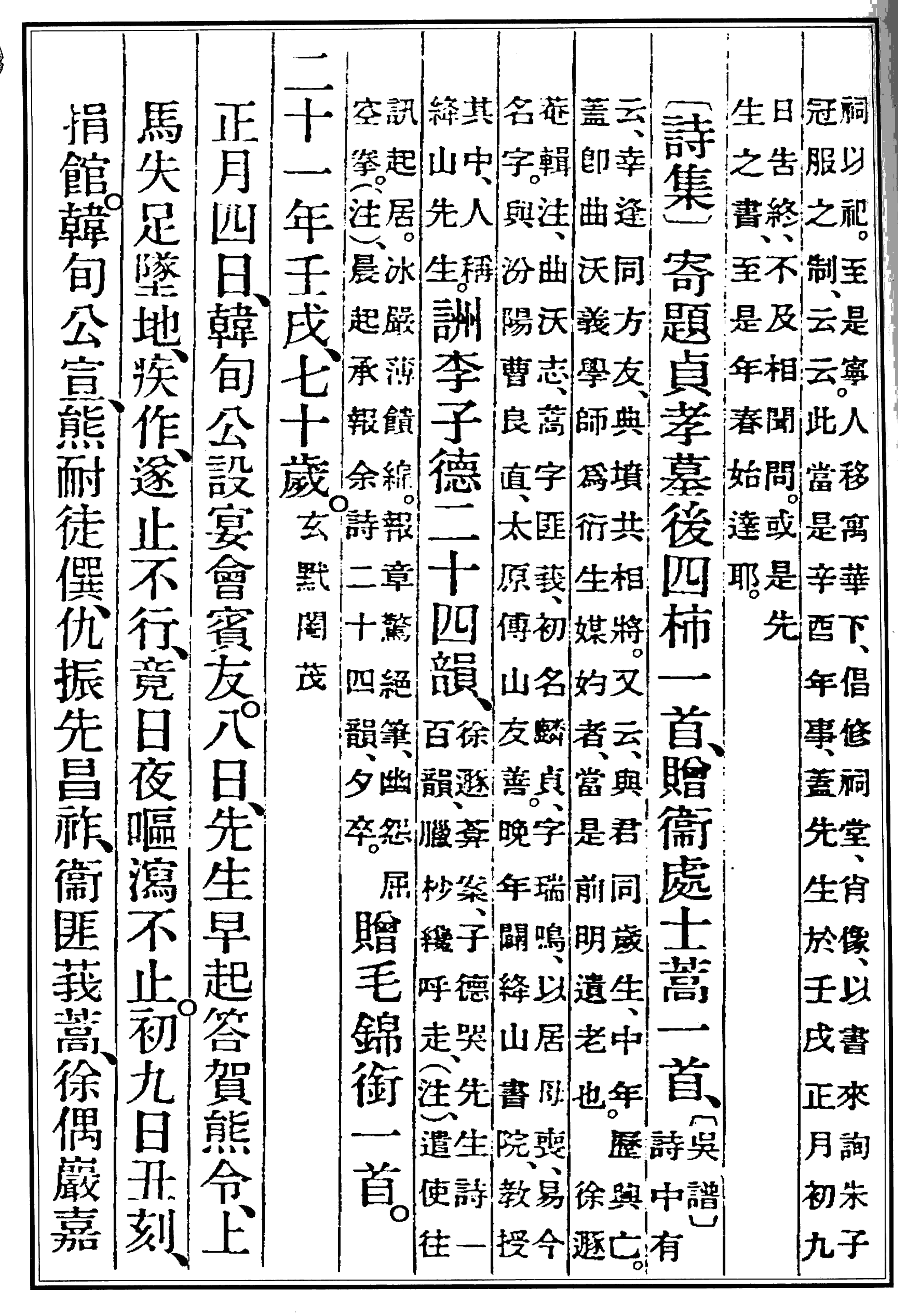
泉六歲孫。張譜謂世樞也。世樞以丙辰生，至明年送碩人葬，六歲矣。案、碩人即先生母貞孝王碩人之姪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汙家祭畢而飲有作三首。徐遯菴輯注，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薦黍糕，先薦玄冥，以及祖禰，具進酒餚，及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汾州志〕朱敏漈字龍澤，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罵賊死。敏汙當即其兄弟行。志既錄先生詩於藝文，乃不詳敏汙出處，何也。

二十年辛酉，六十九歲。重光作噩

春二月之望，先生去汾州。〔原譜〕去汾州日，別劉學⑪使梅、汾州太守周西水于漈、汾州司馬黃伯華良驥。往曲沃，至解州運城，鹽運使黃葵園斐來會。晦日往答，即延先生入署。夏四月五日，黃葵園丁內艱，先生入弔畢，旋出署，攜衍生入關。至華陰，訪王山史。山史已於二月南遊吳越，出葵園餽贐爲新建朱子祠費。秋七月，李既足至邸寓。八月二日，先生自華陰偕裴至山西，由運城抵曲沃縣

令熊僎徐遯菴輯注、曲沃志、熊僎字蘄徒、江西新淦人。康熙十八年任曲沃令。聞先生至、命輿至侯馬驛相迎侯馬驛、在縣西南三十里。並轡入城、寓元帝廟。十一日、先生寢疾、患嘔瀉。〔原譜〕李既足于十八日聞父母俱亡之信、星夜馳歸。九月、移寓上坡韓氏鏡家。冬十月、又移寓下坡韓村、館於韓旬公園亭。〔張譜〕稷案、進士履歷便覽、韓宣又字裕齋、康熙己未進士。齊燕韓旬公傳曰、吾師顧寧人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挾圖書子僎、館之宜園。頃歿、先生視含殮、撫幼子、收其四方遺貲、走書告其家、並維持還里。望後、病稍減、爲衍生議婚靳氏。〔吳譜〕靳氏無攷。原譜、媒四人、一廣東道仇昌祚、一義學師衛匪莪、一縣令熊僎、一徐偶巖、二尹嘉霖。

〔文集〕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卷五病起與薊門當事書、卷三辛酉九月病後作。與李中孚書。卷四辛酉夏作、當列在與薊門當事書上。吳映奎案、李徵君年譜於二十一年壬戌譜內云、徵君向在富平、與顧寧人語及朱鑑謂朱子嘗列銜主管華山雲臺觀、則雲臺觀宜爲



祠以祀。至是寧人移寓華下、倡修祠堂、肖像、以書來詢朱子冠服之制、云云。此當是辛酉年事、蓋先生於壬戌正月初九日告終、不及相聞問。或是先生之書、至是年春始達耶。

〔詩集〕寄題貞孝墓後四柿一首、贈衛處士蒿一首、〔吳譜〕詩中有云、幸逢同方友、與墳共相將。又云、與君同歲生、中年歷興亡。蓋即曲沃義學師爲衍生媒妁者、當是前明遺老也。徐遯菴輯注、曲沃志、蒿字匪莪、初名鷟貞、字瑞鳴、以居母喪、易今名字。與汾陽曹良直、太原傅山友善。晚年闢絳山書院、教授其中、人稱絳山先生。詶李子德二十四韻、徐遯菴集、子德哭先生詩一百韻、朧抄飛呼走。(注)遣使往訊起居。冰嚴薄饋綿。報章驚絕筆、幽怨屈空拳。(注)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贈毛錦銜一首。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玄黓閹茂

正月四日、韓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答賀熊令、上馬失足墜地、疾作、遂止不行、竟日夜嘔瀉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館。韓旬公宣、熊耐徒僎、仇振先昌祚、衛匪莪蒿、徐偶巖嘉

霖、郭名未詳為經紀棺歛、並典邑人秦氏室、停柩其中。三月、先生從弟巖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張譜］案、王山史山志、辛酉秋、予至嘉興訪曹秋岳司農、相見即致悼亭林之歿、為文獻之惜。予曰、亭林無恙、尚在予家。予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秋岳且驚且喜。逾年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初春歿於曲沃、予為位而哭之慟。秋、予西歸、取道揚州、將往崑山過淮安、見張力臣、云亭林之柩尚未歸、不知何以淹滯於彼、深以不獲撫棺一哭為憾。又怪亭林未歿、江南何以遽有此問。彤管偶記、涕下沾衿。葬於司馬公賜塋東偏嗣父仲逢府君之昭位門人潘耒為之表。［元譜］墓在崑山縣第六保為區五圖鳴字圩千墩浦右、計塋地三十八畝三分六釐。［車譜］道光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宣統元年、崇祀孔廟。［補注］

原譜云、不肖衍生煢煢孑立、侍奉而已。年雖十七、目未經此大事、賴韓、熊、仇、衛、徐、郭諸公經紀含殮棺槨、殮後典秦

氏之房停柩、而不肖廬焉。終七後、不肖入關、取向所寄各姓書籍。而大雲叔於三月望前抵沃、簡閱遺書文藁。二十四日、衍生從關中至沃、同居喪次、其遺書文劵皆携至都中、致之健菴、立齋兩表兄及汝嘉兄。衍生爲之後、曾不得一寓目焉、痛哉惜哉。

同里後學錢邦彥鈔畢、爲之悽愴者久之。嗚呼、先生貞介絶俗、守志不汙、至老彌篤、其管幼安之亞歟。其於李巨游、徐孺子、范史雲詩文之中、頻致意焉、其寄託可想矣。望七之齡、猶無首邱之志、蓋棺之頃、僅有一撫子衍生親視含殮。微特洪善、洪慎越在千里、不能速赴、即平生最號知己如王山史、李子德、李中孚、傅青主、亦不能憑棺一慟焉。至

若韓、熊、仇、衞、徐、郭諸君子一時慕道而前、非有平昔知心之雅、而死於我殯之義、卒歸任於韓、熊、仇、衞、徐、郭諸君子、豈其中有數存耶。後死者生於先生之鄉、不能盡讀先生之書、而攷訂年譜、如接謦欬於二百餘載以上、寫至捐館之句、不覺涕泗之被面也。然而先生足與伏生、毛公爭席矣、豈徒杜君卿、馬貴與云爾哉。

校記

①一月崩：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作「甫一月崩」。此脱「甫」字。

②所：右引作「一所」。

③祖庶母：本譜順治三年條作「庶祖母」，疑是。

④自縊於邵武山中粤中：張穆《年譜》作「乃以悲憤成疾而卒粤中」，疑是。

⑤因：右引作「亦」。

⑥松江：右引作「雲間」。

⑦稱：右引作「著」。

⑧壽祺堂集：右引康熙二年癸卯條下作「受祺堂集」。

⑨内：據右引康熙七年戊申條，當作「外」。

⑩羅：據右引，當作「羅」。

⑪好：右引作「如好」。

⑫賜：右引作「惠」。

⑬改：當作「復」，見《通典》卷八八。

⑭貞佑：當作「貞祐」。按，「貞祐」爲金宣宗年號。

⑮西鴞：本條小注云「三鴞」，未知孰是。

⑯在洛川永寧縣北：中華書局標點本《後漢書》卷一七《馮異傳》注作「在今洛州永寧縣東北」。

## 附錄一　先生著述目錄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經部春秋類）九經誤字一卷、（經部五經總義類）音學五書三十九卷、（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三卷、韻補正二卷。經部小學類）顧氏譜系攷一卷、（史部傳記類）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史部地理類）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史部地理類）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史部地理類）昌平山水記二卷、（史部地理類）山東攷古錄一卷、（史部地理類）京東攷古錄一卷、（史部地理類）譎觚一卷、（史部地理類）求古錄一卷、（史部目錄類）金石文字記六卷、（史部目錄類）石經攷一卷、（史部目錄類）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子部雜家類）菰中隨筆三卷、（子部雜家類）救文格論一卷、雜錄一卷、（子部雜家類）經世篇十二卷、（子部類書類。以上均收入四庫全書。）五經同異三卷、亭林文集六卷、餘集一卷、（彭尺木序刻）詩

集五卷、山陽徐逕莚注、十七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十九陵圖志六卷、見潘稼堂呈先生詩中唐宋韻補異同一卷、海道經一卷、聖安紀事一卷、萬歲山攷一卷、肇域志一百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詩律蒙告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官田始末攷一卷、岱嶽記八卷、茀錄十五卷、熹廟諒陰記一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以上吳譜懼謀錄四卷、見江南圖書館善本書目、吾邑圖書館藏之、而先生著述目未載、待攷。譜注

先生勘定之書、西安府儒學碑目、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纂錄易解、纂錄南都時事、點定荀悅漢紀、區言五十卷、治河事一帙、備錄。以上徐譜

顧千里先生家藏亭林先生著書目錄、衍生手蹟也、跋云、歲

丙子、不肖衍生于舊簏中檢得此本、讀之泫然。追憶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

附録二　諸人詩文及記傳

送顧寧人之金陵　　陳升之仲達

一帆風送別離舟，弧矢由來志遠遊。月照瓜洲尋古渡，潮衝鐵甕破新愁。吳宮花草荒煙沒，晉室衣冠落照收。滿目江山滿目恨，勸君莫上景陽樓。

九日得顧寧人書　　徐夜東癡

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涕淚，風雨罷登臨。異縣傳書遠，經時怨別深。陶潛籬下意，誰復續高吟。

柬顧亭林先生　　徐夜東癡

驚喜相看問阿翁，少年連袂各頭童。家從十五年前別，身在三千里外同。且注蟲魚潛硯北，任敎車馬過牆東。鄉關耆舊多蕭

索、閱歷如公道未窮。

## 哭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

李因篤　子德

朔薤初零露、浮雲忽障天。史無正月紀、星脱少微躔。一代摧梁木、千春恨杜鵑。典型今頓墜、文獻爾俱全。際刹哀吾道、瞻仰失大賢。渾思焚著述、未忍沒周旋。勁節堪追溯、名家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畫省基藩牧、彤毫珥御鈿。鍾靈簪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伯歷侍郎、大父贊善兄鄉舉。閱閥窺芳矩、詞宗起丱年。友兼鄉國盛、聲挾俊廚騈。少登復社。勝地頻交軫、留都幾著鞭。銜杯才最逸、搦管賦誰先。吐納蒼江麗、招尋紫陌連。同過澄石渚、獨步採香荃。競睹潛修治、徐教懿緒延。遭時傷失路、振翼爽乘權。上客逍遥久、佳人契約偏。徒勞殷密勿、莫與救迍邅。海凋龍虛碎、

山頹鳳不還。難求雛翮好、漫惜頷珠圓。剖血探危躅、攀髯少並肩。鼎湖仍問渡、喬嶽遠懷仙。信宿寒郊址、恭圖寢廟堧。（為孝陵圖。）裴潢勤更肅、拂拭對增虔。沐髮嘗辭舍、傭身偶就廛。北來馳險阻、（北謁三陵。）十南嚮灑潺湲。壞邸詢遺跡、荒圻拜故阡。湯孫昭穆萃、漢祖壁墉堅。歷歷捫松櫝、兢兢執豆籩。金椀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掃甘從事、勳華恥讓鐫。（著昌平山水記。）特書森具體、凡例發流泉。古兆原分立、斯文實創編。班揚愁醜甚、左馬色蒼然。自此淹羈旅、餘齡肯棄捐。經搜墳典闊、世譜仡提懸。似欲超吟詠、何曾叩偓佺。雄心灰弗已、績學勵相宣。逮夜隨燒燭、長征亦費研。驅車攜竹笈、入肆展霜箋。疊案皆親注、盈牀益勉旃。纖瑕攻琬琰、（所論多摘古人之誤。）細字炳丹鉛。取誌惟徽邑、（著利病書、必欲盡考縣志。）遺聞迴匯川。訂謨

周利病、往册賴刪詮。屢易猶藏稿、通行且待緣。昌言昭日錄、（著日知錄。）暇力正詩篇。（著音學五書。）轉叶音何陋、葩騷韻累遷。爰稽三頌始、盡洗六朝愆。憤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恒趨裔塞、踐遷涉層淵。磧雪貞珉皎、厓藤側蔓纏。謂宜輕櫂檝、翻喜跨鞍韉。到處逢迎備、臨岐指顧牽。公卿雖倒屣、華竇每安絃。鄰架抽籤數、郇廚領味專。（食不兼味。）晴瞰裝澹澹、素魄坐娟娟。桂辣寧知老、松疎那受憐。刋垂貲祖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藴藻田。隰苓聊近採、關阜儘高騫。甸服群推首、邦畿舊象乾。王風留黍稷、伯略杳鷹鸇。遂逆洪河浪、因窮太華巔。臺祠洵曠舉、（因朱文公曾主管雲臺觀、倡爲主祠。）縣宰得循員。（華陰令遲君任其事、亭林殁、遂陪享。）濁俗多崇墨、豪耆半雜禪。迷津煩拯助、出谷仗陶甄。漸覺嚶鳴侈、俄開霽景鮮。盡簪要奮激、

傾蓋及狂顛。縞帶曾貽晉、先生初同曹司農公過雁門、晤余於陳使君席上。淸觴再集燕。嗣飲龔宗伯公宅。愚蒙沾善誘、等列荷區銓。謬許私盟牒、允期軼草玄。深恩鴻鴈並、暫別鯉魚聯。卜宅推中表、寓表弟長源家。披帷共醉眠。頗耽亭水潔、遲晀徑花妍。匣劍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衷曲盡、遐寄物情蠲。兜徼喧飛檄、神州滿控弦。滎陽彌悵望、叱馭復翩翾。積歲兵機稔、中宵客慮煎。匿形乖辟穀、覘夢罷迴畋。憶昨登嵩少、悽其俯澗瀍。凌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舷。抵絳依重郭、去秦居曲沃。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裒鳳託終焉。臘杪纔呼走、遣使往訊起居。氷嚴薄餽綿。報章驚絕筆、晨起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幽怨屈空拳。耿介標孤性、忠誠冠八埏。末繇齎志展、疇使抱痾痊。彼網欣逋鶴、維巢訝類鳶。心休沿板蕩、目覩爲戈鋋。恐逸陽秋撰、須存郎次氊。

外甥俱雋哲、謂三徐公，司寇、太史、相國。猶子已騰騫。令姪中翰君洪善。幸接旁陰茂、當提主器僝聖途湮豈斷、儒術衆疑悛。鏡具睽峯壑、生芻布几筵。輴旋悲浩漫、墓樹想葱芊。直擬歌黃鳥、眞應駕白蓮。招魂稱至德、陟降蔣山邊。

答寧人先生書　湯斌孔伯

前年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即曰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歷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眞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計東字甫草、舉人。葉舒崇字元禮、進士。俱吳江人。往往言與山史同。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與。

南雷黃氏哀詞　閻若璩百詩

當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殁已三十二年，即亭林亦且十四五年。稷案：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距先生之亡實十三年。蓋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顧寧人小傳　　李光地厚庵

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蒐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微言碎義，無不攷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頽阻，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菅，拭斑蘚讀之，手録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庶吉士，嘗相遇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寧人殁矣。聞其書

已成、亟求觀之、寧人之學、於是始窺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刻、厚自寶秘、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衞先生爾錫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 答從弟論師道書

汪琬　苕文

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一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

## 隨筆

無名氏

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

洋嘆服。以上錄張石洲譜增入

拜顧亭林墓　　王宏撰山史

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野日滋宿草，秋華淒冷露。緬維同心交，明誓金石固。稽古啓愚昧，敏求祛冥悟。朝昏恆不遑，患難行若素。重訪伯起市，更尋公超霧。悳然止吾廬，一似形影附。同泣鹿馬石，手攀神烈樹。倏更四十春，戚戚不忘故。疇昔夢雲闕，白衣從玉輅。連蜷下大荒，偃蹇問天步。歎息桑榆景，徘徊崦嵫暮。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灑淚歸山去，長辭西洲路。

哭墓詩　　王宏撰山史

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邱淒宿草，更揮老淚問遺書。

其二

爲憶神明恆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當年羊傅徒輕爵、何似龍門有外孫。

王宏撰 山史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爲隱者也。丰姿不揚而留心經學、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勿顧也。居恆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遊、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

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尙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增錄張譜

又曰、博稽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歷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

拜亭林先生墓　諸景錡世器（註）

先代通儒遠、衣冠閟此塋。誰披元祐籍、不慕義熙名。碑碣臨官渡、梧楸近化城。陵還知下馬、心孰溯騎鯨。憶昔風雷過、偏逢日月傾。黃圖悲瓦解、白首望河淸。慷慨揮新淚、蒼茫弔舊京。江湖空有志、天地竟無情。既改三靈卜、旋爲五嶽行。羣觴邀俠客、投

袂謝名甥。謂健菴昆弟。秦晉都紆策、燕吳不計程。如公眞磊落、此願太縱橫。曾以編摩暇、尋推考索精。十經歸品藻、四庫賴提衡。蜀道悲臣甫、商賢泣老彭。甯知忠孝節、獨讓一書生。

（註）崑山蔡葭浜人、有竹莊集行世。

拜顧寧人先生墓　孫崙　懸圃（註）

勝國眞名士、興朝大布衣。淚經天壽盡、骨自太原歸。華表今猶是、人民昔已非。千秋存著作、擬薦首陽薇。

（註）崑山蔡溪人。

題顧亭林先生遺像　李以峙　顒山（註）

聖代傋遺老、先生迴絕倫。姓名高士傳、志節大元民。桑海人間世、鬚眉刼後身。訓言懷母氏、隱痛繫君親。塊肉終亡趙、孱軀遠

入秦。陵園頻慟哭、關塞屢遨巡。星宿羅胸富、山河指掌陳。奇文搜玉石、寶氣識金銀。白眼常看俗、青睛早異人。世傳先生目睛青多於白。同心多學侶、餘緒作名臣。緗素留殘帙、丹青尙幅巾。巖巖瞻氣象、忠孝炳千春。

（註）崑山人。

## 題亭林先生像

王省山 松坪（註）

飄泊干戈際、流離關塞中。乾坤遺一老、草莽有孤忠。淚向山陵盡、文從患難工。蕭然遊物外、何處弋冥鴻。

抵死辭徵辟、行藏大節完。幾人雙白眼、相傳先生瞳子中有白光。四海一黃冠。有恨滄桑變、無家天地寬。河汾留寓好、不復憶江干。先生歿於山西臨晉縣。

郡國闕籌慮、先生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周流歷苦辛。未酬經世願、空作著書人。鼎革多奇士、山河老逸民。黎洲與青主、氣節並嶙峋。繫纜千墩里、曾登夫子堂。故宅在崑山千墩鎮、有祠屋、奉遺像。大儒光史册、老眼閱興亡。落落遺容在、萋萋宿草荒。生平景仰意、翹首對崑岡。

（註）山西沁州人。

顧寧人先生畫像贊　王學浩 椒畦

通天地人、是爲大儒。眼有庭燎、胸有洪鑪。著書立說、繼典與謨。遭時不造、瘞筆菰蘆。東岱西華、馬瘏僕痡。死未首邱、還櫬東吳。鬱鬱松柏、寂寞黃壚。我拜先生、遺像在圖。

題亭林先生遺像二首　王學浩 椒畦

天生雲鶴未斂飛、萬古青霄望羽衣。伊傅胸期巨川楫、夷齊身

世首山薇。登臨到處關經濟、考訂何人任是非。遺像淸高容肅拜、菰中心事尚依稀。先生所著有菰中隨筆。

著述名山業等身、當時指屈首斯人。未忘世事常看劍、爲識天心遂入秦。先生客秦中卒焉。

瞥眼興亡如昨夢、白頭流寓作逋民。一門幸得全忠孝、慈訓猶存淚滿巾。太夫人絕食守節、遺命不事二姓。

懷亭林先生　張彥孫潛之

一代眞儒自不磨、麻衣屢拜壽山阿。劉蕡對策功名薄、李密陳情涕淚多。豈有鵷雛貪腐鼠、何堪荆棘哭銅駝。天荒地老頻搔首、老向菰中託浩歌。

與潘確潛書　吳映奎止狷

違晤芝標、轉眴已百日餘、作客光陰、何堪久此仳別耶。初夏淛

中之行、擬一泛西湖之櫂。乃秀才命窮、連日爲雨師所困、蕭山署中、盤桓三日、絕少開霽之時、遂復掛帆而北。悶坐舟中、曾作小詩以遣、有寄語湖山莫相笑、此行原似剡谿舟句、蓋不得已而爲此解嘲語也。今年炎歊逼人、偶發興、欲排纂亭林先生年譜、自六月初迄今二十餘日、已就十分之六七。中元節間、當得斷手。兄或覓暇來此、尚當就質也。匆匆、不及覼縷、惟珍重爲屬、不宣。弟映奎頓首。

讀吳止狷所輯亭林年譜有感　　潘確潛

繼往開來一寸心、叢殘譜就自沈吟。平生寄託誰能識、卻聘書成意自深。止狷曾辭制府松公之聘。

操行終身懍勿欺、由來道德重藩籬。世情多以貧爲諱、墓碣誰

題無媿辭。

亭林年譜，始作者先生撫子衍生也。衍生隨侍亭林僅五六年，又爲吳江遠族之子，紀述容或闕略。嘉道年間，吳止狷鄉前輩重加編訂，上元車秋舲先生亦有譔述，兩譜詳略互見，而吳譜見聞較確。最後平定張石洲先生所輯，則於亭林北行後事蹟考據獨詳。清季錢俊甫明經本衍生元譜，并取吳譜、車譜參校補證。適山陽徐遯庵學博名嘉秉鐸吾崑，輯有亭林詩注，復與考訂商榷。三年稿成，哲嗣景虞茂才什襲藏之。今邑之圖書館搜訪鄉邦文獻，景虞出示此稿，亟録一副本藏於館。館固有亭林先生手輯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稿，上海商務印書館願代影印，以廣流傳，因取錢氏校補之亭林年譜附印於後，俾世之讀亭林書者可以知亭林畢生志行矣。間有張譜所載而爲錢氏所

未錄者，更取一二補注之。耻庵王頌文附誌數語於卷末。

#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

清・謝鳴謙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十八年刻本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一卷，清謝鳴謙編撰。清光緒十八年刻本《謝程山全書》附。

謝文洊（一六一六—一六八二），字秋水，號約齋，晚又號顧庵，學者稱程山先生，江西建昌府南豐縣人。明諸生，崇禎十二年，應鄉舉未中，漸生出世之志。明亡，盡棄舉業，入香山學禪，講論王守仁心學。後受程朱理學影響，遂專心研習其學，建堂於邑治西程山，與同里李萼林、邵睿明講學其中，遠近人多師之，被稱爲清初江西三山學派之祖。其學切近，其行忠恕，其言辭質，動中肯綮。著書甚富，行世者有《講義》數十篇、《日録》、《大學中庸切己録》、《程山十則》、《程山問答》、詩文集等。

謝鳴謙爲譜主之玄孫，著有《江西南豐陳留郡程山謝氏支譜》二卷。本譜之編，據譜前鳴謙案語云：「從遺書得其大略，又反覆衍溢於所謂《日録》草者，合以祖父之傳聞，庶幾十獲七八焉。於所不得詳者則闕之，蓋慎之也。」則本譜之史料價值自不待言。今考其譜，於謝文洊之學行、著述、交遊尤多致意，其撰譜之宗旨可知矣。文洊爲清初之重要理學家，本譜爲研究清初理學特別是江西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極爲重要的史料。其所記文洊行蹟之詳，亦爲他書所不及。

# 程山謝明學先生年譜

元孫鳴謙敬輯

志學一書，孔子自譜其年，卽後人年譜之權輿也。至於祖述憲章，厥孫隆之尚矣。嗣是若述德詩，若祖庭記，所以追美其前徽，津津焉。維予小子生 高祖之後三十有三年，懿行休風藐矣。從遺書得其大畧，又反覆衍溢於所謂日錄尊者，合以 祖父之傳聞，庶幾十獲七八焉。於所不得詳者，則闕之，蓋愼之也。輯年譜。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晚又號顧菴，姓謝氏，世爲江西建昌府南豐縣人。講學縣城西程山，世稱程山先生。

明萬歷四十有四年丙辰秋八月癸亥，先生生於南豐縣大井里。

先生始遷祖宋宏詞科諱堯仁，字夢得，與其子諱驛，字處厚者，俱有詩名，載閩書、福建諸志。由孝宗淳熙間遷於南豐市山。孫諱之純。曾孫諱節聖、中理宗開慶進士、仕福建松谿令，行業見江西各志傳。十四世為先生曾祖諱欽大賓，諱昇。十五世為先生祖縣文學生諱廷用。十六世為先生父太學生諱天錫。元配氏揭，無子、卒。繼室氏何，生先生。

四十有五年丁巳，先生二歲。

四十有六年戊午，三歲。

四十有七年己未、四歲。

四十有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庚申、五歲。

先生幼即喜行禮、不爲群兒戲。

天啟元年辛酉、六歲。

二年壬戌、七歲、入小學。

太夫人禮塾師隆敬、早晏寒暖、無少疏怠。每諸子自塾歸、必示以某可爲式、某可爲戒。至孝親敬長、睦兄弟之誼、尤諄諄訓勉不倦。

三年癸亥、八歲。

四年甲子、九歲。

五年乙丑、十歲。

六年丙寅、十有一歲。

七年丁卯、十有二歲。

崇禎元年戊辰、十有三歲。

先生作太夫人行狀云、舅氏死、游甫十餘齡、隨先母往哭。見先外祖覺菴先生遺書中有與羅念菴、鄒南皋二先生書稿、游愚不解。唯朱子晚年定論一册、先母見游翻閱不置、命持歸。游自後雖習舉子業、理學一念耿耿不忘、中得自奮振、皆先母有以啟之也。

二年己巳、十有四歲。

三年庚午、十有五歲。

四年辛未、十有六歲。娶夫人李氏、尋卒。

夫人排上李公自阜女、善病、病且殆、曰、吾謝氏婦也、不廟見不瞑矣。先生聞、啟太學公親迎歸。七日卒、先生葬之如禮、待李戚有加厚、終其身。

五年壬申、十有七歲。繼室夫人蕭氏。

南城選拔蕭公應呂女。

六年癸酉、十有八歲。

有友論文而援餐者爲叔弟、失禮去。先生方嘿然閉户自責、已聞堂上怒聲、則太學公方索杖與弟也。先生跪曰、長

兄身教不謹，願先弟受杖。太學公爲霽顔，兩釋之。友聞之曰，非所及也。

七年甲戌，十有九歲。

八年乙亥，二十歲。

冬十月戊戌，子德宏生。初名士驊，先生講學後，改命今名。

九年丙子，二十有一歲。

附縣學弟子籍。督學使平湖陸公錫明。

是年，太學公築學舍於廣昌縣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命諸子敬業其間。

十年丁丑，二十有二歲。

夏六月丁未，子士騮生。三歲殤。

十有一年戊寅，二十有三歲，寓香山。

十有二年己卯，二十有四歲，寓香山。

秋九月，鄉試歸，歎曰，天下方亂而求賢草率若此，非中興氣象也，吾不可以復矣。

十有三年庚辰，二十有五歲，寓香山。

十有四年辛巳，二十有六歲，寓香山。

自己卯後，厭薄舉子業，與禪僧往來。至是見中原寇氣亂無所底，遂有出世之志。

十有五年壬午，二十有七歲，寓香山。

夏五月、編緝初學先言成。

六月、先生舉子師李公淑旦藩揭友溯廣昌邀赴鄉舉、不可。比歸、歎曰、謝秋水見幾之哲、不可及也。葢是科苟簡又甚於己卯云。

十有六年癸未、二十有八歲。寓香山。

壬午以來、嗜大慧杲集、參叩甚密、最後用工尤猛。一日午坐榻上、返叩靈根、忽然如鳥飛出籠、在太虛中、屋舍身軀俱空。移時、忽自念此境是好、便失之。然自是神氣清灑異常。

夏六月戊辰、祖母王太夫人卒。壽八十有九。先生襄葬祭、盡哀

盡誠。服除遇忌日，哀慕不御酒肉。或問祖忌之禮於古未詳，先生謂，祖母撫愛恩之不忘，至日安可不變食。

皇清順治元年甲申，先生二十有九歲。寓香山。

春三月，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崩。先生脱縣學弟子籍。

崇禎皇帝殉社稷凶問至，先生俯伏，仰天大慟，啟太學公太夫人棄諸生，皆泣而許之。

是歲，讀陸子象山集，專志於儒。

二年乙酉，三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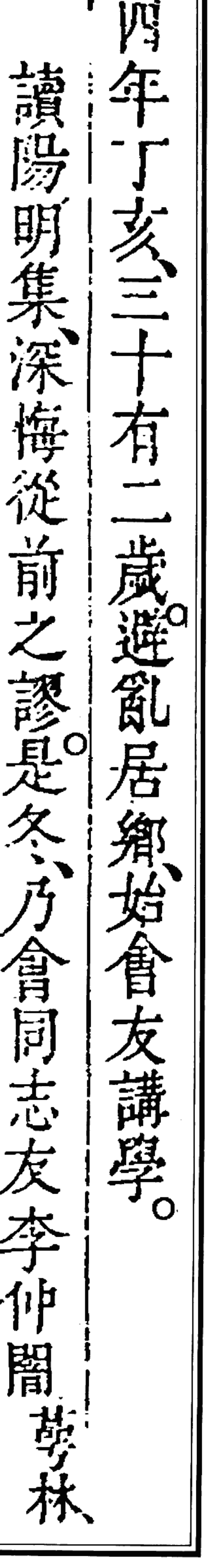
讀象山集。

秋九月辛未，太學公卒。壽六十有七。先是，永寧王兵過南豐，舉家奔竄，太學公遘疾，移至家，一夕卒，時二十三日也。越七日，永寧王兵敗返，暫瘞太學公近郊，奉太夫人竄西鄉。方驚怖頃，土人慰勞慇懃，掃室供爨，蓋郡人素德太學公故也。然先生恒鬱鬱，終身以倉卒未盡禮爲恨。

先生或出，必奉太學公小影，晨昏展謁，色笑藹然，忌日哀思涕洟，至老不少衰。見於夢者十夕而七。先生日錄書夢甚詳，清晝則加勉，昏散則自責，眞所謂通乎晝夜者也。

三年丙戌，三十有一歲。避亂居鄉。

讀王龍溪集，又讀王子陽明集。



四年丁亥、三十有二歲。避亂居鄉、始會友講學。

讀陽明集、深悔從前之謬。是冬、乃會同志友李仲闇孝林、曾若顥有孚、邵先士睿明、傅同人與、姚繼武□□、揭白波□□、曾悅生秉豫、甘楗齋京、曾樵陽□□等講論良知之學。

五年戊子、三十有三歲。避亂居鄉。

是歲、舉會最密、每朔望大會、說到痛快處、諸後進有面赤者、色沮者、機與亹亹者、書課中有痛悔極艾者。

周仲謙道新入會。

先生於會中最服傅同人、謂其見地超卓、膽力俱到、吾儕

罕見其傳。

六年己丑、三十有四歲。避亂居鄉。

春三月、大會於了溪、又大會於新城縣神童峯。新城吳一焉伯、王聖瑞□□、鄧元白玉入會。聖瑞精於羅整菴困知記、力闢陽明、與先生爭辨屢日。

傳同人作禪根論、先生謂大體規模亦吾儒正理、但文字奇幻、過於楞嚴。又謂其辨禪太急、務爲安頓、有强探力索之象、而無寬舒融釋之意。乃爲改易之。

是歲、於明道敬字有理會。

是歲、願居門牆者衆、先生皆固辭、一爲師道等於君父、遼

草牽師是爲衰道。一爲巳當培植深厚、沛然有餘、乃可爲師。不然、則是道德中之功利。詳後傳同人歸說。

七年庚寅、三十有五歲。奉太夫人歸祖居。

乙酉變後、義兵羣盜並起、連年轉徙。是歲、金聲桓、王得仁餘孽猶伏莽竊發、燬源頭草堂、乃奉太夫人歸大井里祖居。時先生夏病目、李淑行[ ][ ]來候曰、秋水此時絶不要動念、方是工夫。先生曰、巳寔不德、天降之罰、不勝悚懼、安得不動念乎。謙按、先生避亂無定處、可攷者源頭、遭火者二、可攷者是年。

子德宏取婦曾氏。

八年辛卯、三十有六歲。

作舉過箴受過箴、每會講舉誦之。

是歲、始得困知記讀之、不合。

九年壬辰、三十有七歲。教授於果育齋。

春三月、女孫生。

友人曾粟孫稱弟子。

夏、甘犍齋爲西鄉饑民請賑、活民命頗衆。先生規以立顏子之志、有善勞消去伐施功夫、方是爲己也。

秋九月、大會於肆應巖、謝退思進入會、南城章宏自造、劉子淳良入會。

曾樵陽辯於禪、先生與之朝夕講論、終、不合、至是作書絕

之。或疑爲過峻，先生曰，學術所關，不得不爾。癸巳，樵陽死，吊焉。

十年癸巳，三十有八歲。居南邨。

友人周道新稱弟子。

十有一年甲午，三十有九歲。始館程山，顔其堂曰尊洽，自署曰約齋，作約齋銘。

緝程門主敬錄。

夏五月丁巳，長孫脩振生。

同堂謝退思於先生爲大父行，願居門下，引王文成待其叔祖克彰例，家廟叙叔姪，講堂行師弟子禮。先生不從，而

進心師之，每稱必曰先生。

十有二年乙未，四十歲。居西郭。

評次風雅倫音畢。

冬，徙寧都訪易堂諸友。

十有三年丙申，四十有一歲。居西郭，教授新城、梅源主人吳一焉，遣五子受學，屏絶舉子業。

春正月，友人甘京稱弟子，先是，先生講學，邑人頗訕笑，自經師封濬，進士黄熙及老友甘京折節後，羣議稍息，從遊者日衆。

夏閏月，大水，西郭田園居室書籍什物壞。先生得報甚驚，

以家人無恙、稍慰。既聞傷稼過多、終夜不寧。

秋七月、大學切已錄成。

八月庚寅望、次孫脩擴生。

九月、作誠說。

讀薛文清集、稱其平正切實、又極精微。讀李寅青集、稱其博大而精、有生不同時之恨。

十有四年丁酉、四十有二歲。春、教授梅源、三月歸。夏四月、徙居程山。

五月、禱。先生每遇旱、必蔬食齋戒、朝夕禱。旱荒則減餐啜粥、有餘則糜粥以食饑者。

六月、訂李實青大學稽中傳。先生謂此書精穩、但稍有字句之累、故爲訂之。

是歲、讀困知記契合、自是日析禪學之弊、一宗程、朱。

十有五年戊戌、四十有三歲。居程山、始拈畏天命爲宗旨。

春正月、李璧及門。璧李公淑旦子。先生講學、公手書往復、後欲反師先生、引南大吉師王陽明、羅近溪師胡宗德例。先生固辭、欲逃入深山、乃以璧爲托。至是、璧奉遺命執贄。

二月、寧都彭中叔任來同堂。

夏五月、見崇禎皇帝御書詩、拜哭。

十有六年己亥、四十有四歲。居程山。

春正月朔，湯适後改永誠。及門。适，大司馬惕菴子。惕菴十年長，每過程山，退然如不及，致書曰：先生賀之師，非賀之友。本宜執贄北面，但不能日侍函丈，而空書一束，恐流於浮慕，是以次且未敢，乃以适受業。

夏四月，從居。居不可改。

日記云：讀整菴集，論禪處極其透徹，從來諸儒未曾發明至此。此書初讀不覺其妙，久之愈讀愈妙。又云：白沙之學所得爲深，然其流爲禪也亦易。惟薛文清至當無弊，以其不失程、朱範圍故也。

十有七年庚子，四十有五歲。館於家。

此歲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辛丑，四十有六歲，館程山。

舊令翰林張公曲江瀚鑑求見，許之。曲江退謂人曰，南豐一令，但得見秋水先生爲幸耳。

康熙元年壬寅，四十有七歲，館程山。

春三月甲戌朔，李仲闇卒。卧疾時，猶問程山有隣室可借否，我當移榻其中，卽於謝先生處執贄講易。此念自戊子積誠至今，先生當鑒之。至是卒，先生哭之慟。謙按：先生作深齋行狀，備未載此，恐涉誇張也。

夏五月，張令歸，奉家傳元人所繪　孔聖像，拜納程山曰，

此像唯先生得拜之、猶鑑不敢私也。先生拜受、懸諸尊洛堂前、設紙帳、朔望及會講日、率弟子啟帳焚香、四拜乃登講席。先是亦拜、書紙帳耳。

六月、友人曾有孚稱弟子。自云、讀廣士豪畏章講義有省、特來納拜。先生以老友不敢當、堅却之。不聽。懇拂其誠、遂受。

冬十月、作三畏章講義於香山。與曾麗中（朱卯庸、曾藩孫也。）論性、作香山論性商語。十一月、送別麗中。麗中囑先生將先儒語錄從頭訂正、以成理學全書。答云、此事自揣亦可任得、所歉者力行未到、不足取信於後世耳。

二年癸卯，四十有八歲。館程山。

春正月，廣昌丁誠叔□□入會，先生甚喜其氣魄可任道。

明年秋卒，甚哀之。

三月，刪校西學七克畢，名曰七克易。日錄云：此番刪校七克，彼教陋處俱已剔盡，存者俱切實格言也。置之案頭，可以爲刮骨洗髓之劑。

復校初學先言畢。

讀劉念臺人譜，推爲明季理學第一。

有以講學號名議先生者，同堂或爲戒心。先生曰：小小利害便如此，平日講學何爲？或猶不釋，先生曰：吾知善道耳，

卽有禍害、不至辱也。然我輩固窮講學人何惡焉。久之、譏亦息。親炙錄誤作壬寅、據日錄改正。

夏四月、欲作魯平公將出章講義、覺欠含容、遂作司馬牛問君子章。

六月、養痾於杏山、自謂人跡杳絕、萬山歸寂之際、時有珠泉一滴相報。

秋九月、復校大學切已錄畢。

冬十月、黃弼侯扉入會。

十二月、巳未、仲弟文波卒。親炙錄誤作壬寅。盛寒、季弟文渼進酒、先生飲數杯、書之日錄。寧都邱而康維寧閱課、評云、期喪

變食而飲酒、大非禮。時而康方擬過程山、先生意待而康來拜其直諒。甲辰、觀炙錄誤作癸卯。冰叔以書來論先生似未受過、先生啟書涕泣、自勒數語揭之壁間以告同堂、更作書謝冰叔、而康。冰叔與甘京書云、程山先生樂善受過、使我感激涕零。即以東札顯示諸子、使益有興起。

三年甲辰、四十有九歲、館程山。

春、與劉二至凝論西學、往返數四、痛闢之。

二月、魏冰叔札云、先生之學、其施於用者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然涵養蒸陶中、亦當有作、畧如伊、周、孔、孟。其致君之術、自有一手把握得定處、非徒積誠以格心而已。書

日作新民,註曰鼓之舞之之謂作。教養人才,亦非獨烝陶之功也。蔡言學於今日,當有以救古人之弊而作今人之信者,願先生於此更加意。先生云,叔子此言,可謂痛切。予於朋論則不無於勸懲則甚疎。作人無勸懲,猶之治民無賞罰,將何以行。然謂淬可以涵養君德,蒸陶人才,淬仍不足以當此。今以淬自信,有安定魯齋其人,主於太學,以淬爲齋長,循其成法,爲之疏附後先,或可以稱其職耳。自信學術雖是孔孟、伊周,但生質頑劣,向道又遲,氣體蚤衰,不能實造其境。聞老友言,敢不益自策勵。

秋八月,拜甘京所摹明太祖像,哀慟。

論有明學術推薛文清入手歸宿果是程、朱正派，不甘岐。落禪議之。後來諸公能免此議者少。平心觀之，亦最易見但苦好高者多，平心者難得耳。

九月，彭中叔來同堂，與之簡點餘姚類禪處，中叔悅服。

冬十有一月，叔弟文虔病，先生視病凡一月，未安寢。

十有二月壬申，大雨雪，改葬太學公於廣昌杏山，叔弟袝弟於本邑戊坑，誠撒勞苦，親爲頓老。

四年乙巳，五十歲。館程山。

作識仁說辨。

夏四月乙丑，星子髻山宋未有之盛來訪。髻山以書論學

有年、至是各質所候論程子識仁、儒禪差別、程朱學脉及無善宗旨有弊、侯契合。時魏冰叔館新城、走百二十里赴會。戊寅輿會、聽者甚衆。程山之學、於斯爲盛。辛巳、髻山歸歎曰、不到程山、幾乎枉過一生矣。

謙按、此會三山畢至、爲當時最盛之舉。髻山業稱次程山問答刊行、其時精義已無遺漏。但學者仰諸先生如山斗、一言一動、皆可師法。謙敬閱先生日録、尚有十數條爲學者所願聞而髻山所未詳者、因備録於左。

丙寅、髻山投贄行士相見禮。論祀先師禮樂及歌詩節奏。

丁卯、復菴山禮諸友云、須造魯山用費此時在本堂中、不宜用費。從之。

己巳、魯山閱先生講義會語、嘆服。

庚午、魯山評閱切已錄數正七段、從之。○閱魯山日錄、每日揭下注念字、食下亦注念字。不解、魯山云、揭時念是念天地君親師、食時念是念先朝不血食。○論出處大義當艱難處最要斟酌、又要明決。此須熟籌於素、臨期稍一差池、便莫可挽救。

辛未、堂行堂禮。魯山居兄大祥、室中涕泣、不貢行禮、却酒肉。

壬申、髻山錄歌詩法見示。時、黄熈問髻山學術、先生云、髻山論識仁一段話、體認細微、剴切、眞得程子血脉。

癸酉、髻山謂先生當立定一規矩、令學者自晨至夜、有所持循。先生云、友人俱散處、又各有當務、難作一定之格。若欲立格、還當共商在家應務當如何、在舘授徒當如何、出外行遠當如何。於不齊之中、作齊一之格纔好。

甲戌、劉子醇來赴會。湯慈璜仲呂問律呂及星次、髻山一一剖晰、先生服其攷核。

乙亥、髻山云、看書不可立定要發古人未發、如此則心便不平、氣便不和、窮理必不得當。文人氣習、每立論便要勝

人、便要剗柰不如此、便覺文字不精彩。又云、日錄原爲省察工夫、不可只是立論。又云、冰叔石碏論禁厚不可之後、碏已堅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此等處太喜作用、讀之不覺心痛。○看書有疑處、髻山云、先生當存我說我亦當存先生說彼此體會、俟再晤時又得相訂。○先生謂兆見有未合處、須是如此。○髻山論友道兄巳弟人古亦無此。○冰叔欲行此禮、未敢遽遵。○先生云、冰叔傷今日友道之薄、須自我輩特加振起、還依他。○又令顧名思義、情誼日益厚。○先生慎重於前、固是見得久要之道、當審巳審人、不宜輕易。○然冰叔之意、亦非因仍苟且也。○

丙子、魏冰叔來赴會。

丁丑、冰叔示限田論、正統論。正統論反復詳密、覺歐蘇甚疎。限田亦周到、然還須與衆商量。

戊寅、舉會、先生請髻山提講、再三謙讓。先生舉識仁爲問、髻山始肯闡發。○冰叔云、與學者論、不必便說到性命精微、只常就日用常行說爲是。如孔子對門人、在在平實、至宋儒便闡發過精微矣。先生云、此固是、但時至如今、人心盡發洩、亦渾涵不得。卽如子思作中庸、亦是慮及後世異端之學最眩惑人、故不惜剖破。孟子之時、有一告子、又焉得不與之明辨。○先生問、學者境遇煩苦、鈌却涵養、并讀

書窮理亦無暇、奈何○鬐山曰、涵養不可少、窮理則須隨是分講究○先生曰、雖不得讀書、只遇事便與朋友熟商、是亦窮理○雖不得静坐涵養、只言動之間加意安詳和緩、是亦涵養○不知是否○鬐山曰是○

鬐山作詩留别、　望嶽尊所自、於今識程山○程山坦如地、崄高絶躋攀○相與悼道喪、無善作之倆○承衣矜别傳、流風成敝笱○先生振其頽、三變學彌醇○醫精於折肱、用以起吟呻○時務本分事、失手落機械○五穀寧遲熟、動色戒稗荑○團坐春風久、及門多我師○愛看衆峯好、本此一峯爲○魏子再三歎、比於鵞湖聚○鵞湖有鑿枘①、程山投水乳○非敢苟爲同、

天命原則一。畏天知昭事、尊洛詎意必。自恨問津晚、道里阻且長。願言共叱馭、羣賢力方剛。

先生贈别訾山詩、 高卧匡山麓、濯足鄱湖涘。學律浩蕩間、磅礴窺太始。欲從愧不能、偉人來我里。積思始得慰、今夕見宋子。如此宋子何、披胸但自矢。廿載歷艱屯、僅得不異指。予先獲我心、向我悉舉似。功力盡平生、探一胡不喜。魏子至自黎、高談發經史。剖析慎細微、古道見互砥。諸生仰德音、燕樂偕進醼。四座共偲偲、恭聞識仁旨。荷香柳依依、生意具爾爾。程山一片石、光瑩拭自此。舉目塵冥冥、仁者寧坐視。願賜澣濯力、西江一湖水。

秋八月，寓香山，與中叔論象山學術，其鶩湖詩頭腦亦不差，只掃學問處太峻。當時二公皆平氣處懷，甚不難合，以宗旨原無甚異，只谿徑稍不同耳。總因二公英氣俱欠涵養，是以卒不得合，竟成千古話柄，眞恨事也。

九月，中庸切己錄成。自丙寅起草，每一章精思數日或一月，至是成。

是年，邑俗稍變，喪禮有不用巫及鼓吹者，衆俱相安。

五年丙午，五十有一歲，館良籌山螺巖。

春正月，書教子孫家法云，以明經立品爲本，以讀史達才爲用，以醫業爲遊藝，以詩文爲潤澤，能世守此，雖與隆有

數亦不至墜墮也。

夏，南城黄采及門。采友趙中原由汴，聞采執贄求見，願受業，未及門卒。南城哭吊者千人。先生素知中原可任道，甚喜，及死，痛惜之。

六月，縣程山學舍，先是，每歲僦館其中，至是易堂程山諸同志醵爲先生講學所。謙按：林確齋、彭躬菴自壬寅有是說，故墓誌從壬寅。

秋，崇仁吳天植及門。植初見，即欲下拜，先生云：凡客初會者，余皆以賓主待之，俟久看定，方肯領拜。植云：先生以書札教植三年矣，非初會也。強拜，幾下淚，先生受之。

六年丁未，五十有二歲，館螺巖。

定程山十則刊行。初作七矩、至是定爲十則、畢畏天命章講議同付梓。

冬十有二月、女孫歸於湯一德。門人其仁子。

是歲、邑俗大變、宴客皆從儉。

七年戊申、五十有三歲。館獨舒巖。巖在良籌山麓。

是歲、先生推黃弼侯提講。

夏四月、編次左傳齊變錄、評論之。

著讀易緒言。日錄云、與李生其聰講易畢、聞劉生云、今日初九、忽省本月乾卦用事、而本日初九、偶爾闕講乾卦、得非潛龍勿用節予終身之占乎。當日以文言自勉、後此

書未成、終於謙卦。

秋八月、宜黄鄒明昌及門。明昌十年前來居弟子、先生以其成德之士、且年齒相若、堅辭不受。今復來執贄、先生見其積誠、堅拂其意、遂傾拜、然終以畏友待之。

九月、徙館程山。

冬十有二月、徙宅程山。

八年己酉、五十有四歲。居程山、仍維弼侯提講。

春二月、有息於山嶺而憩者謁見先生、先生方謝應酬、辭以出、且請寄崇真僧舍。翼日、蹤跡之無有已久之、致南豐遊記一篇、乃知爲吉水鄧勿非任也。備述向慕懇摯、獨身

往返氷雪中千餘里，幾道殭，又不得晤，爲衆所訕笑，不敢尤之意。先生裁答，感其誠而憫其拙。

南昌彭躬菴士望率子厚德、子夫、黄建來同堂，寓琴臺，作程山學舍碑記曰：自有天地來，高山大川之待名於人，蓋不知其幾矣。就其著者而論，焦匡、嚴灘之節概，浣花、林處之羈窮，赤壁、泥水、峴山之勳業政事，蘭亭、香山、西園之文采風流，朋從宴集，其人固皎皎拔俗。當時或自爲之，或他人爲之，詩歌、序記，令後之人覽之，儼然若身遇之，歷千百年猶未墜。彼其聲施後世，雖蕩析而不磨者，果何物也。吾南昌歷漢而宋，僅傳梅尉嶺、徐孺子磨鏡處、蘇雲卿圃，要

皆下吏老傖，名反出諸侯王上。今其地雖蔪爲茂草荒煙，故老往往猶能指及。南豐則曾子固居書巖，以文章顯于宋。繼此落落，未少概見。則是山川之待人以名者，不又其難矣哉。謝子約齋生子固之鄉，方壯歲即灑脫世故，捐制舉藝，獨有志聖賢之道，爲之二十有二年，曉夜孜孜，罔敢閒。曉乃得程山居之，與其徒封濬、黃熈諸子篤躬行，修古禮，晝所爲，宵必書之，考業計過，會朔望面相質訂。一二老友時過從，辨析疑義。諸子中或顯達，崇闢望出入循循，里中人不問而知爲程山弟子。程山居城西偏石圓砥可坐數百許人，在獨孤及彈琴馬退山之左，林塘幽閒，修竹翳

如、堂三楹、舘室亭榭凡數處。濬與師及同堂友京、常授徒其內。吾易堂諸子每過、必出所譔著述、近日行事、講貫連日夜、互爲規益。星渚宋未有曾一至、居旬日、歎爲平生僅事。四方遠近之遊而過之者、殆無不知有程山謝子之學。予由是以思、大地凡九萬里、其間帝王將相所戰伐攻取、據而得之、久或數百十年、或數年、革命代興、舉海內外視勝國若脫遺、奉其正朔國號政令無敢異。其名人鉅公偶一據蜉蝣蟻子之地、殫其技能才慧、栩栩然自爲得思以易天下而傳後世。俯仰陳迹、或亦未免爲人所訾謷。乃若魯、鄒、泗、嶧、濂、溪、考亭、象山、百原、九嶷、龍場、石蓮洞之區、果

何人居之。帝王有所不能奪，天地有所不能私，名之今古無有窮極。是必其獨居衾卧、對妻子、顧影形，表裏瑩徹而毫無愧怍者也。雖令勳業蓋天下，文章擅一時，有不可倖而致。嗚呼，豈不浩然大丈夫也哉。歲己酉春二月，予携長兒厚德、壻黄建壎書獨孤之琴臺，建亦程山門徒也。甘京以其師命屬予記，將勒諸石。予自視益放棄耻心，油然而私喜其托程山以有名也，遂不辭爲之記。

秋九月，游淋竹山，弟其聰、黄國望從下山。聰遊燕，冬十月癸亥卒。聰深齋猶子，年十七，及門，氣質清正，德器深厚，先生方以傳人屬之。年廿一，夭死，先生哭之慟，歲餘哀不釋。

程山易堂諸前輩，皆雪涕慈道運之厄。先生手録其詩文，魏叔子較以傳門人，寫松石授經圖，鮮先生憂。

九年庚戌，五十有五歲，居程山，弼侯推先生提講。

春三月，遣猶子德健往𣂏其父於遼。先生第五弟文淇，南遊打箭鑪十餘年不返，太夫人憂念切。先生欲自往携之歸，不許。謀遣健往，仍不許。健年十七，畢母氏，流涕泣苦請，乃許之。

先生復爲力勸，乃許之。

冬十有二月甲申朔，會講於桴源，講西銘及師晃章，至末，先生放聲大哭，坐中皆變色，有泣下者。

十年辛亥，五十有六歲，居程山。

秋九月戊辰、猶子德贊卒。贊第四弟文瀚子、資性器識亞於其聰、年十九死。先生哀聰未已、復丁斯變、遂大衰耗矣。

冬十有二月、桐城陳默公焯來訪學、甚契。默公書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可方禹稷。贈先生書此。問有伏龍鳳雛、其人如渾金璞玉。贈甘京至壬子春乃別。

十有一年壬子、五十有七歲。居程山。

秋九月甲申、太夫人無疾卒、年八十。先生哀號不食三日。諸門人跪進粥、引禮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爲辭、不許。復跪進水、乃一啜。及門襄事、皆如禮。

冬十有二月甲申、合葬太夫人於香山。會葬者數百人、有

自千里至者。

十有二年癸丑、五十有八歲、居程山。

春、舊令完縣金公石菴畢來見、辭以衰。三反益恭、乃以墨衰接見。

作認理提綱類。

夏、訂李公淑旦遺稿、作傳。

冬十月、携孫振往星子拜宋髻山墓。

過廬山、訂髻山語録於青松寺。

十有一月、過白鹿洞、遇雪。

十有二月、滇黔反、道梗、過建昌縣、訪熊約生。維典

訂鬐山傳。熊約生原本

十有三年甲寅，五十有九歲。

春正月，寓建昌縣熊氏靈雲齋。

許敬菴九諦，周海門九解，先生向欲有說不果。至是於熊氏齋中復見此書，乃作九判。

二月，踰稍通，先生歸舟，徑抵香山省墓，過家門不入。菴自太學公卒後，出入必告於墓下，雖顛困疾疢不廢。

三月，避閩亂，居頁籌山。讀孫子兵書，取其要語為綱，以歷代名將事蹟為目，名曰兵法類案，而歸之於德為用軍居功之本云。

六月、鬬逆踞縣。

十有四年乙卯、六十歲。居艮籌山。

春二月、從間道省香山墓。

夏五月、大兵復縣。

六月、安親王以醫召先生子德宏、先生命往、勉以忠信。於是王以至戚元勳擁重兵、宿儒稟如也、自長司大吏見皆震懾失措。宏貌既修偉、音吐洪亮、舉止自如。王笑曰、聞若窮學究耳、何貌富耶。對曰、固所謂藜藿膏粱、品谷廣履者。王欣然禮之。既適館、屏侍者、卻供帳、展破布被、對聽達旦、左右驚以為異人。唉以仕、以親老力辭。月餘、乃

餽鑴遣還。宏一無所取，樸被歸。

秋九月，閩逆僞帥樂燦破縣城，程山學舍燬。

弟姪十人陷於賊，先生憂懼，命宏往探。宏覘得僞號，戎服入城，搜繫出。

十有五年丙辰，六十有一歲。居艮籌山。

日錄草失。

秋八月，王師復縣。

冬十有一月，賊平。

十有六年丁巳，六十有二歲。居艮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七年戊午，六十有三歲，居良籌山。

日錄草失。

十有八年己未，六十有四歲，居良籌山。

讀正蒙，愛玩，摘抄之。

冬十月庚寅，曾孫身訥生。脩振子。

十有二月丁丑，曾孫身耦生。脩擴子。

十有九年庚申，六十有五歲，居良籌山。

春正月，作西銘疏。

秋八月，緝大臣法則。

閏月，携孫擴往宜黄訪鄒明昌。

九月，攜孫振往南昌訪友，主關西秦揆一。四採作𥚃神說。

冬十有二月，抵家。

二十年辛酉六十有六歲，居良籌山。

春正月，復往南昌，欲遊揚州，不果。夏四月歸。

秋八月，虚勞病作。

冬十有一月，徙宅歸城。宅不可改。

書雜言十五則爲家訓，命曰：吾不能夏五矣，以此爲爾曹遺子孫。請故，曰：予以切脉知之。先生究心於醫者有年，故數十種，皆丹黄手澤也，切脉若是審。今家藏醫書子以醫著，實庭訓云。

二十有一年壬戌，六十有七歲。夏五月丁卯，先生卒。

自去秋病，知大命將盡，而爲學不稍輟。先二日，作墓誌述生平梗槩，遂絶筆。二十日，命劉素先寫神遊五岳圖。像高至七寸，竹杖芒鞵，飄飄然有凌雲之意。酉刻，端坐逝。弟子皆緦絰，朝夕哭失聲。既葬，釋服，心喪三年。

易堂彭中叔忽中夜起曰，程山先生將卽世，余不可以不往別。樵齋書至矣。家人猶豫未卽信。比明，與夫集而京書果至，得訣別。

先生遺命祔香山後，以啟壞不吉，改葬本縣五十三都蛟池本生高祖汝聰公墓左。

弟子議私謚曰明學夫子。議曰孔孟之學至宋程朱而益明近代薛、胡數君子繼之。然而二氏之說、功利之習中于人心爲世道之害終不熄也。吾師程山謝先生生於僻壤、登賢舉子業參究佛書有所得、賴天誘其衷返悟聖學、一宗程朱。三十餘年潛心肆力、體認則極其深、踐履則極其篤實。辨異端則毫釐必析、闢俗學則源流一清。其爲巳與爲人也以畏天命爲宗旨、著有畏天命講義及事天說。以誠爲本、有誠說上下篇。以識仁爲體、有識仁說旂。以切巳爲要、有大學中庸切巳錄。以主敬爲功、有程門主敬錄。以易爲至精、有讀易緒言、至謙卦絕筆。以正蒙爲至奧、有正蒙摘抄。以經世爲用、有大臣法則、兵法類案二編。以守約顧諟爲會歸、號約

齋、曉號額菴。又以二程子上承濂溪而下啟關閩為法式。講堂名尊洛。將終、自作墓誌、述其生平為學前後之序、歆然自以為不足、而於儒道之淵源、實足以明孔孟程朱之學、較然而無疑。乃以身居窮約、不能表見於當世、而僅傳習於及門。語弟子黃淵、甘京。等心悅誠服、不敢曲私所好、議私謚曰明學。文彥博謚伯淳先生曰明道、伊川謂學者於道知所向、始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始知斯名之稱情。吾師明學之稱於是乎為無愧矣。

秋八月、甘京編訂程山遺書、命先生孫偕撰繕焉。

謙按、先生所著書、學庸切己錄三卷、宋髻山閱較。講義三卷、

弟子封濬、黄熙、甘京、曾日都、湯其仁、李其聰參閱。讀易緒言三卷、未成全書日錄四卷、彭躬菴、李深齋、宋髯山、邱慢廡、邱邵齋、章弜自、林確齋、黄弼侯、邱而康、劉子淳、魏叔子、彭草亭閱較、弟子鄒明昌、封濬、黄熙、甘京、曾曰都、曾秉樑、蔡景定、湯其仁、危龍光、黄采、李其聰、猶子德貴、門人封嶟、黄國望、吳士鍇參閱、甘京、黄采較編。文集十四卷、彭躬菴、宋髯山、邱慢廡、魏叔子閱較、弟子甘京編定。詩集一卷、彭躬菴、魏叔子閱較、弟子甘京、男德宏編定。養正篇一卷。所編訂初學先言二卷、程門主役錄一卷、風雅倫音二卷、左傳濟變錄二卷、大臣法則八卷、兵法類案十三卷。所刪訂大學稽中傳一卷、七克易二卷。凡爲類十有五、爲卷六十、統名曰程山遺書。

康熙二十有二年春□月、門人黄熙卒。□□月、門人甘京

卒。

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春三月、督學使三韓高公渭師璜

訪求遺書、檄南豐縣崇祀先生及黄熙、甘京於鄉賢祠。

謹按康熙時、舉報鄉賢例不具。題嗣於雍正二年六

年九年、叠次普查郡縣鄉賢康熙時已入各主、應分别

去留。報部註冊。先生與黄熙、甘京皆准留祀。案存藩司衙門

康熙五十有五年丙申、江蘇巡撫儀封張公孝先伯行徵

遺書付梓、長孫脩振奉諸魯門、弁敘開雕甫畢大學、中丞

以誣罷止。

雍正七年己酉、曾孫身耘刻中庸切己錄。

乾隆八年癸亥，江西巡撫桂林陳公榕門弘謀檄訪遺書，元孫鳴謙奉謁軍門。

乾隆十年乙丑，新城私淑涂槃野登、陳凝齋道倣刻講義、日録、文集、詩集。

乾隆十有六年辛未，建昌太守金華葉公樅一新奉先生主與曾南豐、李盱江二先生主同入嘉禾書院。

乾隆二十年乙亥，建昌太守臨湘姚公郢壑文光改建盱江書院於武岡，奉先生主與李泰伯、曾子固、傅子淵、包宏父、何叔邱、羅近溪、鄧潛谷、李大經諸先生同祀。

校記

①鑿柄：當作「鑿枘」。

# 魏貞菴先生年譜

清・魏荔彤　編撰
王智勇　校點
郭　齊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清光緒五年刻本

《魏貞菴先生年譜》一卷，清魏荔彤編撰。清光緒五年刻《畿輔叢書》本。

魏裔介（一六一六—一六八六），字石生，號貞菴，又號崑林，追謚文毅，清直隸柏鄉（今屬河北）人。順治間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上疏言事，皆切時政。充《世祖實録》總裁官。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康熙初，因有黨附鰲拜之嫌被解職。其爲學守程、朱正統，提出「體用兼該」，將「格物致知」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相結合。編著有《聖學知統録》、《知統翼録》、《希賢録》、《易經大全纂要》、《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匯解》、《四書朱子全義》、《孝經注義》、《重刊干禄字書》及《兼濟堂文集》等。

荔彤爲裔介之子，字賡虞，號念亭，一字濬庵。早年攻儒，仕至漳州知府、崇明兵備道等。中年後潛心醫學，著有《傷寒論本義》、《金匱要略本義》、《懷舫集》等。此譜於裔介在明之事記載過略，入清後所記則特詳；所記生平則以其仕歷爲多，著述、交遊及學術活動乃其次。又引文皆不注出處，是爲不足。然此譜乃子爲父作，則多耳聞目睹之事，自有如《清史稿》等書所載不可及者。其所記裔介之學術活動雖較所記政績有所偏輕，然裔介既爲清初之著名理學家，又身居要職，故對清初儒學的發展有獨特的推動作用。讀此譜，於此當有所悟也。

# 魏貞菴先生年譜

畿輔叢書

子荔彤編輯

謹按公諱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本出姬姓、發源畢公、衍於文侯、豪於信陵、代有聞人。然譜牒失傳、莫可稽考。其可考者、元末有祖諱寒臘、居柏鄉城西南之聖德村。永樂年、有孝廉諱進、數傳至壽、以明經爲山東汶上縣訓導、學有淵源、及門受業者皆爲名士。壽生嚴、號澄齋、在黌序有聲、以仲子謙吉任少司馬、受封都察院僉都御史。嚴生謙光、號愼齋、以明經爲湖廣衡山縣知縣、有善政。早歲懸車、貞菴公之

高祖也。愼齋公生大成，字時夫，號樂吾。高才博學，操持嚴正，以理學著稱。以子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其後以貞菴公貴，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内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大成生純粹，字乾仲。萬歷甲午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任河南陽武知縣，調永城。四舉循良，皆居第一。行取考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直蜚聲。其後以孫貴，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内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純粹生栢祥，字元昌，號拙

菴、貞菴公之父也。學識奇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通達時務、詩文卓絶。天啟辛酉選貢、考中縣令、未仕。以子貴、

贈吏科右給事中、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

晉贈內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生子五人、貞菴公其次也。

丙辰明萬歷四十四年、公以秋七月建丙申二十五日

癸巳辛酉時、生於柏鄉在城社南門西路東之宅。父

拙菴公年二十四。母張太夫人年二十二也。

丁巳、公二歲。

戊午，公三歲。

己未，公四歲。

庚申，公五歲。

弟裔訥生。

辛酉，公六歲。

拙菴公以是冬恩選入國學。

壬戌，公七歲。

初入家塾。

癸亥，公八歲。

從師張從野讀書，師甚奇之。

甲子、公九歲。

乙丑公十歲。

從師郭懷遜讀經史於樸園、拙菴公別業也。

丙寅、公十一歲。

應童子試。

丁卯、公十二歲。

拙菴公應順天鄉試、旋祖母程夫人以疾捐館公哀

戚若成人。是歲、弟懿生。

戊辰、公十三歲。

春葬祖母程夫人。

己巳，公十四歲。

從唐山徐搆奇讀書，每課文，拙菴公佳之。

庚午，公十五歲。

春，院試文宗霍諱鍈取中第五名入學。

辛未，公十六歲。

從臨清陳孔昭師講易，讀史記、國策、三蘇文，看通鑑。

壬申，公十七歲。

弟裔訥入學。

癸酉，公十八歲。

公讀書樸園，應順天鄉試不中。時流寇甚熾，將犯柏

邑、縣缺印官。大名司李張公緒綸馳至南門、拙菴公率公叩馬留之、謂其出則必陷。張公悟、乃登陴。拙菴公率衆守城、公爲之佐、卒以全城。

甲戌公十九歲。

與石含醋諱粹者讀書於樸園。

乙亥公二十歲。

與唐山趙問源諱漁者讀書樸園、看四書大全、錄其要者。

丙子公二十一歲。

春、入西山桃源洞讀書、每靜坐巖岫中、觀心體澄然

處。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大有會悟。秋、應順天鄉試、以
　膾有訛字弗售。
丁丑公二十二歲。
　讀書樸園。揣蓄公謁選京師、寄書有珍重寄前第二
枝之句。冬、歲考、吳文宗諱道昌深加賞識、取第一名
補廩。
戊寅公二十三歲。
　春、眞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入恆陽書院
　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逎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迭爲
恆郡首卷。范成六師甚奇之、曰、天下士也。

己卯公二十四歲。

在眞定寓木塔寺、與陳道隆、梁昭性、王安之會課爲課長。是歲、娶内邱別駕韓公之女、賢而勤儉、每日紡績佐讀。爲成六范公選恆陽大社文刻之。

庚辰公二十五歲。

仍寓眞定、手批眞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國朝憲章類編。弟訥有疫疾、公囘里、晝夜醫視、得無恙。是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蓋早有濟世之志。冬、有事京師、至家而疫作、七日不食。拙菴公及母張太夫人甚憂之、妻韓氏晝夜省侍、治湯粥、扶起臥、既而得

愈。歲試弗預，弟訥居第一。

辛巳，公二十六歲。

至京補考，吳元汭宗師深加嘆賞，仍准前列錄科第一名。

壬午，公二十七歲。

舊眞定太守范成六由關內道陞巡撫山西，請公赴太原署，以禮幣先遂赴之。由獲鹿至平定州，適成六公到任八日，推陞薊密總督，成六公仍命隨行。至定興，復轉關外總督，又命公行。公懇辭以家有老親，且勉范公以身報國，遂別而歸。讀書於城南柳莊。秋，順

天鄉試中式，主考爲江西豐城羅小遜，山東濟甯楊冕岫，房考王諱大捷，字仙掌，湖廣武陵人。

癸未，公二十八歲。

是時，天下之事已危，公公車至都，具二疏，其一言召募之兵不可用，宜清理衞所，選將練卒。其一言民困已極，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拾人心，庶幾可以挽回。太常慧公見而稱之曰，王佐才也。但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遂止。時因都城戒嚴，改會試期，公乃馳回家省親，復讀書於柳莊。

七月北上，時京師大疫，病死者數十萬人。八月中秋

夜雨、西山已變爲雪、其氣節之失正如此。歸而捷報不至、復讀書來雉園。時傳流寇已陷關中、盡取陝西之地。

甲申、公二十九歲。

春、流寇僞檄至晉、晉中擾亂。公適有炊臼之變、瓶中無米、鬻衣以襃。五月、

大清定鼎、催舉人赴選、遂至都、上疏願會試、不願即仕。部覆允之。是秋、公弟侗生。冬月、娶袁氏、高邑庠生袁燧女。

乙酉、公三十歲。

下帷樸園。甯昌高桂河侍御有江南督學之役、具書幣來邀、辭弗往。公姊夫光猷桂河之子也、復來固請、遂促裝東行。路出臨淸、博平、鄒、滕、濟甯、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鳳陽、滁州、和州、攬其山川人文及志書古蹟、風土人物、有南遊紀略之篇。是秋、公兄竟甫中副榜恩貢生。冬日、北歸。

丙戌公三十一歲。

會試、公中第十二名。房考杜月湖先生、長垣人也、批曰、英分超絶、深於雅、合於度、藎賈、董之學而副之以蘇長公之筆、是必後日有大用者。

殿試三甲前列，狀元爲聊。城傅以漸。考詞林，取中第二十名。奉
旨入館教習讀書，試多高等。是年，
上賜名畫十餘軸，有宋徽宗鷹鬬九思竹等。
丁亥，公三十二歲。
迎公母張太夫人至京。是秋，散館，
授工科給事中，慷慨言天下事。諸仕宦者聞公素直，或誘之以門戶，或怵之以朋黨。公不顧，曰：大丈夫盡忠
朝廷耳，何依傍爲。於是有添設道員宜裁一疏，直糾邪臣，首舉計典二疏，皆奉

溫綸。

戊子、公三十三歲。

仍在工科、有

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以隆萬世治本疏。時

世祖皇帝尚未親政、學士陳之遴、與籍王鍾麗相遇於午門

外、看公揭帖、曰、老掌科端本之論也。時部務壅滯、常

數月不行、公上疏陳註銷摘叅之規、

旨覽之。時直隸錢糧涸旨、具有蠲荒屢奉

恩旨畿輔未沾實惠一疏、下部行之。秋、科臣例與典鄉試。

是歲新定考例、公與科臣姚若侯、部屬梁遁之諸人。

同考、公居第一、典試山西、取舉人程正緒等八十人。便路至里省親。十一月、復抵都下。

己丑、公三十四歲。

大同總兵姜鑲叛、公有請

召對之疏、攝政王從之。卽日

召對、公首陳寬逃人之法、卽奉

俞旨、仍

賜同時諫言者禮科給事中梁維本人二百金、人心大悅。

公循例轉吏部右給事中。二月、公母張太夫人訃至、

公一慟幾絶、語孺人袁氏曰、余爲官所羈、不得不待

命。爾婦人、宜速奔喪。袁孺人遂先歸。公候
命至四月、兵部孝字勘合仍未得、公痛哭曰、母亡、尚待勘
合耶。即刻乘一騾、隨二僕、疾馳四日、行八百二十里
外、步哭至正寢、哀動行路。公父勉慰、令勿過痛滅性、
而公形已骨立。袁孺人歸、亦卧牀不起。蓋孺人性至
孝、因哭姑成勞也。九月二十一日、拙菴公以痰症終、
公更哀慘大病、越數日、袁孺人亦逝。公神情怯弱、不
能臨覩、望之哀號數聲、即令人扶回父母柩側。嘗語
人曰、吾不幸而死、未襄父母大事、乃罪人也。若手口
拮据、卒痦安厝大事而死、死亦足矣。五月、生一子殤。

公既病甚，恐旦夕不保，公四弟慤婦趙孺人懷娠，遂與兄弟謀曰，若男也，以爲繼。十一月，果生男，遂以爲子，即勷也。

庚寅公三十五歲。

相地於邑東西山水之間，至臨城盤石村，低水南環，平岡東峙，徘徊其地者久之，欲卜葬公父母，以他故未果。

辛卯公三十六歲。

三月，仍葬拙菴公及張太夫人於祖塋之舊阡。又逾月，葬袁孺人於郭西白園之新阡。捐貲刻拙菴公所

選李杜王蘇四家詩，公詳爲考訂。冬十二月，服闋。

壬辰公三十七歲。

春正至都，銓宰欲公一至其門，公不可。五月，乃補吏科右給事中。因逃人法峻，上察覈宜責州縣一疏。時朝儀未肅，上請舉

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一疏。是月，

世祖皇帝臨朝，因定朝規。時直隸、河南、山東水災，上災民望救甚急，蠲賑實出

特恩一疏。時有

上傳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上

褒錄幽忠實
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一疏、內列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九人奉
旨、著禮部詳訪確察具奏、皆從
褒揚之典。太僕寺丞申佳允未蒙
旌錄、公復上一疏、卒一例
贈祭謚、祀於鄉。是年秋、武會試、公分房。冬十二月、舉一女。
癸巳公三十八歲。
二月內、轉工科左給事中、有
上諭令言官直諫無隱、公言、自昨歲以前、北水南旱、九月

內星變迭作。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

皇上旣側席虛已、有置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條四款、一崇節儉、一勤聖學、一度兵勢、一省刑獄。疏略云、

皇上以身先天下、蘇杭織造宜減去其半。金銀器玩不必造、珠玉錦繡士民不許濫用。一勤聖學。欲

皇上於政事之暇、講求朱熹通鑑綱目、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唐太宗貞觀政要。先於設施、以致太平。一度兵勢。川湖用兵、連年不已、欲

皇上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輓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一省刑獄。謂舊例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今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乞

皇上敕下刑部、詳查舊例、即賜施行。疏入、奉有

俞旨、仍敕部覆、皆允行之。四月、天旱、

上令言官各抒所見凡大利大害應興應革者、悉心條上。

公上疏陳二事、一言封疆未靖、一言河工未竣。二者

天下之大利大害。奉有
俞旨、部覆行之。時直隸州縣錢糧各自赴郡銷算、使費煩
勞。公上疏言、各省銷算既歸於各布政、直隸銷算自
宜歸之各府、專屬便民。奉
旨、令部覆允行。時有司貪婪、撫按糾參者往往卸罪衙役、
希圖復用、公上疏論其弊。奉
旨允行。是夏刻拙菴公所著史槩。時士習浮靡、不尚實學、
公上疏請端風尚、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一請以
孝經命題、一請舉劾教職、一請禁止坊刻、一請修葺
學宫、一請查訪節孝。奉

旨、都著詳議具奏。時京堂歷轉不均、公上疏請定原官遷轉之規、以佐內外並重之法。部覆允之。九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因兵變叛、而三省總督馬光輝、漕運總督王文奎邀擊之、時行自縛乞降。公上疏、以爲時行受國家大恩、使兵未交刃、棄甲來歸、罪猶可恕。今兩次拒敵、敗挫狼狽、計無所出、始殺陳謨等以就撫、宜明正其罪、以伸國法。並糾山東撫臣夏玉縱寇殃民之罪、兼請釋放被搶民間婦女。奉有俞旨、部覆允行、遂斬時行。時武科淹滯、公上疏請疏通選

法、文武一覩。時連歲水旱災傷、

上諭痛念兵民凍餓、欲拯救其疾苦。公上疏陳八款、一發

倉粟、一安流民、一豁丁徭、一核兵餉、一散糧餉、一請

蠲免、一賑貧困、一恤耕牛。部覆多見允行。

世祖遂刻戒殺彙鈔一書、頒行天下、勸戒臣民勿殺牛食牛、

溥

聖明及物之仁、蓋於此見君臣之一德也。是冬、公讀易性理

大全及二程諸儒等書、有所得則錄之。書成名曰約

言錄、分爲內外二篇、其內篇多言性命之理、其外篇

多言經濟之略。黃岡曹木欣先生、容城徵君孫鍾元

先生序之曰、古稱燕趙節氣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董廣川開天人之宗、邵范陽合理數之蘊。迨劉静修大其堂搆、而鹿江村嗣其徽音。文未喪、天道豈墮地。不絶如綫之一脈、當與世而常存。迺讀石生先生約言録、殆踵董、邵、劉、鹿而繼起者與。曹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許、薛、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於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愚更有心折者。楊、朱學於老聃、即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書之流弊、必至於無父

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於禽獸、以視今之禪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何如哉。其禍之烈、入人於骨髓、心術之微、百倍於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毫無回護、孟子而在、其急引爲知己也、豈待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揺於中則撼於外、故奏績最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宏。精力專、其合道更捷。學有本原而專無棘手、曲士拘攣之習、腐儒帖括之案、一洗而盡除之、所謂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掃蕩廓清之功者也。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

許子、許子與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固慎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敢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逢幼而有志、耄無所聞、於先生有知己之感、日誦内外篇而手評之、復不禁中心之嚮往也。徵君乃海内第一流人、其推尊之也如此。又嘗以公以蘇門圖、擬公以當今姚許、高山流水、託於鍾子期之知音焉。時又有兵部尚書中州李際期、稱其振大道之要領、攻後學之膏肓、莊誦一過、便覺氣質爲之一變。公又讀薛文清讀書録、摘其要者刻之、曰讀書

錄纂要。蓋自是海內言理學者咸推尊公公則未嘗以是標榜。嘗誦述邵二泉先生語曰、甯爲眞丈夫、勿爲假道學。是歲、吏部題爲欽奉

恩詔事、公父拙菴公贈徵仕郎、吏部右給事中、母張氏、妻韓氏、繼妻袁氏並贈孺人。

甲午、公三十九歲。

時連歲大水、民多流移、公惻然傷之、乃上疏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

聖恩大發賑濟事。疏入、

上爲大感動、奉

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這本沿途賑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速詳議具奏。該部知道。遂發銀二十四萬兩、差吏部尚書王永吉等分往各府賑濟饑民、全活者甚衆、蓋曠典也。公又於里中令家人煑粥以濟流民、所全活數千人。六月、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上疏直糾庸懦大帥續順公沈永忠、有

旨、令沈永忠自行回奏。其後革去公爵、戴罪立功。時將舉行軍政、考察天下武職官員、公上續陳軍政事宜疏、部覆行之。是歲、軍政肅然。時停止巡方御史、而督撫

不行舉劾，衙役蠹惡無所懲戒。公上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一疏，凡督撫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衙蠹一年嚴拏一次。奉
旨，俱如公議行。時
詔舉山林隱逸，公上疏言圖治首重用人，
恩詔務期實遵。
旨趣之，各省於是多有舉者。

乙未，公四十歲。

值會試，公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庶無淹滯疏，自是南北中卷以人數多寡定取額。時四川、雲、貴、湖南、廣

西瀕海俱未底定。公上疏敬陳用兵大勢，仰乞先定
廟算，明賞罰以圖天下之太平。公又上六疏：一曰破資格
以用言官，一曰定會計以清財賦，一曰興教化以正
風俗，一曰重農功以資兵力，一曰講律令以清刑罰，
一曰竣大工以恤民生。時有山賊高三，自山西之五
臺、繁峙、盂縣、樂平、眞定之平山、阜平、贊皇等處往往
被其蹂躪。公上疏請令直隸、山西合勦，務在必獲。其
後直隸、山西合勦，賊計窮，始降，兩地人民俱有安枕
之日矣。時福建提督楊名高怯弱無能，失陷漳州。公
上疏糾之，名高遂被處。公之在兵垣也，於天下兵機

之事尤爲留心、凡戰守、攻取、賞罰、知無不言、
上於是有大用公之意。
上在太和門左東室、與諸王坐、令大學士圖海傳諭引見、
俾諸王皆知之。又於五鳳樓內數
召見、面詢其庚甲。時在廷皆知
上之注意於公也。是歲、武會試、公又以兵科蒙
欽點分房事竣、有
旨、令公內陞吏部補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副
都御史缺、
上遽陞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語人曰、本意託迹情

卿、讀書數載、以備
顧問、乃蒙
聖恩超擢如此、其何以報。
上又令學士麻勒吉宣公至中和殿、
諭以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不可聽人引誘、須力破黨羽之習、以副眷注。公稽首謝。時銓法壅滯、公上疏陳六款、一去生員之教習。一嚴教職之舉劾。一裁抑州縣吏員、不許考佐貳、以選貢生爲之。一重通判之職、作州縣陞缺。一鴻臚卿留作京堂陞轉。一佐貳官員缺、按季報部院。

上嘉納之。十二月、
上賜公御筆畫一幅、又賜馬一匹。是年三月、子嘉孚生。
丙申。公四十一歲。
上駐南苑閱武、
召廷臣、
賜宴行宮、各賦詩。應
制詩曰、海甸春風滿、昆明瑞氣開。六師貔虎動、八陣軒轅
來。魚藻歌周讌、金莖
賜漢杯。
修文兼耀武、

天眷懋隆哉。夏月、同高念東、梁葵石、楊崑嶽

瀛臺啟事、聽太液池流水聲、賦一絶句云、千頃琉璃太液圖、幾行鳧鴈唼菰蒲。石橋一枕聞流水、夢入扁舟舊五湖。蓋公之心澹然於富貴、故在廊廟之間而瀟灑如此也。時

上御製之書有戒殺彙鈔、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

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蓋公之以仁義事君如此。時海內漸平、風雅飈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邱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肥龔芝麓唱和、四方詩人多

酬答之。公於是有觀始集之選。時雲南土司不肯投順、而沿海造船所費不貲。公上疏言、洞鑿所以不歸者、以

朝廷欲追其前朝敕命。但期歸順、給以

新命、不必追之太蚤。沿海一帶、船必不能下海、不若遙守險要、使其片板不得到岸、久之自困。後卒用公之策、沿海得安、寇不復入犯矣。

丁酉公四十二歲。

正月、

上諭撤大學士成克鞏回內閣、廷推公堪任總憲、遂蒙

點用。公受
上之知、思圖獻納、乃上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上命酌議具奏。公因日食陳言、上實圖修省以祈
天祐疏、末云、願
皇上深思遠慮、救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變
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
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疆場靡甯、招攜
懷遠云云。奉
旨、這奏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著詳確議奏。內外大小
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部議皆允行之。時

國用不足。公以爲宜行屯田，乃上疏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

國阜民之善制。事下部議，未行。是歲

覃恩，贈公曾祖樂吾、祖父乾仲、父拙菴三代如公官，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並爲一品夫人。

戊戌，公四十三歲。

時撫按沿明季舊習，薦語事浮詞，貪酷官員部文到日，方行提問。公上疏，以爲薦舉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部議行之。

經筵侍講，講漢文帝春和之詔一條，公又上時際春和

請

法

天道以行仁政疏、一曰恤煢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
曰舉孝行。俱下部議行之。時民間困弊、衛所沿襲舊
例、躲避差徭、逋欠糧賦。公以爲欲足民必先淸衛、於
是上疏言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
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部議如公所請。是年夏、

上命作楞嚴會解序、公具稿進呈、大意歸重於三皇五帝
之治天下、神而化之、使下各復其性。仲尼刪詩書、正
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善之理、

以拒當世之淫詞邪說。
皇上仁覆萬物，以是爲化導助■，亦使天下之人同歸於本性之至善而已。蓋公之學以性善爲宗，於此露其大端矣。
上覽而嘉之，刻列經首。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尙風雅，公於是有唐詩清覽集之選，秋，
上獵於南海子，命公從，
賜食於黃幄中。詢及民間收穫，公對以小民艱難，所收僅足供糧。
上又言，古之人君，唐太宗眞口英主。又論及在廷羣臣賢

否。是時同在黃幄中者、李蔚、梁清標、王熙、曹本榮也。

是日、

上賜公所乘馬、燒獐兔割而啖之。次日、

世祖命諸臣作詩以詠、公應

制詩云、淩晨謁黃幄、煙中雨露微。過橋平野闊、吹角絳旗

威。雲破饑鷹出、草鳴鐵騎歸。

天顏思喜起、作賦近

光輝。他日、公又從獵、見黃羊[illegible]起、

世祖指示之曰、口外之獸、此最善走也。公有絕句紀之云、玉

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鴟叫萬人歡。儒臣後騎承

恩寵、指點黃羊親與看。蓋君臣之浹洽如此。時科臣王命岳上疏請查河南、山東兩省荒地、

著九卿會議、

允行、差御史往察。

上命都察院保奏、公保御史李森先、李騰龍、再保陳棐。又

上察荒業有

成命察法尤宜簡易疏、凡七款、一分步弓之分寸、一減隨察之官員、一清飛詭之積弊、一減儀從之繁文、一禁造册之加派、一寬開墾之新地、一定察荒之限期。部覆議具奏、

旨允行、仍令公定限期、僅定五月報
命。御史登堂稟曰、二省道路遥遠、察荒必須親到。老堂翁
定限止五月、如何能了其事。公應之曰、御史若逐府
逐州逐縣親身丈量地畝、即十年亦不能完。若令各
府各州各縣自爲丈量、而御史總其成、即兩月可畢
其局。五月之限、不爲不多矣。御史乃豁然大悟。是時
河南、山東之人深恐查報煩擾、而公行所無事。蓋公
之識見如在高處立、無遠不見、人始服其爲民之切
也。時有流寇餘黨孫可望自湖廣歸順、封以義王。伊
具疏向

上借銀、又爲其弟討勘合。公上直糾陳請之非以正悖謬之罪疏、言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疏上、可望大懼、

世祖皇帝大悅、差學士麻勒吉召公至內院宣

旨云、爾上疏之言最是、如此乃不負職掌。但以其遠人未歸故寬之耳。可望自此膽落、諸事收斂矣。

己亥、公四十四歲。

二月、雲貴平。公同大學士馮銓啟奏於乾清門。

世祖謂馮公與公曰、雲貴蕩平、朕喜兵戈自此偃息也。公於是有滇黔已歸

聖化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繡面

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稽首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封侯之爵。儻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并底遊魂，其何能久。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民，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膚敏之彦，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事關各部，宜拯溺救焚，恤此殘黎。奉

旨部議之。是年三月，奉

上諭，加公太子太保。蓋以公自服官以來，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
特加宮銜以榮之。公在寓、
上令學士傳至西苑賜坐、言及南方有溺女之事、公對以
臣亦聞之。
上曰、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是宜有疏也。公退而具疏以聞、
世祖皇帝旨曰、這本内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於
是學士王熙、曹本榮有
講筵恭紀以誌其事、大學士成克鞏、衞周祚、李霨爲之
序、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爲之讚、都俞喜起之風、殆無
以過之矣。時有打磨廠菜園圖佔、公肩輿行南城、察

院公署有百姓數百號泣云、廠南菜園空地住有千家今大興縣票傳奉戸部堂牌云、係嘉蔬署官地、百姓無棲。公曰、勿啼、爲爾請

命也。即具疏以聞。

上欣然從之、免圈至今打磨廠百姓口祝

上恩也。是年六月内海寇鄭成功率衆二十萬、乘海舟突犯鎮江、瓜州陷其城、撫鎮皆敗。乘勝遂圖江甯、賊船徑至安慶、江北大震。

世祖皇帝議親征、漢官應扈從者公在其内。未幾、總兵梁化鳳大破之、公又上征剿鄭逆疏、内言操江撫臣倏居

安慶、侯居京口、相離寫遠、終是鞭長莫及。莫若舉一善水師之將、練舟長江、控扼京口、撫臣只管上江一帶。又選擇大帥、又撥兑漕糧、又題用文武、其四款俱允行之。至今京口駐防、遂爲定例。冬、

世祖獵於薊州、公上疏諫、

世祖命學士麻勒吉傳至內院、以原本付之、傳

旨曰、我不日即回矣。

庚子、公四十五歲。

正月春、公陪

祀

南郊

祈穀、陪

祀有咏云、農務肇

嘉禮、

鸞輿出

鳳棲。威儀肅漢典、甲仗控吳鉤。暖氣回春律、

精誠備庶羞。豐年欣有咏、

端拱可垂旒。陪

祀

方澤有咏云、

方澤近城陰、春來爽氣侵。鐘聲雲外轉、柳色雪中沈。侍衛
華輦、星燈照夜林。馨香惟
主德、作頌繼元音。
世祖皇帝因亢旱下罪己之詔、令羣臣自陳。公痛陳己罪、力
求罷斥。奉
旨革去公太子太保、並加一級、公愈加小心、自思補過。而
已於是有嚴禁巡風御史交通各官以肅風紀一疏、
有糾叅不職御史一疏、有特叅南贛撫臣玩寇殃民
一疏、有裁革巡風衙門承差及納銀吏一疏、有嚴禁
外官宴會饋遺一疏、有請行糾拾之典以補甄別所

未及一疏。公又有酌議應行事例以肅臺政一疏、又有再陳應行事宜以肅臺政一疏、又有指陳畿輔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疏縱一疏、又有請設漢官僉都御史一疏、又有海寇有可滅之機敬陳攻勦之良策密疏、其疏俱載奏疏集內。又有指助之來歷未明大臣之廉恥宜勵一疏、又有遵

諭據實條奏一疏、又有人才之教諭宜蚤旗下之科目應復一疏、又有詳陳救荒之政一疏。又有請行發憑之例省有司之費除貪贖之根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一疏。其疏大意以民生之困皆由於有司之貪有司之

貪、亦非有司之罪也。謁選京師、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遲者守候二三年、速者一年半年。投供畫憑、賃房屋、覓長班、見官長、赴宴會、其費不貲。未任揭取京債、到任必須償還。是以有司雖欲清廉而不能。莫如行發憑之例、拔本塞源、改絃易轍、天下民生幸甚。此疏關係吏治民生甚大。事下部覆、初議行之、甚便於有司。又有欲求治安、良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泰交之實政。疏内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膏潤於窮簷。今當奬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

象、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
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
奏上、
旨云、刑罰太繁、所指何事。公回奏以聞。是夏刻小學集註
完。時天旱已久、雨澤不降、多方
祈禱不應、大學士某懷奸結黨、傾害善類、
上心惡之、屢加訓飭、不悛、舉朝怨憤、知不敢言。公曰、吾受
上知最深、顧可畏避而不言哉。遂上政本之地宜清邪臣
之惡已極、據實糾參一疏。
世祖皇帝覽疏震怒、

敕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審。
旨下、甘霖大沛。又以公居憲職、不蚤糾參、革職送刑部擬
罪。公與某對質、某人詞屈、諸王九卿科道咸直公、覆
疏抵某人罪、復公官爵如故。
世祖皇帝面加覆核、
賜公食。公退居私寓、研究經學、刻所輯四書大全纂要。方
事之未結也、公勢孤寡援、人咸危之。而公伏案讀書、
未嘗有鬱抑之色。但曰、
聖明在上、豈有不白之理。即罷斥歸田、吾從黃綺而沒齒
矣、復何憂哉。

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在私寓候補、
世祖皇帝崩、時正月初八日也。公入哭大慟、服斬衰、朝夕擗踊灑淚作輓
大行皇帝詩八首。未幾、公奉
上初即位、未親政、事皆決於四輔臣。八月公自陳不職求去、奉
旨仍掌都察院事。
旨慰留。十一月、蒙
上賜元狐帽、貂鼠朝衣。是時以財用不足、加派天下地畝

錢糧五百餘萬。公上疏請合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國本，以恤民力。疏入，隨奉
上諭停止，人心大悅，一時學士大夫爲詩歌以贊頌之。
王寅，公四十七歲。
時
聖祖母太皇太后猶稱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猶稱皇貴妃，人莫有言。公與同官甯古理言曰：
焉有
皇上卽位踰年，改元已久，而不加尊稱者。遂上疏請加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之尊稱。奉

旨會議舉行。六月內、有通行結事之限以勵明作之政一疏、有罷雲南之大兵以省財賦慎荊襄之要害以杜亂萌疏、內云荊襄爲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精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一時之謀也。部覆不能行。其後雲貴變亂、數省動搖、論者乃嘆公之先見云。九月、奉

旨命往薊州鳳臺山、相視

世祖皇帝山陵地。公同欽天監諸臣匹馬往來於荊棘間、登馬蘭峪、狼兒窩、龍洞峪、涉灤河、夜宿帳房、天大雨雪坐亂石梳水間、公有絕句以紀之云、舊是長城烽火臺、高峰嵬峴倚天開。而今已見眞人氣、雲物先從龍洞來。其二云、葉落平原草尙肥、上公獵騎競合圍。晚來分得雙肩兎、一道寒光照短衣。事竣同奏、復同禮部再行詳審之

旨、公再至薊州而

山陵已定。

癸卯、公四十八歲。

二月，公循例考滿，

上云：魏裔介才猷敏練，勞績素著，著加太子太保，賜羊酒、表裏各三疋。吏部尚書缺，九卿科道會推，咸舉公，

復補授吏部尚書。公整肅銓政，杜絶夤緣，滿漢同寅協恭，部政一新，人才疏通，無壅滯者。

甲辰，公四十九歲。

纂修拙菴公所修柏鄉縣志及魏氏家乘，捐貲刻之。孫鍾元徵君人品甚高，著書甚富，屢徵不起，有人誣其讖訕者。公察其誣，爲白其冤。冬，武會試，

上以大學士衛周祚及公爲大主考，取武進士一百餘人。

公有詩云、海宇妖氛已蕩平、
聖朝耀德復觀兵。垂綸自有鷹揚佐、緩帶豈專叔子名。輔
弼憂勤思國士、省臺諮議守嚴更。應知牝牡驪黃外、
索駿空羣百代情。十一月、公補授內秘書院大學士。
時
詔求直言、左都御史龔鼎孳上疏請
赦、公力贊之。
赦詔內善政甚多、長星銷而不見。
乙巳公五十歲。
著聖學知統錄、自伏羲以來至於許魯齋、薛敬軒、皆

詳考而論次之。又以格物之解紛挐聚訟，作致知格物解大意，言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容城孫徵君寄書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無錫錢肅潤、甬上陳鴻績序之。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卿、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沙一卿讀知統錄而大有悟，慨然曰：天者，性所從出也。性，至善者也。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氣質耳。此孟子之所謂性，非諸儒所可及也。是錄出，而前千百年授受之統於此而定，後千百年教學之統亦於此而定矣。

丙午，公五十一歲。

公請假省覲墳墓。八月出京、縉紳士大夫送於
國門之外者車數百輛。至里、祭告祖考墳墓、焚黃建碑、
捐銀四百兩、修
文廟、造橋梁。獻對聯於
文廟
至聖先師殿云、江漢秋陽、肖聖心之體、嘆意必固我之絕
無、湛然太虛、本性萬年未發。金聲玉振、備至德之全、
惟仕止久速之各當、浩乎元氣、斯文千古在茲。
丁未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至京、即入院辦事。有科臣柯聳上疏、請以方

孝孺從祀

孔子廟廷、大學士班公極言孝孺之誤國、欲公擬

旨斥孝孺。公力以爲不可、曰、孝孺、夷齊一流人也。竟不從。

七月初七日、

皇上親政、

頒赦詔於天下。公以從一品廕一子、遂送勷爲廕生。而以

勷先得四品官生予弟裔侗、篤手足之愛也。

上既親政、天性仁慈、無疾言遽色。公以爲堯舜之資、進退

應對、恂恂不失尺寸。

上亦重公、凡有所

詢問、盡忠以告、所薦舉皆不告之於人。八月有
旨、命公祀
至聖先師。九月、命公同冢宰杜立德主考武會試。十一月
冬至、奉
世祖章皇帝配享
上帝皇地祇、並奉册寶上
聖祖母太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徽號。蒙
覃恩、贈公曾祖樂吾、祖乾仲、父拙菴俱爲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内秘書院大學士、加一級。曾祖母馮氏、趙氏、祖

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俱

贈一品夫人。

戊申、公五十三歲。

夏旱、

命內外遍行熱審、公有詩紀之。秋、大水、直隸、河北、河南民

田大壞、而山東尤甚。撫院甘文焜查報、公擬

旨蠲免、民稍得生。是秋八月、復

命公祀

至聖先師。

己酉、公五十四歲。

修知統續錄、自伯夷、栁下惠以至顧憲成、高存之。自序云、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才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其大意如此。時吏部疏言、直隸道府應盡用滿洲官。是日、同金公巴泰在

瀛臺啟奏、

上詢可不可。公對曰、何爲不可。但各府州縣文皆漢字、未便翻譯、須用兼通滿漢者乃可耳。

上遂止其事不行。

庚戌、公五十五歲。

上命公同禮部尚書龔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學士田逢吉主會試考、

賜宴、

特命滿洲勳臣主席、

予表裏花紅。二月初六日、入闈、公矢公矢慎、誓之於神、進呈題之後、公即擬作三篇。卷至、晝夜閱視、無一字不經目。有文可讀頗而難以定去取者、必合前後場比較、以定其去取。又諭諸同考官曰、考試官好取青年門

生、故擇文字秀嫩者入選。殊不知積學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經入史、命意高遠、修詞古奧。若不加意搜索、則彼終無出頭之日矣、切不可也。是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以宫夢仁爲首榜、如李公諱光地、張公諱鵬翮、郭公諱琇、徐公諱乾學、趙公諱申喬、王公諱掞、李公諱振裕、陸公諱隴其、邵公諱嗣堯、皆榜中士也。江南選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許燕及等、皆以爲起數十年之衰、如歐陽文忠公之主試、文體一變云。是年十二月、第三子荔彤生。孕時屢有佳兆、其母夢院内有高竿雙燈、公又夢有鶴銜赤實

來巢屋樑。

辛亥、公五十六歲。

春公有疾、辭歸。或曰、公年尚壯、何遽萌是念。公曰、仕宦豈有定期哉。昔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明章楓山四十一歲、便乞致仕。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古人之所尚也。吾病既深、何可久居私寓、以誤
國事。遂上疏陳疾力辭。
上以公輔弼久、不欲遂公請、乃
溫旨褒嘉曰、卿才品優長、簡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患病、

情詞懇切、准辭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既得
予告之旨、又調理二月、遂出
國門。襜帷蕭然、從者數人、別無行李。一時縉紳餞送者數百人、詩章多有可述、至里彙而刻之、名曰青門集。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八十五卷、仍選定、令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超踔、風味雋永、與衆迥然不同、故公晚而好之。是冬、爲兒嘉孚行納徵禮於梁少宰。臘月、爲嘉孚娶於梁氏。

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在眞定、督子姪翹、勷男等入匯景園、閉戶課文。公

喜而咏之云、罷相歸來問芰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高齋尋寂樂、時烹香茗對籐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多。春、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

上諭吏部、

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

加公爲太子太傅。公具疏控辭、奉

旨、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績、所加官銜、已有諭旨。著祗遵成命、不必控辭。是夏、居柏鄉、輯孝經註義、纂集格言、曰瓊琚佩語。詞林孫屺瞻曰、註義補先儒所未逮、爲後學之津梁、六經奧義、首在於茲、有裨聖學非淺鮮也。瓊琚佩語一編、格言正訓、惟是力行未能、時時撫躬滋咎耳。屺瞻者、名在豐、亦庚戌科所取士也。公又命屺瞻書鑑湖堂扁、取唐人賀知章鏡湖一曲之義、懸之於肯適園。園在城東南、趙氏之菜圃也、售之於公。草堂三間、舊亭一座、蕢山數尺而已。公嘗咏子美詩云、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

歸。湖中有小舟、毎與友人徜徉蒹葭白露之間、與鷗鷺爲鄰、作南湖釣艇賦。秋八月、

上又欽賜公雲緞七表裏、青馬一匹、鍍金鞍轡一副、白金一百兩。公具疏謝、又奉

溫旨焉。是科順天鄉試姪燦中式。未幾公弟辨若病故、公哭之慟、有詩云、垂髫曾共頌奇書、自許才華世不如。蹭蹬中年始發迹、迍邅一令便懸車。治留棠蔭稱遺愛、詩積青箱是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衣裾。又諸昆濟濟樂笙簧、九月猶同宴一堂。叢菊花殘陶令死、青山酒渴謫僊亡。柳莊作賦空臚背、午水

臨流罷野航。寄語姪曹須珍重、生平著作謹收藏。蓋公之篤於手足如此。又有思故友楊方伯詩云、老來無友爾堪傷、閲盡朝華與夕陽。曾許且亭續子美、誰知河內損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有霜。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今識展禽狂。

癸丑、公五十八歲。

春日、公常攜友人遊張村園亭。是歲、孫北海寄一聯云、文中子門多將相、郭令公身係安危。又一聯云、司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蓋以温公、文正許公也。

甲寅公五十九歲。

值三逆之變、征南大兵過槐水、有滿漢中書舍人來謁公、詢以方略。有江南人余讜對曰、進言者云賊鋒正銳、宜於守。公曰、是也、能守而後能戰耳。是年夏、

大行皇后崩、部文奉

旨、停止哭臨、不成服、公上恭慰

聖懷疏。

乙卯公六十歲。

時公叔麗榆正任潮州太守、不肯從賊、爲賊所羈。是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題曰欣賞集、自左

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卷首而其總敘云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啟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删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聖遠言湮左邱明親炙耿光猶未盡得聖人之意戰國秦季其言雜亂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有歐陽二三君子起其衰而振其弊蓋必

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爲三不朽也。故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務詞華。眞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名世文宗古文奇賞古文必讀等、或略而不備、或駁而不純、批評之語腐穢荒謬、訛以傳訛、俾後生小子失所依歸、而反以錮塞其聰明、迷惑其心志、非所以端教化而訓蒙士也。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摭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兹選。自乙卯之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

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存之，訛僞者盡行芟削，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彎龍繡虎之彩，已盡縹囊緗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丙辰，公六十一歲。

春，爲子蕑彤延趙州張元裕爲師，同即公自教之。是歲，刻鑑語經世編。鑑語者，閱司馬温公資治通鑑而

撮其要者。公自甲辰以後、卽閱通鑑全書、常苦其浩繁難記。因摘其要者抄錄成帙、初名鑑語、昉左邱明國語之意也。宛平孫北海先生曰、是書足以經世、因易此名。辛亥歸里、覆閱壬子又閱一週、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略不等、識其所見而論斷之。前後有十年之力、至是始付剞劂、其後二年始告竣。孫北海謂自左、馬以後、世鮮史材、茲書本末具備、采取精要、評議確正、經濟文章兼總無遺。申鳧盟謂其體裁同於左、國、識議過於廬陵、天地閒一奇書也。魏畦伯謂其嚴正直追朱紫陽、豈但爲涑水之功臣乎。一時遠近學

士大夫爭欲得之。是年會試，公姪繩中式。

丁巳，公六十二歲。

是歲，公次子嘉孚歲貢。田間無事，取金壇蔣楚珍先生四書舌存刪定之，令人抄録成書，名曰四書惺心編，未能刻也。著有樗林偶筆上下二卷，上卷多言性理，下卷多言世務。樗林者，公所居之東菜園也，多樗樹，故名。是年，因爲公子嘉孚選易課，自作易文二十餘篇，輯先賢卜子夏集成，又節抄家語而刻之。八月，公孫世晉生。

戊午，公六十三歲。

是春、

上命在廷諸臣及各巡撫舉薦博學宏詞之臣。有陝西道

御史焦榮以公應

詔、疏内稱公履籍翰苑、品行夙著、淹貫經史之學、兼富著作之材。學行兼優、韓富文范之儔等語。然公素不識其人也。總憲魏環溪曰、邇來第一篇大文字也。魏環溪自丙戌通籍以來、與公志同道合三十餘年矣、未嘗不以學問相切磋也。太夫人墓誌、環溪倩公爲之。嘗欲自至柏鄉、又欲其令嗣學誠來、公皆止之、惟有老友潘藏山往來耳。夏、著檮林續筆、輯瓊琚佩語、佬

言玉屑等書。又批四書存疑、著四書捷講、以訓蒙公少子荔彤、延師李躋如教之。是年、爲荔彤結姻於保定于氏、乃公丙戌同年少司寇于岱仙也。九月、隆平縣大水、知縣不肯報災、公力勸之、申請撫院題疏、得免十分之三。

己未、公六十四歲。

春、公爲少子荔彤選引蒙課文及墨卷、親爲講解通鑑古文必讀等書。是年二月内、會試題至、公作擬程三篇。舊大名道孔心一僑居臨淸、作詩云：己未科春榜未發、柏鄉相國寄示擬程三章、賦酬其一云：沙隄

久不聽鳴珂、麟閣功名寓薜蘿。高卧方知天趣遠、崇班轉覺世緣多。淡懷時共雞窗話、妙墨新傳象鼎歌。漆硯濤鳴千頃勢、化爲飛雨長菁莪。其二云愁見人文八變風、多將素質綴青紅。衣如楚相終歸譎、貌似中郎卻未工。誰陟危峰窺日月、驚觀彩筆鬬鴻濛。名經出自調元手、雲霧齊消見碧空。其三云經義掄才令典垂、每隨世運轉平奇。文思落紙誰能主、風氣移人自不知。白鹿一燈傳慧業、青雲多士景威儀。東山正好耽絲竹、煮字晨窗尚惜時。其四云山中宰相負書淫、五典三墳一往深。黄閣絲綸襄雅化、平泉花鳥

寄幽襟。宦情蚤避爭名地、儒術難忘垂教心。紙貴洛陽欣再見、雄文依舊購雞林。四月、長子勷以廕選補刑部四川司員外。時有戶部二缺、或言其利者、公正色斥之曰、少年未更事務、受

朝廷恩典、正好練習刑名、廣行仁恕、何以利爲。作家書以此諭之。隆平縣漳河口決、淹沒民田數十村。公告其縣尉修之、仍作詩勸勉。不一月而隄告竣、數十村之民始得佈種秋禾、不至逃竄也。夏六月、纂補易經大全成。十月、嫁第三女於高邑李氏、壻名李雲麓、故明相國李文節公之裔孫、孝廉李僎之第四子也。十二

月、

上賜日講四書解義、公具疏謝、內云、修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歷敘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藴宏深、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又云、今者用人行政、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污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

國體。崇節儉、奬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云云。

上嘉納之。

庚申公六十五歲。

客有詢公以何樂者、答詩云、偶爾三槐座、今宜二仲延。那知眞樂地、不在貴乘軒。詞賦驚前輩、功名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顛。是月、公次子西行省公弟於平遙。公長子勷陞刑部貴州司郎中。五月、公少子荔形出痘、百日限足、始入學。爲之選古文壘卷時文俾肄習、而每日塾師所授書、必親爲之講解。公所著希聖錄十餘年、至是始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

距。二曰惇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是歲刻女誡女孝經、女論語成、其女論語則卽舊本而删定之也、女誡、女孝經如舊。

辛酉、公六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公少子荔形應督學吳公科試、取中入

學第七名。十二月，公長子刑部貴州司郎中勷代領
上欽賜日講尚書解義到第、公謹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受訖、具本恭
謝。疏云、竊念 臣 才識迂疏、學問淺薄、不過粗通章句而
已。若尚書二帝三王之大道、敬天勤民之極則、何能
窺測一二。蒙
皇上不忘故舊、念及犬馬、曾
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發四子之心傳、繼千聖之統緒。臣
朝夕講解、愚蒙之心日以開豁。茲又蒙
御賜日講尚書解義、臣 展卷跪誦、大義昭然、虞夏商周四

代之心法治法、燦然紙上。
皇上括之以敬誠中、而危微精一之旨、平章協和之化、媲
堯舜而軼湯武者、其志勤道遠、具見於
御製一序中矣。臣雖跧伏草野、讀
皇上所賜之書、如侍
宸扆之側。繹
皇上所製之序、如聆
咨儆之音。臣何幸、邀此
曠典、受此
隆恩、得聞所未聞、以不虛此生也。行見

聖子

神孫奉以爲保邦致治之寶鑑、官紳士庶守以爲亮工熙

績之洪謨、

社稷享無疆之休、歷服緜維新之慶矣。二月內、

皇后梓宮發行、是時在京諸公多有勸公北上送

葬者。公以已係告病之官、具疏陳明、非敢求安逸也。蓋大

臣之義如此。四月內、公少子荔彤歲貢入國雍、塾師

李蹐如丁母憂、公仍自課督之。七月、值公懸弧之辰、

公長子郎中勷以長安公卿大夫贈詩裝屏寄至里、

大學士高陽李坦園先生爲之序。辭曰、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也、七月二十五日、是爲相鄉閣老貞菴魏公懸弧之辰。先是、歲在乙卯、公居六袠大慶、時值奸萌竊發、

聖天子奮揚神武、掃除遺孽、所在用兵、烽燧相望、靡有甯息、四方來致賀者、公概峻卻之弗與通。方今閩、粵、江、楚、滇、黔、巴蜀諸地敉甯底定、海宇清晏、正生和樂、公長君比部郎勷暨門下士之仕於朝者、謀所以爲公壽、而乞言於予。予與公隸畿輔屬邑、豕郡於鄗城爲齒錯壤、則里居同。丙戌、試南宮、竊附公蘭譜之末、則通籍同。

世祖章皇帝殊恩，擢置史館，洊歷晉秩，
皇上眷注恩渥，供職
綸扉，歷事有年，靡弗朝夕與俱，則受
兩朝之寵遇同。予知公最深，親炙公亦最久，其何敢辭？予
嘗讀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謂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
言。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責。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然自漢唐以來，相業之盛，蕭、曹、房、杜而下，惟
宋仁、英兩朝爲最著。其時如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
淹、富鄭公弼、杜祁公衍、歐陽文忠公修、文潞公彦博，
相繼登朝，照耀史册間。要其以諫官而登宰輔者，歐

陽文忠一人而已。今屈指公在仕版、由中秘居諫垣者十年、爲御史大夫者十年、由冢宰即入秉政府者七年、三十年中、不爲諫官即爲宰相、以一人之身兼歷二者之任、而獨專且久、以展其嘉謨碩畫、燮理參贊之猷、歐陽以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自給諫以至司憲、剛正謇諤、知無不言、以肅班聯也、則有請舉覲朝之疏。以端士習也、則有孝經取士之疏。以恤民依也、則有拯救流亡停止加派之疏。以裕國計也、則有縱核錢糧敬陳理財之疏。以飭武備也、則有軍政事宜敬陳用兵大勢之疏。以表忠烈也、則有

褒録幽忠殉難事同一例之疏。至若條議八策、敷陳五困、

於生民之利害、

社稷之大計、剴切敷奏、殆與魏文貞之十思十漸相上下者。

上於是有才猷敏練之旨、畀公以銓衡重任、不踰年而

特簡中台矣。公勷贊

廟謨、平章

國事、爲

朝廷計苞桑、爲閭閻軫疾苦、往往有人所不及知不及

見者。每於退食之暇、自經史子集、濂洛關閩、百家衆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之書、無不肆力研究、以佐經

邦論道之資。
皇上方倚公爲股肱心膂，不可一日離左右，而公屢疏乞
休，情詞懇摯，特奉
恩綸，予告歸里。一時公卿大夫設供帳，祖道都門外，京師
之能詩者，率爲咏歌以張大其事，比之漢疏廣受，尤
爲過之。公之遭遇榮矣哉。歸則杜門掃軌，窮幽探賾，
凡所著述，如知統、論性、約言、讀書希賢諸錄，以及經
世、惺心諸編，清覽、溯洄、欣賞、兼濟堂諸集，汗牛充棟，
直與身等。若公者，出則爲
國家之碩輔，處則爲作述之大儒，業藏名山而功垂竹

帛、可謂今古之偉人已。歐陽集中所載書疏劄子動輒數千言、拳拳忠悃、其他著作類皆原本六藝、爲有宋一代文章之冠。試以公頡頏其間、幾幾乎㒳列而鴈次者。若其尋墜闡微、旁搜遠紹、毅然以斯道自任、恐文忠公亦未之及也。昔富鄭公以致政家居、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與王中丞拱辰、席司封汝言、司馬文正公光等共十三人爲耆英會、圖畫其像以爲美。是時文正公年最少、亦已六十餘矣。予雖不敢以文正自况、然視公固兄事者也。異日者邀

聖天子光天化日之恩、優游林壑、從公于鹿牀石几、川雲

嶺月之間、亦如香山洛社故事、講德談道、歌咏太平、更欲乞公以熊經鳥伸之術、逍遙物外、以頤養天年、公其能許我否耶。遂不辭而爲之序。是秋、有問吟七言絕句云、參禪煉氣皆多事、只是還他一太虛。晏坐不知秋欲老、星移斗轉月明初。又云、穩臥鄗南月掛村、囷無積蓄篋無銀。五經珍襲時披誦、此寶眞堪遺子孫。又云、心卽性兮性卽神、此眞之外更無眞。若云無惡並無善、一點良知更何因。王陽明云、無善無惡、良知非善而何。又云、天道原來是自然、渾淪四七度周天。五星日月皆東轉、如此光陰成歲年。冬、請庠生張𡐓臣爲荔彤講

易經。十月、承年工部尙書冀公諱如錫及公壻冀棟來、與公次女行納徵親迎禮。

壬戌公六十七歲。

四月、張西山先生自山左差人來求文集序、公作而寄之。西山者、京師人、橫渠張子之後、著作甚富、得濂洛關閩之傳。與公契、故爲序之。公長子勷陞江西建昌府知府。八月、又纂削希聖錄。九月、爲荔彤娶婦於保定于氏。

癸亥、公六十八歲。

正月、公爲少子荔彤講孝經、點四書集註、張閣老直

解闕韓選墨卷、訂正魏氏世德家傳録及衡山公、樂吾公乾仲公、拙菴公文集，未刻者皆刻之，補刻輿舫近草。秋，點定諸理齋通鑑纂要，閲朱文公集完。十月，送柏鄉知縣邵公嗣堯歸里。邵庚戌之役，公所拔士也，以清直，故不合於時。嘗題贊公小像云：可舒則舒，可卷則卷。既直而剛，不爲懦輭，正色立朝，百僚斯勉。膏澤及民，匪躬蹇蹇。黄閣宣猷，閉邪陳善。我后之德，躋於二典。有言曉曉，虚公以辨。勇退急流，需沙以衍。左圖右書，潙文日演。經飽其腹，史取其髓。文富范

韓、薦草燁燁。夫豈譽私，公論不舛。公像儼然，公心如洗。願學曾、鄒，詖淫是遣。古聖之藴，公開其鍵。是冬，批評易經存疑完。

甲子，公六十九歲。

正月，公兄鹽運使竟甫公病故，公哭之慟。未幾，南宮杜子靜之訃至。杜諱鎮，公之友也。公之友無幾，孫徵君、孫北海、魏環溪、申鳧盟、楊猶龍、魏蓮陸、郝雪海，至是而零落殆盡矣。公作詩輓之。六月，

上諭開列原籍德望大臣起用。部臣首以公名入，爲某所阻，不果行。秋七月十九日，蔡恭人卒。公次子嘉孚生

母也。冬、公爲少子荔形選定時藝、仍朝夕講論、常至子夜不倦。偶病、自書遺疏稿付荔形收藏、云後日即以此疏封竁。其生死了然如此。

乙丑公七十歲。

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眞定梁氏、壻名允莊、蒼巖相國之胞弟子也。二月、公姪男中進士。五月、選庶吉士、

上臨軒親點、唱名及公姪、

上垂問公起居甚詳。因問宛平相國曰、此人是其胞姪乎。對曰、乃其胞弟温州同知裔慤之子也。遂蒙

恩選入中秘焉。其年、

上賜易經日講解義公具疏

謝。夏、公偶行蹶傷齒復傷暑熱、齒衄甚劇。延醫治之痊

愈、然精神稍減往昔矣。七月、長子勷以慈母例自建

昌奔蔡恭人喪、歸攜江西巡撫安公世鼎並諸司道

祝壽屏至長安、門生徐公乾學、孫公在豐、嚴公我斯、

李公振裕、王公掞等亦製屏祝公七袠壽。王宛平、宋

長洲、梁眞定、吳濮陽、徐崑山、李合肥、陳澤州諸相國、

杜秀水、董平原諸公、俱有詩遥祝、備極一時之盛。公

皆以楮翰答謝。是冬、常在丙室靜處、屏絶外事。語人

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已位叨台閣、逍遥林下、著書

自媿，尚何分外之求哉。

丙寅，公七十一歲。

元旦，自書一聯云：烏頭宰相歸林下，十有六年，常思乾乾翼翼；白髮書生慶青春，七十一載，常忘戰戰兢兢。蓋公天心澄澈，生死勘破，故自書曾子臨終之言於柱，以驗其學力到處，惜乎人未之覺也。初二日，賀公孀母周恭人節。公七叔潮州太守諱槐祥元配也。備敘古來賢臣年壽之期云：率皆不過七十。蓋亦自況之意耳。八日，果病吐血，昏眩移刻方蘇。公平日精神健旺，以七旬之年，耳目未少蔽，暗燈下讀書常至

夜分、爲子弟儒生講解書義、或批閲藝文、奮筆疾書、目下十行、少年人所不及。因齒衄之後、庸醫誤投苦寒之劑、致敗血停滯於內。初八日、復昏眩少刻、醫家仍認爲痰火、投以梨藕之汁、病愈深矣。二月、公病少痊、然神氣不能平復、病中猶常呼子弟至榻前朗誦諸書、以自娛樂。其天性好學、至老不倦也。四月初五日、公病大作。至初九日丑時、正襟危坐而逝。遺命刻楊公猶龍弔武侯詩於墓石、其詩云、定軍山下路丞相有孤墳。故國空流水、荒阡足暮雲。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行客年年過、鷿啼不可聞。蓋念武侯王佐

奇才下視管、樂，且佩其鞠躬盡瘁之言，而以之自命也。長子勷等即繕錄公前爲遺疏入告。繼而撫臣于成龍復有閣臣病故一疏，奉

旨給與應得卹典。禮臣復疏准與祭葬。先是，公立朝時，曾無意中開罪於某。及公病危

疏入，

上問及公品行，某以非言加之，並欲奪公卹典。賴學士徐公乾學力争，得

旨依禮臣議，而議謚之典竟阻撓留中矣。於丁卯之二月十二日，

欽差井陘署道周濂祭於里第。於己巳之四月初三日、葬
公於城南路村郎聖德村之新阡。徐公乾學誌其墓、
銘曰、從盈必大、始賞天啟。參國趙魏、蕃昌施祉。高平
鄭國、頻復其始。繇延蘊祟、篤生夫子。翊我
興運、官用儒起。道宏言傳、匡輔燮理。移病致仕、弗俟年齒。
星終踰四、徜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
著厥統紀。壽考彌性、隤寻仰止。赤志商封、銘藏奚委。
宅兆食墨、國安歸體。利其後人、綏福百祀。冢宰張公
士甄篆額、相國李公天馥書丹。先卒之韓、袁、傅、蔡諸
夫人並會葬焉。題墓表者、狀元少宗伯嚴公我斯也。

葬後二年辛未、鄉里紳衿士庶公舉公德行學問、事業經濟堪爲配食

聖廟、蒙撫臣郭公世隆批云、原任大學士魏公德業文章、本部院夙既佩服、准即置主擇吉入祠。復蒙學臣顧公藻批曰、看得已故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魏公諱裔介、河嶽鍾靈、珪璋協德。早歸

鼇禁、學貫天人。晚置

鳳池、功多啟沃。當

廷陳奏、不異崇政說書。援筆成文、蕭似午橋相國。

帝方賚平補袞、人盡仰其懸車、綠野平泉、杜門卻掃、關銘

洛傳、殫思窮神。尤爲理學醕儒、豈特邦家元老。乃

賜祭

賜葬、已邀

殊恩於九天。加豆加籩、未永明禋於千禩。宜從公請、崇祀

二丁。遂於是年八月初一日、迎主入祠致祭訖。經事

者、守道邵公嗣堯、巡道許公兆麟、署井陘道眞定府

知府馬公世恩、趙州知州龔嶸、柏鄉知縣陸賓也。各

有批詞、載鄉賢錄中。是冬、奉

旨修三朝國史、徵取公所著書、遂將公詩文奏疏存稿並

咨送部院載入

國史、永垂不朽云。

魏貞菴先生年譜終

# 寒松老人年譜

清·魏象樞口授
清·魏學誠等筆錄
駱鳳文校點
蔣宗許一審
李文澤二審

清乾隆六年刻本

《寒松老人年譜》一卷，清魏象樞口授，魏學誠等筆錄。清乾隆六年寒松堂刻《寒松堂集》附。

魏象樞（一六一七—一六八七），字環極，號庸齋，又號寒松，卒謚敏果。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明崇禎十五年舉人，清順治三年進士。歷任刑、工、吏等科給事中，順天府尹，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書等職。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陳奏至八十餘疏，凡軍國之大政，人材之臧否，其有利於斯民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時人謂其「學績淵深，秉節忠亮，文章事業，焜耀兩朝」（見本譜卷首趙國麟序）。象樞擅長書畫，兼治理學，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及書法作品多種。

此譜趙國麟序稱《魏庸齋先生年譜》，版心題《魏敏果公年譜》，正文則題《寒松老人年譜》，今從其正文所題。年譜題署「庸齋魏象樞口授，男學誠、學謙、學謐、學訥敬錄」，蓋出於象樞自述，而由其子學誠等手錄。譜始於明天啓丁巳九月二十九日未時先生之生，下迄康熙丁卯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先生之染疾腹瀉；病後尚於七月二十九日呼子學誠記其「口授遺書謝恩」及三十日未時卒諸事，爲學誠等所添補。本譜以第一人稱紀事，詳述象樞畢生事蹟，舉凡家世、受業、科第、仕履、學術，莫不詳備。其中有關建言上疏、理學討論等，尤爲明晰。趙序所謂：「凡公所爲，自必備揚汗簡，而無待此書以傳。此書之意，本以訓其後人而作也。顧後之學者緣譜證史，細大並陳，尤可以識先生用心之所存而發其忠孝之思也。」

# 魏庸齋先生年譜序

史之有年表、月表也、以其擁茅土、樹名號、治亂無常而興滅相代、有關爲國者殷鑒之資、故亞於本紀而表之。若乃名公巨卿、耆儒宿將、遭逢太平、優游湯沐、則列傳舉其凡、而志紀錯出其事、亦已無失、故貴非建國、例不爲表、非徒以崇體統、別義類而已、亦勢有所不暇也。東漢以降、門戶之學各有私諡、而諛墓之文紛然並建、曰誄、曰哀、曰志、曰銘、曰行狀、就中唯銘誄少爲近古、餘無徵焉。穹碑豐碣、道路相望。豈方名之佐周、曹蕭之輔漢、其勳略軒天地、揭

日月而無藉于是哉、何古之踈而今之䟽也。哀誄志銘行狀之不足而有年譜。原其自作非子孫得之口授以稱美其先、即文士慕其遺徽而有述於後。雖希風附景、不少濫竽而事業文章名實相副者亦因是而較著焉。蓋自良史凋零、稗倭相踵、新舊唐書所紀互異而宋史漶漫、昧於取舍、自是以還年譜寖盛要其按時繫事訂僞剗訛實足爲國史之助。而譜者世牒之名也附於家乘而不若史之於表於義又何譏焉。以韓尚書退之之施聲流譽、而邑里滕朧、至我朱子爲作年譜攷異一書而始定而新書則誤以

南陽爲鄧州矣、又況言行之端委著作之因緣乎。由斯以談、譜之盛於今、非有戾於古也。與爲述於後、毋寧舉於口也。故尚書蔚州魏庸齋先生、績學淵深、秉節忠亮、文章事業、焜耀兩朝、輿臺婦豎莫不識公。公且忠者、方今朝廷清明、超唐軼漢、史才醇實、轢固凌遷、凡公所爲自必備揚汗簡、而無待此書以傳。此書之意、本以訓其後人而作也。顧後之學者、緣譜証史、細大並陳、尤可以識先生用心之所存、而發其忠孝之思也夫。

雍正甲寅歲菊月、太山後學趙國麟盥手拜題。

序

年譜之刻，由來尚矣。位至宮保上卿，率有年譜行世，而細考其中，無一嘉謨嘉猷裨益
朝野，何異老樹既枯，令執筆者記其某年出土，某年發花葉，某年頹廢乎。夫人之所以可傳弗朽者，以德以功，而虛名奚與焉。後學自幼慕寒松先生立朝風節，迄讀各疏稿，皆
國與民通長打算，而不屑屑爲近功小效計，實一代社稷之臣我。

聖祖仁皇帝信任既深眷注特厚明良遇合足邁千古。先生之年譜不可不傳於世世之讀之者不可不焚香稽首尊爲寶範再按譜載夢先師名入趨拜殿下復謁四賢信哉先生固聖門之高弟而天特降之爲我國家良弼立士大夫之坊表也豈僅番休魏氏一門而已哉。後學不文敬弁數言。

後學南通州李玉鋐頓首拜撰。

中憲蔚州魏公重鎮汀郡、一時童叟歡呼道途。圜爲屬吏、例得謁見、仰承言論風采、卓然有大人之度、君子之容、信爲淵源有自也。乘間請觀　公

王考敏果公文集、因七千里行役不能多攜、至閩率爲人丐且攫而去、無有遺者、出

年譜以示、且屬之序。以　尊命不克辭、受而讀之、喟然曰、是之謂真儒、是之謂聖賢人也。夫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敏果公嘉言懿行、彪炳天壤、輝耀古今、若不可涯涘、而探厥本

原誠之一言盡之耳。溯自弱冠以前博聞强記，敏行不怠，凡名公巨宿群折輩交，且願爲之下。蓋秉日星河嶽之氣以挺生，其才識容儀自度越尋常萬萬，庸碌人遇之弗察也。有識者接席數語，展卷數行，即肅然生敬，固其宜乎。觀於奉

太夫人避亂山中，卒免于難，智深勇沈，幹濟才已見于此。迨釋褐登仕版，由詞苑歷諫垣，名章絡繹，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白簡風生，百僚嚴憚，事無巨細，一經論定，遂成不刊之典，奏議爲唐宣公後一人，豈非素所蓄積使然哉。年四

十後、

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養、依依孺慕、芥園風紙、誠格天心。而定

省之暇、益肆力于理學之閫奧、綜所著述、皆與孔孟相發

明。即爲詩歌以自娛、亦皆吟風弄月遺意、願學之堂直與

嵩陽、鹿洞相埒矣。自此學益粹、膺馮相國薦、復起任事。凡

國計民生、吏治軍政之大指、陳剴切、不異初進時、而閱十

餘年之遂養、彌覺德器深重。其精誠所至、雖刀鋸鼎鑊之

在前、直坦然行所無事、而

九重每動色、以聽取爲成憲、信任常出宰輔右。薦剡之書屢上、所

進悉當世名賢推、以人才不盡用爲慮、其他則略無嫌忌。
蓋至懸車出國門、猶戀戀
闕庭、不頃刻置、始終此忠愛之忱、固結不解也云爾。夫均是目視
耳聽、手持足行之人也、而誠之所積不可掩、在家則一家
賴之、一鄉賴之、在
朝則天下賴之、億萬世賴之。
聖天子追念不置、崇德報功、著爲大臣模楷、永爲學者宗師。生人
沒神、夢寐之感、豈其微歟。他如朋友之講習、賢士大夫之
辨論、以及戚黨李恒嶽先生等之佽助、一一登記以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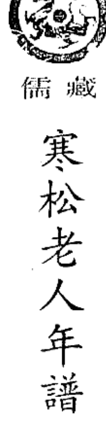
忘、與人爲善、而復不沒人善、其廣大光明又如此。此惟學爲己而心無我、眞實無妄、隨地隨時流露于不自知、豈有他哉、誠而已矣。故先儒曰、誠則無事矣。末微下吏得從

中憲公遊、側聞

授經諸論、而又于

寒松一編獲窺全體、稍知所矜式、實願幸也夫。

乾隆陸年歲次辛酉孟秋月上浣之七日、吳興後學上杭縣令史國拜手敬序。




# 寒松老人年譜

庸齋魏象樞口授　男學誠
學謙
學謐
學訥敬錄

天啓丁巳

九月二十九日未時生。

戊午、二歲。

己未、三歲。

庚申、四歲。

辛酉、五歲。

壬戌、六歲。

父資政公謁選、授江西新城主簿、以路遠不能攜眷、留母李太夫人暨庶母趙氏理家政、兄象懸隨任。太夫人因予幼弱、不令就外傅、外祖李公諱　愛予、日就本家授章句、誘掖有法。余姿性亦頗能記誦、李太夫人喜甚。

癸亥、七歲。

甲子、八歲。

學庸、語、孟三年內授讀週遍。

乙丑九歲。

始令出就外傅、從夏合星先生諱相受業、習春秋。

丙寅十歲。

丁卯十一歲。

是年資政公陞河南懷慶府經歷、未任歸里、止攜二竹箱、惟夏布、竹篦數件而已。予心以資政公抵家爲喜、兩袖清風記憶甚悉。

戊辰十二歲。

是年，予豁然心開，作文即能成篇。夏先生奇之，曰：此大器也。令同學齒長者閱而忌之，自是止呼魏生而不名。

己巳，十三歲。

庚午，十四歲。

資政公以予二妹曾許字曾完我先生子雲中，完我先生以戊午孝廉任山東商河令，歸子屬單丁，愛如掌珠，自慮老且病，一旦朝露，庶母不克理家政，二妹年十一，即行聘過門，從姑寢食，理家政。妹丈甫九歲，延余伴讀館中，予亦受完我先生教，專志舉業，所賴指示甚多。是年，予初讀鄉

壘夏先生所選稍嫌其平、予另選高奇者自讀之、不令先生知也。

辛未十五歲。

壬申十六歲。

癸酉十七歲。

資政公與予畢姻、娶太學生李公諱經權長女、少予二歲。天資厚重、善事舅姑、日隨姑理炊爨無少懈、且佐予讀從無一語忤予者、余甚重之。

甲戌十八歲。

乙亥、十九歲。

應童子試學院梁眉居先生諱雲搆取第一、覆試仍取第一。遊泮之日、外祖忽以痰病終、夏先生相繼而卒、俱未及一拜、其閱文之郭宣宇先生、選文之郝楨皇社友亦歿、均抱慟焉。

丙子、二十歲。

學院林　先生諱銘球科試一等第五名、赴省闈試、不中。

丁丑、二十一歲。

州庠習麟經者雖多、而精熟惟社友楊泰徵諱振春一人、余講經多藉資焉。

戊寅、二十二歲。

學院張觀濤先生諱宸極歲試一等第一名食廩餼。

己卯、二十三歲。

學院秦聖俞先生諱廷奏科試一等第一名、赴省試、春秋房孟淑明先生諱良胤得予卷、呈堂、第七藝批云、兩段雖未醒透、猶而惜之。不知子爲何地英英也、心切仰慕、勉旃勉旃。

庚辰、二十四歲。

同社友闓之秀、張暒登玉泉山社讀書、互相切劘、一年之間所學大進、祇因定省多曠、供運食用亦頗艱、遂各散歸。

辛巳、二十五歲。

自山歸家、人事漸多、學業漸疏、學院蔡培自先生諱鵬霄歲試二等。資政公不悅、歲將暮、呼予名至前、欲語、忽默然。予久立請所命、資政公淚下曰、科第是汝所有、但吾年近八旬、汝放廢荒疎如此、吾不及見汝一第矣、吾復何言。予聞之泣下如雨、跪請罪曰、兒願自來年元旦後閉關讀書、

半年後慱一第、以報父命。資政公曰信、如此、吾何憂。遂變悲爲喜。

壬午、二十六歲。

學院蔡培自先生科試一等第一名、赴省闈中、鄉試第七十七名。房師司李吳横溪先生諱孳昌、大座師李見可先生諱兆、陳詠先先生諱宸誦。捷音至、資政公喜極而泣曰、吾兒果報吾命矣、雖兒之學力、實祖宗之世德也。先是宣鎭守道何非鳴先生諱謙者、見予試牘、復閱予窻稿曰、塞上安得此佳士耶。遂懸額予門曰國士無雙。報捷者持小

錄呈送先生曰、吾且不閱。問蔚州中幾人、對曰、一人。曰、可是魏象樞否。曰、是。遂展小錄、大笑、重賞之。是年、資政公七十九歲、予請明歲不赴禮闈、爲八旬大慶、資政公不許。及謁何非鳴先生、以予意請教、先生曰、吾有道以兩全之矣。隨於十二月間、專役齎書併壽儀預祝八旬、訂期元旦後即上公車、則家慶與場期兩無悞也。書中之意諄切、如此、余從之。

癸未、二十七歲。

正月入都。時方用兵、候至二月、場期改于八月舉行。資政

公與太夫人遣僕送米麵食物、令在京讀書。至三月望後、有家信至、報資政公感病。予即日出都、日夜兼程、於二十一日三更時抵家。資政公僅執手一訣、次日見背、予始悔赴禮闈之大誤也。五月、喪事甫畢、趙庶母以乳病居别院、僕女不戒於火、院屋㸐、遂罹其災。余拮据兩喪、季秋卜葬祖塋。

甲申、二十八歲。

余方讀禮、即閱闖賊自秦渡河之信、亟爲太夫人避亂計。蔚城東北有古砦、名德勝庄、老農李姓居之、甚險、余同妹

丈張大猷奉太夫人暨夫人李氏避此。時闖賊查地方有舉人未仕者，起送授僞職，余懼不免，遂潜入山中，不令家僕知。及僞官至蔚，查之甚嚴，隣佑以丁憂具結，又稱入山不知去向，乃止。三月京師陷，五月

本朝定鼎，予始出山，迎太夫人、李夫人歸家。

乙酉，二十九歲。

小祥既過，家務方艱，閫以内太夫人主之，余亦不以異日功名爲念。時中州江桂菴先生諱禹緒，房師吳横溪先生，粵東凌十齋先生諱雲，許鷗湄先生諱汝都，俱以宦遊抵

閶僑寓於蔚。余有地主誼，日追隨倡和，秋日理釣無魚，此從遊之始，賦詩之初也。余詩有半竿明月珊瑚冷，贏得金鉤照玉鱗之句，則無志仕進意可見矣。是年，長女許聘劉耀宇粲戎諱中伋長子天賜，亦從桂庵、橫溪兩先生命也。

丙戌，三十歲。

正月二十五日，州守鄭公郕報至，知二月禮部會試期，輿朝收羅人才，不覺聞雞起舞，遂辭太夫人上公車。初五日入都，初六日投文，初七日投卷。筆墨久荒，不敢决勝，榜發中三百七十五名。大座師剛公諱林，祁公諱崇格，范公諱文

程、號現斗、馮公諱銓、號琢菴、房師魏中之先生諱天賞、岳

明海先生諱映斗。是科

殿試後、選擇年貌一百餘人、

內院復行考試、亦如

殿試例題目、奏疏律詩各一篇、俱出

欽定。余得與選、授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教習師則蔡先生諱

不害、蔣先生諱元恒、胡菊潭先生諱世安、陳生洲先生諱

具慶。余習漢書改讀書經、再讀易經、館師以初入翰林言

志題命賦詩、余有上溯羲與軒、而及濂洛澤、慷慨天人間、

區區匪所畫之句，館師許之。著有瀛洲草。是年九月，迎養太夫人入京，李夫人相從侍奉。既至，見子體質瘦弱，飲食較家鄉大不相宜，深以行年三十尚未立嗣爲慮。至歲暮，李夫人請於太夫人，爲余置妾，娶劉氏，處士劉公諱女也。爲人醇厚寡言，性尚儉樸，事太夫人能孝，李夫人重之。自後經理京抵①炊爨事，太夫人及余飲食日漸相宜，且生育子女甚多，余家有賴焉。

丁亥，三十一歲。

是年散館，授刑科給事中，具有剔蠹蠲荒等疏。四月，太夫

人因都門暑熱旋里、亦恐家門慶隊、且爲余料理米粉食物運送京邸也。

戊子、三十二歲。

具有摘参劣撫一疏。因安徽巡撫王懩徇縱順賊縣官也、下部嚴查革職。七月陞工科右給事中、因官民徙居南城地、狹民稠、賃買無房、拆蓋無地、隨具有小民遷徙甚艱一疏奉

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并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又因會典未脩、具有

聖朝大禮既行一疏。部議應脩、余雖居言路而讀書吟咏未嘗廢也。

己丑、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分校詩五房、取成性等二十三人、時闈中同人各期所拔士、或云可相、或云可將、或云可秉節鉞任封疆。余曰、願得理學任、吾道足矣。榜發成子冠本房、後以理學清介特拔給事中、有直聲。歷官內外無一以貪敗者、葢自釋褐以至筮仕、余無一日不以六字箴相勗、六字者、循理、守法、安命也。五月、聞山東平陰縣知縣王國柱擅殺士

民特疏糾叅，奉有著該督撫按確查嚴究之旨。後審明擅殺情真，置重典。先疏稿就，方在查訪，尚未繕寫，夜夢帶血數人環跪於前，哀哀欲訴，次日即拜疏，亦異事也。

庚寅，三十四歲。

二月，因飲食不節，致感内傷，醫者誤汗，内外兩傷，自春迄夏，病卧不能入垣辦事，兵科都姚若侯諱文然，爲余延醫調治，備費苦心，至秋冬少愈，則亦危而得安也。太夫人復入京，未免日夜憂心矣。　四月，陞刑科左給事中。

辛卯，三十五歲。

是年恭遇

覃恩、贈父爲徵仕郎、贈前母蔣氏爲孺人、封母李氏爲太孺人、余授爲徵仕郎、妻李氏封孺人、

勑命二軸。二月、奉齋

親政恩詔於宣雲太原等處、扶病就道。事竣、過蔚州息數日、由紫荆關北上、路經涿州、時座師馮公家居、招余相見、曰、此時都中已有臺中張瑄參陳名夏吳爾再補牘以見丰采。

予曰、此人既參、何必補牘、打死虎也。馮公默然。復

命以後、有督撫之訪參疊見一疏、言道府狗縱也。又請定藩

司會計之法一疏、言查核錢糧也。又
聖意恤民甚深一疏、言征解錢糧也。又
睿意圖治方新一疏、言事件稽滯也。俱奉有確查詳議之
旨、部院議覆允行。又奉諭之夙弊有三一疏、言奉行
恩意不實也。亦奉有著照欵飭行之
旨。又
聖德勤脩日懋一疏、責成輔臣仰贊
君德、保護
聖躬、幸逢

嘉納。又考核有司一疏、言吏治宜蚤澄清、督撫按臣、觀望瞻

狥考核、不定、請飭速報。奉有這本說的是之

旨、直省方次第報到矣。

壬辰、三十六歲。

因大計開報宜公、貪官反噬宜禁、具有請嚴考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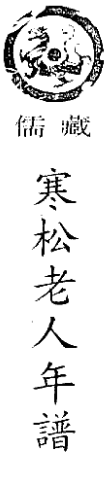
大典一疏。奉

旨議奏。又因薊松額布錢糧五十餘萬、朦混侵欺、有直糾溺

職藩司一疏、參左布政劉漠祚也。奉

旨議處。又因各部覆本、行咨不立限期、游移躭延、諸弊易生、

有
欽件之稽察無法一疏。奉有這本說的是、著嚴飭行之
旨。又因直省應徵錢糧、徵者全徵、報者虛報、令州縣立循環
文簿、填寫登報、藩司查驗、具有錢糧關
國家大計一疏。俱奉
旨議奏、各疏議行定爲例。又因水旱爲災、星月告變、有直陳
格
天之圖一疏。奉
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綸音、事情重大、著部院等衙門、滿漢堂





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衙門知道。余疏稱變更

上傳者、因前奉

上傳有云、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等語、而戶部叅呂平道張自昌等八員擅夾旗人、

在奉

上傳之後也。疏稱輕重

綸音者、因臺臣見投充之人、真假莫辨、具疏請發部冊、奉有投

充部冊著作逺須發各該州縣之

旨、户部竟議、不必須發也。　又因前疏所奏事情年月未詳、復補牘奏明、並請會議、時或候議、或同議、奉有著一併會議具奏、魏象樞准同六科都給事中來之

旨。陸續會議七次、余與滿大司農阜公面爭是非、衆議不決、後特遣内院滿漢大學士同議、奏請銷案。　是年八月、吏科都缺出、余俸次應陞吏科、滿官及滿漢五科同官、倡爲明年大計、此缺不應論俸陞轉、有主論資者、有主採望者、有主兵科對調吏科者、有主户科都揆調吏科者、相持數月不決。

六科公疏請
旨、奉有六科都給事中論俸陞轉定爲常例、若有優於魏象樞
的、著公同保奏陞轉之
旨、遲至歲暮始翻清咨部。十二月念五日
命下、陞吏科都給事中、余捧接
綸音、仰天嘆曰、諸公爭此一席、存心公私皆不可問、余自媿無
才、謬掌大計、惟有誓絶一錢、以報
聖恩、首肅計典、力復糾拾、以清吏治耳。次日到任、即封印寓所、
令本城坊官撥總甲日夜巡查、有敢以片紙隻字到門者、

許嚴拏觧報該城察院、立行糾叅。且幸協理計典者吏科則杜公諱篤祐、河南道掌計者則朱公諱鼎延協理者則張公諱璿、皆表表大賢也。一時中外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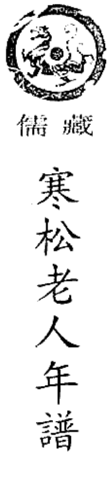
癸巳、三十七歲。

元旦朝賀大宴畢、

上名內三院輔臣、學士及部院鄉寺堂上官、國子監祭酒、六科都給事中、各掌道御史三十四人、

賜宴於

保和殿、余得與焉。





上問年、問籍、問其科成進士。飲饌皆出

大內、陪觀諸國所進舞樂及優人雜劇。宴畢、仍撤

賜攜歸、與父母妻子均沾恩惠。余出、對衆言曰、今日泰交一堂、

千古盛事、何以報之、願諸公各盡乃職、余不才亦不敢不

勉也。隨具有恭陳用人第一大政一疏。請

皇上培植人才、內而擢用、部院則因事察人、辨論於蚤。外而擢

用、督撫不得專推、布按宜於按臣中擇其真才真品不媿

察吏安民者、一例同推。奉有著確議具奏之

旨。又有卓異之名實易淆一疏。恐平常無奇者濫膺卓異之

典、而既奉卓異者仍滯常格之中、非

國家磨礪人才、務求實用之意、請令部院將薦舉卓異官員

事績分別進呈、

御筆欽定以備優擢。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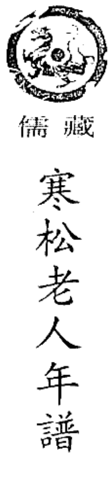
旨、這所奏卓異官必確求真才實用、有裨吏治著即嚴核行、該

部院知道。又有糾拾闕

朝覲大典一疏。奉

旨、據奏、四年糾拾、反坐言官有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

官員、照大計一例處分、科道官有挾私妄糾的、著吏部都察




院指實叅奏、該部院知道。三疏既拜、余即入署封門、在署閱冊、余與杜公詳閱考語、手定去留、並不假手吏書、逮部院會稿過堂、事竣始歸寓開門。吏部挂榜後、余於朝房會集六科、恭設香案、向北肅叩、各出所糾劣員事蹟、本日開寫疏稿、公同畫題、次日捧進。是年糾拾頗稱公慎。又有明計典以清吏治一疏。請

皇上面名入覲布按等、親詢地方利弊、有司賢否、倘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欵欵糾駁、以服其心。奉有著速議具奏之

旨。又有體

聖主難慎之心一疏。言各省督撫舉劾之例，行不畫一，三年考滿之典，遵炤舉行，卓異薦舉之官，詳列實蹟。奉有該部確議具奏之

旨。以上各疏，均從培植人才，澄清吏治起見也。又見因言得罪者多，言官因循自諉，職業未脩，具有微臣就職言職一疏。奉

旨，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




明奏來、該部知道。次日據實回奏、疏云、前因吳達、吳拜因言

不當、俱擬死罪、今見

皇上省躬改過責望直臣所以言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

家等語、蓋自勉以勉言路也。且言官而懷偏私、何以糾報

怨挾仇之人。言官而受賄賂、何以察貪贓壞法之事。所以

言人臣之罪、洵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

處之等語。蓋謂

皇上既下求言之諭、今後凡有不法者、應下刑部議罪、其有不

職者、止下吏部處分、定爲良法、昭示臣工。奉

旨、魏象樞所奏情詞已知道了、以後言官進言、凡有實據的都要明白指奏、何必分別小臣大臣、含糊影射、著通飭行、該部知道。余在朝房候

旨、不回寓所、恐婦女驚疑、勿使知之也。

旨下、乃回寓。未幾又同六科公具寺人初設宜慎一疏。奉

旨、設立寺人緣由、前諭甚明、本內援引事情不出前諭之外、何謂上傳有所不盡明、初設禁雖嚴、後來不能遵守、朕法在必行、永爲成憲、何虞數傳而後。前諭寺人不過四品、今謂有何勤勞、居官四品。有無勤勞、爾等憑何得知。前諭本分之外、不

許干預一事、何得謂專權豈無干預監局已滅、何謂僭設。既共事禁中、若不與滿臣同處、將置之何地。規制禁約俱已詳盡、何必再加裁決。疏上魏象樞等、不繹上傳文義、未見監局職掌、輒草率瀆擾、借題釣名、甚爲可愧、豈稱朕求言納諫之意、念係言官、姑免究。漢字有與滿洲近臣同列之語、滿字少此一句、殊屬參差、俱著嚴飭行、該衙門知道。大哉王言、余益加策勵矣。 又同六科公具欽奉恩詔一疏。保奏原任吏科右給事中劉楗因糾拾知縣張守廉一案革職、委係寃枉、才力尤爲堪用。奉有劉楗情節明有

究枉著、即察議具奏之
旨。部議隨起用。又因會推南贛巡撫、正推劉漢祚才品不稱、前任布政溺職甚多、是日余不畫題。次日、拜疏奏明不畫題緣由、奉有知道了之
旨。及諸臣會推疏上、奉
旨另推、雖一時不敢附衆、而得罪當路、禍胎伏矣。又有申未明之職掌一疏、詳定憑限、使人才地方不致兩誤也。又督撫關係封疆一疏、言督撫告病宜移會代題也。又部司擅委中軍一疏、叅主事錢受祺也。是年、兵科左陳調

元有悖

旨欺

君一疏參余。蓋因吏科管理開缺咨人事務、調元係左給事中、論資俸應陞刑科都給事中先出之缺、不應陞兵科都給事中後出之缺、伊欲本科即陞本科、余堅執不從、伊懷恨已久。伊因給假官員例不作缺、上疏條陳應行作缺。吏部題覆奉

旨依議、查吏科有先經告假之人、余與滿洲同科官移問吏部、應否作缺、吏部回文云、給假在未奉作缺

明旨之先、不應作缺。余即不作缺、調元借端洩恨、參余狗私、余
亦將調元挾仇報怨等情參出奏。
旨俱下吏部都察院察議、因所議事情未明、又奏
旨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察議、以調元所參不實、妄爲
大言、罰俸六個月。因余將伊欲陞兵科等情不蚤參出、罰
俸三個月。

甲午、三十八歲。

是年奉
上諭、今後遇有督撫員缺、勿拘品級、須要從公會推、擇其品行

才猷素著者，將行過事實詳註會推本内等語，而吏部將應推督撫止開履歷籍貫，不開行過事實，因具有應推督撫官員一疏。奉有該部知道之旨。又有叅陳②四款一疏，一用真才以恤民命，一慎刑獄以疏民情，一行勸懲以足民食，一均賦徭以蘇民困。奉有這條奏四款，有裨勤民，着詳議具奏之旨。直省遵行，永著爲例。余所謂禍胎已伏者，因前所叅之布政劉漢祚，爲寧大學士親也。本年二月内，院太學士寧完我叅大學士陳名夏疏内一款，言余與潞安牛商人爲兒

女姻家與名夏爲四門姻家結爲一黨票簽本章有私等語緹騎枸禁吏部日夜看守。奉

旨部院會議查余尚未生子止生一女已聘與本州劉姓多年。且嚴訊名夏僕人咸稱余與伊主從無往來。至於票擬本章大學士范公出班對衆言曰是我擬票非名夏擬票也。查議若有偏私我當認罪。故名夏以他事擬絞。余奉

旨免議止以科道不叅名夏將六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史俱降一級調用余列首科同衆降調。七月降補詹事府主簿。余自掌吏垣以來凡垣中新任者問職掌何在余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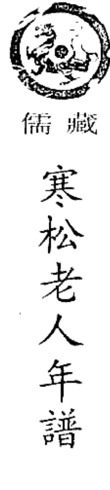
條陳叅劾二者而已。條陳當計後日之利害、如目前有利後日有害、不宜言也。叅劾當論平日之賢否、如素稱賢者、偶有微愆、不必苛也。聞者皆以余言為是。 又如官員赴任、畫憑其限期、皆余與同官手自扣算按程、親定每日六十里為率、並不假手吏書、亦從無一人以遠近多寡為言者。同城滿洲理事官俱服余公道。 一日與冢宰王公諱永吉者、肩輿相遇於途、余例當迴避、王公再四謙讓、令人相請、余小橋起、公乃行、次日托其同宗某致詞曰、每過魏公門巷、見寫門謹閉、若無人然、欽敬久之、此人避我、我心

何安、嗣勿再避。　余居言路、從不謁見中堂。有金公諱之俊者、請告去官時、詣伏魔庵謁神。庵與余寓甚近、公坐老僧方丈中、曰山西魏公、余心慕之、而未識面、今將歸矣、不知可一見否。老僧告余、余即趨晤。二公位尊望重、不以余平日淡漠爲鄙、乃復謙下如此、余何敢當、存此以見二公雅度云爾。

乙未三十九歲。

二月、因

上下詔求言及七品官、余具有三疏者。疏爲遵




諭詳陳治平之大綱等事、請責成六部、稽察兵民利獘、兼請

皇上留心人才、親記功過。次疏爲恭陳薦舉各官格式等事、擬

定文武官薦舉格式、以期實效。三疏爲恭陳救極兵民之

節目等事、共四款。一請將邉地倉收本色糧米、就近支放

兵餉。一請嚴查房稅侵漏。一請設立旂下義倉、勸輸備荒。

一請將安插流民得所者、比例議叙、以示鼓勸。俱

勑部議覆。三月、陞光禄寺寺丞。九月、陞本寺少卿、署正。

是年、余居閒署、退食多暇、且性寡交游、閉門讀書而外、一

無所事。從前頗嗜詞華風雅之書、自是唯求躬行實踐之

學、遂博採理學格言等書、日夜研窮、至廢寢食。取有明諸儒分爲四類、曰大儒、醇儒、名儒、通儒、擇其語録之切實醒透者、手自論定、名曰儒宗録。尚以搜羅未盡、未敢公諸海内。

丙申、四十歲。

是年、因母氏李太夫人在籍多病、每念遊子、乃呈請省親。

奉

旨准假於六月十五日辭

朝歸省。先大夫資政公已於甲午歲公舉崇祀鄉賢矣、樞

於是年請假歸里、乃陳牲醴於鄉賢祠、爲文追祭。

丁酉、四十一歲。

是年、余假期已滿、轉假未允、檄催補官。母子相依、情不忍離、乃迎養李太夫人於京邸。八月、復入都門補官。九月二十六日、犬兒學誠生。

戊戌、四十二歲。

李太夫人因水土不宜、且慮余京師資斧艱難、遂動歸念。余不得已送歸、令妻李夫人歸家侍奉、時四月二十五日也。仲冬、偶與太原友人講孟子盡心知性章、於立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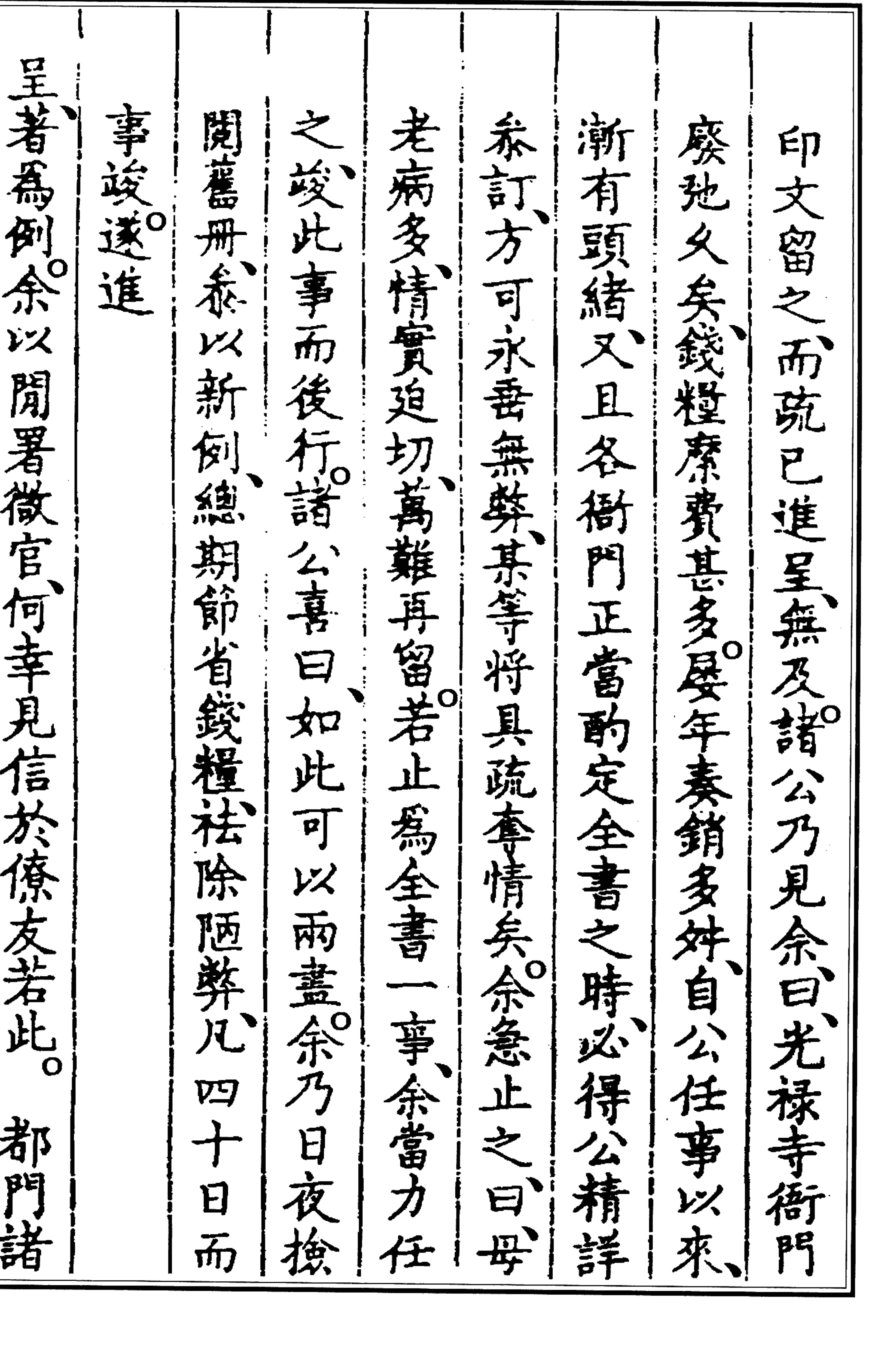
異解、余不敢聞、曰、此異端之學、非孟子意也。力辯之、至二鼓方去。余就寢、夢有人叩門、啟視之、則高巾青衣、儒絛二人曰、先師名汝、當隨我急往。余肅衣冠從之、至一處、所宮殿崔巍、壯麗、烟霧繚繞其間。余至殿門閾內、余方欲再入、二人止之曰、汝入不得了。命行禮、二人鳴贊、先行九拜禮曰、此先王之禮也。後行三跪九叩頭禮、曰、此時王之制。行禮畢、一人捧出飯一盂、筋一雙、曰、先師賜與汝吃。吃訖命出。余曰、可到他處一觀否。二人曰、可隨我謁四賢祠。見堂三間而規模較小、內四人坐、分兩層、上層列坐二人、一

貌清朗、一貌蒼古。下層正坐一人、貌脩偉、面東。旁坐一人、黑面長鬚、貌端嚴之甚。亦命余行禮、四拜畢、正坐者皆閉目不言。旁坐者呼余名、正色厲聲曰、范祖禹說你有些好處、你勉勵着。余唯唯而退、心甚恐。二人曰、汝不識路、吾等送歸。仍從舊路送至寓門、作別而去。余忽覺、心猶悚懼、時漏下四鼓、寒月横窗、遂披衣而起、秉燭記之。

己亥、四十三歲。

余自送母歸家後、聞李太夫人在籍多病、老況日增。余每一念及、不禁泣下。乃於六月、具疏陳情、有臣母年老病深、

比例覆
恩終養等事一疏奉
旨該部察例具奏吏部比例具覆奉
旨准侍母終養遂於八月辭
朝再出都門。余疏已封進通政司後乃入署别同堂諸公、
曰余今日拜疏請終養矣。自此在寓候
旨不復入署。言畢見同堂滿漢諸君子有驚疑色、密商數語而
出余不解其何爲。歸寓後乃聞係閣衙門滿漢赴通政司
公留此本也通政司以關係奏章不便私留。諸公又復用



印文留之、而疏已進呈、無及。諸公乃見余曰、光祿寺衙門廢弛久矣、錢糧糜費甚多。歷年奏銷多舛、自公任事以來、漸有頭緒、又且各衙門正當酌定全書之時、必得公精詳參訂、方可永垂無弊、某等將具疏奪情矣。余急止之曰、母老病多、情實迫切、萬難再留。若止爲全書一事、余當力任之竣、此事而後行。諸公喜曰、如此可以兩盡。余乃日夜撿閱舊冊、參以新例、總期節省錢糧、祛除陋弊、凡四十日而事竣。遂進

呈、著爲例。余以閒署微官、何幸見信於僚友若此。　都門諸

縉紳先生贈以詩文者甚夥、余盈篋而歸、彙而存之、曰贈言集。

庚子、四十四歲。

月吉、隨州守宣講鄉約。因作六諭集解付講、載入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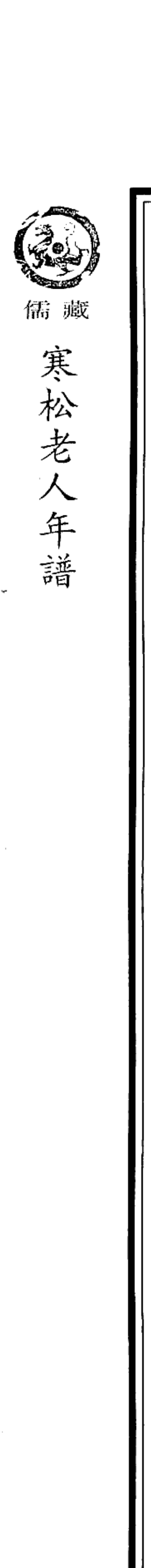
余晨昏定省之暇、念及先世積累、子孫沾爵祿之榮、而祖宗無蒸嘗之地、深爲惕然、爰於正寢之東闢地爲祠。按典制應三間、家禮又有止爲一間之説者、遂卜易得小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意可見矣、遂以中一間爲家祠、額曰世德堂。左一間曰存澤、用藏遺書。右

一間曰授經、用傳家學。規制、俎豆等項悉遵家禮。四月興工、八月落成。

辛丑、四十五歲。

正月

世祖先皇帝哀詔至、隨地方官哭臨成禮。集杜八首志哀、曰春懷州。家祠已立、念家乘尚未脩明、恐世系莫致、祖德不彰、爰詳稽譜牒、酌準家禮、而草創之。屬陽和徐雲門化溥、宣府胡貞、[illegible]以溫、高平畢亮四振姬、共相訂正、遂得成書、曰魏氏家譜。



壬寅、四十六歲。

元旦、讀州守朝

賀畢、聞停止加徵練餉之

諭、賦詩紀之。　正月、恭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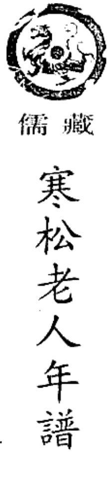
覃恩勅命二軸至蔚、扶母率妻、叩頭祇受、擬表謝

恩。　州守鄭公諱牧民、三韓人、雅有移風易俗之志、於明倫堂

西捐俸建講堂一所、曰願學堂。造閭敦請甚懇、余辭之至

再、不獲已、乃與郡紳士月一會講、明敦倫盡性之學、自四

書五經始、每講畢、錄而存之、曰願學堂講書。　李子桂孳




謙肇甲、蔚羅佳士也、且好善、聞人苦志讀書、則愛敬而周恤之。是年、與余立仁文社。凡庠生有志上進者、悉入社中。得三十人、文期專會舉子業。余評閱而提命之、暇日則訓以立身行己、待人接物之道。多士皆執弟子禮受之。凡飲饌筆墨之類、李子咸給之、無倦色。自是文風漸起、士習漸端。五科以内、售鄉試者十人、選明經者十餘人、稱盛事云。

癸卯、四十七歲。

余家居養母菽水承歡之餘、不但無聲色之好、即琴棋詩酒、總不與焉。惟理學諸書、則嗜慕不忍釋手。有一嘉言懿

行、則手自抄録、心焉識之、即返而自、思曰能躬行否。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余之願也。積久成書、曰知言録。

自有明以至

本朝、大抵皆切近入理、可以正人心而挽風化者。若闡發性命、辨析義理諸書、另採入儒宗録中、不復載。長兄象懸、五十尚未立嗣、余於是年舉次子、乃告於家祠、出繼爲兄嗣焉、命名學讓。

甲辰、四十八歲。

余讀書、偶有所得、則返躬體認、自考得失、欲一請質高明。

星中頗難其人、惟與都門之孫退谷先生諱承澤、陽城之白東谷先生諱胤謙、祁州之刁蒙吉先生諱包、應州之左冀辰先生諱光圖、容城之孫鍾元先生諱奇逢、栢鄉之魏石生先生諱裔介、漂陽之成我存諱性、代州之馮訥生諱雲驤、稱道義交、走書往來、商確學問、多所取益焉。

乙巳、四十九歲。

余於授經堂中設先師神位於上、左設四配、依夢中所見位次、題其龕曰夢見淵源。右設宋大儒諸子神位、外則思師位於東、益友位於西、朔望焚香展拜、有寤寐羹墻之意。

凡聞師友訃音，則陳酒果於其位，為詩文哭之。是年，蔚有未嫁殉夫之女，從容盡節之婦，事關風化，余率紳士公舉當事請旌，奉旨建坊旌表。四方諸君子多有為詩歌美其事者，余彙付梓人，曰蔚羅雙烈集。

丙午，五十歲。

二月十五日，夜夢登樓，關帝在焉。語樞曰：吾道一貫，孔子曰一以貫之，何也。樞對曰：

大人有擴充推致工夫也。

帝曰、赤子知能、原是一貫。樞無以對。

帝曰、你對他們說。既覺、述以告諸君子。

丁未、五十一歲。

是年、母太夫人患中滿之症、腹堅體腫、余日夜檢方書、伺藥餌、不敢刻離膝下。因步履艱難、情懷抑鬱、爲製板輿、扶坐其上、兒孫攀擁而行。復建小亭於芥園之中、題其額曰、天倫樂事。聯曰、想白雲親舍之情、誰非人子。覩斑衣兒戲之狀、實獲我心。其間花樹繚繞、窓牖爽豁、奉母居之、對景

怡神。至秋冬、病漸愈、黑髮重生、飲食大健、舉家欣幸。

戊午、五十二歲。

是年母太夫人八十歲、兒女姻親、舉觴大慶、太夫人以肴命服、坐於堂上、次第受之。四月朔日、與亭甫設壽筵、南風忽作、吹一紙至亭上、拾之、則刻書如掌大、首列閻壽嵡坤四大字、餘小字多不成讀、因刻扁於亭、以志老母盛德之感。

己酉、三十五歲③。

余自請告養母以來、足跡未出百里外。是年、偶出弔西洪、距蔚九十里、夜夢門結白練帖、寫張哀子、太夫人棺已盖

矣、余撫棺慟哭、大驚而醒。乃急歸見太夫人在堂、無恙。不數日而感病、遂不起、嗚呼異哉。三月初二日、三子學謙生。六月十六日、太夫人李氏終。余居喪一準家禮、未敢從俗。如不用浮屠、不用鼓樂之類。十月初六日、與資政公合葬於祖塋。七月十一日、四子學謐生。

庚戌五十四歲。

是年、喪葬事畢。閉戶讀禮、然疾病時作、學業全廢。

辛亥五十五歲。

馬樠斯諱爾極、孫徵君先生高弟也。從蘓門至蔚問業、余

留之授經堂中、試學十日。復作如晤語一卷、與徵君先生千里質疑。九月十六日服闋。大兒學試取入州庠、十月娶賈孝廉諱時泰次女。

壬子五十六歲。

是年因居毋喪憂思傷脾、患怔忡之症。正調理間大學士馮公諱溥一疏爲薦舉賢才等事、内稱魏象樞清能矯俗、才堪任事、用之於内、必能爲

朝廷振飭紀綱、用之於外、必能爲

朝廷愛養百姓等語。部議奉

旨魏象樞着來京引見。維時同列薦章者爲兵部主事成性。性

江南人也、爲余已丑分校所得房首、理學清品、孤介澹寧、

先奉

旨以科員用。師弟同膺盛典、一時傳爲美談。余家居拜

命之後、緣病未大痊、不能應

召、且慮長安資斧艱難、束手莫措、具呈控辭。本州轉詳撫軍代

題。奉

旨、魏象樞仍着來京引見。余義不敢辭、然終踟蹰未决。有妻兄

李恒嶽先生諱雲華者、仁義君子也。見余問曰、公知名不

俟篤之義而故遲者、得毋慮及資斧乎。余曰、然、長安米珠新桂之地、俸薪而外、所需甚多。若妄有所取、是青年守節而白頭改嫁。吾恥之、不爲也。若安我硜執、如費用何。公笑曰、吾爲公籌之熟矣。吾嘗助公三百金、歲以爲常。余辭曰、公意甚盛、但將安償公。曰、宰相薦賢之章、
天子名賢之典、久不聞矣。吾今上助
天子、下助宰相、非助公也、又何償焉。余感其大義、遂束裝應名、拜辭家廟而行。自是歲贈三百金、十二年無倦色。余遂得嚴絕交際、刻一柬曰、自揣涼薄、一切交際、概不敢當、承雅貺、

謹辭謝。凡有餽遺者，以是謝之。非獨自全節操，實不忍負恒嶽玉成至意云。 吾壻李東陽，乃兄李晋陽，歲各贈百金，以供薪水，而食物米鹽等項，復時貽京邸。諸親高誼，俱當於古人中求之，余之能守清白，諸親之力也。寧敢忘諸。

閏七月初七日，吏部引

見，蒙

上問你病愈否。奏稱，臣病尚未愈，因兩奉

聖旨，不敢再遲，扶病來京。

上問及從前歷官並條陳叅劾各疏大畧，奏畢而出。初九日，奏

旨，魏象樞著遇御史員缺，開列具奏。八月二十日，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偶於朝班見益都馮公，曰：某與先生雖同榜成進士，然素無深交，乃何以見知於先生，而辱薦章耶？先生曰：公居諫垣，赫赫有直諫聲，此人所共知也。若余之知公，則更有在。憶余爲祭酒時，每值丁祭，凡不與陪祀各官，例於前一日瞻拜，公每期必至，敬慎成禮。一日大雨如注，泥深三尺，同事者曰：此番必無一人來矣。言未畢而公至，肅然瞻拜而去。此外果無一人。余益起敬而深信之，知爲至誠君子。即此一節，他事可類推矣。太夫人在堂，未敢有

違大孝。今服闋應
召而來。此後皆報
君之日。公其勉旃。余聞公言。感愧交集。古云。觀人於其所忽。先
生之謂乎。十月。奉
旨監試順天武闈。十一月。奉
旨巡視北城。二十七日。秋決監斬。十四年。不入都門。見都
門風俗奢靡。人心蕩軼。大異於平昔。皆由於教化不行之
故。具有教化條
國家根本之圖一疏。又見河工靡費錢糧。總理不得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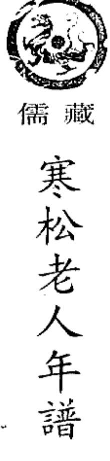
具有治河係

國家根本之圖一疏。奉有該部議奏知道之

旨。十一月見湖南藩司劉顯貴侵蝕庫銀七萬餘兩、撫臣朦混查核、遂得內陞京堂、公道全泯。於是特疏糾參、有藩司之侵蝕敗露、撫臣之查核欺朦。奉有嚴察議奏之

旨。後審明、將顯貴置諸法、撫臣徐化成降級。　又見畿輔重地、盜賊橫行、多係旗人、漢官不能彈壓、具有請設滿洲①督臣一疏。奉有該部知道之

旨。




癸丑、五十七歲。

正月、開印、具有百姓待命甚急等事一疏、請定夏税秋糧之令、永不許正月開徵、自十二年爲始。奉有知道了、該部知道之

旨。二十日扈從

南苑、

上觀八旗品官大蒐、

賜宴、賦詩紀之。二月、奉

旨監試會闈。又有

盛世責舉

旌廉之典等事一疏、欲

朝廷獎廉以風有位也。又有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不容不去之困循等事一疏。責成督撫之互糾與學道之訪察、并請慎用督撫也。奉有該部議奏之

旨。又有歷指科臣罔

上行私等事一疏、糾參内陞兵科責本欺君也。奉有該部察議之

旨、下部察明革職。六月八日、

上幸瀛臺。

召諸王、大臣、内閣部、院翰詹科道、

賜宴、泛舟觀蓮、至

九龍亭方返。

君恩優沃宣

諭醉飽。小臣得與盛事、有詩紀

恩。八月、臺員倒應内陞外轉、開列姓名、余居最後。奉

旨内陞、叨居最前、實出

特恩。又且不令離任、以四品頂帶食俸、仍管貴州道事。敢不益

加榮勵、以副
寵遇。 具有
朝儀祀典禮宜嚴肅等事一疏、因朝參陪祀、班行寥寥、大欠敬慎也。又有制禄爲養廉之具等事一疏、因罰俸太密、人無養廉、欲改爲紀過、兼請量加俸薪也。又有教化首戒淫巧等事一疏、請禁京師戲館、黎園及坊刻淫詞艶曲、以正人心也。俱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又有再陳紀過巔末等事一疏、因前疏未盡、部議未明、又援例再奏。奉有該部議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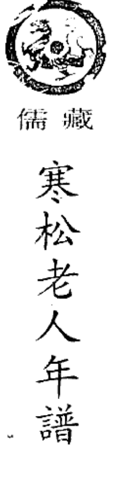
旨。又有請頒禮制之書等事一疏。請將一切禮制禁約、刊刻
成書、
欽頒天下、俾民間易於遵守、以廣教化也。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又有考滿正在會議等事一疏、欲外官以
大計爲考滿、不必又行考滿也。奉有一併議奏之
旨。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陞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甫到任、即同三法司會審放火大
盜楊起隆一案、除夕乃出署。

甲寅、五十八歲。

是時、吴逆變亂人心驚風鶴。余凡有奏疏、皆從地方人心起見。因邪教煽惑勾連、則有謹陳要地當設之道員、以資彈壓等事一疏。因湖廣、四川大兵屯集、供應浩繁、則有用兵之地錢糧暫宜緩徵等事一疏。因逆賊蠱惑、人心披靡、則有密陳申明法紀、鼓勵人心之大端等事一疏。皆係密奏。又因陝西鳳翔極邊、更改食鹽、恐民情不便、則有秦地窮苦堪憐、食鹽宜從民便等事一疏。奉有該部議奏之旨。

二月初二日、奉

旨陞補奉天府府尹。奉




上諭因大兵進勦、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需人甚急、着三品

以上官虛公薦舉。余舉二人、一爲郝浴、一爲魏永升。奉有

該部議奏之

旨。部議、郝浴未用、魏永升患病、不能起官。　四月大旱、

上命順天府虔誠祈禱。余即設壇虔禱、次日雨降。復

命、賦詩紀之。　是月二十日、奉

旨陞補大理寺卿。　七月十二日、奉

旨陞補戶部右侍郎。　十一月初五日、奉

旨轉補戶部左侍郎。一歲五遷、殊榮曠典、正當用兵籌餉之際、

愈用警惕、自題一聯云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觸目自警云。　余嘗語人曰、戶部官我有三不宜做、不善營家焉能凭計、一也。年老不能計事、二也。骨相無富貴氣、不能聚財、三也。附存一笑。　因閩省變亂、王師盡駐浙省、藩司經理兵餉、職掌緊要。遵

諭保舉候補福建布政司李士楨、請就近補授浙藩、即奉

旨補授。　又因大同逼近陝西地、方遼濶、恐生伏莽、具有雲西密邇秦省等事一疏、請設嵩巖、寧武二道、以資彈壓。未見

允行。

乙卯、五十九歲。

先是妻兄李恒嶽先生見余邸舍湫隘、兒輩無習業之地、於東鄰構屋數間、以爲書室。余延閩中名士張一衡諱霍、同子壻讀書其中。余退食有暇、則坐講論文、每至夜分不倦。

五月、余具疏、再保郝浴及王天鑑、鄭端、下部議覆、

特旨將郝浴賜還、王天鑑、鄭端起用。

八月、

上因工部銀庫司庫官役通同暗盜、事發、下刑部究擬。時軍需浩繁、戶部各庫關係重大、

待命 臣 象樞同滿侍郎班迪、將金銀緞疋顏料、藥材各庫逐一

清查。先是工部事尚未發，余夜夢同學士孫在豐奉
上命，清查節慎庫，正在商議而寤。未幾而工部事發矣，未幾而
奉
命查戶部庫矣。夢幻而奇，因附記之。　是月，大兒學誠舉於鄉，與代州馮子肆同榜。肆爲訥生長君。聞報之日，余與訥生相對，喜不自勝，轉念兩家祖宗積德，子孫食報，先人皆不及見，不覺泣下如雨。然書香有繼，余願足矣。　十月十一日，有籌餉三疏：一在確估價值，杜浮冒也；一在嚴核關課，防鈌額也；一在慎用藩司，欲簡賢能有守者爲之，以清錢

糧也。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十二月、恭遇

覃恩、加一級、以所加品級得封贈。祖父母、父母俱贈通奉大夫、

贈夫人、余授爲通奉大夫、妻封夫人。

誥命共三軸。

丙辰六十歲。

元旦、朝賀歸寓、燈下静坐、偶拈筆爲考試說。曰天下至公之人莫如督學、天下至公之事莫如考試、天下至公之法莫如糊名。蓋此人此事此法、天鑒於上、人鑒於下、鬼神鑒

於四旁。無論身在局中與身在局外者，各宜撫心自問，當日做童生秀才時，願督學者從公考試乎，不願督學者從公考試乎。設身處地，泠然汗下矣。昔人云，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其斯之謂與。至於考試糊名，雖待督學之薄，寔成督學之公。乃既糊名而豫知其名，從何得知，知界何意，返之衾影，質之夢寐，何以對天，何以對人，何以對鬼神。法成何法，事爲何事，人居何等，吾不敢問矣。雖然，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狂瞽之言，又未敢爲諸君子告也。

乙卯除日，以意告友。於丙辰元日，燒燈書

之。是夜夢、二三人同立大汙泥坑邊見有五六人身陷坑中、通體皆染、面目難識口、不能言惟、手足動搖、有欲出狀。余亟呼同立者救之皆袖手旁觀、意不甚切、余亦無計可施、徬徨驚怖而醒。夢境殊惡、因附錄焉。　五月、傳聞科臣王光前有請加徵練餉一疏。深慮民心驚懼、地方多事、遂具疏駁止。奉

旨凡條奏軍需錢糧事宜、俱經會議詳確、奏請施行。王光前所奏可行與否、尚未定議。魏象樞身爲户部、且與會議之列、自當於議覆時各抒所見、公同商酌。乃將未奉旨之事自行具

疏狂妄、沽取虛名、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該部知道。二十九日、回奏。六月初三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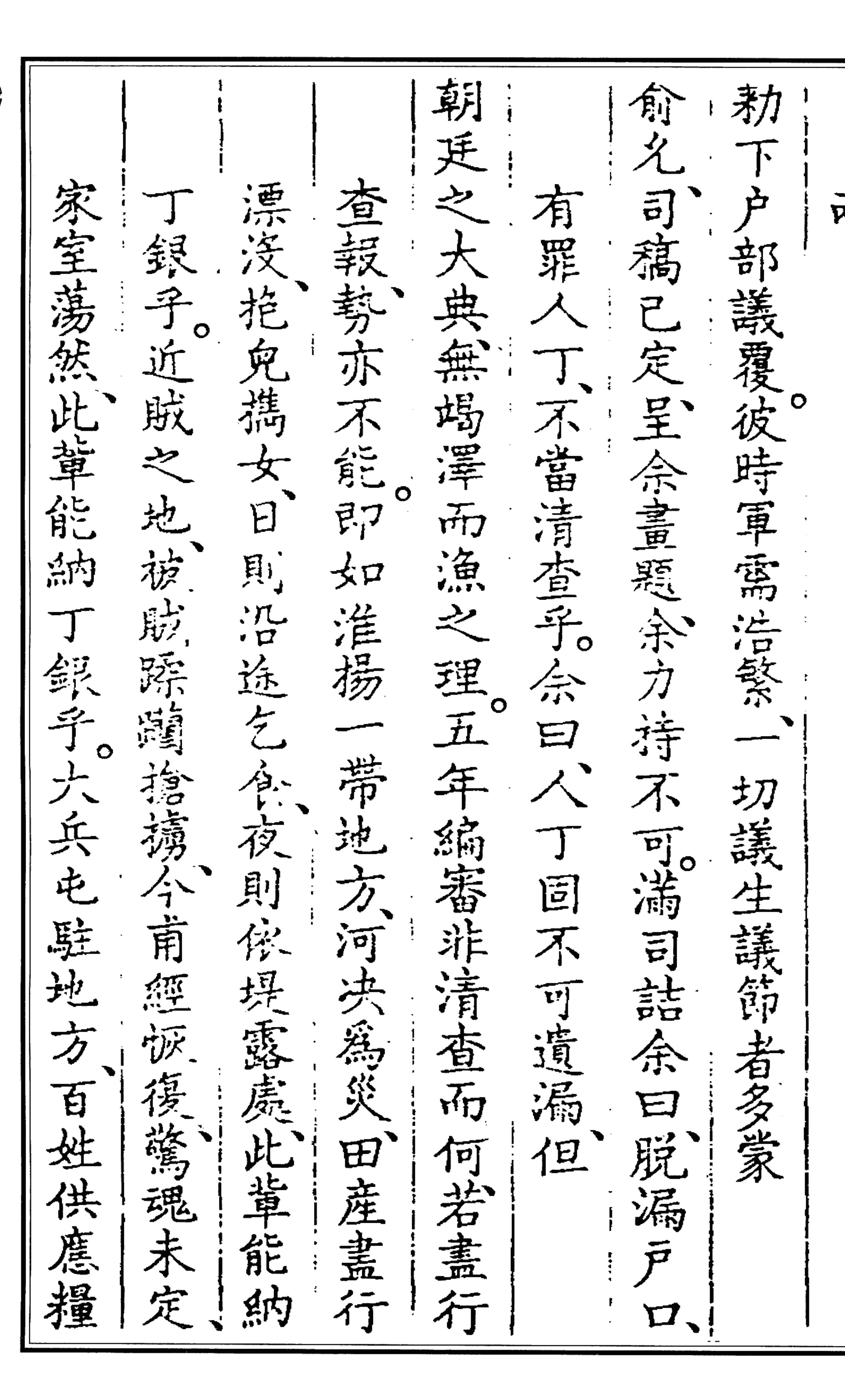
旨、魏象樞將未奉旨之事市恩、沽取虛名、具奏及令回奏、乃稱孤踪自守等語、殊爲不合、著嚴飭行。此二疏原係密封、不敢存稿、然

天語申飭、敢不敬存、以志悚惕。十二月、

欽點充武殿試讀卷官。

丁巳、六十一歲。

是年、有科臣甘文焜疏請清查隱漏人丁、可得銀數十萬



兩。

勑下戶部議覆。彼時軍需浩繁、一切議生議節者多蒙

俞允、司稿已定、呈余畫題、余力持不可。滿司詰余曰、脫漏戶口、

有罪人丁、不當清查乎。余曰、人丁固不可遺漏、但

朝廷之大典、無竭澤而漁之理。五年編審非清查而何、若盡行

查報、勢亦不能。即如淮揚一帶地方、河決爲災、田產盡行漂沒、抱兒攜女、日則沿途乞食、夜則依堤露處、此輩能納丁銀乎。近賊之地、被賊蹂躪搶擄、今甫經恢復、驚魂未定、家室蕩然、此輩能納丁銀乎。大兵屯駐地方、百姓供應糧

草、運送軍器、蓋造營房以及剉草喂馬等役、無一非民力、是用困苦已極、何忍再加錢糧。我章身爲户部、原爲朝廷養民之官、若此令一行、貽害百姓不小、且恐奸民逃避差徭、烏合嘯聚、地方多事、皆不可定。彼時咎將誰歸。滿漢同官皆以余言爲是、遂公議不行。奉旨依議。事關民命、余不敢知而不言、然滿漢虚公之懷、良可敬云。十二月、

上賜熊白一盤、有詩紀之。除夕、閩人劉瑞生爲余寫像、形神酷似、余分俸金謝之、劉生辭曰、某寫富貴像多矣、未寫一

聖賢像也、今日方酬我願、何敢受謝。余贈以詩、有劉生果是傳神手、再把心肝寫一通之句。

戊午六十二歲。

余年來精力强健、心境清爽、日則入署辦事、出則拈弄筆墨、未嘗釋手。每於夢中爲詩文、醒。猶記憶即如正月十七日夜夢作八股文、題目則祭祀與禮也、讀至後股、末云、所以有道之世、朝無苟祿之臣、則鬼神之受享血食更可知也。又夢中感懷詩、有不分光天渾作雨、合將匝地變爲雲之句。夢中贈人詩、有一曲清流五月山、先生久住玉

河間之句。餘大都類此。 二月、奉

上諭、薦舉博學宏詞之士以備顧問著作之選。余薦五人湯斌、

畢振姬、馮雲驤、白夢鼐、王紫綬。七月、

上賜嘗六安茶詩以紀之。 是月二十四日、奉

旨陞補都察院左都御史。 八月、即具有申明憲綱等事一疏。

一、不許州縣官謁見督撫。二、督撫不許差内使人等往各府州縣。三、不許送督撫賀儀金屏等物。四、督撫布按不許私開便門。五、不許督撫布按將優伶遊客人等轉送各府州縣。六、不許借公事需索陋規。七、不許縱容所屬學道賍

貢生童。八、不許虧短行價。九、不許借補庫變價名色、準算部民子女送人。十、不許逼勒新官强接離任官交代。以上共十款。奉有這所奏事情切中時弊、該部院會同詳議具奏之旨。又有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等事一疏。舉清廉知縣陸龍其、叅溺職糧道劉鼎、貪酷知州曹廷俞。奉有嚴察議奏之旨。九月、上因順天鄉試科場有弊、特命臣象樞兵部侍郎孫光祀、翰林院學士陳廷敬會同磨勘、

試卷齊集禮部、凡五日夜、分別應黜者喬鶴儕等三卷、應罰停科者張詞陞等七卷、主考、房考各照新例處分。奉旨依議下吏禮二部處分訖。　十二月、具有科場弊竇多端等事一疏。嚴防八弊、一爲場外貫題之弊。二爲主考房考通同揣摩之弊。三爲攜卷入房、暗察關節之弊。四爲取中私人侄佳卷之弊。五爲將不應圈點者密圈密點涵呈主考之弊。六爲帶入主文暗察關節之弊。七爲換卷埋卷悞人功名之弊。八爲不批落卷之弊。兼請特設滿漢內廉監試御史、稽察各弊。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又有再陳科場條例等事一疏。因公閲公薦反成弊藪仍
請照舊例、分房打印、以便稽察。奉有吏禮二部會同確議
具奏之
旨。俱議覆准行、載入科場則例。 又具有農事根本所關等事
一疏。因邊海地方不肖官殘害百姓及解馬河工二事重
累小民、恐妨農事、請嚴禁火耗私派等事、重農積粟以培
元氣。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 是月三十日、
上賜紫貂披領一襲仍傳

諭此尚不甚佳，今年暫寄，明年另製更換。賦詩恭紀。

己未六十三歲。

正月，具有學道一官關係士風文教等事一疏，舉江南學道邰嘉、山東學道勞之辨、叅山西學道盧元培、浙江學道程汝璞，兼條陳十款，以爲考核學道實據。一曰，童生府冊無名學道徑取入學。二曰，多取額外童生，撥發别學充數。三曰，彌封編號等簿不發府州縣暗查姓名賄賣。四曰，考完不速發紅案，更改等第。五曰，先開六等草單，嚇詐財物。六曰，將文童充爲武童，及娼優隷卒濫行收錄。七曰，不親

行按臨考試遠調生童。八曰、縱容無賴教官、私通線索。九曰、徇上官鄉紳同僚親族情面、有屈真才。十曰、將多取生童填入事故、衣頂名下。奉有確議具奏之

旨。九卿議覆准行、載入學政全書。 又有糾參事一疏。據揭參

天津道胡應麟。奉有該部嚴察具奏之

旨。 二月十二日、因浙江督撫將學道程汝璞保舉公明尤著、應陞京堂、是非倒置、公論難容、遂有。直糾浙江學道一疏、

臚列贓欵、仰請

乾斷。是日、奏事至

中左門、時
聖駕將幸南苑、閣臣傳
旨、凡條奏本章、俟
駕還面奏。樞以疏係条効、不便携回、捧至
後左門請
旨、隨蒙
召入
懋勤殿、啟奏。
皇上覽疏畢、因問樞籍貫及中式甲第名數甚悉、退立

殿墀下。侍讀學士臣張英、中書舍人臣高士奇捧

御書唐詩一卷、墨搨清慎勤格物大字各一副

賜樞。仍傳

旨云、

皇上因爾居官勤慎、每於啟奏之時剴切詳明、不負職掌、此卷是習字所書者、並墨搨

特以賜爾。臣跪受奏言、臣衰老無才、不克盡職、中心抱愧、何敢當

皇上隆恩厚賜。既轉奏、又

命臣於
殿旁展閱。臣跪展恭閱畢，奏言：
皇上草書如龍飛鳳舞，楷書如北斗泰山，臣藏之私家，世世寶
之。又轉奏謝
恩。
命即於
殿前叩頭行禮，乃捧出。是日
天顏開霽，
垂聽殷切，愧無嘉謨，謬叨

寵眷、臣不勝感而欲泣。其同入啟奏者、吏科給事中張鵬也。賦詩恭紀。　二月、值京察大典、具疏自陳。奉旨、卿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退、該部院知道。留任之後、於三月十二日、考察屬員賢否酌定去留。十六日、封河南道門閱冊。十九日、同吏部考察過堂各官。二十二日、察議部堂。二十四日、啟奏訖。　四月大旱、大臣官員齋戒三日、隨駕步禱、即日雨降、乃十五日也。　是月二十三日、奉旨補授刑部尚書、因念謬司風紀以來、持

朝廷之憲綱，與中外臣工相砥礪，科道督撫屢見糾劾之疏，人心世道頗有警動之機。然貪墨大吏尚多漏網，乃妄引漢臣汲黯自請爲中郎補過拾遺故事，具疏控辭，留任總憲，以報

簡用之恩。疏上，人皆詫異，乃

聖心鑒臣無欺，收回

成命，於五月初二日奉

旨，魏象樞著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余不揣薄劣，勉居重任，惟有益竭愚悃，激濁揚清，以期無負職掌。然而生死禍福，

皆不敢計矣。 是月初七日、

上賜魚二尾、即於

瀛臺謝

恩捧出烹薦祖考畢、邊陳編修諱錫嘏父年七十歲、彭編修諱

會洪父年六十八歲、楊編修諱作禎父年六十歲、三老同

食魚膾。三編修隨行與坐、適河南舉人呂前庚至、爲明儒

呂坤之後、惠乃祖遺書、因留食

君惠。以一尾分送滕州法若真、法前爲翰林侍講、今在京候補

布政司。 十五日、會同吏部公議、各督撫自陳。奉

旨下部院察議者八員，分别降革。内有貪官未去，力爭不得，大負職掌，愧歎愧歎。七月二十八日，具有三疏。一爲直糾不法司官等事，糸刑部差回主事劉源。一爲撫臣因循溺職等事，糸山西巡撫土克善。俱奉有嚴察議奏之旨。部議劉源革職，土克善降三級調用。一爲君心仁愛無盡等事，請嚴禁火耗、私派、勒索三弊。奉有確議具奏之旨。部議准行。仍奉旨依議。火耗、私派等項，大爲民害，通行嚴飭，著地方大小各官，





務期實心遵行。是日、拜疏歸寓、書齋獨坐、忽於巳時、地大震、有聲如雷、塵土蔽天、垣屋傾圮、余凝神立於窗下、移時少定、余即力奔入

朝、躬請

聖安、司

禁門者曰、滿官請

安已畢、漢官一人未至、不便啟奏。余大哭曰、此事天翻地覆異常大變、若不面見

皇上、恭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上、
皇太子尊安死不敢回也。乃轉奏、蒙
宣至
乾清門、請
安畢、奏曰、地道臣道也、地道不寧、乃臣子失職之故。臣子失職、
乃臣不能整飭綱紀之故。臣罪當先死、以回天變。
聖心惻然者久之、即蒙

名對而出。奏對語失記。次日、因地震示警、

下詔修省。

特召臣象樞同大學士臣明珠、臣李霨、尚書臣宋德宜捧出

詔款六條、頒行天下。八月初二日遵

諭、自陳不職有徵臣溺職、難辭良心、不能自昧等事一疏。奉

旨、魏象樞著照舊供職、該部院知道。初四日奉

旨、會同吏部、三法司、查審户部侍郎查庫犯贓一案。奉

旨、定紋。維時吏部侍郎董安國、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之符皆

在坐。及起得查庫贓銀四萬餘兩、問這銀子從何處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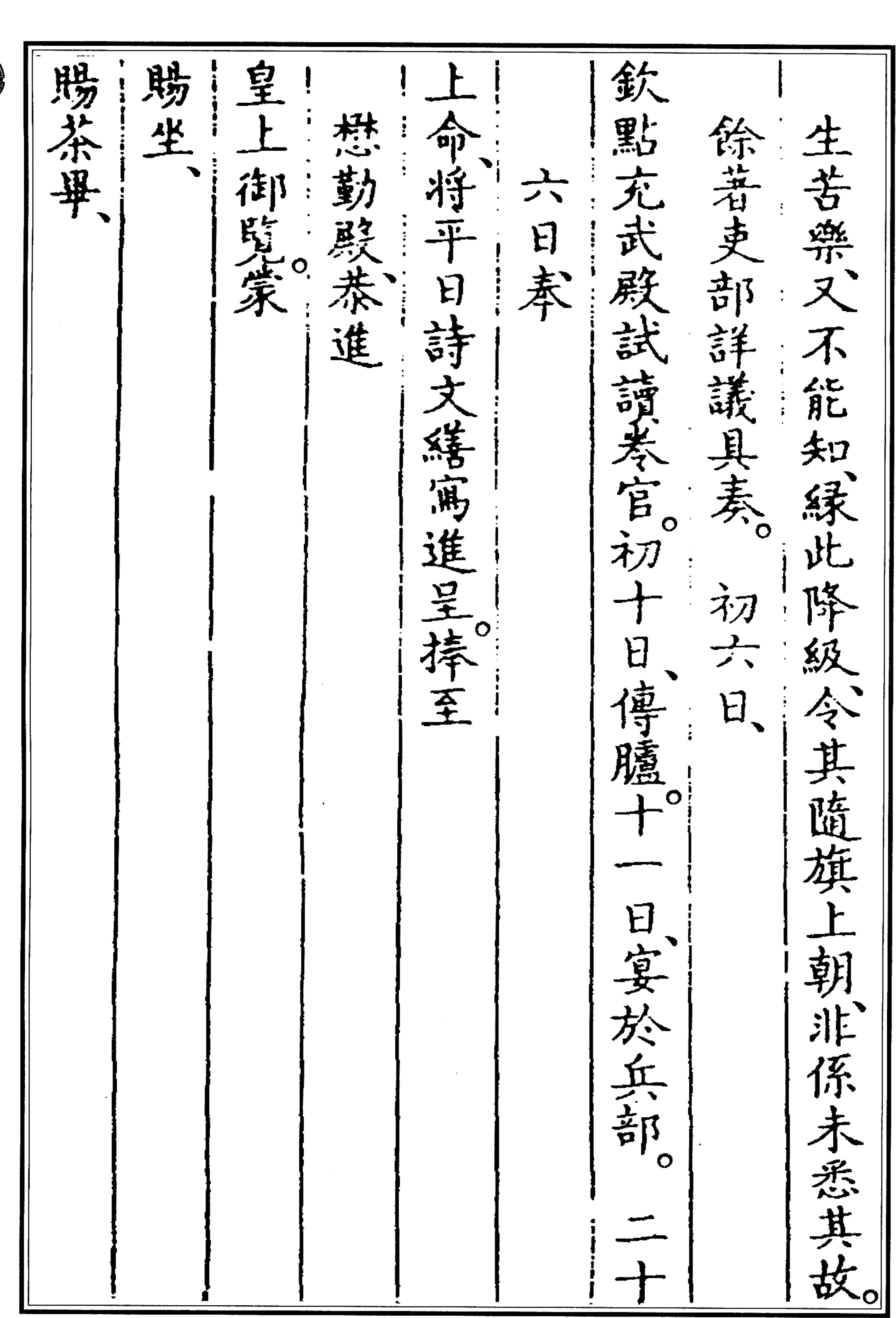
查庫供稱、有督撫、布按等官送得、亦有司官出差　回送得。即如趙老爺聯宗之山東巡撫趙祥星、董老爺令弟江西總督董衛國、都有交際、就託二位老爺到我家送過數次。二公一聞此言、出堂跪於犯人之列、隨交該司看守、請旨革職。夫行賄如此冒險、聯宗如此受累、世人乃欣然爲之而不顧、亦愚甚矣。余故存此、以爲行賄聯宗者之戒。　二十九日、同九卿、詹事、科道於乾清門召對。奏對語失記。　九月十三日、同刑部侍郎宜昌阿啟奏畢、於

懋勤殿名對。奏對語失記。十月，具有遵諭舉薦一疏。滿漢共十人，原任户部侍郎雷虎，原任户部侍郎班廸，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原任吏部郎中内陞宋文運，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未任畢振姬，原任内黄縣陞調知縣張沐，原任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龍其。

奉

旨：據奏雷虎老成戇直，清名甚著等語。此人朕亦素聞其清，因補授户部侍郎，見其凡事不肯身爲擔當，偷安之日居多，如

問伊本衙門官員，但稱其好，惟恐獲罪於人，不肯直對。具督
伤
孝陵之時，多費錢糧，造冊又不開明款項，以致後來無憑稽察。茲
者數年以來，當用兵需人，凡有血氣，皆宜奉職効力之時，雷
虎係滿州，乃家居安逸，文武之事，咸無所預，其身又無大病，
朕亦知之，欲俟事平之日，將此輩察處，以懲怠惰規避。今既
經魏象樞特薦，著兼禮部侍郎，授爲内閣學士。班廸原爲内
庭侍衛之長，因其勤慎，特加簡用，自爲户部侍郎以後，嘗聞
其清慎之名。及差往江西，所審軍機事情，並未明晰，問以民



生苦樂、又不能知、緣此降級、令其隨旗上朝、非係未悉其故。

飭著吏部詳議具奏。 初六日、

欽點充武殿試讀卷官。初十日、傳臚。十一日、宴於兵部。 二十

六日奉

上命、將平日詩文繕寫進呈。捧至

懋勤殿、恭進

皇上御覽。

賜坐、

賜茶畢、

皇上問、這詩文可是舊日作的。臣對、是舊日作的惟詩有近作數首。

皇上問、前日崔蔚林進的講書、你曾見否。臣對、曾見副本。

皇上問講的如何。臣對、他講誠意在源頭處說、意是神明至善、無惡即是明德、他曾言費十年工夫總體認到此處以此進呈、

皇上自有睿鑒。

皇上諭云、天命謂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意是心之所發、有

善有惡、若不用存誠工夫、豈能一蹴而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原無躐等、他說得太易了。臣對、他說有明善工夫、在先一層。

皇上問他講格物如何。臣對、如物物者人也一語、臣不能無疑。臣曾面問之、他說兼人己而言。臣終不能解。

皇上諭云、他說有十年工夫、你如何便解得。朕看天地間道理甚大、聖賢言語無窮、若止就數語翻駁、徒多紛擾、反於學問無益。臣對、

皇上聖學深邃、所見遠大。

皇上問王守仁學問何如。臣對致良知三字、不講良能、是言知不言行、雖說致字就是力行、亦非大學致知之意。

皇上諭云崔蔚林所見與王守仁亦相近。

皇上問你有幾子。臣對、臣生有五子、與臣兄過繼一人。

皇上問長子幾歲是甚麼人。臣對、臣長子魏學誠年二十三歲、係康熙乙卯科舉人、其餘俱幼。

皇上問你族中有多少人。臣對、臣族人在大同府居住、因姜瓖叛時、俱餓死城中。

皇上問你蔚州還有族人麼。臣對、臣蔚州有遠族數人、

傭工、並無讀書識字之人、止有臣兄係武舉、居鄉務農、今
年七十二歲。
皇上問你曾在何處讀書、是那科中的、初任何官。臣對、臣通文
以後、自在山中讀書、明季壬午科舉人、因闖賊變亂、避居
山洞、不受僞職。
本朝定鼎、丙戌科中進士、選庶吉士讀漢書、散館、授給事中。
歷陞吏科都給事中。因科道不叅陳名夏、將六科都給事
中、掌道御史俱降一級調用、臣降補詹事府主簿。陞光祿
寺署正、又陞本寺寺丞。因臣母年七十一歲、陳情、蒙

世祖章皇帝允　臣　終養，於親終服闋之時，蒙
皇上名　臣　引
見，授　臣　御史，歷陞今職。
皇上諭云：你做科員時曾與何人對參。臣　對：與陳調元對參。
皇上問：原因何事。臣　對：臣　科管理開缺洛人事務，陳調元係兵科左給事中，論資俸應陞刑科都給事中，不應陞兵科都給事中，伊欲本科即陞本科，臣　堅執不從，伊懷恨在心已久。伊因給假官員例不作缺，上疏條陳應行作缺，吏部題覆奉

旨依議。臣查科員有先經給假之人、臣與滿漢科臣移問吏部、應否作缺吏部回文云給假在未奉作缺明旨之先、不應作缺。臣科即不作缺。陳調元藉端洩恨、參臣悖旨欺君、違例徇私、不行作缺。臣亦將調元挾恨報怨等情參出、奉旨下議、政王貝勒九卿詹事科道察議。以陳調元所參不實、妄爲大言、罰俸六個月。因臣將伊欲陞兵科等情不登參出、罰俸三個月。皇上諭云、

世祖章皇帝時、言官尚有對參的、亦有參大臣的。如明季參劾本章雖多、無甚好本。臣對、如楊繼盛的本、還是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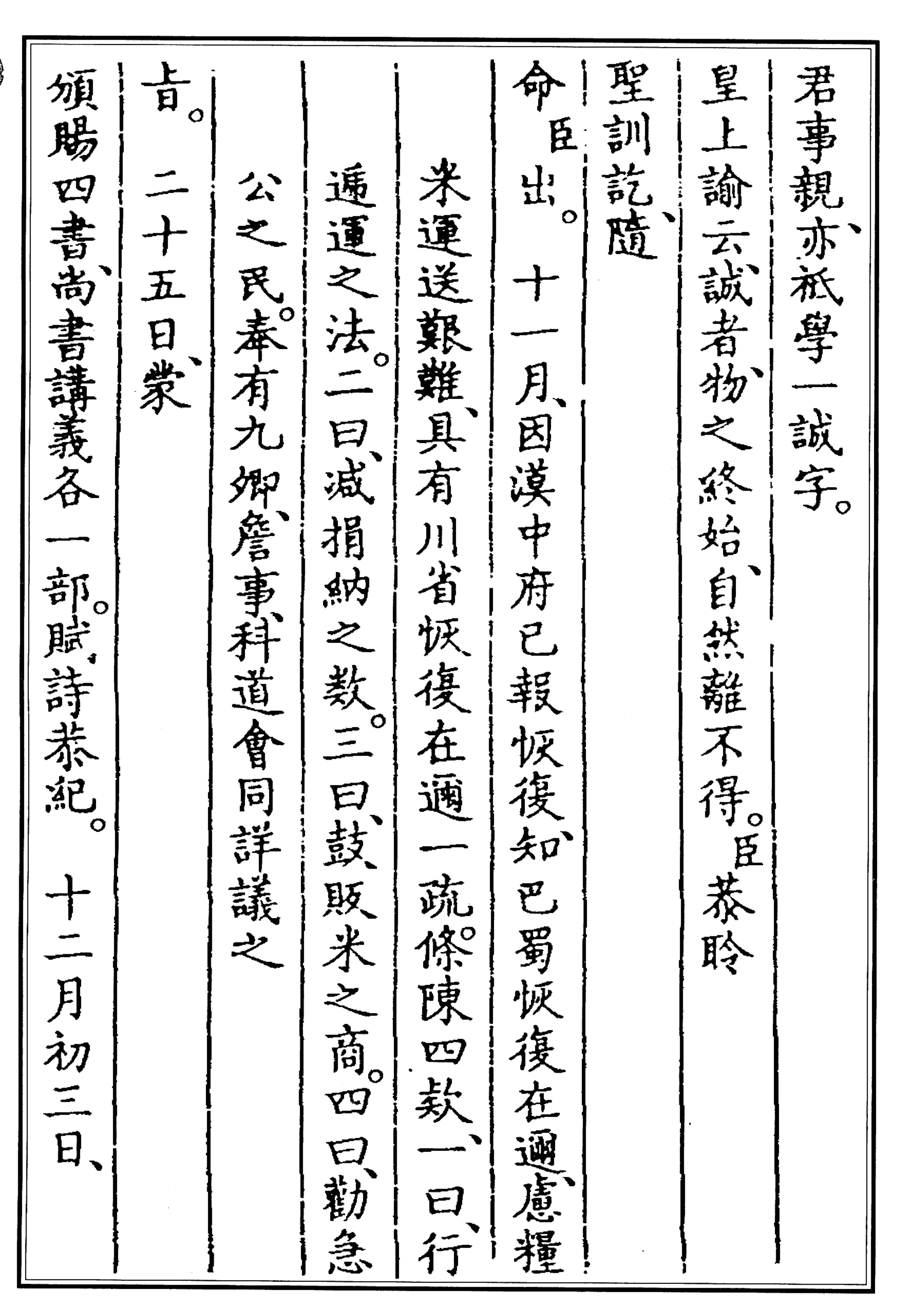
皇上諭云、前一本言開馬市、亦不見好。後一本因其一死、纔見其好。臣對、

皇上諭旨誠是、然以臣愚見、繼盛降調典史、復起員外、已經挫抑之後、不改直烈之心、此處更好。

皇上頷之。臣又奏、

皇上上格

天心、下格民心、渾然至誠、是徹上徹下工夫。臣事



君事親亦祇學一誠字。皇上諭云誠者物之終始、自然離不得。臣恭聆聖訓訖、隨命臣出。十一月、因漢中府已報恢復知巴蜀恢復在邇、慮糧米運送艱難、具有川省恢復在邇一疏。條陳四款、一曰、行遞運之法。二曰、減捐納之數。三曰、鼓販米之商。四曰、勸急公之民。奉有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之旨。二十五日蒙頒賜四書、尚書講義各一部。賦詩恭紀。十二月初三日、

太和殿災、夘時入

朝救火。三十日、換新製紫貂披領少長、内務府滿公曰、公

報

國心長宜如此服。余心佩其言、不敢忘云。

庚申、六十四歲。

正月奉

上諭、道員職掌甚要、科道吏部外轉以道員用太過、應以在外

小品官員用。因念科道爲

朝廷耳目之官、内陞外轉、原示優隆言官之意、若以小品官員

用恐傷

國體。遂具公疏題請仍照舊例。但因象樞前曾面奏、科道有

狥私賣本、情罪當死者。嗣奉

嚴諭切責、不聞有此陋習、今疏內言近年外轉之科道並無貪

汚溺職之一人等語、奉

上傳嚴飭。臣 惶悚無地、歸而記之、用以自警。 三月、因會推江

西按察司員缺、舉出之人各懷私意、因而參差游移、大乖

體統。遂會同滿漢都察院科道各官公疏題參。副都御史

李仙根、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規避不畫題。宗孔又參余爲

吹毛索瘢、打成一片、一呼百應、無敢執異者、不知其何心

等語。奉

旨、著魏象樞明白回奏。奈將前後情節、明白回奏。奉

旨、下部一併察議。象樞免議、宗孔降五級。初九日、隨

聖駕迎勞王師於蘆溝橋南。十六日、夜夢孔子爲司寇、余執

弟子禮相從、醒而記之。四月初一日、同內閣大學士、各

部尚書等會議

上諭五款。隨入

懋勤殿啟奏。蒙

賜坐、
賜茶而出。初三日、同內閣三法司、因天道亢旱、奉
上諭、審理刑獄重案寬釋者共若干起。十七日、
上因亢旱禱雨步入
天壇。諸臣應隨從者在衙門齋戒、余以身有大功服、例不敢與、在
本家齋戒三日。是月延海寧許孝廉諱汝龍、同子壻請
書。余有暇則坐談館中、高論今古。許公從不干預公務一
言、余甚重之。五月十三日、
上因久旱無雨、實圖脩省、

特名九卿詹事科道面奏應行事宜。余奏、畿輔之内有干

天和四事及

恩赦不必屢頒、恐奸民不畏國法等事。奉

旨、魏象樞所奏八旂庄屯與民人爭鬪訐告及縊死投井人命、

枧徒拐賣人口、選用司坊官員各款、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

確議具奏。不必須赦、已有旨了。七月奏事

瀛臺蒙

賜藕。二十八日、再蒙

賜藕并蓮蓬、菱角。八月十九日、三蒙

賜藕。二十七日、四蒙
賜藕。各有詩恭紀。九月、侍郎溫代自福建差回路聞有余予
壻在各處抽豐浪遊。余聞而悚懼、遂具有陳明奸棍一疏。
奉有知道了、該部知道之
旨。十月、因所薦高裄衰老曠職、具疏懇辭。奉
旨、前魏象樞薦舉高裄疏內稱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朝廷
宜重等語。及補授刑部要職以來、並未見其寸長、又經言官
糾參其薦舉緣由、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及樞具疏、
明白回奏。奉

旨、這回奏情節、知道了、該部知道。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旨、魏象樞補授刑部尚書。

辛酉六十五歲。

二月、因所薦雷虎奉

嚴旨議處、遂具疏引咎。奉有薦舉人才乃大臣之誼、不必認罪

求請處分、該部知道之

旨。

皇后梓宮歸山陵大典也、三品以上諸臣、禮當恭送。

皇上止於部院堂官中、各

欽點一員、樞叨與焉。即於二月十八日出京由沙河送至
山陵。一路皆在鞍馬間、登隮危橋者數次、皆賴滿洲官扶之、得
無恙。二十一日、安
梓宮於龍門畢。隨
皇上謁
孝陵、十宮扈從、縱轡而馳、樞年老不善騎、然而二十年心頭欲出
之血淚、恐不能洒於
隆恩門外、死亦抱憾矣。乃亟令一人牽轡、一人加鞭、竭蹶十八里
至五空橋、下馬步行而上、膝軟如綿、不能行。適有通政王

公少年也，挽手扶行一里許，得入班列，喘息未定，一哭慟絶。次日隨駕致祭，行禮而散。奉旨，令漢官於石門下營。至三月初六日午時，上召扈從漢官十九人觀湯泉，令遍遊諸勝。樞因兩目昏花，取水洗之，又飲一盃，毫無硫黄氣。上命各賦詩，回京之日勒石。初七日，又隨至孝陵哭辭。初八日四鼓，哭送梓宮入地宮，寅卯時畢。是日，仍隨

駕起營。奉
旨、漢官隨便居住。同日入京。於十二日午時
鑾輿回宮、樞乃回寓訖。此皆臣子職分、不敢言勞。而六十五歲
之人、往返未至隕墜、豈非大幸哉。因各紀一詩。五月初
九日、獻湯泉詩七言律四首、繕冊進
呈。蒙
收納。六月、因前閉送滿司官碩倫才能、役犯出行賄之事、令
堂官各具疏回奏。臣回奏。奉
旨、下部議降一級留任。七月二十一日、

上御瀛臺、

特名大學士以下、部郎以上各官、

特設漢席

賜宴。

命内大臣舉酒、令各官盡歡盡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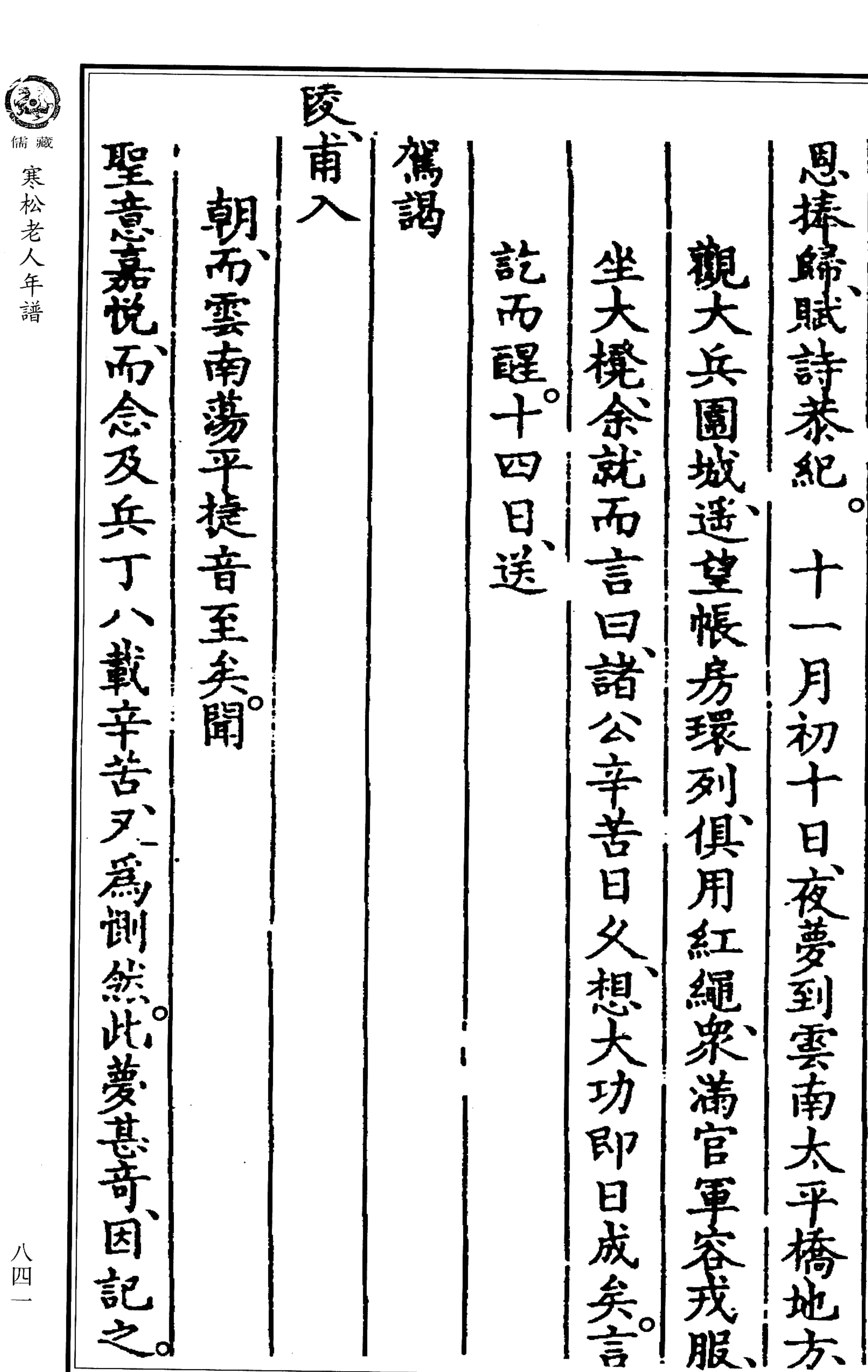
大内盆蘭筵前

賜觀、仍

賜綵幣有差。臣

象樞領五疋蟒綵緞、大蟒綵緞、表裏共五疋。宴

畢、復



賜蓮子、菱藕。謝
恩捧歸、賦詩恭紀。十一月初十日、夜夢到雲南太平橋地方、
觀大兵圍城、遥望帳房環列、俱用紅繩、衆滿官軍容戎服、
坐大櫈、余就而言曰、諸公辛苦日久、想大功即日成矣。言
訖而醒。十四日、送
駕謁
陵、甫入
朝、而雲南蕩平捷音至矣。聞
聖意嘉悦、而念及兵丁八載辛苦、又爲惻然。此夢甚奇、因記之。

十二月二十日、百官慶賀上表、即

頒詔天下。 二十四日隨

駕行禮、上

兩宮徽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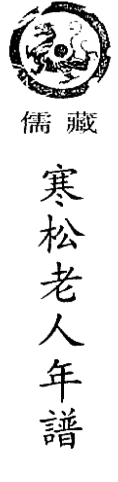
壬戌、六十六歲。

元日、朝賀畢、大班

賜宴。傳

諭、尚書、侍郎各

賜酒一金杯。 十四日、




上名滿漢內閣、漢九卿、詹事、科道進
乾清宮、設漢席筵宴。
傳諭、海內宴安、兵革偃息、茲值首春令序、與諸臣設宴同樂、言
笑勿禁儀、法不紏。宴畢、令大學士尚書序登
文陛、
手賜金罍、
座前跪飲、令盡。
命臣象樞起看燈屏、
諭以屏間故事、悉出養正圖中。臣奏曰、微臣見所未見。

上笑而頷之。
賜酒畢、復
命内侍将老臣帯酒者扶掖而出。仍
命效栢梁體賦詩、用陽字韻。
上發端首唱、臣象樞有春回
丹詔麗桁暘之句。彙入昇平嘉宴詩、勒石。　二月、大兒學誠成
進士、余壯年所生之子皆夭殤、四十外甫生此子、仰天祝
曰、但能保全此子、衍魏氏宗系、願爲白丁足矣。今乃世接
書香、喜出望外、

天恩

君恩、何以報之。五月二十日、會推浙撫。

天欺

君、奈何奈何、自愧自愧。六月十三日、

上因天旱、令九卿面陳民間利弊、因奏民間包糧包丁二事大爲民害。

上領之。七月、

上念畿輔重地、屯民襍處、恐有貪官蠹役、勢要豪强人等害及百姓、以致困苦、

特命臣象樞同吏部侍郎科爾坤、前往巡察直隷等處地方。於

八月初一日恭領

勅印、初八日於

乾清宫

陛辭、恭承

面諭諄切、

賜茶而出。於初十日、出京巡察。十五日、至保定府、行香放告。十月至河間府。十一月至永平府。十二月至宣鎮。正月至真定府。二月至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凡八閲月、事竣復

命。糾參貪酷官二員、滄州知州劉士權、涿州知州曹封祖、贓私纍纍、俱革職提問、按律擬絞。惡紳三名、賈至德王映倫、指迯訛詐、王元雅悖逆滅倫、俱革去職銜、按律擬罪、分别絞斬。兇惡庄頭人等四名、吉夢麟兇惡强姦、發掘旗長墳塚、黄七强奪民妻、張麟若强姦、强盜李有功指迯詐害。俱按律擬罪、分别絞斬。廢紳劉國翰告官詐商、武進士李鐸行惡網利。俱提問、按擬杖流。其不必具

題自行發落者、問擬軍罪二名、流罪七名、杖罪九十九名、旂人枷號鞭責七名、鞭責三十三名、援

赦免罪追贓六十四名、革黜貢監生六名、文武生員三十五名。贓贖銀錢二千四百兩有奇、入官房三十餘間、地九頃有奇。是役也、朝廷付託甚重、百姓仰望甚奢、但須赦未久、所犯重罪多在赦前、仰體皇仁、豈敢復坐、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然此事實爲創舉、執國法以爲勸懲、人心悚懼、官役歛戢、充惡者知有斧鉞、良善者甫見天日。

畿輔以內頗有澄清之機、而同事科公共畏
簡書殊爲可敬云。余巡行之暇、間爲吟咏、過遵化、恭謁
世祖山陵、有詩。過北平、登孤竹臺、望夷齊廟、有詩。至山海關、擬登
觀海樓觀海未果、有詩。出居庸關望蔚、有詩。駐宣鎮書院、
讀梁省吾、秦聖俞兩先生遺詩感懷、有詩。駐保定、謁楊椒
山先生祠、有詩。過慶都、拜謁堯廟、有詩。過新樂、次壁間韻、
有詩、有捉風行。過真定、觀大佛、有詩。過趙州、觀吳道子畫
水、有詩。過順德、父老遮道陳疾苦、有詩。至大名、事竣、將回
保定、有詩。過慶都、於

行在恭逆

聖駕、兼承

温語、此番巡察甚於地方有益、隨將

上獵所得兎三隻

頒賜、有詩恭紀。

癸亥六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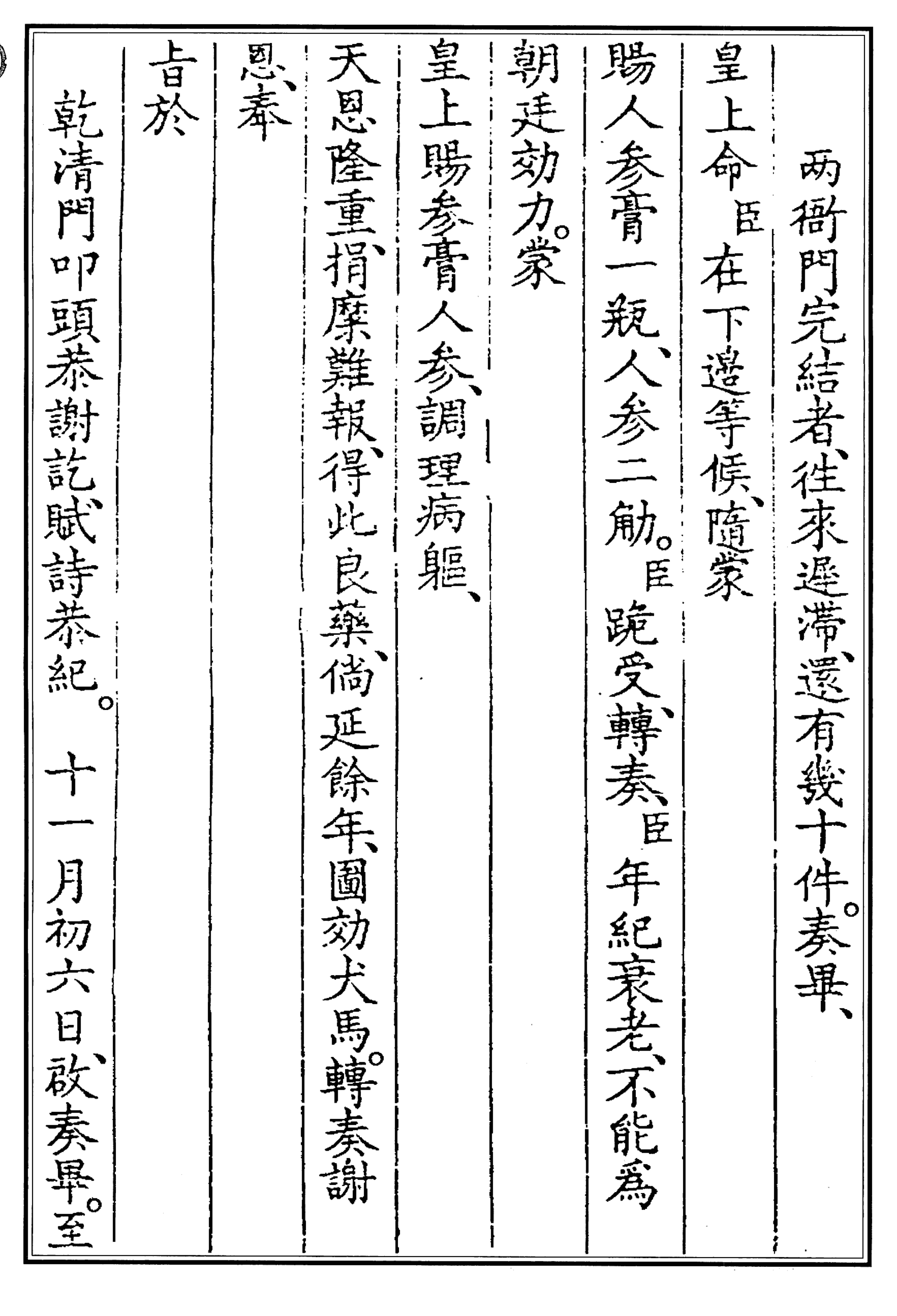
自四月復

命回京以後、每發頭暈之症。五月十六日、在寓一次。十九日、在

朝一次。兼以刑獄關係重大、未敢少忽、積勞所傷、日甚一日。

然
君恩深重、不敢不勉也。七月、因打死男命一案、三法司同處。奉
旨、魏象樞等各降二級、俱留原任。此事余部稿已定、左都希福
狥情另改、余病軀未能力争、隨之畫題、代人受過宜矣。
九月初四日、刑部啟奏畢、
皇上有
旨、傳尚書魏象樞暫候。俟各衙門啟奏事完、
皇上宣臣象樞至

乾清門、垂問病狀及所服何藥。臣奏、臣自保定府頭暈發迷、半日方甦、到家以來、不時舉發。八月十二日、侍經筵畢、退出、又暈倒在朝、扶回私寓、服六君子湯數劑、稍愈。因衙門事繁、即入署辦事。皇上問、你衙門事可完得好了。臣奏、臣等衙門屢蒙聖諭、恐事件稽遲、以致人犯苦累。臣等仰體聖心、勉力辦事、嘗至日暮出署、近來事件完結較多、但一事經



兩衙門完結者、往來遲滞、還有幾十件。奏畢、
皇上命臣在下邊等候、隨蒙
賜人參膏一瓶、人參二觔。臣跪受、轉奏、臣年紀衰老、不能爲
朝廷効力。蒙
皇上賜參膏人參、調理病軀、
天恩隆重、捐糜難報、得此良藥、倘延餘年、圖効犬馬。轉奏謝
恩、奉
旨於
乾清門叩頭恭謝訖賦詩恭紀。 十一月初六日、敬奏畢。至

金水橋西又發頭暈之症，移時方甦，仍勉入署辦事。十二月，封印後無事静坐，偶書却病十法，曰：静中觀我照見一切公私義利、是非得失、好醜邪正，去妄存真。譬如古鏡在前，當下分明，毫無消沮蔽蔽之意，一也。抑欝滿懷，一時不能排遣，忽而聞一美政，見一高賢，欣然爲世界稱慶，又遇時和年豐，無水旱盜賊之憂，二也。常將吾身不能盡者，痛自鞭策，再將世界不能平者，勉加補救，少一分缺陷，免一分慚悔，三也。造物勞我以生，兀坐少閒，反生飽悶，不若勤學勤政，可以消食，四也。志甘清苦，謝絶交際，既省宴會

酬應之繁，又少書束裁荅之苦，衣食粗惡，僮僕怨望，歡然受之，五也。家庭和順，内無病人，朋友契合，外無世法。非理非分必戒，必懲，一言一行可法可傳，六也。日與孔顔思孟相觀，周張程朱相近，常使胸中有脩然自得之趣，而李杜韓歐諸君子偶一助興，不求甚工，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欲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求自適，無以相强，八也。遇高明親友，真率士夫，談知人論世之學，講爲善去惡之道，快心愜意，無嫌無疑，九也。毋以病爲苦，但當防其病之來。毋以死爲患，但當求其死之安。常令胸次寛和，夢魂清妥，

十也。養老又有一法，凡人生平各有嗜好，得之即喜。有喜教子者，欣欣受其教。有喜弄孫者，嬉嬉在其前。有喜女與壻者，頻頻來問安否，量攜甘美新鮮之食物，以悦其心。有喜親舊者，於鰥寡孤獨、老病殘疾之人，量行餽問，以愜其念。有喜老友者，常往來相訪，或過僧房，或尋道院，或聽彈詞音樂，啜茗會飲，談生平陳話，以暢其懷。有喜遊覽者，或尋山水勝蹟，或玩花木禽魚，神倦即止，欲憇欲食，務遂其意。有喜節儉者，家人飲食隨分自足，男婚女嫁更不妄費，父老相見，都說太平，以安其神情志慮。雖所喜不能枚

舉、但可陶情寄興、消遣餘生、足矣。

甲子、六十八歲。

元日、五兒學訥生。　初九日、冢婦賈氏卒於京邸。　十一日、在

乾清門恭候啓奏、頭忽大暈、兩目昏迷、身將倒仆、衙門司官扶至墻下、稍甦、即扶出

後左門外、滿尚書喀公與滚白水一盂、灌下乃甦。隨於二十六日、具有實陳衰病等事一疏奏。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不必以病求罷、着照舊供

職該部知道。

聖眷優隆，未遂乞骸之願，然年老事繁，暈症不時舉發，日服歸脾湯或六君子湯調理，少痊，仍勉力入署視事。二月初二日，奏事

乾清門，奉

旨，魏象樞有頭暈之症，可數日一來啓奏，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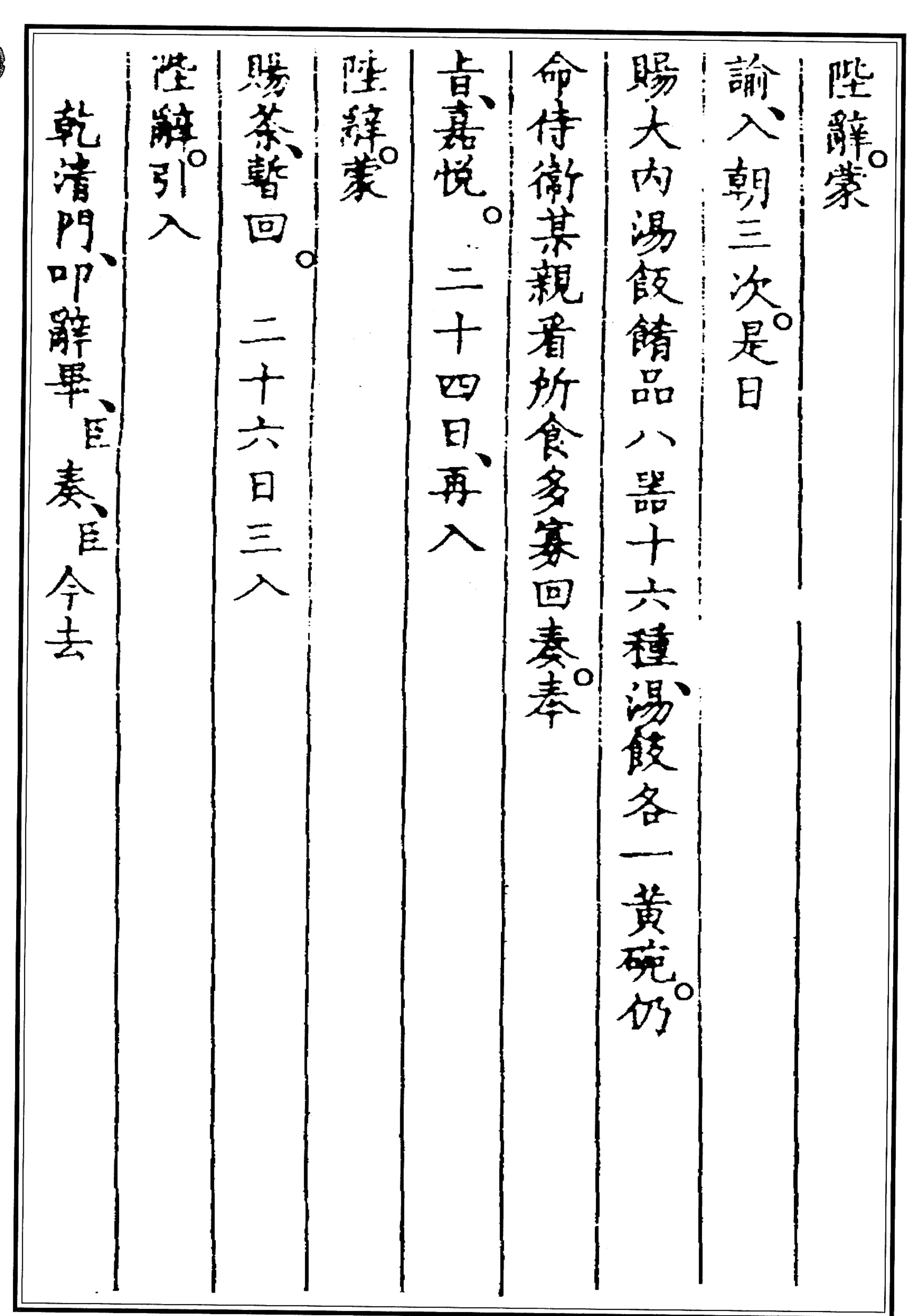
面諭滿尚書侍郎。四月，因所薦郝浴身後被參，余具疏自請

處分，奉有知道了，該部知道之

旨。初八日，爲謙兒娶翰林院侍講學士祖公諱文謨長女。

十八日、同内閣大臣清查刑獄。五月十九日於
東華門外隨班送
駕東幸避暑、
駕過甚遠、
差侍衛某馳馬至班中、傳
旨問 臣、衆樞病比從前好些麽。臣 奏云、頭一月不曾暈、身子稍
可支持、但飲食甚少。侍衛馳馬回
旨。臣 歸寓向
御筆叩頭謝

恩感而欲泣。八月十七日、啓事
乾清門、重蒙
天語垂問病狀奏畢、
聖心惻然、臣亦感泣、賦詩紀之。用壬子閏七月引
見暈、十八日、復具有微臣衰病難痊等事一疏奏
旨、卿才品優長、簡用司寇、實心任事、効力可嘉。覽奏、以病請罷、
情詞懇切、着以原官致仕、馳驛回籍、該部知道。九月二十
二日、赴
闕



陛辭。蒙
諭、入朝三次。是日
賜大內湯飯餚品八器十六種、湯飯各一黄碗。仍
命侍衛某親看所食多寡回奏。奉
旨、嘉悦。　二十四日、再入
陛辭。蒙
賜茶、暫回。　二十六日三入
陛辭。引入
乾清門、叩辭畢、臣奏、臣今去

天日遠、西辟恭謝。

特賜　臣

御筆、書扁曰寒松堂。後書、甲子秋日

賜尚書魏象樞。又

御書古北口詩一幅、詩曰、斷山踰古北、石壁⑤開峻遠、形勝固難

憑、在德不在險。臣跪祇受奉

旨入

乾清宮謝

恩畢、隨

命入
御座側、
賜坐、
賜茶。臣奏、臣象樞才疎學淺、蒙
皇上生成教訓、優擢尚書、捐糜難報。祇因年衰有疾、再疏請告、
始蒙
温旨、馳驛回籍、准臣以原官致仕。臣仰窺
聖心不忍舍臣、臣豈忍遽離
聖主。但臣今生不能報稱、惟臣子孫世世圖效犬馬。且蒙

皇上

賜扁

賜詩、

榮寵至極、不但臣家珍爲世寶、臣此後每逢朔望、率闔家大小

仰瞻

御筆、叩頭如近

天顔。

皇上問你頭暈愈否、飲食如何。臣奏、半月、二十日間一暈、稍輕。

飲食比前亦稍加、每日服

欽賜人參膏、保全殘喘、無非
天高地厚之恩。臣雖不才、
皇上不以不才待臣、臣觀前代史册、優禮臣工未有如
皇上之優待微臣者。臣請
宣付史館、以昭
朝廷德意、臣亦得爲千秋萬世不朽之人、臣愚幸甚。奉
旨允行。臣復叩頭而出、各賦詩紀
恩。十月初二日、出都。蒙同朝滿漢諸公出郊祖餞者甚衆、各
贈有詩文、余自愧涼薄、謬叨

聖眷、而諸君子復惓惓若此、何以克當。感而賦詩、以志別緒。

十日、過東庄晤妻兄李恒嶽先生。十二日、抵家。十七日、恭

懸

御扁。二十日、焚黄祭告先祠。二十四日、具疏謝

恩、遣大兒學誠齎赴通政司封進。余自壬子七月辭家應

召、屈指十二年矣。骨肉親戚、彫零過半、田園宅第、荒廢甚多、今

戴

恩而歸、雖鬢髮盡白、猶幸心肝如故、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

鄉里。自此杜門養痾、粗衣蔬食、歌咏太平、以終餘年足矣。

然家人父子間每一回想仕途風波之險危而後安者不知凡幾頓
聖明在上鑒我愚誠卒得保全茲且仰承
異寵歸老家園
朝廷之恩真有畢念不能忘者子子孫孫其勿斁焉。
乙丑、六十九歲。
余自請告以來
國事息肩又無家事可煩營慮久勞乍逸殊覺安適。日則隨意觀書夜則高枕而臥然夢中所言所行多在

廟堂之上、或啟
奏或
召對、或議事、或辯事或承
天語軫念、
賜食物藥品、醒即命兒輩記之。二月、大兒學誠補授中書、因
余病未大愈、欲遲其行。余示之曰、余衰老退休、不能報
國、有爾在
朝、少慰吾意。爾官雖小、當矢此心勿欺、即忠也。因念余請告
出都時、少司農李湘北先生贈詩、

君恩有子猶堪報之句，即用作起句，以欲報

恩恩在爾心，欲報⑥

君恩在爾身，各成一律。後書循理、守法、安命六字手書一卷付之。於三月初九日，遣之入都。　四月，與鄉中紳士十人聯詩社，集字爲詩，名曰蘿山雅會。或於山麓，或于河橋，或於園亭花陰樹下，月一與焉。詩成小飲，長談，絕不一及時事，居然香山洛社遺意云。社約曰，香山九老洛社耆英，載在簡編，傳爲雅事。蔚屬邊鄙，風尚醇良，列諸縉紳，不廢明農，課讀安於儉樸，何曾問水尋山。或數月而始一遇，從或經

年而常無覿面、論心則猶存古道、按事則不及古人。今值
上元甲子之辰、幸逢
聖主御宇之日、幾人身退卧泉石、幾人名重待風雲。月一開樽、偶爾輟耕掩卷。人十作侶、要求集字聯吟。篇不成者、讓酒三觥。席過奢者、罰錢一馬。美哉斯舉、正是歌咏太平、彙其多篇、幸將追踪大雅。與者辭之、各宜聽之。　五月、李恒嶽妻兄約赴東庄看花垂釣、登樓賦詩、留連十日而返。　二十九日登玉泉寺、訪余幼年讀書處、偕孫壽周及門、劉述巷年家暨子壻輩、各臨流賦詩、作竟日遊不倦。　六月十

九日、

頒賜日講易經解義一部。至蔚、偕地方官出郊、恭迎到家、隨具

疏謝

恩。七月、爲四兒學謐娶孝廉史諱嘉言次女。八月、李東陽壻約過西洪重遊栁林、與諸親相晤、一敘十年別況、每至、或有持綾箋扇頭索余書者、余各贈以詩、共若干首、往返計十日。九月、大兒學諴病⑦思親、奉

旨、准假回籍。父子蒙

恩賦詩感頌。十月、蔚屬廣靈縣地方留老疃劉澤全家産一

麟、不乳。憶余奉
旨查庫時、曾見庫中存貯麟骨一具、今觀其形質、骨相宛然相
似、地方官詳報、撫軍以不乳未敢
上聞。余與同人各爲賦詩、以紀異事。

丙寅、七十歲。

二月、詣
文廟、瞻拜
御書萬世師表扁額畢、即與庠生會文、余手定甲乙而鼓勵之、
自是季一舉行。四月、郡中有九十翁靳君煜原以明經

爲丹陽令、令家居兒孫凡四世。余與李恒嶽妻兄偕親友登堂拜祝、仍爲文壽之、以存敬老之意。翁猶周旋酬酢、盡歡而散。州守亦旌其門。二十二日、州守耿梅崕約赴仙李村看花、時氣融景麗、萬紫千紅、與碧水青山相映、環繞數十里、一望無際。余與諸公酌飲唱酬其間、心神爲之爽豁。閏四月四日、夢

上垂問年老、謂神氣與體漸離、杲老矣。臣泣下、上亦惻然。又

問、學誠奉旨准假、因爾年老故、令相依。臣奏、自後每十日、令臣

男以臣老狀具

聞，仰慰

聖念，即如老臣趨參

左右也。

上許之。醒而淚濕枕上。五月，有明總戎張邦奇墳墓在州城之西二十餘里，其子孫不肖，將墓前享堂賣與他人爲墳。初七日將葬矣。余於初六日夜，夢拜公墓前，墓門忽開，延余入，不見公像，但見上懸銷金帳，帳内飄颺如拱揖狀，使者致辭曰：此家主答拜也。又請看四壁所繪圖蹟，皆公一

生戰功也。圖中見公面赤、微鬚、體甚脩偉、公抱一男約五六歲曰、尚有後人、胡爲至此、此地全望保護。言畢而醒、不覺詫異、余夢境多奇、此又其一。後聞其後人將墓前碑碣、翁仲等物又行轉賣、余乃憤具公呈、聲明其罪、州守耿公立案、勒石。余復倡衆捐貲、代爲脩理、事關風化、不能緘默。

九月、學謙、學謐兩兒取入州庠。是月念九日爲余七十初度、兒女子姪輩暨諸親友、咸謀舉觴爲壽、誼不能辭、遂許之。余於是日先肅朝衣拜、次拜家祠畢、乃受兒女輩一觴、官長、親友次第而及、或贈

詩文、或饋衣服食品、酌而受之、以見諸公敬老美意。余家亦命兒輩張筵酬之。凡半月而畢、余有詩一律自紀。

丁卯、七十一歲。

余是年頭暈之症數月不發、但口舌每每生瘡、飲食有碍。三月復至仙李卹看花、大風而寒、遊事不暢。四月初六日、夢

上召至京師、傳

旨聞你不能食肉、余爲你備菜四種、葵藿蒿菜、可以養生。傳畢而出、途遇先資政公曰、不能久。余方欲請問、忽醒矣。四

月二十八日午時生孫，乃三兒學謙長子也。七十外方見一孫，可喜可歎。　五月，有老友楊泰徵諱振春，即少年爲余講麟經者也，壽登九十，余登堂拜祝，爲詩壽之。州守亦旌其門。　六月，聘三女與别駕姚諱永康四子之稷。　余自是月十六日，偶瀉數次，脾胃大傷，飲食漸减，兒輩從都門延名醫馮楚瞻至，服藥調理。以上係先大夫口授，以下係學誠等附記。

七月二十九日，夜呼誠，口授遺疏謝恩，言：我今生不能報答聖恩矣，爾等子孫，世世當以忠孝報

國、勿玷家聲。時語言清爽如常、絕不一及家事。三十日午時以前、猶言笑自若、倚枕而坐。午時色忽變。誠等急請治命、但語以代全其美四字、再問不答矣。未時歿於正寢。嗚呼痛哉。學誠等罪惡深重、不自殞滅、忽遭大變、寸裂肝腸。正選材治棺、舅氏李公恒嶽聞而慟心、念先大夫官貧、恐不能構佳木、且慮倉皇間造作不如法、遂將自備杉棺一具相贈、而親視含歛焉。嗚呼、舅氏全始全終之高義、古人中亦不多見。不獨誠等畢家啣感、即路人聞之、亦無不感歎者。因附記之、以志不忘云。

奉題　寒松先生年譜

畢萬之後稱名宗、理學風節羣追蹤。有唐鄭公著忠直、一千餘載生寒松。寒松先生大君子、讀書萬卷會微旨。秀才早任天下重、表見不自入官始。我朝世世開諫垣、作礪作楫重建言。先生奏簡列東閣、皂囊白驄大節存。

二祖功德邁堯舜、禹稷夔龍以次進。元首喜哉股肱起、先生第一稱忠藎。立朝諤諤四十年、風裁至今想凛然。我從文孫見年譜、乃知大冶金原堅。譜語真率去繪采、細碎覼縷紛

紀載。始於事父終事君、忠孝一心豈他貸。自衰庭訓趨形

墀、樸誠蚤荷

天子知。官方澄叙謹先務、鳳皇引喙梧桐枝。朝來拜手朝元殿、

白簡有光如震雹。嚴氣正性大臣節、豸冠嶽嶽霜生面。有

時爲

帝羅賢才、騄裊並走黃金臺。啓事遠勝山吏部、安問盧李與馬

裴。有時爲

帝籌民依生阜斂、訓協事機。封章條奏獲報可、濃濃零露天上

霏。有時拜奉求言令、安益求安仰

主聖。書思對命扞葵丹耿鑒謂是光明鏡。十年司寇平允貽、
帝曰懋哉洛汝陶民。自無寃頼庭尉、刑措樂戴錫福朝。生平疏
艸不下百、露章一一戴⑧遺冊。都俞吁咈
帝世事、惟有寒氷作肝膈。以斯
天眷優且崇、異數疊降三垣中。支離病骨堅引退、屢疏乃獲還
崆峒。歸來掩關發書麓、頤養惟資古簡牘。道學融貫稱全
歸、敢效陶家醉黃菊。先生宦蹟多不刊、此譜不過陳其端。
我生也晚未親炙、一歌梁木心慱慱。今望先生如皎月、此
譜已足探月窟。微言大義明一燈、甘棠不特鄭公笏。行當

北走太行山、太行山峻容躋攀。等身著作典型在、登堂不

啻瞻遺顔。千卷萬卷糧梨棗、

明良盛事日杲杲。我亦寰中學道人、孫雲待伴松枝老。

雍正甲寅歲清明前二日、西湖後學吳廷華敬題。

校記

①京抵：當作「京邸」。

②參陳：「參」字疑誤，或當作「條」、「奏」一類字。

③三十五：據前後條，當作「五十三」。

④滿洲：當作「滿州」。

⑤石辟：當作「石壁」。

⑥恩恩：上一「恩」字當誤。下句云「君恩」，此處應與之相對。

⑦「病」上原版脫損一字。

⑧戴：當作「載」。

魏敏果公年譜書後

公德業聞望傾重當世、二酉爲諸生時、詣會城、三立閣、仰
大禹、關帝數公像、皆山右賢聖、公位在焉。歲春秋學
臣祀之、頃聞
國家褒德勸功、晉公賢良祠、并爵其後裔、時予雖未詳公爲
人、嚮往之私、且勃勃不自已。丙午秋闈、蔚羅尚屬雲中、遇
公文孫繪先於晉水僧舍、因得悉公梗概、然轉以不一見
寒松堂文集爲憾。己未、予銜
命巡視臺陽、適繪先爲海防司馬、出公年譜一冊、欲付梓、予捧




讀數四、雖亦約略未詳、而公生平不忽大節、不遺小善、謙冲之性、嚴正之氣、流溢行間、爲古孝子、爲古純臣、爲古大儒。而又遭逢

堯舜、得行其志、饗廟食、昌後昆宜哉。公餘手抄成帙、欲附數語於篇末、以誌願學之意。他日、得讀公全集、更可按節求詳、是望賢司馬也。

乾隆歲庚申又六月六日、書於海東使署之露香軒。

瑯後學太原揚二酉敬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7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85
页数=885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7
SS号=12365594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7.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